武俠世界

第32年
27
$12.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潛龍迷踪」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文中主角李靖與徐茂公、小菊等人在水先生的幫助下渡海登上扶餘島，徐茂公以尋龍奇學攻破「知機者退」的八卦大陣順利而入……在與虬髯客比鬥時，李靖在內功上心術上征服了一代梟雄虬髯客，使他在眾豪面前主動交出龍晶珠與李姓少年，並與李靖結爲兄弟，李靖等人得勝返回中原……故事情節離奇怪誕，過程驚險緊張，喜讀蕭玉寒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鐵中錚先生所著短篇故事「天魔七煞」在今期刊出，故事內容新穎，文字精練，結構嚴謹，閱後包你拍案叫絕！

另一新篇乃凌魂先生所著「風雪下蔡州」，多篇新作呈現在你眼前。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狐猴」，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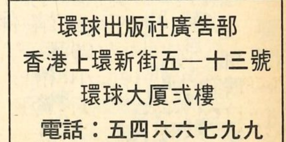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7期
（總號16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　飛·圖

潛龍迷踪

李靖脚走禿龍步，一掠而至，出手抓人手腕，逼問對方眞相，但忽然又把那人的手腕鬆開，怔怔的呆立當場，這一切僅是電光火閃的霎間之事。

徐茂公尚站在酒館門口，根本未及上前，更休說出手相助了。

大乞俠任願卻早已別轉身去，瞧也不瞧，因爲救人之事，他是決不會幹的，而且他就算不瞧，在百丈之內，任何微响均休想瞞過他的耳朵，李靖情急之下，先走禿龍步，又發「后羿乾陽眞氣」，任願早就耳目了然，不由暗道：這小子光憑這二手功夫，當世能殺他的只怕已不多了，他因此更不願有任何表示。

徐茂公這時才走上前去，他略觀三人神情，便知其中有異，忙道：「李兄弟，她二人是何來歷？」徐茂公心思縝密，早就瞧出眼前二人是女扮男裝

風塵女俠 懲戒惡徒

的少女。

李靖苦笑道：「徐大哥忘了那解字之兆了麼？」

徐茂公一聽，登時醒悟，又驚又喜道：「她……她便是小菊姑娘麼？」

李靖尚未及答話，四小姐陳玉鳳一聽，便驚疑的盯着徐茂公，道：「你這道士，怎的開口便能喊出五妹的名字？」

徐茂公微笑不語。陳玉鳳急了，嗔道：「你這道士賣甚麼關子？」

李靖道：「不瞞陳姑娘，在下曾請徐大哥替小菊姑娘測字，以定她的安危去向。徐大哥言道，菊字三面被困，唯西開口，因此向西而行，便可尋獲小菊姑娘的踪跡了！所以在下提起測字之事，徐大哥自然知道她便是小菊姑娘。」

陳玉鳳一聽，神色一怔，隨又格格一笑，道：「說笑麼！他單憑一個菊字，便可知五妹的吉兇去向？他是活佛神仙？天兵天將？」

李靖尚未及答話，陳玉鳳耳內便忽然有聲音鑽入道：「你這扮男裝的女娃兒！這道士之言，準之極了，你一定要信，不然乞丐公便把你吊在樑上示衆。」

陳玉鳳功力甚深，已知是有人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功夫說話，她不由舉目四望，但酒館之中，怕事的人客早就逃得無影無踪，只在隔了數丈的酒館門口，背立着一位乞丐，低着頭，似已睡着了。

陳玉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乞丐公！我爲甚麼一定要信？信與不信，關你何事？」

那聲音又傳入道：「那道士曾替乞丐公預測一宗天大喜訊，若你不信，那豈非他的鬼卜術有錯？那老子這喜訊豈非成了一場虛夢？」

陳玉鳳笑道：「那乞丐公你碰上那大喜訊了麼？」

那聲音道：「未啊！但既然他預測這女娃在西面現踪，便果然在西面出現，顯見他神技驚人，千眞萬確，靈驗無比，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陳玉鳳笑道：「乞丐公把天下的好話均說盡了。」

那聲音道：「乞丐公若不把好話拚命說盡，那便顯得他的鬼卜術不準，若他的鬼卜術不準，乞丐公的大喜事豈非便要落空？所以你這女娃一定要信，若有半點疑惑，便吊你在樑上示衆。」

陳玉鳳深知道等江湖怪傑，不但武功奇高，而且脾氣古怪，若眞的惹他生氣，說不定便眞要幹了，便不再理他。

李靖此時問小菊道：「那天晚上你不是被黑影綁走麼？」

小菊微一怔，才點點頭，道：「是啊！」

李靖道：「那黑影到底是誰？」

小菊道：「我……我不知道。」

陳玉鳳此時接口道：「小菊怎會知道？因爲我出手救她時，她已被人點了穴道，昏迷不醒，躺在荒野，幾乎生命不保。」

李靖略帶驚疑的瞥了陳玉鳳一眼，暗道當時小菊明明故意遺下香囊示警，似乎已知綁走她的人是誰，但爲甚麼此時卻推說不知道？

小菊見李靖默不作聲，便歎了口氣，道：「那晚之事太可怕了，靖哥哥以後不要問，也不要再去理會，好麼？」

徐茂公忽然微笑接口道：「李兄弟爲了救小菊姑娘你，把甚麼均拋下不理了，如今小菊姑娘你既已安然無恙，李兄弟心中再無牽掛，如何還去理會這等江湖閒事？」

陳玉鳳俏眼一瞧李靖，格格一笑道：「別看你傻頭傻腦的，自家的生死榮辱全然不顧，對我這五妹卻這般長情。」

李靖臉一紅，吶吶道：「小菊姑娘曾救在下生命，她有難時，在下豈能不理？這……有甚麼長情了？」

陳玉鳳似笑不笑，道：「好啊！那我問你，小菊姑娘救過你，但你的小菊姑娘的生命卻是我救的，說算起來，我應算是你半個救命恩人，你卻如何謝我？」

李靖被陳玉鳳和小菊兩位姑娘笑言巧語，窘得滿臉通紅，哪還有招架之力？他本來對她們的突然出現心中疑惑，但被兩人三言兩語，卻令他自覺欠了情，更不知如何應付。「你要我如何謝你？」李靖不由道。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我救過小菊生命，那就當我替你做了一件事，因此你只須替我做一件事，彼此便無拖欠，你肯答應麼？」

李靖暗道這四小姐陳玉鳳雖是陳家莊人，但平日待小菊不錯，而且又救過小菊，礙着小菊的顏面，她的要求倒不便拒絕。李靖這般轉念，便欲

點頭答應。

徐茂公一見，連忙道：「未知陳姑娘要李兄弟做何事？你沒說出來，教他如何答應？」

陳玉鳳正欲說話，那聲音忽又鑽入耳中道：「是呵！你這女娃兒刁鑽古怪極了，你千萬莫要這小子去赴湯蹈火，不然，老乞丐先把你殺了。」

陳玉鳳又好笑又好氣，道：「你爲甚麼要殺我了？這小子又不是老乞丐你。」

那聲音道：「這小子是乞丐公的半個私人厨子，你若要他赴湯蹈火，這小子武功低微，必定死了，他若死了，老乞丐再吃不到他炮製的美味，豈非把老乞丐活活饞死了？既然如此，爲甚麼不先把你這女娃兒殺了？」

陳玉鳳笑道：「他武功如何低微？他剛才所用擒人手腕的招式，當眞高强極了。」

那聲音道：「假的。」

陳玉鳳似乎欲知道多一些李靖的根底，聞言便又一笑，道：「如何假的？我自己親身領教過了，他的步法和出手內力，只怕已足躋身當世高手之列了。」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他那步法只可以用來逃命，他的內力雖强，但並不懂運用，呆頭呆腦，頂個屁用！不成！不成！你這女娃兒再開口求他，老乞丐便先把你殺了。」

那聲音說着，竟迅即掠至，近於耳邊。原來竟是大乞俠任願，他雖隔了數丈，但四人答對，如何逃得出他的耳力？他明知李靖這小子心軟極了，唯恐這陳玉鳳再三要求，李靖果眞答應，那便兇險之極，他的美味便失了大半，情急之下，便一掠而至。

陳玉鳳抬眼一望，這老乞丐雖然衣衫不整，但雙目精光閃爍，顯見內力武功已達超凡入聖的境地，而且神色緊張，絕非鬧着玩的，便連忙笑道：「我擔保求他所做之事，一不會送命，二不會艱難之極，三不會違了武林道義，這總可以了吧？」

任願嘿嘿道：「老乞丐管他甚麼道不道義的？他只要不送命，這便行了。」

小菊此時悶聲不語，眉心微蹙，不知怎地，她似乎已失去往日的嬌憨聰靈。

李靖以爲小菊是因陳玉鳳之事爲難，便點點頭，道：「陳姑娘到底要在下做甚麼事？」

陳玉鳳眼珠一轉，笑道：「此時我尚未想到，待日後想到了，李少俠莫反悔便是了。」

李靖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若在下能做到的，又不違江湖道義，在下自然不會反悔的。」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李少俠記得今日之言才好。」

李靖自感甚難應付這四小姐，便問小菊道：「小菊姑娘日後有何打算？」

小菊一聽，輕輕歎了口氣，道：「小菊有何打算？返陳家莊悶得很，四姐說帶我出來四處走動，總勝於悶在莊裏。」

李靖道：「那你的傷勢全好了麼？」

小菊點點頭道：「大約已好了七八成。」

任願此時目注小菊，眼中精光一現，似乎想起一點甚麼，忽然異常認眞的道：「小姑娘！你姓陳麼？你父母是誰？」

小菊幽幽歎了口氣，道：「我連自己姓甚麼也不知道，何來父母？」

任願一聽，眼中精光更熾，忙道：「那小姑娘是孤兒了？未知姑娘被陳家收養時，身上是否有一個香囊？香囊上綉一對鴛鴦？鴛鴦下面有兩個名字？」

小菊一聽，不由驚疑的直眨眼，暗道這老乞丐是怎的了？我身上雖確有一個香囊，但上面綉的並非鴛鴦，而是龍與鳳，更無甚麼姓名文字；況且這香囊當日遇險已不幸丢失，不知被何人拾去了，這等隱私，姑娘家如何說得出口？

這般思忖，小菊便斷然的搖頭道：「沒有呵！老前輩你大概認錯人了，我身上根本沒甚麼香囊。」

任願一聽，登時冷了半截，但仍不死心，巴巴的道：「到底有沒有？你想清楚呵！小姑娘。」

小菊此時瞧了李靖一眼，李靖並無任何表示，暗道這呆子顯見沒有拾到香囊了，不然，他怎會毫無反應？那香囊是他拾到還好，若被他人拾了，那便羞也羞死了，於是便決然的道：「是呵！老前輩，我的確沒有甚麼香囊呵！」小菊這話倒並非存心騙人，因爲香囊既已丢失，那便等於沒有一樣了。

陳玉鳳此時格格一笑，道：「你這老爺子好奇怪，拚命逼人承認有香囊作甚麼？你老大一把年紀了，難道還貪人家姑娘的私物麼？」

任願此時已心灰意冷，暗道這小姑娘雖與當日的她有點相似，但香囊是她視作身家生命之物，若她是她，必然帶在身上，若然沒有，顯然便非她了。

任願一腔熱心被澆了一盆冷水，登時更感落寞，他嘿嘿的冷哼一聲，瞪了陳玉鳳一眼，道：「你這女娃兒，胡說八道甚麼？你以爲我不會把你吊在樑上示衆麼？」

陳玉鳳嚇得微吐舌頭，不敢惹他。

任願目中的精光又見熾烈，但此時並非希望之光，而是極度失望之火。他見陳玉鳳乖乖的不敢作聲，沒了發洩的對手，便驀地把目光投在徐茂公身上。

任願的目光猶如一柄復仇的寒刀

，徐茂公不由微打了一個冷顫，連忙道：「這不關我事，我並沒取笑老前輩你。」

任願嘿嘿一笑，盯着徐茂公道：「怎不關你事？老乞丐算來算去，禍根便在你這道士身上，老丐有氣無處發作，說不得便衝你來了。」

徐茂公驚道：「我怎的成了禍根了？」

任願嘿嘿道：「若非你那見鬼的占卜術，老乞丐會動心麼？老乞丐這心事已隱藏了二十年，本已沉寂了，豈料被你挑起火頭，死灰復燃，風助火勢，火助風威，這心火一發不可收拾，眼見老丐不日必被燒死，這筆賬不向你算，卻向誰算？」

徐茂公不由驚道：「貧道只是依相直言，並非存心挑起老前輩的苦衷，老前輩怎的怪罪了？」

任願冷哼一聲，道：「乞丐公本來已心如死灰，卻被你一言而死灰復燃，滿懷希望，傾心而問，豈料卻碰了一鼻子灰，失望之極，但心灰已燃，決不熄滅，輕輕一言，便把老乞丐安樂日子毀滅了，這簡直有如把老乞丐殺了，血海深仇，恨之極了，我不罪你，卻去罪誰？哼！哼！哼！你若要怨的便怨自己口舌招禍罷了！」

任願說着，目中精光大熾，瞧他的神情，已決計要拿徐茂公出氣，這一動手，驚天動地，當世之中，無人敢於化解。

李靖一見，吃了一驚，忙道：「老前輩不欲再嘗麝香雀美味了麼？」

任願眼一瞪，道：「想又如何？不想又如何？」

李靖道：「老前輩若向徐大哥出手，那是不想嘗了。」

任願怒道：「你這小子欲要挾我麼？」

李靖毫不畏懼，凜然道：「老前輩若眞蠻不講理，向徐大哥出手，這麝香雀便扔進坑渠，也決不給你嚐。」

任願大怒道：「若如此，老乞丐便把你一齊殺了，免被他人嘗到你的麝香雀味。」

徐茂公一聽，不由越發心驚，暗道若連口腹之慾亦不能把他打動，顯見這怪人已動了眞火了，豈料他貌似放蕩不羈，其實內心衷於兒女情懷，卻如此强烈，這般轉念，在驚懼之外，不由又添了同情。

徐茂公忽然道：「老前輩果然如此急着尋你……那人麼？」

任願哼了一聲道：「如今已欲罷不能，你還多問甚麼？」

徐茂公目注任願，忽然又道：「老前輩右眉發黑，指向北面，當主北面有一段先兆，卻與老前輩的夙願大有淵源。」

任願眼一翻，精光如刀，直射徐茂公，沉聲道：「你是說，老乞丐若向北面，便有所發現？便可尋着……她麼？」

徐茂公斷然道：「能否相逢，貧道不敢斷言，但若要有所發現，捨此別無他途，這卻是決然如此。」

任願道：「你若騙我，你知道有甚麼後果？」

徐茂公道：「老前輩便把我殺了，亦只有此唯一法子。」

任願道：「那老乞丐當眞要信你麼？」

此時陳玉鳳忽然接口道：「信與不信，一試便知，老前輩你不先去看看，再決定是否殺他消氣便了。」

任願一聽，精光轉向陳玉鳳身上，正待發作，但目光一掠小菊，卻不知怎地，便神色一陣黯然。他把目光收回，喃喃道：「希望你沒有騙老乞丐……」

任願說着，話音未落，身子已向酒館門口方向滑去，伸出破鞋外面的脚趾點地而行，眨眼便退出酒館，不見踪跡。

任願所過之處，酒館的磚石地面上，登時現出長長一行字跡——白露點曉星，秋風落葉，故址頹垣，冷煙衰草，前朝宮闕。江湖道上行客，嬌兒思深切切，容顏依稀，踪跡渺渺，白髮殘月。

字跡入石三分，竟如刀劍刻鑿，卻是肉趾疾行，片刻寫成。

李靖等人一見，均感駭然，暗道如此功力，當眞舉世無雙。

李靖歎了口氣，喃喃道：「任老前輩表面放蕩形骸，遊戲人間，其實於兒女私情，畢竟尚難忘卻。」

徐茂公苦笑道：「豈止尚難忘卻，簡直是刻骨銘心，如痴如醉。」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這老怪物思女成狂了，竟盯着五妹小菊凝神不放，瞧他的神情，簡直有如親爹瞧親女的模樣。」

小菊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任老前輩原來竟是武林隱宿大乞俠，但誰知他在盛名之下，竟隱着一段辛酸往事，當眞教人又驚又佩，又恨又愛。」

徐茂公點點頭道：「武功一道暫且不論，光看任老前輩趾行成辭，心中思憶之情盡顯脚下，如此才情，當世武林人士，只怕亦絕無僅有了。」

李靖忽然想起一事，忙道：「徐大哥方才說道，任老前輩但向北行，便有緣遇，不知是否確有其事，抑或藉辭把他騙走？」

徐茂公正容道：「徐某平生不打誑語，那怕大奸大惡之人，亦復如是，既知任老前輩至情至性之人，豈會故意騙他？」

李靖道：「難道任老前輩此行果能與愛女相逢麼？」

徐茂公苦笑道：「愚兄所斷，不外依其相運而言，此行北去當有緣遇而矣，是否能與欲尋之人相遇，豈敢妄下判斷？況且此行兇險重重，任老前輩是否能安然脫出運網，尚屬未知之數，日後如何，只能憑其自身際遇，

徐某委實已無能爲力了。」

就在此時，酒館外面，十數人衆吵吵嚷嚷的跑了過去。

李靖內力奇高，只聽見那些人一路向北面跑去，一路低叫道：「……北面河灣……駛入一船……船上聽說無人，猶如鬼船恐怖……去則去了，我等千萬莫輕舉妄動！」

李靖吃了一驚，把那人說的話對徐茂公說知，又道：「此事恰在北面，任老前輩此時心神大亂，他武功雖高，但只怕難防暗算，他好歹亦救過我一命，豈能坐視不理？」

李靖說罷，便也跑了出去。徐茂公不由苦笑道：「若連任老前輩亦被暗算的，憑你李靖的武功，這一去還不是跑去送死麼？」但他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此鎮北面河灣，正是出海之處，怎在此時突然駛入怪船？未知是否與那虬髯怪人有所牽連？

徐茂公這般轉念，便也跟着李靖跑了出去，陳玉鳳與小菊對視一眼，也隨即跟了上來。

四人脚程均甚快，在半路便已越過先前跑去的人衆。

跑到北面河灣，但見一河兩岸，稍遠處便是出海港口。兩岸人聲喧嘩，均指着入海處驚呼大叫道：「鬼船！鬼船！」

李靖放眼一看，只見港口處一艘風帆順着潮水漂流而下，船頭的風帆上，掛了幾個血淋淋的人頭，帆布上還血淋淋的寫着幾個字體，可惜潮水湍急，船如奔馬，又隔了數十丈遠，船上的物事到底瞧不清楚，但所見的卻足現恐怖陰森。

李靖沉吟不語，徐茂公忽然歎了口氣，道：「此船顯見從海上漂來，可惜不知船上被殺之人是誰？此船來歷是否與扶餘島有何關連？」

李靖道：「徐大哥欲知詳情，上船一看便知道了。」

徐茂公歎氣道：「岸上與船相距三數十丈，潮水湍急，船行如飛，如何可以上去？」

李靖想了想，道：「小弟或許可以去看看。」

徐茂公搖頭道：「眼見船上必然是一場武林仇殺，李兄弟上去不怕惹禍上身麼？」

李靖道：「小弟惹下之禍已然夠多的了，便再添一件也算不了甚麼，況且若是清白之人無辜被人慘殺，我等就算不能替其伸寃，但能救下遺體，好好安葬，也總算盡了一點心意。」

李靖說罷，忽地雙足一頓，身形急旋而起，升高數丈，形如禿尾龍行空，突然向下一沉，竟如禿龍捲風向河上怪船沉落。原來李靖竟以他獨創的禿龍步輕功施展出來，居高臨下，飛渡數十丈河面，穩穩的降落船上。

岸上的陳玉鳳、小菊一見，不由吃驚，暗道：這李靖的輕功身法，怎地如此精進？就憑他這一手輕功，在當世中，只怕已無人可及。

李靖在陳家莊時，雖然內力驚人，但笨手笨脚，哪有這等驚人的輕功身法？因此陳玉鳳、小菊自然感到驚疑。

李靖躍到船上，只見船頭風帆上掛着的，是三顆男子的人頭。他走進船艙一看，三具屍身擺在艙內，屍身的手臂，均刺了一朵搶眼的梅花。

艙內艙外均非常整齊，毫無打鬥的跡象。他走出船艙，抬眼向帆布上一看，原來上面用血水寫着一行字跡：先殺爪牙，後誅元兇，天下奸徒，必殺無赦。血字後面，是朵嬌艷的小鳳仙。

李靖想了想，到底不明字句含意，驀地想起屍身手臂上的刺紋梅花，不由暗吃一驚，心道被殺之人，不知是否梅花教徒？想起梅花教，腦中不由又浮出梅花女的嬌野模樣，愛屋及烏，心中便不由暗恨行兇之人手段太過殘忍，追查行兇之人的念頭便油然而生。

這般轉念，李靖便不動船上的任何物品，從船上躍回岸上。

李靖瞬息之間，已在隔了數十丈的岸船之間，來回飛掠，他的輕功身法的超絕，直把岸上圍觀的人衆瞧得目瞪口呆。

徐茂公忙向李靖打探船上的情形，李靖卻不答話，領先向河的下游奔去。徐茂公、陳玉鳳、小菊見了，也連忙跟上前去。

四人跑了一段，漸漸已把圍觀的人衆拋下了一大段路。徐茂公急道：「李兄弟，怎的了？你慌慌張張的幹麼？船上到底如何了？」

李靖把船上的情形說了，道：「端的恐怖之極，行兇之人，所用手段亦慘辣之極！但所留下的記號，卻是一朵嬌美的鳳仙花，令這宗無頭血案更添詭異。」

徐茂公沉吟道：「被殺的人，臂上既然刺了梅花，此乃梅花教的獨門標記，由此足證被殺的人，就算不是梅花教衆，亦必定是與梅花教有極大關連了，江湖之中，誰敢公然以此殘酷手段，向梅花教挑戰？」

李靖苦笑道：「梅花教教衆成千上萬，教中出了奸惡之徒也是有的，但以此手段報復，卻未免殘忍了些。」

小菊此時忽然輕輕的歎了口氣，道：「靖哥哥大概又想起梅花教的心上人了。」

李靖臉上一紅，正欲分辯一句，陳玉鳳卻笑着接口道：「是呵，聽說李少俠因爲一位梅花教女子，才被逐出師門，這等情份，自然刻骨銘心，如痴如醉啦！」

李靖訥訥道：「在下與那女子僅是萍水相逢，如何如痴如醉了？」

小菊道：「他呵，豈止如痴如醉？但見了與梅花教有關的些微物事，便夢牽神往去了。」

李靖本已口拙，在二女的伶牙俐齒之下，更絕非對手，心中又窘又急，竟是說不出話來了。

徐茂公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李兄弟果然是桃花命運，看二女的情狀，不但小菊早萌愛念，便連這四小姐陳玉鳳，竟於有意無意間，亦不禁流露女兒心意，再加上一位嬌野的梅花女，李靖呵李靖，往後你休想有片刻安靜日子過了。

徐茂公道：「李兄弟既恨行兇之人手段兇殘，欲查眞相，爲何卻遠遠避開兇案現場？」

李靖見徐茂公替他解圍，才暗地鬆了口氣，向河面一指道：「徐大哥看，河水是否向下游奔流？」

徐茂公點頭道：「是呵！但若然中途有人把船攔下，那便到不了下游了。」

李靖微微一笑，道：「兇案現場兇險重重，若非與此船有關，誰敢中途攔下，惹此大禍臨身，我等既與此船無關，大可遠遠避開，以觀動靜。」

徐茂公一聽，不由點頭道：「不錯呵！李兄弟，你的心思倒越來越縝密了。」

陳玉鳳嬌笑道：「他並非突然變得縝密，而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此事既已知與他的……梅花教有關，他就巴巴的連忙動腦子了，這是普天下男子的德性。」

李靖道：「梅花教與我有甚關連了？」

小菊接口道：「若與你無關，靖哥哥管這閒事作甚麼？」

李靖苦笑道：「小菊姑娘有所不知，我本已答應徐大哥，若尋到你的踪跡，確知安然無恙，便與他走一趟海島。但出海港口突然發生這宗兇案，一時之間，誰敢貿然下船出海？唯有先等此案有個結果，才下船赴海島。」

小菊瞧了李靖一眼，忽然道：「靖哥哥欲赴海島幹麼？」

李靖心懷坦蕩，聞言便欲開口直道。徐茂公一見，連忙接口道：「那是貧道的主意，李兄弟其實不知要去幹甚麼。」

陳玉鳳微笑道：「道長的目的，莫非欲赴海島追尋一樣寶貝麼？」

徐茂公一聽，不由一怔，道：「陳姑娘知貧道尋甚麼寶貝了？」

陳玉鳳笑笑，道：「若小女子所猜不錯，道長欲尋的，必然是驚天動地的稀世之寶，其名便叫龍晶珠。」

徐茂公暗吃一驚，道：「姑娘亦聽說過龍晶珠之事麼？」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龍山之巔，道長已天下聞名，誰不知道徐茂公的大名？而徐茂公欲尋的寶貝，若非龍山上失去的龍晶珠，那便殺了誰的頭，誰也不會相信，此事江湖上已經轟動，不知的人，只怕已少之又少了。」

徐茂公一聽，不由哭笑不得，暗道徐某一心以爲知道此事的人不太多，獲悉虬髯客藏身之處，更絕無僅有，可以秘密行事，但依陳姑娘所言，此事竟是人人盡知的了，如此一來，只怕早已有人出海奪寶，欲得回龍晶珠救人，那就更艱難之極了。

徐茂公怔怔的半晌不語，只好無奈的點點頭，道：「既然陳姑娘亦早已知悉龍山一役，那貧道只好坦白直言，委實有此打算，此行兇險重重，是否可以安然生返，尚是未知之數，因此才不欲聲張罷了。」

陳玉鳳一聽，不但不怪徐茂公瞞她，反而大喜道：「出海尋寶，那好玩極了，道長可否容我姐妹二人跟隨同去？」

徐茂公驚道：「此行兇險萬分，姑娘家如何去得？」

陳玉鳳不理徐茂公，卻轉向李靖，道：「李少俠是否曾答應替我辦一件事？以報我救小菊之情？」

李靖無奈點頭道：「若能做到的，在下替姑娘做便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你一定做得到，因爲我求你做的一件事，便是代我向你這位徐大哥求情，無論如何要他答應容我姐妹二人跟隨出海。」

李靖一聽，不由一怔，暗道她姐妹二人，原來早有預謀，先設法逼我現身相見，又用話套住我不得反悔，目的卻是欲同赴海島，但她所求的又確實並非違了江湖之道義，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是好，喃喃道：「在下並非不欲相助，但此行委實兇險，何必跟着前去送了生命？況且女兒家拋頭露面，孤男寡女同處一艙，被人見了，總不太好。」

陳玉鳳嗔道：「送命是我姐妹二人自願，關你何事？女兒家便不能拋頭露面麼？此時我一身男裝，若不說破，你知我是姑娘家麼？」

李靖不由語塞，沒話可說。

小菊此時也幽幽的接口道：「靖哥哥難道連這點小要求，亦不肯答應麼？」

李靖想起小菊救命贈銀之情，心中不由一軟，無奈點頭道：「就算我答應了也沒用，但看徐大哥的主意便了。」

徐茂公見狀，便知李靖心中已然答應，又深知李靖脾性執着，自己若不答應，只怕連他亦不肯跟隨，這般轉念，便只好點點頭，道：「既然二位姑娘如此固執，貧道還有何可說？」

陳玉鳳嬌笑道：「多謝道長答允。」

徐茂公苦笑道：「你多謝我甚麼？要多謝便多謝我這李兄弟便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多謝他？他欠下我一個人情，今次便當彼此無拖無欠，他不必謝我，我也決不謝他。」

四人說着，已沿河岸向下游走了一大段路。此時突見上游數十丈遠處

，那艘掛着人頭的帆船，已快如飛箭似的向下游漂流而去。

四人也不急着追踪，沿岸緩緩跟去。數個時辰後，前面漂流的帆船拐了一個急灣，到李靖等人走近時，那帆船竟已沉入河底去了，河面僅見一截帆桿，緩緩沉下，不一會，便連帆桿亦無影無踪。

徐茂公心中又驚又奇，抬眼向前面望去，急灣的岸邊數十丈遠處，依山傍水，原來有一座華麗的莊園。

距李靖等人十數丈的山邊小逕，突然轉出老少兩位女子。少女年約十七八歲，穿一身白色素裙，容貌極俏，眼如秋水澄碧欲滴。老婦卻眉目低垂，老態龍鍾。兩人身上均沒有兵器，但手上均握着一柄以鳳仙花作柄的拂塵。

李靖遠遠看見，心中不由一動，瞧着兩人的背影，怔怔的出神。

小菊道：「靖哥哥，盯着人家姑娘，巴巴的瞧甚麼？」

陳玉鳳格格的笑道：「五妹！你這位靖哥哥是天生多情種子，見了美俏的姑娘，便見一個愛一個。」

李靖見兩女又來鬥口取笑，連忙道：「我並非瞧她，而是她們手上的拂塵呵！」

陳玉鳳道：「小小拂塵，平常之極，有何好看？」

李靖低聲道：「你們沒看見麼？她兩人手握的拂塵手柄，均是一朵鳳仙花造形。」

徐茂公忽然醒悟，悄聲道：「李兄弟懷疑她們與船上那朵血鳳仙有牽連麼？」

李靖正欲答話，忽然一聲清脆的話聲傳了過來。「可笑呵！乳臭未乾，竟亦敢涉足是非之地。」卻是手握拂塵的少女說的。

少女說的話雖輕，但李靖等四人卻聽清了，均不由一怔，暗道她的話顯然隱有所指。此時卻又聽那老婦微喝道：「多嘴。」少女便不敢作聲。

老婦一手扶在少女肩上，一手握着拂塵，顫巍巍的向前面那座豪華莊園走去，頭也不回，一會便走遠了。

李靖四人心中又驚又奇，便尾隨着，向那豪華莊園悄悄走去。

四人走近一看，莊園靠江而建，背後是一堵危崖，莊園外面圍着一道石墻，沿墻遍植竹林，顯得格外幽深。

就在此時，石墻的大門忽地蕩開，一把粗壯的聲音傳了出來，「四位少俠，有幸光臨敝莊，爲何不進來痛飲三杯？」

話聲剛落，一位漢子便從裏面的一排竹林中，迎了出來，眨眼而至，輕功甚是不弱。

徐茂公舉目向來人一看，但見他一身華服，年約四十，頷下美髯飄拂，甚有長者富紳的氣度，但他雖然滿面笑容，目中的精光卻閃爍不定，徐茂公不由心中一動，拱手道：「多謝大爺相邀，但我等四人，偶爾路經此地，彼此素未謀面，如何敢打擾貴莊？」

* * *

美髯漢子一聽，呵呵一笑，道：「敝莊偏處一角，多年來甚少有人尋到此地，在下寂寞之餘，便立下誓言，但凡有路人經過，均可獲敝莊免費招待，食宿之外，尚可獲贈盤川每位三十兩。」

陳玉鳳一聽，沉着腔調，笑道：「貴莊好豪爽呵！」

美髯漢子微微一笑，道：「這位少俠好俊的樣子，當眞玉樹臨風，人見人愛，剛才所說，尚只是普通路人，若有幸遇上少俠等人才，敝莊便大開莊門，鼓笛以迎又如何？」

美髯漢子說罷，不由分說，便把四人讓進莊內。

進了石墻大門，走了一段兩旁植滿修竹的甬道，才又看見一座石庫台門。進台門是一塊鋪沙的空地，走過空地時，留下一串脚印。接而便見一排廳屋，後面接連着許多房子，廳屋房子均紅墻綠瓦，甚有氣派。

走進大廳，廳上陳設的古玩字畫，應有盡有，猶如尋常的書香世家。但大廳正面，卻高高掛着一面刻着一朵梅花的銅鏡，顯得甚是詭異。

李靖抬眼望見正面銅鏡上那朵梅花，心中不由一動，因爲他忽然想起船上屍身手臂上刺的梅花。

此時彼此一陣謙讓，才知美髯漢子便是此莊的主人，姓方名仕仁。徐茂公胡亂說了一個名姓，陳玉鳳、小菊仍是男裝打扮，因此亦報了一個男子的名字。李靖自稱是李姓人，至於名字他不善掩飾，便乾脆不說。

豈料方莊主一聽，卻微微一笑，道：「少俠莫非便是當日因梅花教關係，被逐出名門正派的李靖麼？」

李靖吃了一驚，道：「方莊主如何知道在下便是李靖？」

方莊主呵呵一笑，道：「少俠當日在龍山之巓，捨命相救梅花教人，因此不容於名門正派，此事早已傳遍武林，少俠既是姓李，在下再以傳聞容貌印證，便不難猜中矣！」

李靖暗驚方仕仁似乎早有所圖，正欲開口說話。方仕仁卻忽然高叫一聲道：「擺宴。」

就如事先預備妥當似的，立刻便搬出一桌酒菜，又走出幾名精悍的漢子，每人相伴一個，把李靖、徐茂公、小菊、陳玉鳳等半讓半挾，請上席來。

方仕仁甚爲熱誠，當下更着人把一罎陳年佳釀搬了出來，當面打開了，流水般斟上杯來，他又怕李靖等心中疑惑，以爲酒菜有何不妥，自己先行動筷舉杯，這才笑道：「各位少俠，只管隨便用酒菜，請呵！」

徐茂公到底忍不住了，便開口道：「方莊主如此盛情，莫非對在下等有所相求麼？」

方莊主呵呵一笑，道：「在下豈敢存此念頭？各位吃過酒菜，收了盤川贈銀，大可輕鬆上路。」

徐茂公不由暗地苦笑，明知世上決無如此便宜之事，這一頓酒宴決非易喝的，但方莊主卻又神色泰然，令人難於捉摸其中深意，因此一時之間，倒也不知如何應付。而且此時就算想走，亦已走不了，因爲陪酒之人，顯然均是武功甚高之輩，再加上方莊主的武功修爲根本不知深淺，若翻臉動手，吃虧的必是自己這面。因此唯有虛與委蛇，看清情形再作打算。

這一頓酒席，方莊主越來越殷勤，徐茂公卻越吃越心驚。

不知不覺，外面的天色已暗黑下來。徐茂公偷瞧李靖三人一眼，只見他與小菊、陳玉鳳均正吃得興高彩烈，心中不由暗暗叫苦道：「此時天色已黑，便欲走也走不了了，可笑李兄弟等尚不知危機瞬息將至，尚在貪杯歡吃。」

就在此時，猛聽大廳外面叭嗟一聲悶响，對面屋上傳來一聲嬌喝：「姓方的，你的夫人回來了，快出來接着呵！」

這一聲嬌叫剛响過，陪酒的那幾條精悍漢子，似乎慌了手脚，立刻跳將起來，跑入堂屋後面。

方莊主卻朝屋外哈哈大笑道：「外面的嬌俏朋友是誰？方某耳慢，已記不起了，好！這便來奉陪便了。」他一頓，立時又向李靖等人抱拳道：「實不相瞞，在下乃梅花教教主夫人的堂兄，避居於此，豈料仍被仇家追至，此地兇險，李少俠等請自便罷了！」

方莊主說罷，也不理李靖等如何答應，站起身來，一個箭步竄入堂屋側面的一間屋內。

此時大廳中剩下李靖等四人，連同一桌燈燭高燃的酒筵。

徐茂公不由大吃一驚，暗道我等四人，此刻豈非成了姓方的替死鬼麼？他這頓酒果然極不好吃，原來竟是移禍東吳的歹毒伎倆。

徐茂公正欲催促李靖等走避，此時對面屋上的嬌俏叫聲又响了起來，道：「喂！屋內的四位毛頭大俠，既吃了人家這頓酒宴，怎的卻像縮頭烏龜似的，不敢出來拔刀相助了，喂，毛頭大俠們，你等聽清了沒有？」

外面嬌俏聲挑釁似的喊着，徐茂公只作聽不見，李靖既知方莊主原來竟是梅花教教主夫人的堂兄，心中不知如何是好，他對梅花教的黑鬚龍王甚有好感，但對那位妖氣的飛狐夫人卻有點討厭，因此原先對方莊主的一點好感亦消失了，但他到底是梅花教中人，瞧在梅花女的份上，他又不想與他爲敵，一時之間，也悶聲不語。

但陳玉鳳卻按捺不住，她自出道以來，幾曾被人如此奚落？對方顯見是一位年輕的少女，口氣竟如此狂妄，教她如何吞得下這口惡氣？

陳玉鳳嬌吒一聲，突從椅上躍起，身形如電，便已掠了出廳外。小菊一見，不由亦飛掠相隨而出。

李靖擔心二女的安危，想也沒想，便也掠了出去。徐茂公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罷了！這一出去動起手來，這代人頂缸的活罪便挨定了。」但李靖亦已掠出，徐茂公不忍坐視三人闖禍不理，無奈亦只好跟了出去。

徐茂公走出廳堂，抬眼一看，只見在月色之下，對面的屋脊上面，綽立着一位女子，階下仰面躺着一個身背雙刀、腰懸鏢袋的婦人，婦人的胸口汩汩冒血，顯然剛剛死去。

徐茂公不由駭然暗道：「眼看這必是一場血海深仇之報，誰是誰非尚是難辨，自己四人卻已陷身是非圈中。」

「臭丫頭，好狂的口氣，先讓你見識見識霓虹一劍的厲害。」

徐茂公轉念未了，陳玉鳳已飛身向對面屋脊掠去，身在半空，家傳之寶霓虹劍便已出鞘，但見半尺似的光芒，形如霓虹閃耀，向屋脊立着的少女疾射而至！

陳玉鳳的輕功本已甚高，在月色下，伴着出鞘霓虹的劍光，疾射的身形更形如寒霜冷電，令人觸之膽寒魂驚。

徐茂公一見，登時嚇得大叫道：「陳姑娘，切勿傷她生命。」徐茂公深知若陳玉鳳把那少女傷了，這禍就闖大了，因爲尋仇的人，決不止少女一人，在她的背後，必定還有更厲害百倍的高手，不然，方莊主亦不必如此驚懼了。

徐茂公的大叫，陳玉鳳及那少女均聽到了，但陳玉鳳此時去勢如電，劍招已發，已萬難收回；那少女卻不以爲意，格格一笑，道：「嘻！原來你是女扮男裝的女娃兒，他是你的心上人麼？比起你這女娃，他的見識强多了。」

少女說着，竟不避疾射而至的劍芒，反而回身迎上，手握的拂塵向陳玉鳳的劍光圈去，在她心中，就憑此招，已不知把多少高手的兵器旋掉了。

那少女這一招雖然厲害，若尋常的兵器，果然萬難把握，必然脫手而飛，但她決想不到，陳玉鳳手執的竟是江湖聞風喪膽的無敵霓虹劍。

少女的拂塵把陳玉鳳的霓虹劍果然圈住，但霓虹劍的寒芒，卻立刻把少女的拂塵長毛一掃而空，劍光去勢不止，竟向少女的胸前刺來，這一劍刺入，少女便有十條生命也送掉了，而且任何人在此咫尺距離，亦決難援救，少女一時大意，便立陷殺身的險地。

陳玉鳳此時也大感意外，因爲她出劍並非欲置少女於死地，僅是氣不過她口氣太大，教訓一下便了，她若然知機，只須向側一避，便可脫身，

豈料少女不但不避，反而以拂塵回身迎上，霓虹劍把拂塵的長毛削斷後，去勢不止，便自然直刺少女的胸口，陳玉鳳此時就想收招，已決計不行了。

「回頭是岸……」

就在此時，少女的身後，突然响起一聲冷喝。

少女在危機霎至自忖必死時，這一聲入耳，自然立有反應，她手握的拂塵，突地迴旋，反以鳳仙花形的手柄迎向霓虹劍。

只聽「乒」的一聲，無敵霓虹劍竟不能削斷拂塵手柄，反而濺起一串火花，陳玉鳳與少女均被震力彈退一尺。

在絕無倖免的險境中，少女竟因此而撿回一命。在當時的情形下，亦僅這一招能自救而已。

陳玉鳳被這一招驚世自救絕學震懾，不由微微一怔。

「放下屠刀。」

在電光火閃的瞬間，那尖厲的叫聲又响起了。

少女手中的拂塵柄，隨聲驀地一抖，拂塵柄竟化作一朵盛放的鳳仙花，向陳玉鳳的手臂飛來。陳玉鳳以霓虹劍相迎，豈料鳳仙花一變二，二變四，眨眼竟化作數十朵，向陳玉鳳身上三十六處大穴罩來。

這手法快如閃電，陳玉鳳雖有霓虹劍在手，但一柄劍如何護得住周身三十六處大穴？她不由心膽俱寒，自忖必死無疑！她唯一能自保的辦法只有一招，那就是以霓虹劍作暗器，投向少女的鳳仙花叢，或可求得一緩，以脫喪身的厄運，陳玉鳳已別無選擇，唯行此險着了。

霓虹劍射入鳳仙花叢，猶如採蜜的蜂兒，卻立刻被無數的花瓣合住，登時動彈不得，少女玉手一伸，霓虹劍便已落在她的手上了。

但鳳仙花寒光閃閃，去勢不止，又向陳玉鳳罩至，此時陳玉鳳手中無劍，已避無可避，已自忖必死無疑。

李靖此時已隨後掠至，他眼見陳玉鳳已危在旦夕，竟不顧一切，疾如電閃，向寒光閃閃的鳳仙花叢射來，竟欲以自身軀體，替陳玉鳳挨一記形如利刃的鳳仙花柄。

隨後射至的小菊一見，不由驚呼一聲，淚水奪眶而出，因為她深知李靖雖有神功護體，但攻防的招式卻平庸之極，他這一射去，竟是欲以自己的胴體作兵器，替陳玉鳳去抵擋對手的利刃了。

陳玉鳳見李靖竟肯為自己如此犧牲，以肉體抵擋對方的兵器，不知想起甚麼，心中一酸，眼圈便也紅了。

徐茂公雖然於武功一道不太明了，但亦知李靖此舉無疑是以自己的生命去救人，他不由頓足歎道：「李兄弟呵李兄弟，豈料你出師未捷身先死，竟為了一位女子而送命！」

「倒地成佛！」

就在此時，尖厲的叫聲驀地响起。叫聲甫落，一條灰色的身影，電掠而至，雖然後發，竟比李靖的絕世禿龍步更覺神妙。灰色身影斜刺射至，輕舒手臂，便把李靖一掌拍在屋脊伏下，餘勢不停，隨手發一掌風，把陳玉鳳輕輕掃下地面，疾射而至的鳳仙花叢，在兩人剛停留之處一掠而過，再突然停下，屋脊之上，仍然是那少女，手握倒轉的拂塵鳳仙花柄。

「師傅，好一手倒地成佛救人絕招，你怎的沒教我了？」少女怔怔的忽然叫道。

灰色身影原來是少女的師傅，只聽她微微一笑，道：「傻女，這三下招式，是師傅臨時創出來的，卻如何教你？」

「師傅，如何處置這些毛頭大俠？」少女嬌笑道。

灰色身影道：「這四人均被姓方的愚弄，並非其同黨，不可傷及無辜，師傅把他二人的穴道封住，一時三刻決解不了，待此地之事一了，他們自可安然離去。」

李靖此時伏在屋脊之上，動彈不得，穴道果然已被封住。陳玉鳳被掌力送下地面，突覺掌力驀地迴旋，自己的痳穴竟被封住，動彈不得，心中不禁駭然，暗道當世之中，竟有這等遙發迴旋掌力的絕世武功。

灰色身影師傅也不理會尚留在屋脊的小菊，伸手輕輕一挾，便把李靖提在手上，然後才向小菊微一點頭，與少女躍下地面。小菊此時已根本沒有任何反抗的念頭了，亦隨即躍下地面，跑過去，欲扶起陳玉鳳，卻發覺她的穴道亦早已被封住，只好把她抱在懷中。

徐茂公目瞪口呆的怔怔立着不動。

少女瞪着他格格一笑，道：「念在你曾欲劍下留人，不來難為你了，你尚打算動手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我等誤墜奸人圈套，幾乎成了替死冤鬼，還有甚麼好說？一切任憑處置便了，況且徐某不懂武功，如何動手反抗？」

少女格格一笑，道：「諒你也不敢，算你識時務啦！」

灰衣老婦微喝一聲，「拂奴！不可太野了，辦事去吧！」

灰衣老婦說罷，把提着的李靖交到徐茂公手上，道：「你四人退到一邊，若不輕舉妄動，自然可保平安無恙。」

灰衣老婦說罷，身形一晃，倏忽不見，快如鬼魅。

小菊此時試試替陳玉鳳解開穴道，但連點數指，均徒勞無功。

那少女瞧着小菊的動作，並不阻攔，反而格格嬌笑道：「師傅所點的穴道，若憑你也可解開，她老人家還算我的師傅麼？」

小菊歎了口氣，深知少女所言絕對不差，憑她的微末本領，欲替陳玉鳳解開穴道，那是想也休想了。其實若小菊知道這灰衣老婦是誰，她也不至於白費其力了。

徐茂公苦笑道：「小菊姑娘，妄動無益，但依老前輩之言，退到一面，靜觀其變好了。」

小菊無奈，便抱住陳玉鳳，向徐茂公這面走了過來。此時李靖和陳玉鳳的穴道均被封住，口不能言，四人唯相對苦笑。

少女見徐茂公等人乖乖退到一角，便不再理會他們，向大廳那面飛身一掠，俏生生的站在兩丈開外的空場上，她手上的兵器，依然是那柄斷了尾的禿頭拂塵。

少女向大廳方向格格一笑，道：「姓方的，你騙來的替死毛頭大俠已幡然悔改，乖乖不動了，你還要龜縮不出麼？」

大廳裏面靜悄悄的，無人响應，少女又笑道：「本姑娘已知你是梅花教教主夫人的堂兄，你若再不出，本姑娘就殺上梅花教討人了。」

少女此言一出，似乎甚有威懾，片刻後，大廳側面的堂屋，便掠出七八條身影，向中心一圍，把少女圈在中央。

領先的便是方莊主，手上已多了一柄鬼頭大刀，只見他左臂抱刀，右手指着少女，沉聲喝道：「女娃兒，憑空到此行兇，到底受誰人指使？你實話道出，尚可容你多活片刻，否則必教你死無全屍，殺人償命，還我夫人命來。」

少女嘿嘿一笑，道：「姓方的，你的臭夫人早被本姑娘殺了，為甚麼不早早出來替她報仇？卻騙這四個毛頭小子出來送死？你心虛了麼？莫非另有別情？」

少女放肆的嘲笑，方莊主竟能沉得住氣，他片刻無言，好一會，確信四周再無人埋伏，才嘿嘿道：「謀定而後動，此乃取勝保命之道，女娃兒你知道甚麼，憑你孤身一人，諒你也逃不出方某人的手掌。」

方莊主說罷，刀環嘩嘩一响，便要向少女出刀。

猛聽方莊主身旁兩條精悍漢子厲聲大喊道：「不勞莊主動手，我兄弟二人先把臭丫頭收拾了。」

這兩人一個使雙刀，一個手上合着三節棍。使雙刀的一個箭步竄到少女左側，刀光一閃，力沉勢猛，向她的玉肩斜劈下去。那使三節棍的，一縱上前，呼的抖開棍環，筆直向少女右面腰肢橫掃過去，其勢迅猛兇狠。刀、棍合擊之下，少女稍一大意，只怕便立地香消玉殞！少女卻視如無物。

徐茂公驚疑間，只見她待兩大漢招數發出，微一縱身，向前竄出幾步，倏地轉身，已到兩人背後。

兩人刀棍齊施，兇猛發力，不料卻落了個空，留脚不住，向中間一碰，雙刀砸在棍頭，兩人手臂均感一痳，大吃一驚，正欲轉身，猛覺腰眼被人一戳，立刻刀棍把握不住，隨即身子癱在地上。

兩人剛倒下，方莊主的雙環大刀一舉，大喊一聲：「上！」四五個大漢，嘩啦一聲，把少女圍在中央，各人手上的長短兵器，雨點一般向她身上擊來。

少女格格一笑，只見她玉臂一分，竟撇開斷頭拂塵柄不用，空手而入白刃，用她的點穴擒拿絕招，花蝴蝶一般，在長短兵器中穿來插去，身形輕靈之極，煞是好看。

片刻功夫，地上便躺下一片，六七條大漢無一可以站得起來，全被少女點倒了。

方莊主此時神色大變，面如死灰，走前一步，忽又後退。少女微微一笑，舉步向他走來。少女每進一步，方莊主便退後一步，似乎已失去鬥志。

豈料他退得數步，忽地轉身，一頓足，飛身而起，接連幾躍，直退回大廳門口，嘴裏呼嘯一聲，似欲招呼暗伏之人發出厲害的暗箭。少女卻竟然毫不以為意。

「姑娘小心暗箭傷人。」徐茂公此時忽然關心起少女來了。

但方莊主連喊數聲，卻毫無動靜。少女冷笑一聲，便欲欺身上前。

此時在黑暗中忽然一聲微喝道：「暗伏之人已然除去，留下此人，也不必動手了。」

隨聲走出那位灰衣老婦，此時在月光下面，徐茂公等才瞧清她的面容，原來竟是白天內逕上轉出的那位老婦，但那時她雙目低垂，尚不覺甚麼，此時正面相對，原來她的瘦削臉上，卻生着一雙異常的神目，眼皮一張，月色之下，猶如兩道冰冷的電光，觸之令人遍體生寒，鬥志全失。

這時灰衣老婦舉手向方莊主一招，緩緩道：「姓方的，認識老身麼？」

這一句尋常的話，落在方莊主的耳中，卻如驚雷轟頂，只聽噹的一聲，手上的雙環大刀竟失手跌落地上，向老婦垂頭喪氣的走前幾步，喃喃道：「若早知是你老……又何必費這許多手脚？我這條命拿去便了……但我子侄輩，能放一條生路麼？」

方莊主這幾句話，掙命似的說出來，模樣悽慘之極，就如老婦是他的克星。

灰衣老婦說罷，又向徐茂公等點點頭，道：「你等初涉江湖，既已到此處，不妨進來看看，也好知江湖的是非恩怨如何分辨。」她雖然和顏悅色，但她的話就如聖旨，令人不可抗拒。

徐茂公歎了口氣，抱扶着李靖，與抱着陳玉鳳的小菊一道，隨灰衣老婦和少女走進大廳。方莊主早就垂頭

喪氣的領先走了進去。

這時月光透進前窗，窗下躺了幾人，一看便知是原來埋伏之人，毫無聲息，便被灰衣老婦在片刻前點倒了。

一桌盛宴依然擺在大廳中，甚至連高燃的燈燭也照舊明亮的點着。

方莊主如痴如醉，木頭人似的呆立在桌旁。灰衣老婦讓徐茂公等四人在桌子對面坐下了，她自己卻坐在屋門口的台子上，與方莊主遙遙相對，少女則侍立在她的身旁。

灰衣老婦向方莊主點點頭道：「你請坐。」

方莊主倒也聽話，就在近處的椅子上坐下了。

灰衣老婦又向他問道：「今日府上共有幾位，請你實說，免得誤事。」

方莊主木然道：「連我夫妻二人，一共是九個。」

灰衣老婦問少女道：「數目對麼？」

少女瞧了徐茂公四人一眼，笑道：「除去這四位大俠，果然共是九個。」

灰衣老婦道：「你把外面的幾位都請進來，莫忘了方莊主夫人了。」

少女領命出去，一會兒，一手提着一個軟癱的漢子，走了進來。把人放在中間的席位上，把兩隻手臂擱在桌上，雖然一個個頭抵胸口，軟綿綿的，但憑着兩臂的支撑，倒也勉强如坐席飲宴的樣子。

少女這般進進出出的搬人，一個個照樣都支在宴席上，最後把方莊主夫人的屍身也提了進來，擱在方莊主身邊的座上，這時，宴席上，方莊主一個活人，方夫人一個死人，其餘七個半死不活的人，是方莊主的子侄門徒。一共九人，團團的坐在一桌盛宴上面。

這般擺布，隔了數丈遠的徐茂公等人，早就瞧得目瞪口呆，不明灰衣老婦和少女的用意何在。

但方莊主似乎心知肚明，他的面色變成死灰，比他身邊的死人面皮還更難看。他狠命的咬着下唇，咬得嘴唇流下血來，心內似已痛苦極點。猛地他惡鬼般跳將起來，一聲悶吼，一伸手，便欲拔出他夫人背上插着的刀把。

少女格格一笑，一點足，已到方莊主身後，她一縱身，雙臂一起，拇指和食指點向方莊主兩肩胛骨、鎖骨之間一插，嬌喝一聲：「靜靜的坐下吧！」

嬌喝聲中，只見方莊主左肩上喀的一聲微响，兩條手臂登時軟軟的垂了下來，身子也挫了下去，面上猶如活鬼一般，豆大的汗珠一滴滴的掉了下來。

原來在電光火閃間，少女已施出卸骨的絕世奇功。卸骨功原是少林絕技，但不知為何，少女卻如此精湛，竟已達少林長老輩的功力。

徐茂公此時已知方莊主欲拔出他夫人背上的刀，並非想拚命，而是欲自我了斷。因為他不想坐着受活罪，目睹自己的子侄門徒受刑。但此時被少女卸下雙臂，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當眞悽慘之極。徐茂公不由輕輕歎了口氣。

徐茂公的歎氣聲極輕微，因為他深知灰衣老婦絕非三言兩語可以打動的人，求她寬容，想也休想，弄不好，連自己四人亦得陪着受活罪。

但灰衣老婦還是聽到了，因為她竟先開口道：「小道長，你大概已知道老身欲幹何事了？大概心中在大叫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了？是麼？」

徐茂公不禁點了點頭，卻不作聲，因為他深知若老婦不肯的話，當世中決無人求得動她，既然如此，不如不說。

灰衣老婦冷冷一笑，倏的站起身來，神目一張，電光似的射在方莊主的面上，沉聲道：「姓方的，你還記得，二年前你夫妻在一艘商船上親手炮製的慘劇麼？」

灰衣老婦這話甫一入耳，方莊主便猛地渾身一抖，眼珠突起如鷄卵，鬼一般的慘叫道：「老……鬼！求你快給老子個乾脆，我……我受不住了。」

灰衣老婦冷哼一聲，道：「這麼快便受不住？你夫妻當日動手時，為甚麼沒有這種感受？」她眉一揚，對少女道：「徒兒，動手！」

少女應聲「遵命」，柳葉眉一挑，英氣逼人，身如飄風，已掠到方夫人的屍身背後。倏地伸手拔出屍身背上的雙刀，映着燭光看了看鋒刀，又瞧瞧方莊主，冷笑一聲。方莊主此時已渾身癱瘓，猶如半死之人。

少女把其中一刀挾在左臂，隨手把另一刀噗的扔在桌上，刀刃竟插入桌子半尺有多，陰寒的刀光射在方莊主鬼魅般的死灰臉上。

少女數了數桌上的人頭，又數了數桌上的酒杯，她伸出兩根指頭，在方夫人的屍身頭後捏了一把，方夫人的腦袋立刻便如有皮無骨般，折疊在胸口上了。

少女倏地刀交右手，卻反手倒提，刀鋒朝下，刀背貼臂，玉臂微彎，尺許長的鋒刀，露出肘外。

她向方莊主瞧了一眼，臉上仍是笑嘻嘻的，方莊主卻又死多了數分。

少女倏地一揮玉臂，刀鋒在方夫人的頭上掠過，她的人頭便骨碌碌的滾到方莊主面前。少女隨手拿起桌上的酒杯向頸腔一塞，頸腔四周皮肉往裏一收，立時緊緊的把酒杯嵌在裏面，一點血花也沒冒出來。

方莊主此時大叫一聲，昏了過去，但倏地又抬起頭來，厲聲叫道：「鬼！鬼！厲鬼索命來了！」他抵受不住眼前的一幕，竟嚇瘋了，又厲聲大叫道：「殺呵！殺呵！殺得好！當日她

親手這般殺了三個男商，餘下的六個，才是我方天蛟殺的……哈哈，這玩意今日老子亦賞到了。」

其餘的七名方家子侄輩，早就嚇得死去大半了。

這下子倒似乎大出少女的意外，她手握利刀，不由一怔，向灰衣老婦望去，似向她徵詢，該如何處置？

灰衣老婦沒理少女的徵詢，卻向徐茂公點點頭，道：「道長一切都瞧清了麼？」

徐茂公點點頭，道：「貧道總算明白了，當日這綽號天蛟的方莊主夫婦，曾械劫商船，把船上的商人全數殺死，所用的手法，就如這位姑娘的手法一樣，如此看來，這方天蛟夫婦，倒眞是死有餘辜了。」

灰衣老婦微一點頭，道：「道長總算有點眼光，不必老身開口，便知老身所殺的，是非殺不可的奸徒，你雖然不懂武功，但顯見比那些自負武功高强處事魯莽的人强多了。」灰衣老婦此言，隱隱的已在敎訓陳玉鳳和李靖的狂妄無知。

徐茂公一聽，忙道：「他兩人不明底細，行事果然魯莽，尚望老前輩鑑諒。」

少女一聽，格格一笑，道：「你這道士，言下之意，是恐師傅她老人家把你的同伙亦殺了麼？你不知道她老人家是誰？」

徐茂公目注少女，忽然想起灰衣老婦剛才稱她為「拂奴」，心中不由一動，他微微一笑，道：「姑娘面硬心軟，老前輩正氣溢於言表，可知乃大俠一類的人物。若在下所料不差，姑娘姓紅名拂奴，這位老前輩麼，便是風塵八俠中的八妹聶隱娘前輩了。」

徐茂公此言一出，少女不由目瞪口呆，她怔怔的瞪着徐茂公，猶如瞧怪物似的，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喃喃道：「你是神仙麼？竟能未卜先知？或者是方天蛟一早告知你的麼？你是他同黨？」

灰衣老婦卻微微一笑，道：「拂奴休要傻氣了，方天蛟根本不知道殺船上爪牙的人是誰，又如何知道我等會出面找他算賬？」她一頓，忽然問徐茂公道：「若老身所料不錯，道長便是挑起龍山爭鬥的徐茂公麼？」

* * *

這時卻輪到徐茂公驚訝了，他忙道：「聶老前輩如何知道貧道的眞面目？」

灰衣老婦果然便是風塵八俠中的八妹聶隱娘，她微微一笑，道：「老身日前才與達摩大師見過一面，他剛參與龍山之會，豈會不知你的大名？倒是你如何便知老身和頑徒的名號？」

徐茂公暗笑，不由想起大乞俠任願所說的那段聶隱娘的風流逸事，但他是不敢說出口的，便正容道：「實不相瞞，貧道與李靖兄弟有幸曾與任老前輩相處一回，從他口中知道聶老前輩有一女徒名拂奴，剛才乍聽之下，才聯想而推斷出來的。貧道無禮得罪之處，尚請老前輩鑑諒。」

少女——紅拂奴朝李靖瞥了一眼，嘿的一笑，道：「他便是三番數次，不惜捨身救美，被女人迷得七顛八倒，因而不容於名門正派，被逐出師門的叛逆李靖麼？就憑他這點微末功夫，亦來救人送死，逞甚麼英雄。」

徐茂公見紅拂奴冷嘲熱諷李靖，似對李靖甚為反感，怕她師徒二人對李靖不利，便不敢惹她，並不出言分辯，因為他深知女兒家易怒善忌的心性，那是越辯越糟。

此時聶隱娘卻微微一笑，道：「拂奴，你若看輕了這位李少俠，那是你的見識太淺了，若為師所料不差，李少俠身上內力之强，當世只怕已無人可及，便連為師亦自歎弗如。」

紅拂奴格格一笑道：「師傅一掌便把他掃倒了，還道他的內力當世少有麼？」

聶隱娘微笑道：「為師這一掌拍下，為了救人，自然用了全力，但突覺他體內一股極强的反彈力，若非為師所用的是迴旋掌力，便不但不能救他，反而被他震退了，他內力深厚之極，可惜並不懂運用，假以時日，武林便是他的天下了。」

紅拂奴深知師傅言出如山，絕無半句虛言，心中不由一動，目注不能動彈的李靖，想起自己似乎忌他英雄救美，臉上便忽地一紅。

聶隱娘師徒與徐茂公答對，倒似忘了瘋癲的方天蛟一家子了。

「師傅，殺麼？」紅拂奴發覺徐茂公望着她微微一笑，似乎窺穿了她的微妙心事，連忙把手執的利刀一揚，問師傅道。

聶隱娘瞥一眼方天蛟，以及伏在桌上半死不活的方家子侄輩，忽然歎了口氣，道：「道長知道老身為何要動手麼？」

徐茂公道：「老前輩這是替無辜慘死的商人伸冤麼，姓方的自是罪有應得，不過……」

聶隱娘道：「不過甚麼？」

徐茂公道：「老前輩就算把他殺了，亦不能抵償他的罪惡。」

聶隱娘點點頭，道：「依道長之見如何？」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罪魁禍首是他夫婦二人，一個已死，一個瘋癲，任由他活在世上，自暴其醜，豈非更能警戒效尤麼？」

紅拂奴冷哼一聲，道：「如此放過他一家子，豈非太便宜了他麼？師傅，殺呵！」

聶隱娘忽然歎了口氣，道：「算了，拂奴，道長所言不錯，由他活在世上自生自滅的受罪，比一刀殺了他，更可令江湖羣兇警懾。」

聶隱娘說罷，驀地向方天蛟背部出指一劃，一縷尖厲的指風竟把方天

蛟背上的衣服撕開了一大截，聶隱娘的指風連劃，方天蛟光裸的背上便現出一行血淋淋的刺字：「殺人無數，一死不足抵其罪。」刺字下面，是朵血紅的鳳仙花。

聶隱娘刺罷，忽地一聲清嘯，身形退出大廳，片刻不見。

紅拂奴瞧了李靖等人一眼，忽然格格一笑，飛身在四人身前一掠，伸指連點，然後一個迴旋，便也掠出大廳去了。

梢公相助　遠渡海島

李靖和陳玉鳳只覺穴道一鬆，登時便可手足活動。原來紅拂奴在片刻間，已替他二人解了穴道。

徐茂公一見，大喜道：「此地不宜久留，先離開再作打算。」

四人連忙奔出方家莊。在月色中，聶隱娘和紅拂奴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四人也不敢在山地中逗留，趁着月色連夜趕路。月色如水，深夜寂靜，在夜中趕路，倒另有一番情趣，可惜四人驚魂未定，如何有心情去欣賞月夜景色？

一路走，陳玉鳳一路恨恨道：「若非那老賊婆挺身救助，本姑娘必定把紅拂奴這小妖精一劍刺死。」

小菊歎了口氣，道：「但聶老前輩在危急中，亦會救了你和靖哥哥，這口氣也便扯平了，況且她師徒二人處事極有分寸，四姐也不必去計較了。」

陳玉鳳恨恨道：「但小妖精把我的霓虹劍奪走了，這口氣如何咽得下？」

小菊苦笑道：「四姐魯莽出手，紅拂奴一時大意，幾乎喪身在霓虹劍下，她恨透了這柄利劍，這才把它搶走了，說起來，她把氣遷在霓虹劍上，總好過她來爲難四姐你呵！」

陳玉鳳雖明知小菊的話不錯，但她出道以來，從沒被人如此挫敗，心中一口惡氣沒處發作，便狠狠的咬牙道：「她師徒二人，自恃武功蓋世，視天下人如無物，但還不是怕了梅花教的名頭麼！」

徐茂公微笑道：「她師徒二人爲甚麼怕了梅花教的名頭？」

陳玉鳳冷笑道：「你不聽那姓方的說麼？他是梅花教教主夫人的堂兄，得罪了教主夫人，豈非得罪了整個梅花教？她師徒若眞把姓方的殺了，梅花教必定出面報復，她師徒惹不起梅花教，因此便不敢殺姓方的全家子。」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聶老前輩乃風塵八俠的八妹，且不說當世之中，決無人敢與風塵八俠爲敵，就憑聶老前輩的武功，能惹得起她的，只怕也沒多少人，她會怕了誰來？」

小菊道：「是啊，徐道兄，那爲甚麼她師徒突然不向姓方的全家下殺手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她若把姓方的全家殺了，那才叫怕了梅花教的名頭，因爲這樣一來，便可以殺人滅口，根本不知是誰幹的，梅花教就算欲替他出面報仇，也根本無從下手。況且她師徒二人，絕非嗜殺之輩，她們之所以出手懲戒，不外是剛巧姓方的撞在她的手上，爲了向江湖羣兇示戒，不得不出手罷了。」

此時李靖亦點點頭道：「不錯，那日我在那艘兇船上，就發現了一朵血寫的鳳仙花，聶老前輩的原名叫聶鳳仙，這鳳仙花便是她的獨門標記，如此看來，她根本就沒有掩飾自己身份的意思。」

徐茂公點頭道：「聶老前輩在方天蛟背上刺了示警文字，下款的標記，亦是一朵血寫的鳳仙花！」

陳玉鳳一聽，幸災樂禍的笑道：「好啊！方天蛟背上的刺字，若被梅花教教主夫人瞧見了，不把她氣瘋才怪，她必傾盡教中精英，狠狠向聶隱娘大舉尋衅，呵呵，這江湖又添一幕熱鬧好戲看了。」

小菊道：「方天蛟作惡多端，梅花教會爲他出頭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事不幸被玉鳳姑娘言中了，梅花教主夫人名飛狐，徐某當日在大龍山之巓，曾與她有一面之緣，飛狐夫人心性偏狹，野心極大，梅花教主亦被她迷惑，她若要替方天蛟報仇，必定挾教主以令諸王，大舉向聶隱娘尋衅，而風塵八俠又決不會坐視不理，雙方衝突起來，那武林就血腥遍地了。」

李靖一聽，暗吃一驚，神色不由一變，忙道：「梅花教諸王中，不乏正氣凜然之士，難道亦會被飛狐夫人蠱惑，不分青紅皂白，向聶老前輩尋衅，挑出一場武林仇殺麼？」

徐茂公沉吟道：「梅花教有凜然之士，但飛狐夫人若挾天子以令諸侯，梅花教諸王那便決難獨善其身，置身事外的了！但如此武林大事，並非我等微末本事者所可左右，也不必去苦思了。」

陳玉鳳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他啊，只怕並非擔心什麼武林仇殺，只是爲他那梅花教的心上人着慌罷了。」

小菊亦幽幽的道：「他爲了那女子捨命相救，如此深情，哪有不夢掛神牽之理？」

李靖又被二女調笑，臉紅道：「哪有此事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李兄弟捨命相救的女子，又豈止一個？剛才他爲救玉鳳姑娘一命，不是又欲以肉身去抵擋利如刀鋒的鳳仙花柄麼？」

小菊歎了口氣，道：「他見一個便救一個，也不知有多少條生命去救人了。」

徐茂公微笑道：「此是李兄弟的本性使然，那是改變不了的。」

李靖訕訕笑道：「事急之下，我也沒想到其他什麼，徐大哥亦來取笑小弟麼？」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不說！不說！只從速計議，如何僱船出海便了。」

李靖點點頭，道：「但不知任老前輩他如何了？」

徐茂公道：「任老前輩此行北去，神龍見首不見尾，他的行踪豈是我等所能預料？這等武林怪傑，脾性古怪，難以捉摸，少惹爲妙。」

此時陳玉鳳忽然認眞的道：「徐大哥此行出海，眞欲赴扶餘島奪回龍晶珠麼？」

徐茂公點點頭道：「是啊！但玉鳳姑娘已然問過了，這時還不相信麼？」

陳玉鳳道：「我聽說龍晶珠已被扶餘島主虬髯客奪走，虬髯客不但武功蓋世，而且智計過人，憑徐大哥和這位靖哥哥，便欲在虬髯客手上搶回龍晶珠？這豈非白天作夢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此行果然兇險重重，能否生還尚屬未知之數，至於能否奪回寶珠，那更加不敢想像了。」

陳玉鳳笑道：「既然如此，那徐大哥還敢赴扶餘島？豈非飛蛾撲火去送死麼？」

徐茂公道：「雖然如此，但也不能不去。」

小菊奇道：「徐大哥爲甚麼如此堅決？」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此事非比尋常，乃關乎天下百姓的生死安危，徐某豈可畏難而退？況且虬髯客斷非龍晶珠之主，因此龍晶珠在他手上是不會長久的。」

陳玉鳳此時眼神忽地一亮，忙道：「那誰是龍晶珠之主？徐大哥。」

徐茂公微微一笑，並不正面回答，略道：「目下龍晶珠尚在他人手上，如何可以斷定誰是龍晶珠之主！」

小菊奇道：「小小一顆龍晶珠，就算價值連城，也不值得如此看重啊。」

徐茂公苦笑道：「此珠乃集天地龍氣之精華，至大者當可助其成就帝業，因此於有緣者來說，此珠豈止價值連城？就說價等天下，亦絕不爲過。」

小菊吐舌道：「那無緣者得之又如何了？」

徐茂公正容道：「若無緣者得之，輕則百病纏身，短壽夭折；重則立招奇禍，罪連九族，這可半點輕慢不得。」

陳玉鳳神色迅速一變，但隨即逝去，笑道：「依徐大哥之見，當世之中，誰是能享龍氣的有緣之士？」

徐茂公不欲多說，便淡淡一笑，道：「來者自來，一切隨緣而遇，那是半點勉强不來。」

陳玉鳳一聽，徐茂公含糊以應，便知他不欲深談，柳眉一皺，但隨又舒開，不再發問。

四人連夜趕返臨海鎮，離開方家莊時已是午夜時份，四人腳程甚快，就連輕功不濟的徐茂公，因他的內力已很深厚，幾乎與小菊並排而進，因此天剛黎明，四人便已返回臨海鎮了。

四人一夜奔波，且大受驚嚇，此時肚子早就餓得咕咕作响，便在就近的酒館吃了一頓早飯。陳玉鳳倒也甚豪爽，搶着結賬，但李靖說，男子漢豈能讓女子養着？因此到底還是由李靖掏銀兩結了賬。李靖此時身上尚留着小菊贈的二千兩銀票，所以倒不用愁盤川銀兩。

但很快李靖便發覺，出門上路的人，銀兩是永遠不會嫌多的。

四人吃過早飯，也不延遲，便去鎮中北面的港口，向出海的船商打探行情。

四人一連問了三個船商，均嚇得連忙掉頭就走。

因爲三條船的船商，開出的出海船價，一條比一條高。第一條船聞說是出海向東，便拚命搖頭，說就算付酬萬兩，也決不敢向東面那方向駛船。第二條倒肯出船，但決不出人，李靖等哪會自己駛船？因此亦只好作罷。第三條既肯出海又肯出人，但他說這條船已破舊不堪，經不起東面的大風惡浪，因此除非李靖等肯出資另造一艘船當報酬，否則他決不肯冒險。一條新船的造價幾達五千兩銀子，此時便把李靖和徐茂公殺了，也拿不出這筆巨資。陳玉鳳和小菊身上所帶亦只有一千幾百兩，合起來尚差二千兩，造船出海那是想也休想了。

而且造船所花的時日甚多，徐茂公說，那是不可以久等的。

四人沒了主意，垂頭喪氣的走出第三條破船。

陳玉鳳急道：「怎的是好？或者我立刻返莊，取銀兩來，好麼？」

徐茂公苦笑道：「你趕返陳家莊，起碼要三日三夜，取了銀兩來，又是三日三夜，再去造船，必要三幾個月，那時已是颱風時節，你就算用刀架着船家的脖子，他也決不肯渡你出海的了。」

陳玉鳳歎了口氣，道：「這又不成，那又不成，難道便不出海了麼？」

「女娃兒！你若出海，爲什麼不來求我？」

李靖正欲說什麼，忽然，四人路經港口之處見停着一艘三桅船甲板上，一位白髮老漢望着四人，微微一笑。

徐茂公凝神向白髮老漢一望，但見他一身梢公打扮，面色被海風吹得猶如古銅平鏡，雙目祥和，絕無半點戾氣，心中便不由一喜，忙道：「請教老丈，若租你這條船出海，實需多少銀兩？」

白髮老艄公微笑道：「你這娃兒，想必是第一次出海了？」

徐茂公點頭道：「是啊！在下確實

是第一次出海，老丈你如何知道？」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久經風浪之人，租船出海，首先問的絕非價錢，而是你這條船多少年份了？堅固麼？走過那地方麼？如此等等。若一切滿意了，才又打探在船上是否包食宿？回程是否計算在內？然後才是議論價錢，我大可漫天討價，你大可落地還錢……」

徐茂公見老艄公說的滿有道理，連忙道：「不錯，不錯，老艄公你處處為客人着想，取價必然公道極了，便請開個價來好麼？」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並不答徐茂公的話，反而道：「老艄公這條船啊，安全可靠，價錢也便宜極了，但若要租用，先要符合三樣條件。」

徐茂公忙道：「是那三樣條件？」

白髮老艄公微笑道：「第一樣是顧客必須忠誠老實，不得有半句虛言。」

徐茂公尚未答允，陳玉鳳已笑着道：「好啊，老丈，我忠誠得很，也老實極了，這第一樣條件便合之極了。」

白髮老艄公微微一笑，又道：「第二樣條件，老朽這條船是決不載女客的。」

陳玉鳳連忙又沉聲道：「是極！是極！外面風高浪急，女娃娃果然是不宜去的，我等皆是男子漢大丈夫，因此這第二條件自然也就符合之極了！」

白髮老艄老公也不理陳玉鳳說甚麼，又微微一笑道：「這第三個條件麼？」他瞧了陳玉鳳一眼，又盯着徐茂公，才續道：「就不知你等合不合了？」

陳玉鳳不知這是甚麼條件，倒也不能搶先開口。

徐茂公笑道：「請老丈說說看。」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老朽渡人出海，從不向客人講價，也決不收訂銀，至於這酬勞麼，我不管客人出道幹甚麼營生，總之人客所得的收穫五分之一，便歸老朽所有，便是這條件了，不知你等是否符合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若人客出海，只是為了尋人，那如何分呢？」

白髮老艄公笑道：「那尋到的人便分給老朽五分之一便了。」

小菊大奇接口道：「老伯！人怎可以平分五份之一？你若把人切開分了，這人便死了，分給你也沒用啊。」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人便不可以分麼？我問你，人是否有人的價值？」

小菊點點頭，歎了口氣道：「那也不錯，例如小至丫環小婢，也自然有她自身的價值。」

白髮老艄公大笑道：「對極！對極！總之若是尋人，不論尋到的是皇帝還是乞丐，便按其換得的價值平分五分之一，這公平合理之極，你等可答應了？」

徐茂公苦笑道：「但若此行毫無所獲，或者遇上什麼兇險，老丈你卻又如何？」

白髮老艄公笑道：「那簡單之極，老朽便權充人客的義務船工，白做一趟便了，怎麼樣？你等是否自忖合條件了？快答啊，老艄公平生只向人問三次，若錯過了，那萬兩黃金也決請不動了。」

徐茂公不知如何是好，暗道這老艄公開出的價目當真天下少有，古怪之極，但也算公平合理之極，教人難以拒絕，而且除了他這條船外，欲尋其他也艱難之極，日後萬一眞的奪回人珠，便多付銀兩應付便了。

徐茂公這般轉念，便無奈點頭道：「好吧，老艄公，我等答應便了，但不知其餘二樣條件，你老以為相符麼？」

白髮老艄公大笑道：「你們能答應老夫第三個條件，其餘兩項自然便合之極了。」

陳玉鳳笑道：「那兩樣條件，老丈你又並未相核，如何便合之極了？」

白髮老艄老瞧着陳玉鳳，微微一笑道：「你這位道兄，年紀最大，看來是做得主的，他答應了第三個條件，便是相信老夫忠誠老實可靠極了，他既相信我，我為甚麼不相信你？這查核之事大可不必，這自然便合之極了。」

陳玉鳳笑道：「那多謝老丈你啊。」

白髮老艄大笑道：「你多謝老朽什麼？要多謝，就多謝你自報的忠誠得很，老實極了的回話罷了！」

陳玉鳳心中一跳，暗道這老艄公話中似隱含深意，但到底是什麼，卻又估計不着，因此怔怔的不再發話。

白髮老艄公也不理陳玉鳳，轉向徐茂公道：「既一切說妥，你等怎的尚不下船？」

徐茂公猶豫道：「老艄公知道我等欲往何處麼？」

白髮老艄公呵呵大笑道：「老朽在大海闖蕩數十年，什麼風浪未見過？什麼兇險的地方沒去過？你但能說出的地點，老朽便必定能去，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費唇舌問何處。」

徐茂公一聽，暗道這白髮老艄公所言也並非空言，但憑他對海上的閱歷，便把許多船夫都比下去了。

但徐茂公仍有點猶豫，道：「但我等連出海的雜物亦未預備，這便下船麼？」

白髮老艄公不由微笑道：「你這道士雖沒半點出海經驗，但心思縝密，想得倒還算周到，放心吧，老夫既答應渡你等出海，船上的食水糧草等雜物，早就預備好了，就算在海上過一年半載，包你亦不愁食宿便了。」

徐茂公已再無猶豫的餘地了，因為白髮老艄公早把一切安排好了，徐茂公轉向李靖等道：「若要出海，這便可以下船，但此行吉兇難料，若然害怕，此時回頭尚算及時。」

陳玉鳳一聽，格格一笑，竟搶先跳到船上去了，小菊瞧了李靖一眼，亦隨後上了船。

徐茂公與李靖耳語道：「李兄弟，依你之見，這老艄公可靠麼？」

李靖想了想，道：「依他方才所言，小弟亦難以估計，不過此老出海經驗甚為豐富，倒似以船運為業，而且這條船只有他一人，他就算有何不軌之圖，合我等四人之力，也不難應付。」李靖一頓，向船上的陳玉鳳、小菊瞧了一眼，又歎了口氣道：「此時不下船，大概也不行了。」

徐茂公一怔，道：「為什麼不行？」

李靖苦笑道：「她姐妹二人此刻已在船上，我等豈能拋下她二人不顧而去？」

徐茂公咬咬牙道：「那就去吧！徐某仔細端詳，我等四人皆非夭折之相，此行雖然兇險，亦斷不致命喪異鄉！」

徐茂公說罷，與李靖一先一後，亦走下白髮老艄公的三桅船。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隨手解下繫船的纜繩，又隨手輕輕一拍岸邊的石板，偌大的三桅船在他輕拍之下，竟便向港心蕩開了十數丈。

但隨後白髮老艄公便拋下鐵錨，把三桅船在港心定住，也不升帆，任由海船停在港灣紋絲不動。

徐茂公奇道：「老丈為甚麼尚不開船？反而把船在港心停了？」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此時船已離岸，你等不懂水性，便得任人宰割，這叫打死狗講價，不由你不肯付了。」

小菊驚道：「老伯伯，你並非這種無良海盜吧？」

白髮老艄公端站在船頭，朝小菊扮了個鬼臉道：「我為什麼不是？」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你自然不是，因為海盜絕對沒有你的豪爽俠義，若貧道所料不差，老丈早在二十年前，便因向來慷慨解囊，後來又遭鼠輩盜走銀兩，累得幾乎餓死了。」

白髮老艄公一聽，不由一怔，他定定的盯着徐茂公，道：「你竟會神仙袖占一課的玩意麼？不然怎的如老朽肚內積年的蛔蟲，連三十年前的事也知道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老丈你老前庭寬闊，當主心胸宏恢，但眉間卻有一絲黑氣，直衝前庭，按黑氣的大小形狀，可知那場饑餓之災，發生在二十年前，又黑氣緣前庭而發，可知此危必因慷慨而招災，綜而觀之，便不難推論矣。」

小菊忙道：「是這樣麼？」

白髮老艄公歎了口氣，苦笑道：「這段往事，說出來醜之極了，那果然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日老朽不幸碰到一位携着孤兒的寡婦，見她萬分可憐，便把自己身上的銀兩分了大半給她。豈料老朽那僅剩的小半銀兩，不久便被人在夢中偷了，偷銀的人，竟是那見鬼的孤兒寡婦，這不是倒繃了娃娃手麼，老夫身在中途，又欠下房租，只好連夜溜走，幾乎成了客死異鄉的遊魂野鬼，這可是老夫最倒霉的一次，說出來着實羞死人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那老丈後來為甚麼不把那孤兒寡婦殺了？以洩心頭之恨？」

白髮老艄公苦笑道：「老夫豈敢動手？你好大的口氣，你知道她是誰麼？」

小菊道：「她是誰啊？老伯！」

白髮老艄公道：「她是誰？她便是當年遊戲江湖的風塵八俠中的鬼八妹聶鳳仙師徒！」

陳玉鳳已領教過聶鳳仙師徒的武功，聽到她師徒的名字亦心中發寒，不由倒抽了口冷氣道：「哎，若是那對見鬼的師徒，老丈你這口惡氣，看來是無法出的了。」

白髮老艄公瞪了陳玉鳳一眼，道：「誰說我這口是惡氣？誰說我要向她動手？」

陳玉鳳笑道：「若非惡氣，那是什麼？」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羞氣，而且只是薄薄的一層罷了，因為聶鳳仙師徒偷老夫的銀兩，並非自己去享用，而是去救濟一戶斷了糧的寡婦孤兒，你等說，老夫能恨她麼？而且誰都知道聶鳳仙這鬼靈精出手如電，老夫栽在她手上，比不幸被鼠輩光顧強多了，呵呵，因此這羞氣啊，只是丁點薄薄罷了。」

白髮老艄公這麼一說，他的醜事倒變了榮耀似的。

徐茂公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望了望海水，忍不住又催道：「老艄公為甚麼在此空耗時光？船停此處，便一百年也出不了海啊。」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指了指海水，道：「海水向哪方向流啊？」

徐茂公道：「向西流吧。」

白髮老艄公微笑道：「向西流那是漲潮還是退潮？」

徐茂公想了想，登時明白老艄公的用意，忙道：「大海在東面，向西流自然是漲潮了。」

白髮老艄公呵呵大笑道：「漲潮入港，退潮出海，此乃船家的鐵規，你連這點也不懂麼？」

徐茂公道：「但誰知道什麼時候退潮？」

白髮老艄公道：「水流向西的流速已慢，若老朽所料不差，不出半個時辰，便是退潮的時份了。」

白髮老艄公說罷，不再發話，走到鐵錨旁邊，盯着海水，一言不發。

徐茂公奇道：「老丈，這麼大條船，憑你老一人，便可以照料麼？」

白髮老艄公微微笑，並不答話。

不一會，海水果然靜止了。

白髮老艄公一見，立刻絞起鐵錨。誰料鐵錨剛絞起一半，海潮已嘩嘩的向東面出海口處疾退。漁船失了鐵錨的定泊，登時被狂猛的海潮推撞着，如箭般的向東面的石壁撞去。

白髮老艄公此時正手執鐵錨，眼見漁船遇險，便當即把鐵錨絞鍊交到左手，右手向丈遠的舵板輕輕拍出一掌。

這一掌隔空而拍，但掌力竟把舵板拍向南面，漁船的船頭在千鈞一發間旋了開去，避過尖削的石壁。

白髮老艄公左手執鐵錨，右手隔空連拍數掌，舵板被他的掌力籠罩，左右迅速移動，漁船便穩穩的乘着狂猛的潮水，向出海口箭也似的飛去。

四人見白髮老艄公露了這一手驚人絕藝，才知他原來竟是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這也並不奇怪，因爲行船渡海維生的人，處處會碰上風浪海盜，沒有武功防身，那是寸步難行的。

漁船出了港灣，前面便是一望無際、茫茫的大海。白髮艄公此時才把風帆升了起來，漁船被風力吹送，航速便如趁潮一般飛快。

白髮老艄公手扳舵板，這時才呵呵一笑，道：「好了，此後便一帆風順了。」

此時海浪漸大，漁船也顛簸起來，陳玉鳳和小菊是女兒身，最怕昏浪，便退入艙中，閉上眼皮養神。

徐茂公和李靖卻沒事一般，神色依舊，李靖甚至還可以四處走動，替老艄公幹一些船上的雜務。

白髮老艄公瞧着兩人，奇道：「初出海的人客，到了此處尚不躺下昏浪的，你二人是天下第一個了。」老艄公不知道，李靖身負「后羿乾陽神功」，又誤服了千年石蛤蟆，不但百毒難侵，內力之强，更是當世少有。徐茂公體內潛有張青奴的「圓月神功」，又誤打誤撞，把多人的內力化入體內，內力亦足以躋身當世高手之列，因此兩人均不畏風浪。

徐茂公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他不怕海浪，他苦笑道：「貧道委實是初次出海，此時亦暗感心驚膽戰呢！只怕過不了多久，便得似她……兄弟二人般躺下了。」他想起陳玉鳳和小菊是女扮男裝，老艄公又說過不載女娃兒出海，因此便不敢把二人的身份說破。

白髮老艄公微微一笑，道：「你爲甚麼不問問，老艄公是否知道那海島的方向？」

徐茂公不由一怔，道：「老艄公怎的知道我等欲赴海島？」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老朽不但知道你等欲赴海島，而且知道這海島的名字叫扶餘島。」

李靖此時亦吃了一驚，道：「老伯伯好厲害的眼力啊，你是怎麼知道的？」

白髮老艄公大笑道：「你以爲你等很絕密神秘，第一批渡海去扶餘島麼？」

李靖道：「不是麼？」

白髮老艄公道：「自然不是，據老夫所知，你等已是三三第九批了！」

徐茂公一聽，猛吃一驚道：「那前八批不知如何了？」

白髮老艄公微笑道：「前後八批人，均享清福去了。」

徐茂公不解道：「何謂享清福？」

白髮老艄公大笑道：「那八批人均有去無回，不是享清福還是什麼！」

李靖驚道：「難道都死了麼？」

白髮老艄公道：「誰知道他們是生是死？反正扶餘島虬髯客並不好惹，是殺是剮，全看他的喜惡吧了。」

徐茂公一聽，不由怔怔的道：「原來老丈你什麼都知道了，難怪你開出那古怪的平分之五份一的價目！」

白髮老艄公大笑道：「老夫自然知道，而且……」白髮老艄公伸手猛地把舵板一轉，漁船轉向西面，飛馳而進，他把手指一點李靖的鼻子，呵呵道：「老夫還知道這小子姓李，名靖，是被師門放逐的叛徒！」

李靖一聽，也不管白髮老艄公如何知道，臉上先就一紅道：「我……這內中自有難言的苦衷……」

白髮老艄公微笑道：「什麼難言的苦衷？乾脆說，我瞧上了邪教的妖女，爲了她捨命救美，因此不容於正派名門，不就簡單了當麼？」

李靖訕訕道：「我……我哪有這事？老伯伯你爲何知道？」

白髮老艄公點了點李靖的鼻子道：「老朽也不知你這小子有甚麼能耐，竟連梅花敎的黑鬚龍王、丐幫的徐正天小子、大龍潭那老怪物、少林寺達摩老和尚，亦巴巴的四處託人情，打探你這小子的下落，其他的暫且不說，黑鬚龍王梅尚清素來心高氣傲，從不肯在老夫面前自謙一聲晚輩，但爲了你這小子，他竟肯低聲下氣，向老夫連稱幾聲前輩，呵呵，老夫這前輩，說來還是叨你這小子的光呢。」

徐茂公此時已隱隱猜到白髮老艄公的來歷，暗道：他必是武林中又一位怪傑，便微微一笑道：「黑鬚龍王如何向老丈求情了？」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梅尚清這小子說：梅某人欠了李靖一份情，極欲還了，但遍尋不獲，不知所蹤，在陸上梅某不必勞動前輩你，但若在水路，便須托求前輩你留意一二了，老夫深知梅尚清這小子心高氣傲極了，等閒不會開口求人，他既肯向老夫低聲下氣相求，你這小子的顏面可算大之極了，不幸老夫與他這小子沾點淵源，因此老夫便非得答應不可了。」

白髮老艄公說順了嘴，嘀嘀咕咕的竟破例說了一長串。

徐茂公恍然道：「因此老丈見了李兄弟，立刻便窺破他的行藏了。」

李靖、徐茂公等人闖入八陣圖中，走不出來。

白髮老艄公呵呵一笑，道：「這小子根本就不懂掩飾自己的行藏，憑老夫的目力，他還能遁形麼？倒是你這道士半俗半道的，又會那什麼相人之術，有點出乎老夫意外，至於艙中那二位娃兒，光憑兩人的呼吸氣息，便知必定是女扮男裝的小玩意。」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原來你早把一切瞧破了，但爲甚麼又肯讓我等下船出海？」

白髮老艄公呵呵道：「你知道姓李的這小子有多大的面子麼？除了上面說的那幾位老中怪物，尚有二名小女怪物，一位連老夫亦不敢不低聲下氣的老怪物，竟然不約而同，托老夫留意一二，若有李靖這小子的行踪，便務必照應一二……」

李靖不由苦笑道：「那兩小女怪和那老老怪物又是誰了？」

白髮老艄公嘿嘿道：「你這小子好大的口氣，什麼老老怪物？你知道他是誰麼？」

李靖搖頭道：「我如何知道？」

白髮老艄公道：「你自然不敢知道，這老……怪物竟肯巴巴的開口求我，便連老朽亦暗地嚇了一跳，至於那兩名小女怪物，老夫見了就眉皺之極了。」

李靖奇道：「那他們到底是誰？」

白髮老艄公嘿嘿一笑，道：「這老怪物便是風塵八俠之首，大乞俠任願，他竟向我托情，說若碰到你這小子，千萬要勞煩保住他的生命，那兩名小女怪物麼，一位嚷着她氣不過你英雄救美人的拚勁，發誓要親手打敗你，因此也不想你有何兇險，一位卻半求半嗔、刁鑽百出，哄得老夫昏頭轉向，說道若老夫坐視不救，就大爆老夫輸了象棋不認賬的醜事，你說，老夫敢不敢不答應？」

李靖驚奇的直眨眼，他想不出這二人到底是誰。徐茂公卻微微一笑，道：「若在下所料不差，這兩名小女怪物，一位叫紅拂女，另一位麼……」

白髮老艄公不由一怔道：「是誰了？」

徐茂公笑道：「普天下間，能把老丈你哄得昏頭轉向的，除了梅花敎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的千金小姐梅花女，貧道委實想不出另外一位了！」

白髮老艄公歎了口氣道：「不錯！的確是這兩小女怪物，紅拂女不幸要尊老夫一聲師伯，梅花女偏又是老夫的外甥女，撞在她們手上，算我老水怪倒了八輩子大霉了。」

李靖一聽，大奇道：「梅花女怎的是老伯伯的外甥女了？」

白髮老艄公瞪了李靖一眼，道：「這有甚麼奇怪？她的娘親是我的妹子，我不是她的舅父是什麼！嘿嘿，你這小子日後只怕……嘿嘿，只怕要尊我一聲舅父大人呢！」

李靖驚奇道：「原來老伯伯竟是梅花女的舅父，那你老是姓蕭了？」

白髮老艄公歎了口氣，道：「老夫本來是姓蕭的，但任老怪、蘭老二他們老說老夫沾了妹子梅花教的光，老夫一氣之下，便把蕭字改成了個『水』字，從此之後，這『蕭』字便完之大吉，老夫也決不沾梅花教的風光。」

徐茂公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原來老前輩你竟是一首雪浪曲名震江湖的，風塵八俠的老三水先生大俠。」

李靖亦不由一怔道：「老前輩果然是水先生麼？」

白髮老艄公——水先生歎了口氣，道：「水先生又怎麼樣？好風光麼？到老還不是光棍一條，連個老婆也找不着？倒是李靖你這小子鬼靈精怪，怎的就哄得那些女娃娃昏頭轉向，倒像活寶貝似的。」

徐茂公又驚又奇，連忙道：「既是水先生老前輩，晚輩怎敢勞動你老人家與我等上扶餘島？」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爲甚麼不敢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在老前輩面前不敢隱瞞，晚輩等上扶餘島，其實是打算奪回被虬髯客搶走的人和珠，虬髯客武功蓋世，此行兇險萬分，萬一累老前輩有甚錯失，這亂子就闖大了。」

水先生嘿嘿一笑，道：「人人均道虬髯客這海怪武功智計如何了得，連老夫這『雪浪水怪』的名頭亦蓋下去了，老夫偏不信邪，此行正欲找他打上一架，看看水怪到底是否比不上他這見鬼海怪！」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原來水老前輩早有預謀，欲與虬髯客一決雌雄，我等不過是順路搭載的貨物罷了，而且，在船上茫茫歲月，也好有人逗水前輩你說笑。」

水先生哈哈大笑道：「這就叫各取所需，又叫咎由自取！不過若非你是李靖那臭小子，老夫未到扶餘島，便把他拋下海中餵鯊魚了。」

徐茂公和李靖一聽，不由相顧苦笑，暗道剛擺脫了大乞俠任願，卻又惹來這驚人的老水怪。

水先生瞥了兩人一眼，忽然輕輕的哼了一聲道：「你兩小子的內力好古怪啊，憑你二人的氣息，根本尋不出半點的宗派來歷，到底師承何處的？」

徐茂公並不知自己身負驚人的內力，因此一聽便搶頭道：「貧道那來什麼內力？」

李靖卻暗驚水先生的見識驚人，憑氣息竟可判斷他的內力不入任何門派，換句話說，他對於各門各派的武功淵源，豈非瞭如指掌？若蒙他指點一下運氣調息的法門，到急用時，便不致手忙腳亂了，李靖點點頭，道：「晚輩的內功心法，委實並非源自武林各門派，晚輩有幸練成，不過是機緣巧合而矣。」

當下李靖便把他如何發現了后羿帝宮，如何被困絕谷，如何爲止笑練那心法，對水先生說了。

水先生聽了，怔了一會，竟不作聲，因爲便連他亦無法參透「后羿乾陽神功」心法的奧秘。他無奈歎了口氣，道：「你這小子果然是天緣巧合，練成了當世絕無僅有的內力，但其中的運氣調息法門，亦只能憑你自己的資質去參詳了！當世中決計無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李靖苦笑道：「晚輩資質愚鈍，如何運氣於攻防招式上，今生只怕決計參詳不透了。」

水先生瞪了李靖一眼，怒道：「武林中多少人爲爭武林秘笈，練成絕世神功，不惜拋妻棄子，慘烈拚殺，自毀家園，你這小子怎地如此不長進，稍遇挫折便灰心喪氣。」

徐茂公見水先生對李靖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心中不由暗笑道：「水老前輩雖然口硬，但其內心卻簡直把李兄弟視作他的甥婿或師侄婿了！」

三人言談之間，海船乘風破浪，向西面疾駛。此時已近傍晚，但見夕陽西墜，形如火球懸於水面，隨浪浮沉。

漁船日夜馳航，漸而已遠離大陸，漁船轉向南行，漸而風漸大浪越高，水先生雖號稱「雪浪水怪」，但此時亦不敢大意，日夜穩把舵盤，他深知大海無情，若在茫茫海面迷失方向，或有何不測，任你武功蓋世，亦難逃厄運。

徐茂公和李靖漸已熟習船上生涯，便自告奮勇，相幫駕船。一日三餐，倒由小菊和陳玉鳳負責料理。她二人仍作男裝打扮，雖已漸漸適應海浪，在船上可隨意走動，但不經意間，便流露女兒的嬌態。水先生微微暗笑，但也不去說破兩人的身份。

船行七日七夜，漸漸便連心思縝密的徐茂公，亦覺昏頭轉向，他拚命記憶中的回歸方位早就亂作一團了。

徐茂公不由暗暗心驚道：「此時此刻若水老前輩居心不軌，我等四人便只好任由宰割了！」

幸而徐茂公自感判斷無誤，水先生連日來克盡職守，穩把船舵，神色凜然，倒似積年的出海艄公。

這一日傍晚時分，風力漸減，船速亦慢了下來。李靖等四人均走上甲板，向西面眺望。

小菊忽然低呼一聲，道：「看啊！大海之中，怎的有隻巨鷹蹲在海面了？」

徐茂公、陳玉鳳放眼一看，果見一頭灰色的巨鷹身形，蹲在茫茫的水面，均暗感驚疑。

李靖眼力奇佳，他凝神一望，便搖頭道：「不對啊，那並非活鷹，只是一座石鷹罷了！」

白髮水先生在艙後忽然呵呵一笑，道：「雄鷹臨海，扶餘在望，若老夫所料不差，扶餘島遠在天邊，此時已近在眼前了。」

登上扶餘　請龍破陣

船再行一會，果然，只見不遠處海面，一座巨型礁石從海中突起，色彩斑黃，石骨嶙峋，峭壁如削，形如雄鷹屹立碧水。雄鷹的後面，便是一座雄峻的海島，島上諸峯環繞，面向碧海，景色奇麗。

此時水先生忽地傳話出來，道：「巨鷹背後，便是扶餘島，此島老夫亦僅上過三次，每次欲找虬髯客打架，均無功而退，虬髯客這大海怪眼高於頂，高傲之極，難纏透了，你等不幸要與他打交道，是生是死，便看你等的運氣了。」

水先生說着，把舵板朝左一扭，漁船便擦巨鷹礁而過，衆人眼前均覺一凜，原來巨鷹屹立的巖壁上，竟刻着一行指粗的文字：

巍巍高矗勢凌天，俯瞰滄海氣萬千，衆水朝宗來眼底，層層出岫蕩胸前！

顯見乃以指劃之成字。

陳玉鳳不由吐舌道：「巖礁堅硬如鐵，下面更無站立之處，刻字之人，必須凌空以指削劃，光是這等指力，便令人駭然！」

水先生呵呵道：「不錯，不錯，你這娃兒倒還算識貨，多少人抵此鷹礁，目睹此字，便立刻知難而退，不敢上島去了。」

陳玉鳳咬牙道：「既已抵此地，若不上去看個究竟，便死了也不會閉眼的。」

徐茂公一見礁上的文字，卻不由悚然暗道：「刻此文字之人，氣吞山河，果然隱伏奪天下爲帝皇的驚人氣概，其文如此，其人可想而知，欲在他手上奪回人珠，那便跡近痴人說夢了。」

李靖出身書香世家，於詩辭甚有心得，他見刻字不但極爲工整，而且氣勢磅礴，心中不由暗暗讚道：「此文眼見必然出自虬髯客的手筆，此人不但武功蓋世，而且才氣橫溢，果然不失爲一代武林奇材。」

小菊出海以來，一直郁郁寡歡，也不知藏有甚麼心事。此時她目睹礁上文字，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心道世人皆欲得天下以爲皇，但就算成功了又如何？到頭來，不是遺禍子孫，令後人終生不得安樂麼？

水先生見四人默然不語，微微一笑，又把船舵一扳，漁船便向巨礁後面的海島緩緩靠近了。

漁船在一座石壁前靠泊，石壁有梯級，盤旋而上，竟高達百丈，險峻之極。四面俱皆陡壁，絕難攀爬，石壁梯級是上島的唯一通途。

水先生把漁船泊於巖下，下了鐵錨，繫牢了，這才領先上岸，步上石級，四人隨後跟進。陳玉鳳緊隨水先生後面，小菊跟在她後面，徐茂公居中，李靖殿後。

幸而衆人均非弱者，石級雖高達百丈，但徒手攀登，倒也難不倒李靖等四人，水先生更不在話下，他只須微一提氣，身子便陡升三丈，百丈梯級，他在十數次呼吸中便已一躍而上了。陳玉鳳二人輕功雖好，但若如水先生般身形飄升美妙，卻是不能，徐茂公更想也休想。

李靖若走禿龍步，輔以「后羿神功」的內力，雖勉强可達此境界，但他擔心徐茂公等失足摔下，立有生命之危，便不敢施爲，只能跟在後面，緩緩而上。但比起徐茂公等，他顯然輕鬆多了。

徐茂公越上便越心驚，暗道光是這百丈梯級，便如蜀道，當眞是百步九折縈巖巒，猿猱欲渡愁登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休道別的，若虬髯客於此上島險道略加防範，那當世之中，能夠上島的，只怕已不多了，更何況島上尚有甚麼更厲害百倍的機關陷阱？虬髯客若本份做他的扶餘島主，憑他的武功智計，倒恰如其份。

四人攀援而上，越升越高，向下望去，偌大的漁船竟已小如輕舟。

李靖最後一躍而上，不由心中一凜，但見島上四面羣峯繚繞，形如屏障，正面卻有兩峯夾峙，中留一條甬道直伸向裏，甬道兩旁是如刀削的千丈絕壁。

徐茂公、陳玉鳳、小菊等怔怔的原地站着，一時間甚至不敢決定是前進還是後退！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這便怕了麼？早着哩，千難萬險，僅僅一二而矣，不過亦請放心，虬髯客這怪人雖然眼高於頂，但也決計不是陰險小人，你等但知難而退，他決不相留，但也不擋退路，至於離此島後閣下是生是死，他便不屑一顧。」

陳玉鳳驚道：「這是甚麼意思？」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這就叫來去自由，生死不理，多多益善，少少無拘！」他一頓，目注徐茂公、李靖道：「既然如此，你等尚敢再進麼？」

徐茂公一聽，也不打話，當先便向那千丈絕壁夾峙的甬道走去，李靖隨後跟去，陳玉鳳、小菊微一咬牙，也拔足向前奔去。

水先生又驚又喜，喃喃道：「這些娃娃果然意志甚堅，不比有等人目睹險境，便溜之大吉，誰知卻在歸途，遇上不測風浪，把舟船打翻，直飛百丈龍宮，餵鯊魚去了，而樂得虬髯客這大海怪得意揚揚、哈哈大笑，但這般進去，卻又吉兇難料，眼見這四人，十之八九便得永遠留在島上了。」

水先生喃喃心道但身形卻也不慢，略一晃身，便已搶在徐茂公的前面，領先向奇險的甬道掠去。

徐茂公忙道：「水前輩小心了。」

水先生呵呵一笑，扭頭道：「放心

，放心，目下只是天險，僅用來嚇退那些膽小鬼，其實有驚無險，但出了甬道，扶餘島的厲害，便會立現，屆時生命是否可以保住，便須看各位的運氣了。」

四人跟着水先生走入甬道，但覺眼前一暗，猶如置身隧道，抬頭望上去，兩面千丈石壁，陡峭巉巖，形如妖魔鬼怪，向下俯視眈眈，擇人而噬，望久了，便似搖搖欲墜，冷汗淋漓。

水先生肅然道：「你等務須屏息靜氣，切勿東張西望，緊隨老夫前進，否則稍有差遲，魂兒準被嚇飛，也休想走出甬道，生生困死。」

四人一聽，均不敢怠慢，緊隨水先生的背影，魚貫在甬道中行進。

不消片刻，跟在水先生後面的陳玉鳳便覺頭昏腦脹，眼前黑漆難辨，竟似醉酒姑娘，蓮步飄飄，搖搖欲倒。

陳玉鳳後面的小菊根本瞧不清她的身形，自然不知她因心浮氣躁，乍入天險，心神便已受制，危機轉瞬即現。小菊後面的徐茂公，憑他自身的內力和定力，倒也不覺什麼，但要出手向陳玉鳳施救，卻也萬萬不能。

就在此時，陳玉鳳驚惶之際，她的手心突地一熱，原來是前面的水先生，竟似長了後眼，知她危機將至，伸出手來，把陳玉鳳的小手握住了。

陳玉鳳頓覺心中一熱，一道熱流自掌心深深注入心田，神智立復清醒。她不由倒抽了一口空氣，這才知道水先生實非虛言恫嚇，身處如此可怕險境，除了勇氣尚須定力，否則迷失方向，走入岔道，此生便休想再鑽出來了。

陳玉鳳不由道：「多謝水老前輩。」

水先生哼了一聲，道：「你這女娃兒，好大的膽子，竟然女扮男裝，與這些男娃一道胡鬧，充什麼英雄好漢。」

陳玉鳳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水老前輩好厲害的眼力，不知什麼時候便把自己的身份瞧穿了。

陳玉鳳後面的小菊一聽，知道水先生已識破她二人的身份，便道：「水老前輩請勿動怒，我等未見你之時，已是男裝打扮，並非欺瞞於你。」

水先生哼道：「哼！哼！你以為老夫此時才知麼？妳二人剛下船，妳二人氣息細而清，老夫憑此便足證是女娃無疑了，而且是未嫁人的女娃，老夫這才容妳們假裝下去，沒把妳拋下大海餵鯊魚。」

陳玉鳳此時已確信水先生口硬心軟，他雖說話兇巴巴的，但心底的慈祥，只怕連老媽媽也自歎弗如，便格格一笑，道：「水老前輩，你好怪的規矩，怎的女子嫁了人，便不能下船出海了？」

水先生嘿嘿道：「決計不能！」

小菊亦奇道：「為什麼不能？」

水先生向前疾走，頭也不回道：「老夫的妻子兒女，就在一次出海遇上風暴，生生淹死了，因此老夫發誓，凡已嫁人的女子，永遠不準再踏入老夫這條鬼船。」

陳玉鳳等一聽，這才知道水先生原來隱藏着段悲慘往事。但也不敢再往下打聽，因為水先生說完這句話後，便猛一發勁，向前飛掠，連陳玉鳳亦被他扯得幾乎飛離了地面，幸而陳玉鳳的輕功不弱，倒也勉强可以跟上。但她後面的小菊，卻嚇得連話也不敢說了，唯恐稍一分神，便被拋在恐怖的甬道中，再也難尋出路。

徐茂公亦連忙屏息靜氣，疾步跟緊前面的小菊。李靖久呆絕谷，早已不把這等天險放在眼內，加上他的輕功已至化境，穿越這等甬道，於他來說，便並非多大難事。

水先生領前，眾人一路沿甬道疾奔，也不管前面是兇是險，是生是死，眼前自覺陣明陣暗，彷如在茫茫隧道，盯着一絲救命的光線拚死衝前。

驀地，四人但覺眼前一亮，原來已走出十丈絕壁一線天，前面一塊石碑，上鐫「知機者退」四字。石碑後面，卻見羣峯環抱，怪石林立，山清水碧，景色萬千。

眾人一見，驚疑參半，神色各異。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如此秀麗美景，何謂知機者退？虬髯客這不是虛言恫嚇麼？」

小菊奇道：「若扶餘島如此輕鬆可進，那虬髯客豈非虛有其名麼？」

徐茂公點點頭，沉吟道：「小菊姑娘所言不錯，此地雖然山清水碧，但林立的怪石，形狀奇特，只怕其中有甚兇險。」

李靖久處絕谷，對此等古怪石林，早已習以為常，便不以為意道：「此島少有人踪，山石天然，自然顯得古怪，但方圓不足五里，只須疾步而行，片刻便可走出石堆了。」

水先生卻神色肅然，不言不笑，忽然朗聲長嘯，把一句話以千里傳音的功夫，傳了出去道：「故人到訪，未知是否可進……」

水先生長嘯罷，即凝立不動，似在等待回應。

但過了一會，卻無任何回音，水先生便緊皺眉頭，齜牙咧嘴，神色古怪之極。

陳玉鳳眼見水先生此時欲進不敢，欲退不捨，神色尷尬，不由格格一笑道：「欲進扶餘島，難道連水前輩你，亦須向虬髯客求准麼？」

水先生咧一咧嘴，哼哼道：「哼！哼！哼！老夫歷次上扶餘島，均來去自如，為甚要向他求准？」

陳玉鳳笑道：「若不向他求准，水前輩發聲示警幹麼？」

水先生不由眉頭緊皺道：「老夫雖然不怕，但素知虬髯客海怪心高氣傲，眼高於頂，又精通什麼五行八卦陣法，他若加阻攔，老夫便不得不費力破陣，與他打架時，內力先就輸了一截，豈非折了名頭？」

徐茂公一聽，忙道：「那每次水老前輩示詢後，虬髯客有否回音？」

水先生搖頭道：「這海怪高傲之極，他就算准你進島，也決不會明白宣示，偏令你提心吊膽、疑神疑鬼，他便可以從中窺知來人的功力根底，他豈會委曲自己發來回應？」

徐茂公苦笑道：「他若不回應，那怎知他是否准許？」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別人不知如何，但老夫每次只須這般一叫，便可從容進去，並無任何攔阻。看來虬髯客這小子，尚不敢不留三二分顏面給老子。」

水先生說罷，縱身一躍，便掠過石碑，走入石堆林立的空地中去了。

徐茂公順着水先生的行踪仔細一瞧，但見空地四周四百一十八丈距離中，石堆均以細石壘成，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分佈，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皆廣五尺，共六十四道，水先生此時恰處北巷的三十六道石堆中。

徐茂公心中不禁一動，暗道石堆分佈嚴整有法，絕非天然分佈，其中顯然大有深意，但到底是甚麼奧秘，徐茂公卻又難於參透。

此時水先生已深入石堆近十丈，竟然安然無恙，輕鬆自如，他扭頭呵呵一笑，道：「你等不進來，呆立怎的？」

徐茂公忙道：「除此石堆空地外，可有其他路逕進島？」

水先生大笑道：「若有他途，虬髯客這海怪，為甚麼立了石碑道知機者退？你以為這是豆腐島？可以任人踐踏？不過礙着老夫的面子，虬髯客大概不會堅拒你等進去。走啊！此刻已近傍晚，抵虬髯客的扶餘宮尚有一段路程，若天黑下來，便走不成了。」

陳玉鳳和小菊一聽，連忙走上前去，進入石堆空地，李靖也走了進去，徐茂公雖心存疑慮，但又無法參透，無奈亦只好跟了上去。

此時由水先生領頭，李靖、徐茂公、陳玉鳳、小菊等四人緊隨其後。五人在空地的石堆巷中，再向北行數十丈，已抵空地石堆的中央，果然平安無恙，並沒半點兒險異象。

陳玉鳳不由大喜道：「好啊！水老前輩果然天大的面子，看來虬髯客亦不敢不向你賣賬！」

水先生咧嘴一笑，道：「你這女娃兒，拚命給老夫帶高帽子幹麼？」

陳玉鳳笑道：「皆道扶餘島猶如龍潭虎穴，我等不說好話，如何叨水老前輩的光？這叫高帽打得心腸軟麼！……咦？哎喲！老前輩你往回走幹麼？」

水先生不知是被高帽子戴得多，竟昏頭轉向，突地在北巷折轉身來，撞向從南巷轉入北巷的陳玉鳳。

陳玉鳳驚呼聲未落，李靖亦忽然被小菊倒轉身撞入懷中來了，徐茂公心中一驚，腳步向前疾奔，明明與前面的水先生相距近五丈，但剛轉石堆西巷，卻一頭撞上南北巷交界的水先生身上。

一時間，五人均不明所以，心神大亂，水先生不服氣，嘿的一聲，向高五尺的石堆猛拍一掌，這一掌他已暗催六成內力，當真摧樹折拍石毀，但這一掌拍向石堆，石堆卻竟然紋絲不動，水先生威猛的掌力竟在石堆中化作了無形。

水先生猛一咬牙，又拔足向前疾奔，但立刻他又撞向陳玉鳳，小菊撞向李靖，徐茂公在後，卻與水先生撞作一堆。

水先生不由想道：「這是怎的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水老前輩抬頭看看，你眼前是什麼了？」

水先生果然抬眼一望，不由一怔道：「這不是知機者退石碑麼？怎的又在此處出現了？」

徐茂公苦笑道：「水老前輩在前，晚輩殿後，但晚輩卻與前輩撞作一堆，石碑又再在眼前出現，這只有一個解釋，我等兜了一個大圈，不幸又轉回起步之處來了。」

水先生不由咧了咧嘴，他要待不信，但知機者退石碑又恰在眼前，但要信麼，卻又難忍下這口氣。他不由咬牙怒道：「這般說，虬髯客這鬼東西，便連老夫亦不許進了麼？嘿！老夫偏不信邪！」

水先生話音甫落，突地微一頓足，身形如電，已向石堆中掠去，他左穿右插，南來北往，西飛東掠，輕飄如飛花蝴蝶，快速如奔雷閃電，一時間，令人眼花撩亂。

陳玉鳳不由吐舌道：「當世中竟有此等絕頂輕功，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了。」

李靖卻歎了口氣，道：「就算憑水老前輩的絕世輕功，只怕也難脫石堆的困鎖了。」

李靖話音剛落，水先生已疾如閃電的掠了回來，呼的一聲落在「知機者退」的石碑前，目瞪口呆的連聲怪叫：「嘿！嘿！嘿！老夫不是已掠出石堆麼？怎的又見了這見鬼的石碑。」

徐茂公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指着石堆的入口道：「水老前輩，你老的確又繞回來了，你看，這不是你剛起掠的入口處麼？」

水先生瞪着那塊石碑，咬牙道：「知機而退，知機而退，虬髯客呵虬髯客，難道連水某人大駕光臨，亦須知難而退麼。」

陳玉鳳此時又驚又奇，不敢說笑了，因為此時已近傍晚，若在入黑之

前不能進島，那便只好在荒郊露宿了，而且此島眼見絕非善地，白天尚且如此艱險，若在黑夜，豈非更恐怖萬分?女兒家到底害怕黑夜，陳玉鳳雖是武林中人，但也不會例外。

小菊忽然道:「若平地不能過去，那從空中掠過去可以麼?」

李靖苦笑道:「石堆寬近五里，誰能一口氣不停在空中飛掠?若一停下呼氣，那就必然落入石堆中了。」

小菊笑道:「憑靖哥哥你的什麼禿龍步，也不能掠過去麼?」

李靖道:「禿龍步只是步法神奇，並非凌空飛行術，又如何可以橫空掠過?」

水先生一聽，驚異的一瞪李靖，道:「禿龍旋是蘭陵老二的獨步神功，你這小子怎的學了套禿龍步了?」

李靖不欲在此時再糾纏不清，便把當日不幸被蘭陵老人拍了一記禿龍神掌，幸得大乞俠任願從旁指點，他為求自救，竟創出了一套脫困的步法，因這套步法乃因禿龍旋神掌誘創，無以名之，姑且以禿龍步稱謂的事說了。

水先生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定定的目注李靖，嘖嘖有聲道:「你這小子，竟可以在蘭陵老二的禿龍神掌中脫困，更因此獨創一禿龍步法?」

李靖苦笑道:「那是晚輩危急中為求脫身，胡亂走出的步法，當不得眞的。」

水先生卻嘿嘿道:「你可知道，便連老夫亦甚難在禿龍神掌中脫身，你這小子不但全身而退，而且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獨創一套禿龍步法，這還不驚天動地?還說什麼當不得眞麼?」

徐茂公這時忽然插口道:「若晚輩所料不差，水前輩並非在功力上輸與虬髯客，僅是在陣法上難明其奧罷了。」

水先生一聽，便不再與李靖糾纏，卻轉向徐茂公，道:「你這道士娃娃明白麼?老夫問你，這石堆到底是何陣法?」

徐茂公目注石堆，沉吟道:「石堆方圓五里，合共六十四重，六十四者，乃易經之卦也，卦自畫起，陣自卦生，普天下陣法，不外從陰陽五行八卦之象衍生。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同，循環無窮，是為卦陣大法。」

水先生嘿嘿道:「你敢判定石堆乃卦陣大法?你能破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石堆必乃卦陣大法無疑，而且厲害無比，方才我等誤進，虬髯客其實已留有餘地，並未發動卦陣的殺着，否則，我等只怕已被困陣中，豈容我等從容退出?虬髯客果然不愧一代武林奇才，佈陣之時，竟可預計入陣之人是敵是友，然後各伏後着。」

小菊急道:「那徐大哥是否能破這卦陣大法?若在入黑之前進不了島，留在此地，進退無路，卻如何是好?」

徐茂公苦笑道:「貧道此時連陣法名稱尚未窺透，如何說得上破陣了?」

小菊又道:「若能一口氣凌空掠過，此陣是否可破?」

徐茂公搖頭道:「武林中人，輕功奇佳者，亦僅能離地數丈掠行數十丈，但陣法既動，陣氣上可罩數十丈，下可達數十丈，上下籠罩，形如天羅地網，斷非輕功可破。」

陳玉鳳怒道:「這又不行，那又不行，難道生困於此等死麼?不然，便硬闖便了。」

徐茂公正容道:「陳姑娘有所不知，但凡天下陣法者，絕非莽勇可破，陣法一經發動，堅如盤石，觸之皆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當年司馬懿之所以甘受巾幗之辱，終不敢輕舉妄動，乃因不識諸葛亮的八陣大法，免自招全軍覆滅……」

水先生忽然插口道:「當年諸葛亮的什麼八陣大法，是否便即虬髯客這見鬼石堆陣法?」

徐茂公一聽，心中一動，他目注石堆，忽若有所思，道:「石堆其數六十四堆，恰是八陣自變之數，八八豈非六十四麼?虬髯客自八陣圖中，推而演之，成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縱橫開闔，鈎聯蟠屈，擋者披靡，比之八陣更見雄渾宏奇，當眞不失為一代梟雄。」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此陣既源自諸葛亮的八陣圖，但卻被虬髯客推而衍生之，若論實力，兩陣誰弱誰強?」

徐茂公沉吟道:「按晚輩所學，諸葛公的八陣圖嚴謹之極，但氣勢稍嫌不足;虬髯客的八陣大法氣勢磅礴，但略嫌鬆散，各有所長，各有其短。」

水先生大笑道:「是以諸葛亮一生謹慎，只是將相之才，但虬髯客卻氣吞山河，竟去圖謀帝皇當當。」

徐茂公亦不由微笑點頭道:「水老前輩一言中的矣，二人的心胸果有高下之分，其運命亦將截然不同。」

水先生笑道:「有何不同?」

徐茂公眼神一亮，道:「諸葛公一生謹慎，因此雖學貫天斗，卻終究難成大業，更不幸夭折五丈原。虬髯客心胸如此宏大，日後必不肯蟄伏人下，但其運命又斷非帝皇之身，結局如何，便連徐某也不敢妄判了。」

徐茂公與水先生你一言，我一語，竟大談起帝皇運命之說，兩人說到興頭，神采飛揚，便似把眼前的絕境也忘掉了。

陳玉鳳不由向小菊咬牙道:「此時天色近晚，偏偏這兩名大瘋子卻仍自管陶醉。」

小菊歎了口氣，苦笑道:「他二人皆是此行的主角，他們若不想進島，便把我殺了也決不相信。」

陳玉鳳咬牙道:「但他們此刻正說

得與高采烈，神采飛揚，那還顧得思謀進島的辦法了?偏你那靖哥哥性子又極隨和，倒像在荒地中過一輩子亦甚快樂似的。」

李靖咧嘴一笑，道:「急也沒用啊，憑水老前輩的面子武功尚且無能為力，何況我等與虬髯客非敵非友，他會輕易放我等進去麼?不過……」

陳玉鳳急道:「不過什麼?」

李靖微笑道:「在下素知徐大哥的脾性，每當他興高采烈時，便是他有所決斷的表示，若在下所猜不錯，徐大哥或許已有破陣而進的妙法了。」

陳玉鳳哼哼道:「騙人麼?他只顧與水先生說笑尋開心，那來片刻功夫思想破陣的法子?」

李靖微微一笑道:「徐大哥乃陰陽八卦的絕頂高手，虬髯客的陣法雖然厲害，但也不見得能把徐大哥困住。」

陳玉鳳輕輕哼了一聲，道:「此時黑夜即將降臨，黑暗世界，他尚能有何妙法可施?」

李靖微笑道:「黑暗雖然能令傍偟之人更覺傍偟，但黑暗也能令清醒的人更為清醒，若在下所料不差，徐大哥此時故意輕鬆說笑，用意乃在令我等放寬心懷，莫在陣前自亂心性，同時他已在苦思破陣之法，目下他不過是等待黑夜降臨罷了。」

陳玉鳳咬牙道:「他白日不幹，卻要等黑夜?這豈非捨光明求黑暗麼?」

徐茂公忽然輕聲向水先生道:「光明誕生於黑暗!水前輩以為然否?」

水先生怪笑道:「你這道士娃娃，忽然打甚麼謎語了?什麼光明誕生於黑暗?」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沒甚麼，貧道只是說，黑暗雖然可怕，但黑暗的盡頭，便必定是灼灼生輝的光明世界。」

水先生忽然醒悟道:「莫非你這小子，已有破陣的妙法，只是仍須等待那黑暗麼?」

徐茂公微笑道:「暗中光所伏，光中暗所倚，光明與黑暗，其實不必過於執着，兩者不外一線之隔吧了!」

水先生怪笑道:「老夫也不懂甚麼光明與黑暗，但若不能越過這見鬼石壘陣法，便連老夫只怕亦得留在此地，永遠坐等黎明與黑暗了。」

眾人一聽，均面面相覷，暗道若連水先生亦洩氣，那僅憑武功，這石壘大陣是決計闖不過去了，此時眾人的希望，不由便落在徐茂公身上，雖然希望不大，但有一線總勝於完全絕望。但徐茂公卻依然毫無動靜，反而盤膝坐了下來，默默沉思，猶如老僧入定，但他是道士打扮，這佛門的「打坐入定」姿式，便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這般默默沉思了一會，徐茂公忽然又一躍而起，在口袋中摸出一隻圓盤狀的黑盒，彈開蓋子，在石壘大陣的正面四方仔細量度起來。

這黑盒是甚麼東西，李靖也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徐茂公自巧獲那部「尋龍大眞經」後，便在鎮上的五金鋪，托人打造了這麼一個有針有盤的古怪黑盒。

徐茂公量度畢，收起黑盒，在四周搜羅了一堆小石，然後他竟用小石，在石壘大陣的入口處小心奕奕的疊砌起來。

慢慢地，眾人發覺，徐茂公砌的，竟然是一條有頭有尾的石龍。

此時太陽已沉下海島下面去了，島上忽然便昏暗下來。

徐茂公把石龍尾部的最後一塊石頭砌好，便又盤膝坐下，默默沉思，不發一言。

陳玉鳳越看越驚奇，不由咬唇道:「徐大哥這是怎的了?絕望無奈之下，砌石頭耍樂麼?但老天，此時已天黑了，又餓又渴，又寸步難行，呆在此地等死麼?」

小菊忽然輕聲道:「四姐莫焦燥，看情形徐大哥似有甚深意，說不定他已想出破陣而出的法子了。」

陳玉鳳歎了口氣，道:「但願如此，不過砌這般一條石龍，便能破陣?這豈非猶如娃娃砌石遊戲麼!」

小菊無言以對，因為她自己其實亦感疑惑，不過是想法子安慰陳玉鳳罷了。

水先生此時卻出奇的安靜，他目不轉睛的盯着徐茂公的動作，一聲不吭。他是積年的老江湖，知道江湖中臥虎藏龍，徐茂公這小子說不定眞有兩下子，這便可以出奇制勝，令虬髯客這鬼東西大吃一驚，水先生心道。

李靖深知徐茂公的本事，料想他不動則已，一動必然驚天動地，或許便能一舉把石壘大陣破了，而且李靖獨處絕谷多年，世上任何的絕境，於他來說，已算不得什麼了，心中自然處之泰然。

島上黎明來得早，但黑夜也降得速。太陽剛沉落島後海面不久，島上便由昏暗突轉而黑漆一片。

此時徐茂公卻依然毫無動靜。

又等了一會，水先生終於不耐的皺眉道:「喂!你這道士娃娃，若有妙法，為甚麼尚不痛快使出?呆在這裡荒地，很有趣麼?」

陳玉鳳一聽，連忙附和道:「箇眞有趣極了，若再呆等下去，碰上毒蛇猛獸驟然撲出，就更有趣極了。」

小菊嚇得吐舌道:「此時已黑得可怕，你還說這些恐怖事嚇人麼?」

徐茂公忽地在沉思中抬起頭來，似乎困惑着他的難題已豁然而通，終於驚喜的叫道:「不錯!撕破地網出猛虎，打開天羅走蛟龍，這辦法大可一試。」

眾人一聽，均一躍而起，齊聲道:「是甚麼法子?」

徐茂公目注星空北斗，似在計算時辰，忽然轉身面向眾人，肅然道:「目下將屆亥時，亥時一至，法之猛起

，各位務必小心仔細，緊隨貧道後面，切勿擅離半步！愼之！愼之！」

水先生怪笑道：「這般說，你果然有破陣之法了？好啊！給點顏色虬髯客看看，但爲何要選在亥時破陣？」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貧道選在亥時，乃因亥時主志强意堅，一往向前，決無反顧之兆！當此時，乃闖陣的絕佳時機。」

衆人見徐茂公胸有成竹，神色決然，均不敢怠慢大意，凝神運氣，準備隨時緊跟其後，闖出石壘大陣。

徐茂公抬頭仰視天際，突見北斗尾巴已然微翹而起，便驀地沉喝一聲道：「各位仔細，亥時到矣。」

徐茂公喝畢，便疾速在石龍頭部三尺遠處，擺了三塊石頭，成一個「品」字，取其鼎足而三相鬥之意。

徐茂公然後低頭默頌，驀地沉喝一聲道：「起！」

話音未落，品字形石頭忽地一跳而起，在黑暗中騰起一道煙雲，合攏而聚，竟成一個圓球，在石龍的頭頂翻旋騰躍，猶如民間的彩球誘龍。

徐茂公隨即向四面急拜，拜畢又祝，祝畢又拜，口中喃喃頌道：「四方龍脈，急急而聚，凝其龍氣，聚於石龍……」

徐茂公頌畢又拜，那石龍頭部的彩球旋得更急，但石龍卻依然無聲無息，一動不動。

徐茂公心中大急，豈料他一急，便犯了請龍的大忌。

忽然，徐茂公眼前一花，只見一條巨大青龍，突疾飛而至，張牙舞爪，向他撲來，徐茂公嚇得大叫一聲，幾乎摔倒。

在衆人眼中，但見徐茂公目瞪口呆，身子搖搖欲墜。

水先生見多識廣，閱歷豐富，他一見徐茂公情狀，便知不妙，知他已陷迷幻境界，猶如練功之人，消耗過度走火入魔，若不及時解救，立刻便有經脈盡斷，夭折橫死之危。

水先生面冷心熱，他一見之下，絕不猶豫，驀地伸出一掌，便抵在徐茂公的背上，一股渾厚的內力向徐茂公送去。

徐茂公但覺心中一熱，神智便復清醒，他連忙收攝心神，眼前的青龍才驀地不見，他咬一咬牙，又默運元神，催激石龍，豈料石龍依然紋絲不動。

徐茂公默運元神，全靠水先生的內力相輔，他再催發一分，水先生的壓力就增大一重，漸而，徐茂公已入元神合一的境界，與地上的石龍渾然一體，全力催激。

水先生只覺自己的內力源源輸入徐茂公體內，徐茂公就如汪洋大海，廣納百川，他雖然功力深厚，但也不由駭然，暗道如此下去，老夫內力大耗，那虬髯客海怪顯非大佔便宜？」

水先生不由大叫道：「娃娃們，自古道若要事成，衆志成城，有力出力，你等豈能坐視不理？」

李靖一聽，便把手抵於水先生背上，向他輸送眞力，小菊一見，便也手搭李靖背上，陳玉鳳則在小菊後面。

水先生大喜道：「好極！好極！這才叫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各不相欠！」

此時，就算沒有陳玉鳳和小菊的加入，李靖和水先生二人內力，合起來已足令風雲變色了，陳玉鳳和小菊加入，不過是百上加斤而已。豈料這一下卻誤打誤撞，恰恰應了「尋龍大眞經」上的聚字訣！

原來崑崙奴傳下的「尋龍大眞經」，乃當世中尋龍脈點龍穴的絕學，內中有「請龍」篇，傳授集地脈，搜龍氣，聚眞龍的要訣，其關鍵在於一個「聚」字，不但集地脈，搜龍氣全憑一個聚字，就連施法之人，目睹受益之人，亦須合一個聚字，若不聚，則眞龍決計難動。

水先生這一聲呼喝，恰恰令在場中人凝合而聚，徐茂公的集地脈、搜龍氣大法因而終告功成。

就在此時，衆人但見石壘大陣入口處，用石頭砌築的石龍，龍口處忽然吐出一股紫煙，紫煙迅速越來越密，越來越濃，越來越大，最後竟凝聚成眞龍模樣，有頭有尾，有足有爪，盤旋騰躍，宛如蒼天舞龍。

徐茂公一見，連忙並指向那彩球煙雲一點，沉聲喝道：「起，天龍歸空，地龍入海，龍遊萬里，速速而去……」

徐茂公喝聲未落，彩球煙雲突地在煙龍前面打了個飛旋，逗引似的，然後便逕直向石壘 大陣的入口處急滾而去。

煙龍立地昂首旋舞，似被彩球逗引，猛地一個旋迴，一沉而降，竟緊隨彩球煙雲之後，向石壘大陣盤旋而進。

徐茂公一見，那敢遲疑，當即緊隨紫煙龍之後，步入石壘大陣。此時各人以手搭背，因此心意相通，不必呼應，便即亦步亦趨，魚貫步入陣中。

在黑暗中，但見彩色煙球在最前面翻滾，紫煙龍銜球撲追，石壘大陣內，煙霧瀰漫，人入其中，猶如騰空駕霧，已登仙家世界。

此時徐茂公緊隨紫煙龍之後，水先生以手搭徐茂公背，李靖搭着水先生，小菊又搭着李靖，陳玉鳳殿後搭着小菊，舞龍似的在陣中穿南走北，在各條石巷中穿梭而進。

誰也不敢怠慢，就連水先生亦默然不語，他出道以來，所歷驚險戰陣何止千萬，但如今晚這等舞龍而走，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誰也不知此行是否可安然出陣，但誰也不敢動搖，因爲誰也不敢退後

，均知若不愼走失了，便是被活活困死的厄運。

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知爲何，在入陣之後，便不由自主的在心中翻騰。

徐茂公在心中喃喃道：「此行若能說服虬髯客，交出龍晶珠和李世民這少年人，龍晶珠終歸眞命天子之身，領袖羣雄，逐鹿中原，一舉除去隋朝暴政，拯救天下蒼生，也便不枉此行了。」

水先生卻嘿嘿怪笑，暗道待會出了這鬼陣，突然在虬髯客這大海怪眼前現身，敎他大吃一驚，失魂落魄，豈非快活極了？

李靖心如潮湧，忽然想起自己的悲慘身世，忽然又想起風塵八俠中，與梅花敎的恩怨竟也糾纏不清，聶隱娘出手懲治方天蛟夫婦，她與飛狐夫人的仇怨日深，武林各派又誓要剿滅梅花敎，梅花敎雖强大，但雙拳難敵四手，終究難逃敎滅的厄運，那梅花女豈非危險之極？忽然腦中又跳出一百零八位恐怖鋼鐵殺手的陰影，深知一場武林驚天浩劫已逼在眉睫，但自己卻無力解救。

小菊的心中複雜之極，她幽幽的暗自歎氣道：「李靖啊李靖，你可知你每前進一步，便陷入危機深一分？我……我雖然不願，但深知世上當眞有身不由己之事？哎，是生是死，便得看你自己的運氣了。」

陳玉鳳卻又驚又喜，但又夾雜絲絲不安，暗道徐茂公果然甚有本事，再加上李靖這大傻蛋鼎力相助，又有水老怪從中趁熱鬧，管敎虬髯客頭痛之極了。說不定果如大哥他們所斷，此行大有……哎喲，此時尚未到時候，怎的想到這面來了？大傻蛋啊大傻蛋！你當時捨命救我，到底是看在小菊的面上，還是你眞心如此？但你以爲天下的少女皆美麗可愛，你還不是大傻蛋是甚麼……」

各人心不由己，在此時皆爭相把心中的隱秘翻騰出來，雖未致於失聲叫出，但這等隱秘事盡浮心頭，卻也不由臉紅耳熱起來。

漸而各人均覺燥熱難當，汗流浹背，頭昏目眩。水先生和李靖功力奇高，尚能勉强把持，只是身子微晃，但後面的小菊和陳玉鳳卻已東擺西晃，搖搖欲倒。

各人這一激蕩，眞氣向前輸送便不由加劇，徐茂公本已漸感心中迷惘，幸而恰於此時被一股渾厚的眞氣輸入，心中一暖，神智立復清明。他但覺背後的各人均在晃搖，心中不由暗吃一驚，心知此乃大八卦陣的威力，令各人陷入八卦轉迴的境界，若再不加驚醒，便會一轉而陷心迷，心若被迷，那就如痴如醉，再也難辨東西南北，今生今世，只怕便得長陷陣內了。

徐茂公這般轉念，便決然把中指一抬，張口咬破了，吸吮一口，然後猛地回頭向後面噴去。霎時猶如一陣春雨，灑在各人的臉上，立時神智一清，心中雜念盡消，這才穩然而進，不再搖晃。

徐茂公不由暗歎了口氣，暗道徐某全賴各人的眞力護持，才不致神昏，但因此自己才能及時以化雨法破解陣中的八卦轉迴大法，彼此齊心合力，果然全賴一個「聚」字訣，師叔的「尋龍大眞經」果然是曠世奇學。

各人心中清明，心無雜念，緊隨徐茂公穿陣而進，竟安然無恙，行速亦加倍快了。

不一會，各人突覺眼前一亮，頓覺神清氣爽。原來已穿陣而出，前面是一座竹林，竹林上面是一輪明月。

水先生扭頭向後望去，只見石壘大陣已落在後面數丈，不由怪笑道：「厲害！厲害！若非你這小子有此遊龍出陣神技，老夫今晚栽在虬髯海怪手上了！但方才那紫色煙龍怎的卻不見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乃貧道依尋龍大眞經之聚龍法，集大地之脈，搜地脈之龍氣，聚於石龍之身，誘其眞身出體，導引我等出陣，龍脈眞身豈會久現世人之眼？甫出陣法，便已一沉而降，重歸地脈去了。」

水先生不由目瞪口呆道：「甚麼九陽神功，九陰眞經，乾坤大法等等武功秘笈，老夫耳熟能詳，就連龍潭老怪的甚麼大龍潭眞氣，老夫亦偶爾見識，卻何來『尋龍』這一門武功秘笈？你這小子神則神奇了，但只怕有點喜昏了頭，說亂了嘴了！」

徐茂公苦笑道：「晚輩沒有說這是武功秘笈啊！」他不欲與水先生在此時糾纏不清，抬頭望一眼北面的斗星，便道：「已過子夜了，不如盡快穿過竹林，前去與虬髯客相見如何？」

水先生歎了口氣，道：「你以爲虬髯客這般易相與？你想見就見麼？哎，老夫或可保住一條老命出島，但你等是否留在島上終老，那便得看你們各人運氣了。」

陳玉鳳奇道：「難道連水老前輩亦無制服虬髯客的本事麼？」

水先生怪笑一聲，卻坦然道：「你這娃兒想用激將法，誘老夫打頭陣麼？你便可火中取栗？不過就算老夫先與他打上一架，你等撿不到便宜。」

陳玉鳳笑道：「爲甚麼撿不到便宜？水前輩不是說，你與虬髯客功力相當麼？這打起來啊，必定是驚天動地，萬人矚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後不管誰勝誰負，均功力大耗，這火中之粟，自然便可取了。」

水先生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是極，是極，你這女娃兒心計好之極了！可惜你忘了老夫只有一樣本領，能僥倖勝過虬髯客他啊！」

陳玉鳳道：「是何本領？內力？招式？兵器？還是智計才學？」

水先生大笑道：「當世之中，你以爲有人會在上述四種本領中勝過虬髯客麼？」

陳玉鳳不由一怔道：「那水前輩甚麼本領勝過他呢？」

水先生怪笑道：「逃！溜之大吉的本領，虬髯客決勝不了老夫，而且虬髯客有一樣好處，他無論自己如何强於對手，但只要你肯落荒而逃，他就不會追截，任由你逃之夭夭；不然，只怕便連逃跑的本領，也無人勝得過他。」

五人一路走過竹林，一路說着虬髯客的武功家數。水先生對虬髯客的底細甚爲清楚，如數家珍，但因此就更令人大感驚駭。因爲水先生身爲「風塵八俠」的老三，竟然對虬髯客甘拜下風，那虬髯客的厲害便不言而喻。

不一會，五人便平安穿過竹林，也沒甚麼堵截，甚至連絲毫的警戒也沒有出現。

陳玉鳳又奇道：「虬髯客到底非如傳聞般厲害。」

水先生側目道：「如何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我若是他啊，便在竹林再伏奇兵，那進島之人至此已筋疲力盡，再遇伏兵，還不乖乖俯首就擒麼？」

水先生嘿嘿冷笑不語。小菊嘆了口氣，接口道：「橫渡大海，抵達島邊的，已不太多；能穿越千丈絕壁夾峙甬道的又少之又少；再能走出石壘大陣的，簡直已絕無僅有，既然如此，又何須再在竹林伏兵呢？」

水先生嘿嘿道：「就連老夫亦望陣興嘆，因此若能安然出陣的，此人的武功必定遠勝虬髯客，既然如此，他就算伏下奇兵，又有何用？不外多殺無辜罷了！」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但如今我等竟可安然出陣，我等豈非勝於虬髯客麼？」

水先生一聽，不由一怔道：「是啊！那鬼陣連老夫亦不能闖出，但卻被一位道士娃娃破了，他的武功是否勝於虬髯客，便連老夫也分辨不清，簡直被他弄糊塗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晚輩豈敢自誇在武功上勝於虬髯客？因爲晚輩根本就不懂武功。晚輩之所以僥倖走得出他的奇門八卦大陣，不過是憑尋龍大眞經的威力，偶爾成功罷了。」

水先生怔怔的不說話。李靖忽然若有所思道：「虬髯客武功蓋世！但他的陣法卻被不懂武功的徐大哥，以尋龍大法破解，此點便連水老前輩也難以辦到，這豈非說，武功之道，恰如天地循環，方中有圓，圓中有方，生生息息，交相衍替，無窮無盡麼？若然如此，那武功天下第一之說，便是自欺欺人之論了。」

眾人均知李靖素來有點傻氣，他若於某一點東西痴迷時，他所言所做，便有點不可理喻，因此也就不去深究。但水先生一聽，卻不由連連點頭，又驚又喜道：「喂，小子！你居然能想出，這套天下武功皆可循環衍生變換的怪論麼？」

小菊笑道：「水老前輩，靖哥哥素來有點傻氣，你也別太當眞，只當他是自言自語，自論自錯罷了！」

水先生在黑暗中瞪了小菊一眼，道：「你說他是自論自錯，自言自語傻氣了麼？」

在月色下，小菊但覺水先生目中精光四射，知那是內力極强的自然反射，便吐了吐舌頭，道：「我只是說靖哥哥罷了，又不是說水前輩你！」

水先生道：「就因爲你是說他，不是說老夫我，老夫才生氣了！」

小菊知水先生並非眞的生氣，格格一笑道：「爲甚麼？」

水先生肅然道：「李靖這小子內力已達驚人境界，又能一言道出當世武學的要旨，乃在於循環衍生，生生不息，以達無窮無盡的至高境界，他若因此融匯貫通，把他的甚麼后羿乾陽神功，化入攻防的招式，那當今武林，只怕便是他這小子的天下了！你這女娃高興了麼？」

小菊並不掩飾自己的喜悅，格格一笑道：「眞的麼？水老前輩。」

陳玉鳳微微的哼了一聲，道：「你高興啦！菊妹！」

小菊並沒察覺陳玉鳳的心事，反而點點頭，認眞的道：「靖哥哥心腸好，若再加上武功好，武林中多幾個他這樣的傻小子，江湖或許就太平多了！」

陳玉鳳冷冷的哼了一聲，暗道樹欲靜而風不止，江湖哪來太平日子？但她的心事複雜微妙，有些話是不能說出口的，她因此便沒再作聲。

五人一路說笑，一路向島心走去，便有如月下閒逛，渾不把逼在眉睫的危機放在心內。

走出竹林不到半里，眾人的眼前忽地一亮，但見一座小小的城廓聳立在前面，在月色下顯得格外冷峭雄偉。

徐茂公悄聲道：「水老前輩，那便是扶餘宮麼？」

水先生歎了口氣，道：「不錯！這便是扶餘宮了！但各位休要高興得太早，先前的兇險危機只是小兒戲，生死考驗此時才終於現在眼前了！」

徐茂公、李靖、陳玉鳳、小菊四人一聽，均不覺心中一凜。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事皆由貧道惹起，原也不應累及無辜，各位若不欲捲入漩渦，便請先在此處稍歇，待貧道先行前去求見，是吉是兇，由我一人承當便了！」

此時已近黎明時分，東邊的海面已射出縷縷金光，眾人均知，不消片刻，通紅的火球便會在海面噴薄而出，大放光明，又一個白天降臨了。但是否能再目睹第二個明天？此時此刻，眾人心中，竟誰也不敢斷然肯定。

徐茂公見眾人默然不語，便微笑一下，竟大步而出，毅然決然向前面的扶餘宮走去。

李靖一見，想也沒想，便跟了上前，與徐茂公併肩而進。小菊與陳玉鳳略一猶豫，不約而同，亦緊隨後面走去。

水先生不由怪笑道：「這些娃娃兒，想必是飲了獅子血吃了豹子膽了！或者簡直把虬髯客這大海怪當作慈祥的老太婆，趕着去串門探親了！可知道扶餘宮門，簡直比鬼門關更可怕百倍！」水先生歎了口氣，忽然亦跟着走上前去，「哎！誰叫老夫不幸答允了那批老不死、小妖精的託咐？說不得，只好把這副老骨頭留在扶餘島了！」水先生一路走，一路恨恨的咬牙道。

徐茂公已知李靖走到他的身旁，他的心中一暖，因爲李靖在這凶險時刻並沒有捨他不顧，他也不去瞧李靖，也不說話，朋友間的友情，根本是說話難以言喻的，李靖決然走上前來，與他併肩而進，這比千言萬語更勝百倍。

在黎明曙光中，扶餘宮露出了她宏偉的面容。只見偌大一座城廓，方圓竟達十里開外，而且全部是紅牆綠瓦，屋脊盤龍雕鳳，完全是當世皇宮的氣派。

徐茂公走上前去，只見宮門緊閉，卻無兵丁把守，不由又驚又奇。

他不敢擅自闖門，便高聲叫道：「在下徐茂公等，求見扶餘島主！」

叫聲未落，宮門便忽然蕩開了，門後現出一位身穿錦袍的中年男子，錦袍男子目中精光四射，落在徐茂公身上，道：「誰敢擅闖扶餘宮？」

徐茂公見此人氣勢不凡，忙道：「請問閣下便是扶餘島主麼？」

錦袍男子縱聲大笑，笑聲宏亮，震耳欲聾，顯見內力已達極高境界，錦袍男子笑畢道：「你是誰？阿貓阿狗亦想見島主麼？若非我有守門之責，你連我亦未必有資格見到！」

徐茂公一聽，不由又驚又氣，暗道怎的小小門丁，便有如此氣焰？但連一位門丁亦身負如此上乘內力，扶餘島果然是臥虎藏龍！

此時水先生忍不住走上前來，嘿嘿一笑，道：「阿狗！認得我麼？」

李靖一聽，暗道不好，水先生開口便把人得罪了，他如何肯進去通傳？此人雖是門丁，但單從其內力看，已足以躋身當世高手之列了，他豈容人如此無禮輕侮？

不料那錦袍門丁卻臉上露出笑容，向水先生點頭道：「原來是水先生駕到！」

水先生大刺刺的道：「既認得我，爲何不大開中門迎進？」

錦袍門丁哈哈一笑，道：「雖然是水先生大駕光臨，但小的並未接島主

的傳令，說已邀水先生來作客扶餘宮！因此……」

水先生忙道：「因此甚麼？」

錦袍門丁道：「因此水先生亦只好委屈一下，權且歸入擅闖扶餘宮的阿貓阿狗之類了！」

徐茂公一聽，大吃一驚，心道憑水先生的身份，他如何忍得了這口氣？他若出手教訓這門丁，那自己打算用智取的算計便全盤落空了！他連忙低聲向水先生道：「水老前輩千萬莫與他一般見識，你老大人大量，無需把一時之氣放在心上！」

不料水先生一聽，卻哈哈一笑，道：「老夫為甚麼要生氣？」

陳玉鳳奇道：「這門丁說你老是阿貓阿狗啊！你不生氣？」

水先生大笑道：「別人說老夫阿貓阿狗，老夫自然氣得七竅生煙，一掌把他殺了！但若是他說啊，老夫不但不怒，反而高興極了！」

陳玉鳳不由一怔，道：「水老前輩，你必定是氣瘋了，不然為何反而高興極了？」

水先生哈哈一笑道：「這有甚麼奇怪了？因為他的大名號便叫『阿狗』，因此阿貓阿狗他是決計不輕易說的，他若稱人阿貓阿狗，那是把來人視作同類，不會輕易出手，省了不少氣力，這豈非值得高興極了？」

徐茂公一聽，奇道：「這位門丁，果然叫阿狗麼？」

水先生大笑道：「這有甚麼奇怪？不但他叫阿狗，扶餘宮內，尚有阿猪、阿鼠、阿牛、阿虎、阿兔、阿蛇、阿馬、阿羊、阿猴、阿雞！十一位大將，各司其職、各有所長，厲害無比！」

眾人一聽，心中均感駭然，暗道原來這守門人，竟是大將軍，但在主人眼中，卻如看門狗，雖然是名號如此，但也匪夷所思！

徐茂公心中一動，悄聲道：「這似乎是十二生肖的封號！但為何差了一位名號？」

水先生一聽，不由大笑道：「扶餘宮主人自號阿龍，這名號誰敢與他爭奪！不信，你便問問阿狗將軍便了！」

徐茂公向錦袍男子作了一揖，道：「請問阿狗將軍，阿龍先生果然是貴島主麼？」

阿狗將軍居然點點頭，表示他的名號果然是阿狗將軍，但卻又怒道：「汝等稱阿貓阿狗，尚勉強可以，但阿龍先生的名號，是汝等叫的麼？」

徐茂公一聽，便知虬髯客果然是自號阿龍先生，他連忙又俯身一揖，道：「不知者不罪，阿狗將軍莫怪，請問可否進去向貴島主通傳一聲，說有中原來客求見？」

阿狗將軍瞥了徐茂公一眼，道：「你是誰？只管報上名來！」

徐茂公無奈只好據實報道：「在下徐茂公，求見扶餘島主！」

徐茂公報上姓名，但阿狗將軍依然肅立不動，就似沒聽聞似的。

李靖不由插口道：「徐大哥已報上名號，你為何還不進內通報？」

阿狗將軍嘿嘿一笑，道：「我家島主，英明神武，光輝偉大，乃千年萬年甫出一個的超級天才！島主他老人家眼觀八面，耳聽四方，豈用我等阿貓阿狗輩去通傳？任何來者，只須輕咳一聲，他老人家雖遠在深宮，亦立刻聽得一清二楚！」

徐茂公一聽，不由怔怔的作聲不得。

陳玉鳳卻暗地偷笑道：「這虬髯客果然狂得可以！不但他的下屬把他吹得頭昏眼花，只怕他自己亦在拚命的自吹自擂！不然，為何竟敢自誇眼觀八面，耳聽四方？外面輕咳一聲，他也立刻聽到了……」

豈料陳玉鳳心中疑念未畢，扶餘宮內，便有一把尖厲的聲音呼嘯而出！

「扶餘宮外，果是徐茂公麼？」

徐茂公一聽，這尖嘯聲果然是當日龍山上虬髯客的腔調，心中不由又驚又佩，暗道阿狗將軍倒並非吹噓，自己在宮外輕聲說話，虬髯客遠在宮內果然便聽得一清二楚！

徐茂公忙道：「龍山一別，扶餘島主別來無恙？徐茂公遠自中原，千里而來求見，島主竟拒人千里之外麼？」

尖嘯聲沉寂了一刻，忽然便傳出「呵……呵……呵……」的一串雄渾之極的笑聲。

徐茂公突感心頭一震，幾乎摔倒，幸而他有「圓月神功」護體，倒並無大礙。

李靖、水先生亦渾然不覺。但陳玉鳳、小菊卻竟然哇的一聲，登時噴出一口鮮血。原來她二人功力稍弱，便禁受不住那雄渾之極的笑聲，甫一相觸，便心脈受震，不幸先傷。

李靖一見，連忙出手分搭二人背上，以「后羿真氣」替她二人護住心脈，二人這才不致一跤摔倒地上。

幸而雄渾的笑聲響過後，隨即便傳出一連串「噹……噹……噹……」鳴鐘聲，原來雄渾笑聲的用意，一在示威，二在以聲代鎚，把扶餘宮內各處的大銅鐘震響了！

鐘聲從扶餘宮內飄逸而出，在扶餘島四週震響迴蕩。

這雖然是耀武揚威，但這種以聲代鎚震響銅鐘的功力，而且並非一個兩個，而是千百面銅鐘一齊鳴響，這種振發千軍的氣勢，卻令人駭然敬佩！

此時不但徐茂公等人被震懾得目瞪口呆，就連「風塵八俠」的老三水先生亦不禁皺眉道：「虬髯客這大海怪，一別三年，功力竟已達聲抵千軍萬馬的境界！」

阿狗將軍方才亦不得不默默運功，抗禦笑聲的震撼，待鐘聲響過，這才暗鬆口氣，發聲道：「我家主人有請！」

徐茂公奇道：「但扶餘島主並未作聲啊？」

阿狗將軍哈哈一笑，道：「鳴鐘而進，鳴鼓而退；此乃扶餘宮的規矩！」

眾人這才知道，剛才扶餘島主震響銅鐘之意，便是示意阿狗將軍，可讓來客進宮。

「各位，請！」阿狗將軍此時甚有禮貌，把手向徐茂公一擺，道。

徐茂公心中雖感震駭，但此時已絕無退路，他微一咬牙，便隨阿狗將軍進內。

李靖緊隨徐茂公身邊，陳玉鳳、小菊併排跟在李靖後面，水先生歎了口氣，無奈亦只好跟隨而進。

進入宮門，前面是一條長廊，四周飛檐崇階，玉台珠閣，猶如當今帝皇的禁宮。

也不知到底穿過多少道宮門，走了多少路程，阿狗將軍這才停了腳步。眾人抬眼一望，面前原來是一座朱欄黃瓦的宮殿，崇基玉階，殿前一排白玉石柱，柱上盤龍舞獅，極有氣派。飛檐下一匾上草書筆力雄勁「天龍殿」三大金字。

徐茂公等一眾被引進殿內，但見高台階下兩排併列十位錦袍大將軍，高台之上的龍座端坐一人，正是徐茂公與李靖在龍山之巔，與天下羣雄目睹的，驚鴻一現的扶餘島主——虬髯客。

＊　＊　＊

虬髯客目注眾人走近階前，卻端然不動，就如帝皇般的君臨天下。

「見了我家島主，尚不跪下叩拜，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麼！」

併列兩旁的十大將軍忽地發出一聲驚雷般的轟鳴，聲震大殿，令人心膽俱寒。

徐茂公心中一凜，暗道好一個君臨天下的氣勢！但卻巍然挺立，決然不跪。徐茂公不跪，李靖、陳玉鳳、小菊亦挺立不動。水先生則嘿嘿冷笑。

「尚不跪下？敢是反了！簡直是罪大惡極，罪無可赦，罪行滔天，惡貫滿盈！」

併立兩旁的十大將軍又發一聲轟鳴，雖然是早已演習的斥語，但神色均怒形於面上，似乎所道的均乃天經地義、至理名言，決非虛言恫嚇，眨眼就要痛下殺手。

小菊和陳玉鳳不由臉色一變，心兒突突的狂跳，就如當眞見了九五之尊、君臨天下的帝皇。

李靖對於自己的生死榮辱並不放在心上，一切隨意而為，因此就算見了當今皇帝，他若不願意，也決不會勉強下跪，此時他見了虬髯客非凡的氣勢，只感到又好氣又好笑，甚麼下跪，三跪九叩，高呼萬歲、萬歲、萬歲，他心中根本就沒此打算，他如何會跪下叩拜？

水先生被虬髯客刻意冷落，此時再按捺不住了，他哇哇大叫道：「好個虬髯小子！見了老夫，不大開宮門迎迓，卻要弄這見鬼排場，老夫也不怪了，難道當眞要老夫向你跪拜，你才肯開金口迎客麼？惹怒了老夫，說不得亦要把你這見鬼金鑾殿拆了！」

水先生雖然暴跳如雷，哇哇大叫，嘴裏嚷得厲害，但心內亦不禁惴惴不安，暗道虬髯客這小子今日是怎的了？竟把老夫亦視作陌路人？若與他鬧翻，要應付他一個已極難，何況還有那甚麼見鬼的阿虎阿蛇十大將軍？李靖等四娃兒又不懂拚鬥的招式，這一場架簡直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

水先生轉念又道，老夫見勢頭不對，自然可以逃之夭夭，諒虬髯客也阻攔不住，但遺下李靖等娃娃，豈非凶多吉少，任人宰割？日後見了那些老怪物、小妖精，卻如何交代？老夫的老臉卻往哪兒掛呢？

水先生這般衡量，便軟也不成，硬也不得，神色很是尷尬。

此時高踞龍座的虬髯客，忽然微微一笑，道：「賜座水先生！」

兩旁十大將軍亦立刻發出一聲迴鳴道：「水先生請坐！」

話雖如此，但誰也沒有任何動作。水先生環視四周，偌大的宮殿，也並無任何座椅，唯一的一張，便是高台上虬髯客端坐的盤龍寶座。他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並無座椅，如何請坐？」

虬髯客微笑道：「故人遠來，原該賜座，但不請自來，如何預設？如何抉擇，任隨尊便！」虬髯客說罷，便再無下文。

水先生一聽，不由一怔，暗道自己果然是不請自來，那招呼與否，只能憑主人心意，做不速之客的，也絕無理由去勉強主方！這般轉念，登時作聲不得，他發作又不是，不發作亦不是，神色尷尬極了。

虬髯客卻不再理會水先生，目光一轉，投在徐茂公身上，微笑道：「龍山一會，道長別來無恙？」

徐茂公此時亦微微一笑，道：「輾轉奔波，幸保平安！」

虬髯客立刻聽出徐茂公言外之意，乃暗示他為了追尋龍晶珠和少年人李世民的下落，已奔波多時，雖艱險重重，但也決不會迴避，罷手放棄。

虬髯客臉色一沉，隨又微微一笑，道：「闖扶餘島的，除你等五人，尚有誰隱在暗裏不敢現身？」

徐茂公搖頭道：「貧道光明磊落而來，又何需隱伏暗手？」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道長只怕言有不實！」

徐茂公道：「貧道平生不作虛言，如何言有不實？」

虬髯客傲然大笑，聲震大殿，道：「憑你五人，如何闖過本座的奇形八

卦大陣？這豈非痴人說夢麼！」言下之意，虬髯客對他的奇形八卦大陣極有信心，決不信五人有此能耐破陣而出，甚至水先生亦毫不例外，因為虬髯客深知他的本事再高，但於陣法一道卻是門外漢。

水先生一聽，不由嘿嘿冷笑，他氣不過虬髯客的眼高於頂，目中無人，按捺不住道：「虬老兄，枉你自詡神武英明，卻連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道理亦置若罔聞！」

虬髯客卻不因水先生的嘲諷動怒，他哈哈一笑，道：「水先生稍安毋躁！你如此怪責本座，難道可以坦白告知，是誰竟能破本座的陣法麼？」

水先生怒道：「這有何不可以？」他此時心中有氣，說話也就不留餘地，「你以為你的見鬼八卦大陣，當真是鐵桶山河？堅不可破？呸！就連這位年輕道士娃娃，不費吹灰之力，便把你這鬼陣破了！這下該把你嚇了一跳吧！」

水先生衝口而出，徐茂公心中不由一凜，暗道糟了，虬髯客心高氣傲，水先生出言如此放肆，虬髯客豈會善罷甘休？他必然遷怒自己，往下欲以理服他，那是不行了！

虬髯客一聽，果然精光暴射，猶如寒霜刀鋒，罩到徐茂公的身上。

虬髯客道：「道長！果然是你破陣的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貧道當時欲進不得，欲退不能，無奈之下，唯有勉力一試。」

虬髯客嘿嘿一笑，道：「如何一試？用何法子？」

徐茂公知他瞧不起自己，絕對不信他有破陣的能耐，當下心中亦不由微微動氣，暗道你雖然武功蓋世，但也不必把天下人均視無能狗熊！他心中動氣，便也傲然一笑，道：「奇形八卦大陣雖然厲害，但也決非鐵桶山河，無法可破！貧道以尋龍大法試行闖陣，便也安然走過來了。」

虬髯客一聽，不怒反笑，道：「吾此奇形八卦大陣乃以諸葛公八陣大法為根基，再衍生擴大，頓成六十四重奇形大陣，你以『尋龍』二字，便把吾陣法輕鬆破了麼？這『尋龍』到底是甚麼妖術？」

徐茂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何不趁機向虬髯客略示一二，以圖令他信服？便微微一笑，道：「尋龍奇學，乃光明正大之道，何謂妖術？就如帝皇將相，憑尋龍奇學，亦可佐就，何況區區陣法麼？」

虬髯客居然點點頭，道：「願聞其詳！」

徐茂公坦然道：「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以妙法使聚之而不散，行之使有止，乃稱『風水』，又謂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中案，江南五嶺則為第三重案，山川形勢，鍾靈毓秀，大者為都會，次者為市鎮，再次為宅基墓地，皆有法度，須合地脈龍氣，此法是故又稱『尋龍』！」

虬髯客道：「然則尋龍之法，如何可破吾所佈大陣？」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龍遊八方，上窮碧宇，下探宙壤，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區區人為之陣，又豈能困住大地之龍？」

虬髯客絕頂聰明，他一聽徐茂公之言，雖然隱晦，但亦一點即明其意，知他乃用尋龍大法，請出地域之龍，用其龍遊八方之勢，導入陣中，一舉把他的陣法破了。

虬髯客雖明白徐茂公所指，但他心高氣傲，眼高於頂，豈會輕易信服？他嘿嘿一笑，道：「然則依道長之言，誰是人中之龍？」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憑武功才智而論，例如少林派達摩禪師、大龍潭老人、梅花教黑鬚龍王、丐幫幫主徐正天均屬武林中人中之龍。」

虬髯客哼了一聲，道：「上述眾人，達摩禪師尚勉强配之，其餘則只怕虛有其表！就拿本座與之相較，彼等配稱武林人中之龍，難道本座竟名落孫山麼！」虬髯客此時已確信徐茂公於尋龍學上，確有獨到之處，因此竟希望從他口中說出自己的名號，但他竟然把自己忽略了，這口氣教他如何忍得下去？

徐茂公卻又微微一笑，接道：「若與扶餘島主相較，彼等只屬武林人中之龍，但島主卻應算大地之龍了！」

虬髯客一聽，大喜道：「多謝道長，如此說，道長已改變當日龍山的初衷了麼？若道長肯助本座一臂之力，他日江山在握，必與道長共同分享！道長意下如何？」

徐茂公微笑搖頭道：「貧道龍山之評語，乃依相格運命而斷根基，豈能輕易改變？」

虬髯客一怔道：「那道長為何又斷定本座乃大地之龍？既是大地之龍，那自應遨遊四方，萬里江山大地任我予取予求，那豈非真龍降世，一躍而為真命天子麼！」

徐茂公搖頭，決然道：「人中之龍不如大地之龍，大地之龍不如九霄之龍！真命天子乃九霄之龍，豈是人人可配當此稱號！」

虬髯客冷笑道：「然則當今皇帝又如何？」

徐茂公斷然道：「隋煬帝乃孽龍而已，連人中之龍亦不配稱，他豈是真命天子九霄之龍！」

虬髯客冷笑道：「本座亦聞諸葛公曾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若以此推之，道長所言人龍不如地龍，地龍不如天龍之論，豈非大逆不道？」

徐茂公微微一笑，暗道虬髯客果然不失為一代梟雄，不但武功智計高强，竟連創基立國之學亦瞭如指掌，此人當真不可輕覷！徐茂公這般轉念，便微笑道：「扶餘島主果然甚有見地，但可惜卻流於偏頗，未能於大處綜觀。須知天時地利人和之說，乃指治國之道，但若根基運命形相天機不逢不適不合，又何來國可治？因此立國成否，當首重天運。天運者即時勢也，地運者即地利也，人運者人力也，若時勢不利，任你擁有多少地利人力，亦斷不可逆時勢而動，是故人龍不如地龍，地龍不如天龍，此乃立國創基之道。」

虬髯客一聽，嘿嘿嘿的連笑三聲，道：「本座擁有雄兵十萬，大將十一員，坐鎮扶餘島，財可敵國，只須揮軍一出，立可揚威中原，進而一統天下！本座如此能耐，尚不算九霄天龍、眞命天子，那當今世上，誰可配稱！」

徐茂公知虬髯客已漸露殺機，心中不由一凜，但暗道此時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唯有犯險一試了，成功與否，只好但憑天意。

徐茂公肅然道：「島主休怪貧道直言，若論當世九霄天龍、眞命天子，雖未豁然而露，但已現端倪，其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但不知島主是否肯寬容大量，爽快交出罷了！」

虬髯客立刻便知徐茂公所指的是誰，亦立刻明白徐茂公闖島的用意，他不禁哈哈一笑，道：「這般說，當日龍山之論，道長是決不改變初衷了？」

徐茂公斷然道：「決不改變！」

虬髯客又道：「你一定要向本座索討人和珠麼？」

徐茂公決然道：「天運如此，不得不向島主大膽追討！」

徐茂公話音剛落，殿上十大將軍轟的一聲大喊道：「我家島主英明神武，洪福齊天，武功蓋世，智勝諸葛，你敢向他老人家追討麼！」

十大將軍喊聲如雷，震人欲聾，眼見只須虬髯客略有所示，便會立刻動手，把徐茂公碎屍萬段。

徐茂公咬牙挺立不語。

虬髯客輕輕把手一擺，十大將軍立刻鴉雀無聲。虬髯客微笑道：「本座麾下十一大將，不論阿貓阿狗阿豬阿羊，均可力敵千軍，獨當一面，當日諸葛孔明僅憑關張趙馬黃五大虎將，便得三分天下，本座比姓劉的將多兵雄，難道尚不足奪取江山、一統山河，為帝為皇麼？」

徐茂公凜然道：「九霄天龍、眞命天子，首重寬宏大量，自古道宰相肚內可撐船，何況一國之君？若氣量偏狹，不能容人，就算僥倖成就，亦僅是一隅之王罷了，又豈能統率萬里河山！」

虬髯客嘿嘿道：「然則如何方算寬宏大量，道長且說說看！」

徐茂公略一沉吟，便雙目一抬，迎着虬髯客刀鋒般的目光，決然道：「龍晶珠非島主運命中物，得之何用？李姓少年人被島主挾持至此，當絕非其本意，島主强留何益？島主若屬寬宏大量之士，如此留之無用無益的人物，自然慷慨奉還，決不會恃强凌弱！」

十大將軍此時又發出一聲暴吼，道：「誰敢說我家英明神武島主恃强凌弱？雖然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也罪大惡極，天誅地滅，碎屍萬段，死了尚須再踏一脚，令其永世不得超生！」殿上的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不約而同，齊聲共語，誰也不敢落後，誰也不敢少說半句。

虬髯客卻並不動怒，他微微一笑，目光霍霍地繞徐茂公等人身上打轉，猶如瞧幾頭供他玩耍的頑皮猴子。

「請問道長，你斷定本座能力不逮，運命不濟，因此斷非萬里江山主人？」

徐茂公明知殺機已近，但卻凜然不懼，決然道：「實情如此，絕非妄下判斷！」

虬髯客又微笑道：「因此道長認定本座留人留物並無所用？」

徐茂公咬牙道：「不錯，果然如此！」

虬髯客哈哈大笑，聲撞大殿，令人心魄震搖，「既然本座如此不濟，道長等必然以為本座不堪一擊，本座便以中原武林規矩，比試三場，若你等勝了，所索人物，自然雙手奉還。」

水先生此時插嘴道：「若這些娃娃輸了，又將如何？」

虬髯客大笑道：「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古來如此！若本座勝了，自然為王，王有王法；彼等敗了，自然為寇，為寇即盜，本座便要執行王法，治彼等擅闖扶餘島，欲盜欲偷之彌天大罪！」

水先生側目道：「水某人又如何處置？」

虬髯客微笑道：「水先生既與賊寇同來，自然難免盜賊之嫌！不過……」

水先生咬牙道：「不過甚麼？」

虬髯客哈哈大笑，道：「不過若水先生向本座拜服，扶餘島副島主寶座便非水先生莫屬！既已是本座的副手，那涉嫌為盜之罪，便可赦過了！」

水先生怪笑道：「打你不過，老夫不會落荒而逃？老夫三次來去自如，你阻得住老夫麼？」

虬髯客大笑道：「可惜水先生忘了一點，你能三次來去自如，不過是本座有意寬容罷了！而且你忘了這是扶餘島，並非中原大陸，茫茫大海，任你水性通天，亦決計逃不出海島半步！」

水先生嘿嘿冷笑道：「老夫既能來此，難道事先沒留後路？老夫只須逃落船上，諒你亦難耐老夫分毫！」

虬髯客大笑道：「你以為你那條三桅漁船，此刻尚在原處等候麼？」

水先生一聽，不由心中一寒，皺

眉道：「你怎知老夫駛來的是三桅船？你把它怎樣了？」

虬髯客笑道：「你等還未靠岸，本座便已對你等行踪瞭如指掌，本座之所以不加堵截，乃念在與水先生故舊之情上，原以爲你等會在陣前知難而退，豈料竟被你等破陣而進，這委實令本座有點出乎意料，因此本座還會容你駛來之船留在海面上麼？」

水先生驚道：「老夫並未發現島上有任何異動，你怎的便能把老夫的座船毀了？」

虬髯客大笑道：「扶餘島內，秘道機關密佈，可抵擋千軍萬馬强攻，若連你小小一條座船亦毀不了，本座的創業基地，豈非成了豆腐島了！」

水先生一聽，不由怔住了，暗道虬髯客這鬼東西，若眞把座船亦毀了，那顯然早有預謀，我等出路只有二條，一是留下供他驅策使用，爲他打江山效勞；二是死人和囚徒，總之今生今世也休想再離開海島半步了！

水先生又瞥一眼徐茂公、李靖、陳玉鳳、小菊四人，只見四人均呆如木鷄，怔怔的不發一語，心中更着慌，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憑這些娃娃之力，休說連戰三場，這殿上的阿狗阿貓十大將軍，隨便一人便立刻可以把他們收拾了！就算搭上自己一條老命，亦只是徒勞，豈料虬髯客器量如此狹小，翻臉不認人，今回當眞是自投羅網了！

水先生這般轉念，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島主打算如何比試三場？」他改口而稱「島主」，便是不以「故人」自居了。

虬髯客自然明白水先生的心意，但也不由一怔，問了一句道：「這麼說，水先生不念本座的故人情了？」

水先生苦笑道：「前進不得，後退無路，島主已陷水某人於絕境，這故人情尚提它作甚麼了！」

虬髯客嘿嘿道：「水先生就算把自己搭進去，於這些娃兒亦並無多大助力，反白白斷了故人之情，送了一條老命，水先生以爲這値得麼？」

水先生道：「不値得又如何？老夫還有選擇麼？」

虬髯客大笑道：「有！有！只要水先生識時務，勸服徐道長一衆，爲本座效力，那不但又存故人之情，而且日後榮華富貴，必然享之不盡！」

水先生苦笑道：「水某人與島主因有故人情，但水某的故人豈止島主？水某若存了島主這故人情，便失了七八位故人的情義，是非恩怨尚且不論，這數目上，老夫豈非便先吃了大虧了？因此權衡之下，唯有捨一保八了！」

虬髯客冷笑道：「本座一人可抵千軍萬馬，水先生連這道數學亦不懂計算麼！」

水先生大笑道：「天下之大，豈無强者？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島主自詡武功天下第一，水某卻幸有自知之明，深知江湖中藏龍卧虎，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的道理，因此這計算方法麼，自然便有所不同了！」

虬髯客一聽，他亦深知水先生的脾性，知此人脾氣古怪，一旦決定便難以改變，便也大笑道：「那水先生與本座的故人情便從此一刀兩斷了！」

水先生歎了口氣，道：「只怕也是如此，島主打算比試甚麼了？」

虬髯客哈哈一笑，傲然道：「你等遠道而來，歷經艱險，消耗了不少氣力，本座亦不欲佔此便宜，因此這三場比試，均由本座一人接了，你等一擁而上亦可，車輪戰亦可，一切悉隨尊便，本座氣度夠寬宏大量了吧？」

虬髯客話音剛落，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便發出一聲驚歎道：「我家島主！偉大光明！寬如大海，宏如汪洋，氣可容天！」

這等空前絕後的讚語，徐茂公、李靖等人聽了，亦不由目瞪口呆。

水先生苦笑道：「是那三場？」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自然是武功三大要旨，內力、招式和兵器。三場中誰勝兩場，誰便勝了！」

水先生無奈道：「若有一場打和了，哪又如何了？」

虬髯客大笑道：「本座出手，從來不作打輸打和之算！但若眞的一勝一和，便算你等大勝便了。」

水先生一聽，暗道雖然用話套回了一點便宜，但自己這一面依然是必敗無疑。因爲就算自己勉强在一場中與虬髯客拚和，但其餘兩場，不論由自己或四位娃娃齊上，均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而已。

水先生深知虬髯客的武功已達超凡入聖的境地，他雖然故作大方，由自己一人接戰，但他心中其實已有絕對取勝的把握，他的寬容，不外是一種君臨天下、泰山壓卵、眼高於頂的氣派罷了！

水先生瞥了徐茂公等人一眼，忽然道：「喂，你等自忖，誰可抵擋扶餘島主的一招半式？也不必說取勝，就一招半式。」

徐茂公與李靖相視苦笑，陳玉鳳與小菊似乎連發話的勇氣也沒有了。

徐茂公道：「水前輩能接他多少場？」

水先生苦笑道：「老夫三次與他比試，三次均落荒而逃、溜之大吉，你說老夫可接多少場？」

徐茂公一聽，登時涼了半截，他歎了口氣，轉向虬髯客苦笑道：「既島主訂下如此不公平的條件，在下無話可說，這三場也不必比試了！貧道任由島主處置，但希望島主莫傷及無辜，他四人均跟隨貧道而來，其實並無與扶餘島爲敵之意，島主能否把他四人放了？」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本座爲何要把他四人放了？」

徐茂公凜然道：「闖扶餘島乃貧道的主意，他四人不外受貧道瞞騙，罪魁禍首乃貧道，擒賊先擒王，貧道任由島主處置，他四人既從犯，大可從輕發落，如此方是王者氣度。」

虬髯客大笑道：「放他四人出島，本亦無不可，但不幸他四人目睹道長的神技，竟以尋龍大法破了本座的奇陣，他四人安然出島，勢必傳將出去，教本座顏面何存？因此，只好亦委屈他們留下，二男二女，娶妻生子，何等快活！」

陳玉鳳、小菊一聽，心中猛地一跳，暗道原來虬髯客高踞龍座，數眼數言，便已窺破自己的秘密，這等智計眼力，委實令人駭然。

徐茂公道：「除了把他們長困島中，難道便再無他法麼？」

虬髯客大笑道：「有，當然有，一是道長及彼等答應效力本座，既已是本座之人，自然來去自如；二是把本座打敗了，本座若技不如人，自然心服口服，不去計較甚麼榮辱，任由你等安然出島。捨此之外麼，哼！哼！」

徐茂公忙道：「如何了？」

虬髯客嘿嘿道：「捨此別無他途，其實你等只有一途可走，就是乖乖歸順本座！」

「我家島主，擁有雄兵百萬，算無遺策，智勝諸葛。何須島主動手？彼等必俯首歸降！」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又發出一聲震天大叫。

「阿彌陀佛！虬髯施主强取不還，已屬不該，又何必更强人所難？逼人歸附？」

「嘿嘿呵呵！當世之中，誰敢自稱算無遺策，智勝諸葛？還有甚麼英明神武、光明偉大，哈哈，這豈非井底之蛙，咕咕呱呱，大叫大嚷麼？」

此時大殿外面，忽地傳來兩聲沉響，話音甫落，「阿彌陀佛」的已飄然而進，並不見他雙脚踏步，平平的便滑了進來，脚下猶如駕着一片蓮花座托。

隨即「嘿嘿呵呵」亦升沉而進，只見他身軀挺立不動，右掌向下一拍，身子即升高近丈，斜斜飄下，前進近丈，左手又向下一拍，又升高近丈，再落下，再升高，沉浮間，後發先至，竟搶在「阿彌陀佛」前面，降在大殿之上，背向龍座上的虬髯客，挺立不動。

兩人露了這一手絕頂輕功，顯然有向虬髯客示威之意。虬髯客只微微泛笑，卻不加阻攔，甚至高踞龍座，居然一動不動。

「虬髯施主，老衲打擾了！」「阿彌陀佛」向虬髯客合什施禮道。但「嘿嘿呵呵」卻依然背向虬髯客，亦挺立不動。

虬髯客微微一笑，把手一擺，制止了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的震天吶喊，道：「嘿嘿，達摩大師世外高人，難道亦欲在扶餘島湊熱鬧麼？」

「阿彌陀佛，」達摩大師合什道：「善哉！善哉！老衲此行非不得已，尚望虬髯施主赦過擅闖貴島之罪。」

虬髯客嘿嘿一笑，道：「達摩大師憑方才那一手足下生蓮的絕頂功夫，普天下何處不可去？虬某人就欲阻攔，大師也必以爲力有不逮。既然如此，又何罪之有？」虬髯客不待達摩大師答話，精光一射，落在背向他的「嘿嘿呵呵」身上，冷冷道：「只是這位高人，既然有膽在本宮走升沉步絕招，爲何不敢與本座面對？」

「嘿嘿呵呵」一聽，忍不住便霍地轉身，怪笑道：「你果然甚好眼力，一眼便瞧破了老子走的是升沉步，但卻叫錯了名堂，老子不叫升沉步，而叫浪中龍步。」

虬髯客向「嘿嘿呵呵」一瞥，但竟然與此人素未謀面，而且對他的武功家數亦絕對無跡可尋，不由微微一怔，道：「閣下是誰？中原武林，似乎並未見閣下現踪。」

「嘿嘿呵呵」怪笑道：「老子來自大龍潭，這大龍潭便是老子的生身父母。」

虬髯客又不由一怔，因爲憑他的閱歷，竟也不知道大龍潭是甚麼地方？這自稱來自大龍潭的老人又是誰。

徐茂公和李靖一見二人出現，卻不由鬆了口氣，因爲他們均知道，二人有多重的斤兩，扶餘宮就算是龍潭虎穴，只怕也困不住這兩位武林中的人中之龍。

李靖見了「嘿嘿呵呵」的突然出現，乍睹之下，想起他對自己的一番苦心，如見親人，如睹父親，這「師傅」二字幾乎便衝口而出了，但幸而他沒叫，否則必定會把他樂瘋了，在這節骨眼上鬧起來，豈非大大不成體統？

「嘿嘿呵呵」——大龍潭老人與達摩大師聯袂出現，他剛進大殿，便已發現了李靖居然亦在裏面，但他竟然詐作不見，這也當眞奇怪之極。

達摩大師見虬髯客目露疑惑，便坦然道：「這位施主果然來自大龍潭，他生身父母是否大龍潭，老衲不知，但他名號委實便叫大龍潭老人，虬髯施主休怪龍施主唐突之罪。」

虬髯客嘿嘿一笑，道：「扶餘島亦任由他來去自如，本座豈敢開罪他！」

大龍潭老人一聽，卻怪笑道：「嘿嘿呵呵！非也非也！老子豈敢自詡來去自如？碰上虬老兄你的驚天陣法，若非有人先行破了，只怕老子早被你困得半死不活了！」

虬髯客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扶餘島任得你瘋瘋癲癲麼？」他討厭大龍潭老人衣衫不整，又放浪不羈，出言便絕不客氣。

大龍潭老人卻毫不理會虬髯客的嘲笑，反而轉向徐茂公，哈哈一笑，道：「好啊！臭道士，一別經年，你竟

學會了破甚麼鬼陣的大法！果然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便連有等自詡天下武功第一的甚麼鬼陣亦破了！」

徐茂公苦笑道：「龍老前輩說笑了，貧道只是偶爾僥倖成功而已。」

大龍潭老人卻偏不放過他，纏着徐茂公道：「臭道士偶爾爲之，便把那等英明神武、算無遺策、智勝諸葛的鬼陣破了，若臭道士深而熟習，持而恒之，那甚麼奇形八卦、秘道機關撈什子皇宮，豈非視同破鞋麼！」

這時誰也聽得出，大龍潭老人竟是衝着虬髯客而來的，因爲大龍潭老人平生最恨大言不慚的人，他自聽了殿上那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的震天吶喊，便在心內憋了一口氣，這時忍不住便向虬髯客狠狠的刺去。

此時虬髯客卻居然詐作不聞，他不再理會大龍潭老人，向達摩大師道：「達摩大師此行扶餘島，大概斷非是來作客的了？」

達摩大師合什道：「老衲果然是有求虬髯施主而來，尚望虬髯施主成全一二。」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達摩大師功力通玄，尚須低聲下氣求人麼？」

達摩大師對虬髯客的嘲諷只作不聞，又合什道：「善哉！善哉！虬髯施主也無謂與老衲兜圈子了，老衲只求施主爽快交出龍山奪走的人和物，彼此也免傷了和氣。」

虬髯客亦知達摩大師二人，必是爲那龍晶珠和少年人而來，因此毫不驚訝，反而微微一笑道：「人物已屬本座之物，本座爲何要爽快交出？龍山奪寶，能者居之，天經地義。達摩大師又何必强人所難？」

達摩大師搖頭道：「不然，當日龍山之會，龍晶萬人矚目，均欲得之，但均非有緣之人，因此絕未判定龍珠歸屬。虬髯施主用强力奪走，天下羣雄豈會心服？必然惹起慘酷爭奪！老衲絕非貪冀龍珠，但對此武林浩劫，卻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唯有擅闖扶餘，以求一個公平決斷。」

虬髯客冷笑道：「如何方算公平決斷？」

達摩大師微笑道：「何處來當從何處去，龍珠既是徐道兄展示武林之物，那自當由他憑各人緣份判斷龍珠歸屬！」

虬髯客嘿嘿道：「若這道士把此珠判與那弱冠少年，本座亦須俯從麼？嘿嘿，那弱冠少年文不能治國處政，武不能統率千軍奪取楊家天下，把成就帝皇的龍晶珠判與彼等，豈非本末倒置，暴殄天物！」

徐茂公此時插口斷然道：「不然！依貧道之見，這少年人天庭廣宇，已具深厚根基，若再得龍珠之助，當可一躍而爲九霄天龍！天下非他莫屬！而且亦唯有根基如此深厚之人，他日爲君處政，方可一除當朝暴政，天下蒼生方得百年安寧！」

徐茂公一頓，見虬髯客似在沉吟，默不作聲，便又朗聲道：「更何況天機已現，楊花敗李花開，島主乃人中豪傑，大地之龍，難道連天機所示亦斷然不顧麼？」

虬髯客沉吟不語，臉上毫無表情，他忽然微笑一下，決然道：「本座依然是先前所定，以三場比試，判斷人物歸屬！此乃唯一公平決斷之法，否則，本座亦不見得便怕了你等中原武林精英！」

徐茂公一聽，登時不敢作聲，因爲他自知自己非武林中人，這等武林比試，他根本就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他如何敢擅作主意？

大龍潭老人此時怪笑道：「大和尚，人家已公然叫陣了，你不敢挺身應戰，還是打算便把龍珠判給他了？」

達摩大師想了想，無奈道：「善哉，善哉，既然虬髯施主決意以武林規矩定奪，老衲義不容辭，亦只好奉陪了，未知這比試之法如何？」

水先生一直默不作聲，此時連忙插口道：「扶餘島主何等英明神武，他自知力可敵千軍，因此早已定出規矩，三場比試，全由他一人接了。這是何等的豪氣！」原來水先生所以一直默不作聲，等着的就是覷住機會，搶先把虬髯客套住，令他不能反悔。

水先生乍見達摩大師和大龍潭老人現身，心中登時一寬，暗道李靖這小子交回你等了！但他衡量一下雙方的實力，依然毫無取勝的把握，因爲自己這一面雖然多了兩大高手，但若虬髯客收回承諾，其他兩場，由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接戰，那依然是凶多吉少，因爲十大將軍隨便那一位，均可躋身絕頂高手之列，自己與其中一位較量，亦無取勝的把握，更何況是十大將軍的精英？更何況由虬髯客接戰這一場，自己三人必敗無疑？

雙方的情勢，達摩大師和大龍潭老人自然亦心知肚明，但他二人亦深知，以當世中原的三大高手，亦在虬髯客面前心虛示怯，那虬髯客的帝皇夢必定更加熾烈，一發更不可收拾了。因此他倆雖然一早就發現了水先生，但見他詐作不見，默不作聲，料想其中必有原因，便也只作不見。

此時水先生突然插口，把虬髯客的口實扣住，達摩大師和大龍潭老人才知其用意，雖然這有點近乎無賴，但扶餘島這一戰關乎中原武林的安危，事急只好從權，因此兩人均不約而同，來個默認。

虬髯客雖然大可反悔，但他心高氣傲之極，對水先生的近乎無賴的打渾，竟詐作不知，他哈哈大笑，道：「扶餘島一戰既然勢所難免，本座說過的規矩豈會更改？這一戰便由本座一人接了！」

達摩大師一聽，不由點頭暗道：「扶餘島主果然不失爲一代梟雄，單是他這種衝上九霄的氣概，當世中便無人企及！可惜他爭雄之心太過熾烈，否則若肯偏安一角，何愁大業不成！」達摩大師心中既存此惜才之念，便已有留餘地的打算了。

大龍潭老人亦不由怪笑道：「好啊！虬髯老兄，龍潭老怪雖然尚未知你的功力深淺，但你這份氣概，龍潭老怪卻不能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大龍潭老人雖然瘋癲古怪，但卻絕不說違心話，他這麼說，便是眞的佩服虬髯客了。

虬髯客一頓，又哈哈一笑道：「內力、招式、兵器三陣，均任由你等選擇出戰人選，達摩大師以爲如何？」

達摩大師暗道虬髯客所定的比試，若非託大，便是他的武功已達不可思議的地步，這三場比試，就算由他和大龍潭老人、水先生分別接戰，亦無多大取勝的把握，他不由沉吟不語。

虬髯客見狀大笑道：「若達摩大師自忖並無取勝把握，這便大可不戰而決。」

大龍潭老人道：「如何不戰而決？」

虬髯客大笑道：「當今中原武林三大高手，亦不敢應戰本座一人，那中原本座自然可以垂手可得！既然如此，人珠的歸屬自然非扶餘宮莫屬，而且，你等一衆人等，亦須留在扶餘島，爲本座效力！」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虬髯老兄竟要老子和大和尚、小道士、風塵八俠老三、外加三位男女娃娃，一齊替你打天下麼？」

虬髯客慨然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能者居之。本座既有此雄心實力，各位助本座一臂之力，乃天經地義，有何奇怪？況且日後江山打下，並非本座一人獨享，在座各位均享有不盡的榮華富貴。」

大龍潭老人與水先生相視苦笑，均喃喃道：「此人若非雄才偉略、凡間天人，便必定是被榮華富貴權力重心弄瘋了！」

此時達摩大師無奈的歎了口氣，道：「既然虬髯施主必欲一戰而決，老衲大膽作主，這一戰我等接下便了。」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如此好極，這便請各位步出校場，三戰而決罷。」

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震天的吶喊道：「我家島主，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橫掃千軍，勢如捲蓆！」

征服梟雄　龍珠歸還

吶喊聲中，虬髯客高踞龍座，突地雙掌向下一拍，藉這一拍之反彈力，連人帶椅，升高近丈，呼的一聲，在衆人頭頂飛掠而過。在大殿的門口，虬髯客的龍座一沉，他嘿的一聲，再度出掌向階下一拍，龍座再猛然斜飄而起，竟如乘龍跨鳳，飛出殿外。

衆人一見虬髯客露了這一手絕頂功夫，均相顧駭然。

達摩禪師、大龍潭老人、水先生均是此中的大行家，他們一瞧便知，虬髯客這一手「龍座生雲」，比之大龍潭老人、達摩禪師的「足下生雲」，顯然更勝一籌，因爲兩人均是空手而進，而且是採站立的姿式，在運氣吐納上，比坐下更容易得多，而虬髯客連人帶椅，等如兩人的重量，而且是坐姿，這等凌空平飛而出，在內力上足見已勝兩人一截。

殿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此時倒沒有震天吶喊，各採各的獨門姿式，如貓如猪如羊如虎如兔如鼠，從殿內飛掠而出。各人的輕功造詣，均足以躋身中原武功一級高手之列。十大將軍飛出了六個，卻有四位留下。

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將軍向達摩大師等人拱手道：「各位，請！」

達摩大師向四位將軍合什道：「四位施主，請！」

水先生笑道：「他們哪是善男信女的施主？他們是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位將軍！」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阿蛇阿馬阿猴阿鷄，這豈非吱咕嗚哇麼？難怪叫得震天價的響亮也！」

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將軍對水先生、大龍潭老人的調笑只作不聞，神色不改，但「請」出去的意思也決計不變，他們對主人的旨意一絲不苟的遵行，就算虬髯客要他們赴湯蹈火，也絕不會皺皺眉頭。

水先生和大龍潭老人見四將軍不怒不氣不聞不動，登時沒了興趣，兩人歎了口氣，便領先走了出去。

達摩大師目注徐茂公，苦笑道：「徐道兄意下如何？」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此實乃天機、地利、人力之戰，有勞大師了！」

達摩肅然道：「爲天下蒼生、中原武林安危，老衲當義不容辭，徐道兄休要客氣！」

徐茂公低聲道：「此戰勝負如何？」

達摩大師歎了口氣，道：「招式，兵器或可一拚，但內力決無人可以相敵！」

徐茂公不由驚道：「如此說，未比試已輸了一場，餘下兩場，只要一場落敗，我方便輸定了！屆時不但人珠落入虬髯客手上，我等只怕也休想生離扶餘島了！虬髯客因此必然野心更熾，後果勢將不堪設想！」

達摩大師苦笑道：「這些老衲亦知，但此時此地，根本別無選擇，唯有依江湖規矩，與之比試，或可有一線生機，否則，虬髯施主一旦翻臉，他只須一聲令下，憑他扶餘島的實力，要把我等消滅，倒也絕非難事！因此，你以爲老衲還有其他辦法可選擇

麼？」

兩人一路走出大殿，一路悄聲低語。李靖、陳玉鳳、小菊等跟隨而出。殿內的阿蛇阿馬阿猴阿鷄四大將軍殿後，與其說是相護，不如說是押送。

徐茂公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雖然不懂武功，但也深知達摩所言，乃據實而論，憑虬髯客的實力，就算整個中原武人羣起而攻，亦決難取勝，更何況此時僅憑數人之力？虬髯客肯以武林規矩定奪，總算已留有餘地了，除此之外，還敢奢求甚麼！

衆人出了大殿，四將軍中的阿猴將軍，已悄沒聲息的一縱上前領路，身法捷如猿猴，快如閃電，倒與他的「阿猴」名號十分相稱。

阿猴將軍領着衆人，一路向北面而去，約走了半里路程，衆人向前一望，但覺眼界一寬。只見一個廣闊的演兵場，方圓幾近百丈，足可容納千軍萬馬，演兵場四周碉樓遍佈，正北面是一座高五丈的點將台，虬髯客依然高踞龍座，聳立在點將台上，點將台下是一座較矮的平台，阿貓阿猪阿羊阿虎阿兔阿鼠六大護衛將軍，分兩列挺立平台。

水先生、大龍潭老人搶先走上前去，此時欲與虬髯客對話，便不得不仰起頭來。

大龍潭老人嘿嘿道：「好一派君臨天下的派象！若再陳列雄兵百萬，那就更有皇家氣勢了！」

水先生亦笑道：「是呵，虬髯老兄，偌大校場爲甚麼不排出你的十萬雄兵？未免顯得太過寥落！」

高台上的虬髯客大笑道：「水先生此時大概已在心內痛罵本座狂妄自大，若本座再排出十萬雄兵，水先生豈非更認定本座虛有其表，耀武揚威麼！」

此時達摩大師等已走近點將台前，達摩聞言微微一笑，道：「虬髯施主藏兵於密，出則千軍萬馬，氣勢磅礴，藏則偃旗息鼓、鴉雀無聲，進可攻，退可守，堅如鐵壘、固若金湯，扶餘島果然不愧海外王者之島！」

虬髯客一聽，竟臉有喜色，他沉吟半晌，忽朗聲道：「達摩大師目光如炬，雖未深入，卻盡悉本座機關行藏，果然厲害！」

達摩微微一笑，道：「雄兵雖可隱於密道，但殺氣卻溢於島內，老衲憑此判斷而矣，雕蟲小技，何勞虬髯施主如此誇獎？」

虬髯客此時一躍而下五丈高台，穩穩的立於達摩大師等人面前，微笑道：「達摩大師目光如炬，本座佩服！但未知於內力、招式、兵器上，是否令本座拜服？」

虬髯客這般說，是擺出比試的陣勢了。達摩大師想了想，合什道：「既然如此，不容老衲推搪，老衲不自量力，便先接虬髯施主的招式罷！」

達摩大師說罷，雙腳未見邁動，便平平的向前滑行了五丈，雙掌合於胸前，向虬髯客道：「虬髯施主，請發招！」

此時阿貓將軍疾閃而至，手上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向虬髯客呈奉。

虬髯客不接，卻向達摩大師道：「大師用甚麼兵器？」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道：「老衲平生不沾劍影刀光，虬髯施主只須用劍刺中老衲，這招式比試，便是虬髯施主贏了！」

虬髯目中精光一閃，但又隨即隱去，他把手一擺，揮退捧劍的阿貓將軍，亦微微一笑道：「大師既以肉掌接招，本座豈可用劍，不然，傳將出去，倒似大師在扶餘島受欺負了，本座便以指代劍，向大師領教佛門絕招罷！」

虬髯客說罷，右手中指一併，「看招！」他微喝一聲，一招「白燕擊浪」發出，雖然以指代劍，但如驚鴻驟起，森森劍氣便向達摩大師罩落。

達摩大師讚道：「好劍法！果然是扶餘劍絕招！」說時身形一晃，胸前合什姿式不變，形如閑庭信步，瀟灑自如，輕巧地閃開了這一招。

虬髯客微哼一聲，道：「大師果然厲害，一眼便瞧出本座獨創的扶餘劍招！」說時身隨劍進，中指一叠，「飛魚插浪」，快如電光火閃，指尖直逼達摩大師的面門。

達摩頭向後一仰，任由劍指從自己面門擦過，道：「老衲對於中原武林各派武學倒也略聞一二，但從未見過虬髯施主所使劍式，因此唯有以扶餘劍招命名罷了！」

虬髯客微微一笑，道：「今日蒙大師命名，扶餘劍法當可名揚天下！」他的招式未老，手腕一轉，劍指直削而下，切向達摩大師的左耳！這雖然是以指代劍，但虬髯客已貫注眞力於指，這一指切中，達摩便十隻耳朵也沒了。

達摩笑意不改，突地向右輕輕一縱，在絕無可能的方位，恰恰避開了虬髯客切近的劍指，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處。

虬髯客見自己以「扶餘劍」絕招連發三招，竟未能刺傷達摩，心中不由暗暗驚奇，道：「大師爲甚麼只守不攻？這是甚神妙步法？」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雙手依然合什道：「老衲走的是『佛光普照』，虬髯施主只管以劍招進攻，老衲當以守招迎戰，攻守之中亦可見招式的比試高下，又何必定要以生死相拚？」

虬髯客心中一動，暗道達摩禪師果然不愧中原一代高僧，在事關生死榮辱的比試中，仍不忘「佛光普照」，只守不攻，如此比拚招式，顯然自己佔盡便宜了！可惜你碰上的是扶餘島主，本座壯懷激烈，豈會被你這一套

「佛光普照」感動了！

虬髯客豪氣大熾，他忽地把劍指朝天一擧，作了一個古怪而奇妙的姿式，呵呵一笑，道：「好一套佛光普照身法，當眞形如陽光罩地，無處不在，如影隨形！但亦未見得便能化解本座的扶餘劍法，本座在五十招內，若未能擊破佛光普照步法，便算本座輸了！」

虬髯客話音甫落，劍指驀地一揚，化作一片指影，立刻把達摩大師罩住，他的身前身後，全是劍指化成的劍網，劍勢的縱橫，籠罩了四周一丈，這種武林甫現的扶餘劍法，才發揮出它驚人的威力，此時休說是人，便是一隻小小的蒼蠅，亦難從劍網逃出了！

此時水先生、大龍潭老人均瞧得暗暗驚心，水先生歎了口氣，道：「龍老兄，依你看，大和尚能應付麼？」大龍潭老人反問道：「水兄能麼？」水先生搖頭道：「老夫自問頂多只可應付三十招！你呢？龍老兄！」

大龍潭老人凝神注視比試場內，他不由苦笑道：「大和尚這是怎的了？放着驚世絕學洗髓神功不出，卻偏以甚麼佛光普照守勢迎戰！若要老子如他這般只守不攻呵，老子只怕連三十招也接不了！」

此時虬髯客的劍招，根本無跡可尋，亦無法分出一招一式，變成因敵而變，奇式怪招叠出，教人無法閃避，更休想出招反擊，完全是一種身心、劍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了！

但劍網中的達摩大師，居然仍能晃動身形，他的身形輕靈如煙雲，已根本不成人形，試問一片煙雲又怎會被劍所傷？又如光芒萬丈的陽光，任你天羅地網，又怎能困住無孔不鑽的光線？達摩大師此時已身化佛光，普照大地，無孔不鑽如影隨形！

堪堪扶餘劍法已走到第五十招了！虬髯客目中精光暴射，身形暴起，竟身化利劍，雷鳴電閃般向達摩大師的佛光插去！

「御劍法……」

大龍潭老人一見虬髯客使出這招，便暗叫壞了！這一招不出猶可，一出之下，達摩大師決無從閃避！佛光畢竟强不過雷電！達摩竟然出手反擊，這一場招式比試便輸了，但他若不出手反擊，他亦只有拚着挨虬髯客的一劍！大龍潭老人委實想不出達摩還有甚麼辦法可逃脫這非敗即傷的絕境！

豈料就在此時，達摩大師沉喝一聲：「此非生死鬥，何必拚命了？」當即揚袖向虬髯客的身形一揮！洗髓眞氣驟然而發，虬髯客雖然功力通玄，但身形亦不禁一緩，「嘶」的一聲，凌厲之極的劍指已把達摩大師的袍袖劃破了！這一劍若直接擊在達摩身上，他雖有洗髓眞氣護體，但亦禁受不起，必然非死即傷！但虬髯客亦難免被達摩大師的洗髓眞氣震斷心脈而死！達摩反應稍慢，這必定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阿彌陀佛！老衲輸了！任憑虬髯施主處置便了！」達摩大師閃電般退出丈外，雙手合什，坦然道。

大龍潭老人、水先生此時怔怔的不發一語，他兩人均是此中的大行家，但就他二人亦難於想像，達摩這大和尚如何想出這個避免兩敗俱傷的絕妙法子！

徐茂公根本瞧不出誰勝誰負，但一聽達摩大師之言，便心中凉了半截，暗道連達摩大師這等絕世高手亦輸了，那往下兩場豈有取勝的希望？他不禁絕望的歎了口氣。

虬髯客此時目注達摩大師，半晌不語。

「我家島主神招蓋世！天下無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校場上，阿貓阿猪阿羊阿虎十大將軍震天的吶喊。大龍潭老人氣得連連怪笑。水先生卻不由歎了口氣。陳玉鳳、小菊二人，早就被一場激鬥弄呆了。李靖卻忽然向大龍潭老人悄聲道：「師……你老人家與虬髯客相較，內力誰勝誰負？」

大龍潭老人此刻也忘了與寶貝徒弟重逢的狂喜了，因爲他深知接下的兩場，只要再輸一場，那衆人今生亦休想再生離扶餘島了！他一聽李靖發問，恰恰說中他的心事，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龍潭神功全在於『神妙』兩字，若論內力，根本不必比試！」

李靖道：「那是師……你老人家贏了？」

大龍潭老人卻歎氣道：「錯了！是你這師……我老人家輸了！」

李靖第一次在龍潭老人的口中，聽到他自認的「輸」字，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忙又道：「虬髯客的內力這麼厲害？師傅，那當世之中豈非無人可以比擬？」

龍潭老人苦笑道：「有！」

李靖怔道：「那此人是誰？」

龍潭老人怪笑道：「在哪些女娃的肚內！因爲這人根本尚未降臨人世！」

李靖已知龍潭老人所言非虛，不由又驚道：「除了內力，還有甚麼可以克制虬髯客？」

龍潭老人苦笑道：「老子如何知道？」

李靖不由歎了口氣，道：「達摩大師已輸了一場，內力這一場亦輸定了，那餘下的一場也根本不必比試了！」

龍潭老人怪笑道：「那也未必！」

李靖喜道：「師傅有把握在兵器上取勝？」

龍潭老人苦笑道：「勝負未知，處此絕境，也只好一拚！」

李靖一聽，便作聲不得，暗道達摩大師已輸了招式一場，內力這一場也輸定了，連兵器這一場亦勝負難料

，這場比試的結果已知！

　此時大龍潭老人卻忽然一掠而出，在虯髯客面前負手道：「虯髯老兒！這兵器一場比試，便由老子陪你玩玩便了！」

　虯髯客一聽，連忙收攝剛才一戰的心緒波動，剛才一戰，雖然明裏是達摩大師輸了，但虯髯客卻沒有丁點勝者的喜悅，因為他深知剛才在第五十招上的取勝，那是跡近無賴的勝，他急怒之下，使出「扶餘劍」法中「魚躍龍門」一式，猶如魚躍龍門，躍得過去是龍，躍不過去便終生為魚，實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招式。達摩大師固然難免被刺中受傷，但虯髯客自己亦必然被他的真氣震傷心脈，那絕對是一場不勝不負，兩敗俱傷的局面。虯髯客聰明絕頂，對此豈有不知？

　但虯髯客此時已勢成騎虎，他既震驚於達摩大師的武功超絕，且仁心仁術，心胸之宏大，決非他虯髯客所能企及，但他苦心孤詣多年的大業，又豈能一朝放棄？虯髯客微一咬牙，終於道：「方才一場，本座已僥倖勝了，這一場兵器之戰，龍老兒有把握取勝麼？」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道：「沒有，但也只好一戰！」

　虯髯客奇道：「既然沒有把握取勝，為何尚要一戰？須知刀劍無眼，比拚之下，難免死傷，實非本座所願。」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那好呵，虯髯老兒就爽快交出人珠，放我等安然出島，這一戰就免了，而且老子發誓今生永不踏入扶餘島半步，亦決不把扶餘島之戰視作我方之勝，彼此來個不勝不負不偏不倚，皆大歡喜，免傷了中原海外武林和氣，如何？」

　虯髯客嘿嘿大笑道：「龍老兒倒風趣極了！輕輕數言，便欲化解龍珠之爭，佔盡便宜！但也並非不可，龍老兒只須在兵器、內力兩場比試勝了本座，那一切便依你便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道：「虯髯老兒已勝了一場，接下兩場自然更有把握取勝，我等看來唯有乖乖降順，免了死傷也免傷和氣了？」

　虯髯客豪氣萬丈的大笑道：「只怕亦是如此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可惜龍某人對甚麼帝王將相榮華富貴毫無興趣，老子閒雲野鶴，扶餘島也決容不下老子！因此這一戰自然亦難免了！」大龍潭老人一頓，便決然道：「虯髯老兒，發招罷，你也不必客氣，只管捧出你的王者之劍便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又道：「龍某人雖未目睹，但也聽說，虯老兒的王者之劍，乃扶餘劍法中的精英，不出則已，王者之劍一出，日月為之變色！乃當世無雙的劍中之王。」

　虯髯客微笑點頭道：「龍老兒果然見多識廣，此劍的威力不幸一言中。既然如此，龍老兒用甚麼兵器與本座較量？」

　龍潭老人怪笑道：「龍某人的親爹親娘乃大龍潭，自出娘胎，便瞧不上普天下的兵器，因此唯有另闢一逕，自創一點東西用以遊戲江湖了！」

　虯髯客一聽，大為驚奇，他雖然聰明絕頂，卻無論如何想不通，那「一點東西」是甚麼兵器，竟可與他的「王者之劍」較量！他不由微笑道：「龍老兒這是甚麼寶貝？」

　龍潭老人亦微笑道：「龍某這『一點東西』，創自大龍潭，飲水思源，姑且便稱它為『龍氣』罷！」

　虯髯客縱橫天下任何奇門兵器，但也不知這「龍氣」到底是甚麼厲害武器？他略帶疑惑的道：「龍老兒想必已把那『龍氣』兵器帶在身邊了？」

　大龍潭老人呵呵大笑道：「這『龍氣』兵器無影無形，隨心所欲，等閒不出，一出驚天動地，端的不得了！」他反感虯髯客的耀武揚威，忍不住便着實把「龍氣」吹噓了一通，他在心內暗笑道，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虯髯客果然被龍潭老人逗得心思大動，躍躍欲試。

　阿貓將軍靈敏異常，虯髯客的眉毛一揚，便立刻一縱上前，呈上一柄銹斑點點的古劍，雖然劍身尚被劍鞘套住，但已透出一股肅殺之氣，原來阿貓將軍是專門負責掌管武庫兵器。

　虯髯客伸手抄起，劍未出鞘，龍潭老人便已感到劍氣的逼人，他不由目中精光一現，暗道天下竟有這等利器！劍未出鞘，劍氣竟透出一丈之遙！如此威霸，甚麼干將、莫邪、湛盧、魚腸、太阿、龍帛等名器，只怕也萬萬不及，難怪虯髯客冠以「王者之劍」的名頭！

　虯髯客手握劍柄，朝天一指，微笑道：「本座此劍，乃得自扶餘島的火山谷，經地火千錘百煉，方成此劍，實乃劍中之王，王者之劍！龍老兒小心了，若無接此利器的把握，尚望及早罷戰！」

　大龍潭老人目睹王者之劍出現，不禁亦心癢難煞，躍躍欲試，暗道老子的「龍氣」出道以來，尚未碰上真正的對手，今日終於出現！他目中精光大熾，呵呵大笑道：「好呵！今日一戰，當可知龍氣與王者之劍誰勝誰負了！虯髯老兒！請！」

　虯髯客驟見大龍潭老人仰天猛吸一口氣，身周登時真氣激蕩，雖然無影無形，但已感刺人肌膚，知他亦決意一戰，便不再發話，嗆郎一聲，劍鞘突地騰空而去，向後落在阿貓將軍的手上。虯髯客手中，終於露出一柄王者之劍！

　但見劍身亦是銹斑點點，並不見得特別鋒利，但識貨的人便會發覺，這柄劍最特別之處，並不在外表，而在其內涵，功力相當的人，立刻便從劍身中感受到一股威猛之極的氣勢，

這股氣勢，簡直令人雙膝發軟，功力稍弱，必然禁受不起，身不由己跪在地上，猶如向王者叩拜！

　虯髯客微微一笑，作了一個極其古怪的起劍式，把王者之劍橫架於胸前，猶如自殺的姿式。

　功力稍弱的人均不明所以，但達摩大師、水先生一見，均大吃一驚，暗道這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起劍式！虯髯客此戰必勝的信心由此可見！不由暗地替龍潭老人揑了一把冷汗。

　大龍潭老人自然識得厲害，一見這種霸道之極的起劍式，哪還敢存半點輕慢之心？他已知此戰的兇險，除非兩人中倒下一個，否則決難以分出勝負！大龍潭老人再猛吸一口真氣，他的大龍潭真氣已發揮到極高的境界了。

　大龍潭老人的灰色長袍無風自動，渾身有如風鼓，此時此刻，若是尋常的高手，任何的招式均難以穿破他的真氣護罩了。

　虯髯客忽然嘿的一聲沉吼，手中的王者之劍忽地一轉，劍尖緩緩的向龍潭老人刺來。

　這一劍雖然平平無奇，但這是一柄王者之劍，再加上虯髯客的內力貫注，它的劍氣其實已透劍而出，疾如電閃直射對手的胸前大穴！

　多少高手就喪在這一招平淡無奇的劍招之下，因為出劍慢，劍氣快，到對手驚覺時，劍氣已罩住對手的心靈，根本失去反抗的鬥志，隨後自然是一劍貫胸而過！

　大龍潭老人幸而是此中的大行家，他驟覺劍氣逼射而來，與他的護體真氣絲絲相激，便知道這一劍的厲害，當下微哼一聲，中指向虯髯客的王者之劍劍身猛然一遞，大龍潭八脈神劍的「中冲劍」，向王者之劍激射！

　「中冲劍」氣後發先至，「嗤」的一聲，與王者之劍相碰，王者之劍竟然騰起一道猶如電擊的藍煙！

　虯髯客驟感手心一麻，如遭電殛，若非他內力通玄，王者之劍便要定把握不住，失手射飛，心中不禁微感駭然，暗道：這「龍氣」竟可隔空近丈射至，與王者之劍硬碰，竟然毫不遜色！這到底是甚麼驚人的兵器！

　但虯髯客嗜武之心甚熾，他驟逢對手的神器，心中雖然驚疑，但戰意卻越發激烈！只見他嘿的一聲，招式突變，王者之劍連變三種招式，身劍合一，化作一團劍氣，竟猛地把大龍潭老人罩住了！

　這一團劍氣乃虯髯客以王者之劍所化，威力何等强勁？這便有如雷轟電閃，當世之中，決無人可以抵禦，也決無人可以躲閃！

　幸而大龍潭老人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為他用以反擊的兵器隨心所欲，隨意而發，而且無聲無色，無影無形，亦只有他的「大龍潭八脈氣劍」，才是唯一可以克制虯髯客手上的王者之劍。

　大龍潭老人此時卻連是否可以自保的信心也沒有，他只是為脫出王者之劍劍氣的罩體，心存拚死一戰之念，他沉吼一聲，五指在胸前猛地遞出，左右手交替，他的絕頂神功八脈氣劍終於激發，少商劍、商陽劍、少沖劍、少澤劍、中冲劍、關冲劍、陽谷劍、前谷劍，八道劍氣激射而出，化作八八六十四路神劍，迎擊虯髯客罩到的王者之劍！

　只見嗤嗤嗤、嗡嗡嗡、嘯嘯嘯八種不同的激撞之聲暴起，在兩人四周騰起六十四道不同顏色的煙雲，令人心弦震蕩，頭昏目眩！

　虯髯客突覺胸口一悶，他的王者之劍所化的暴雨一滯，竟反彈而回，心中不由又驚又怒，但因而拚鬥之心更暴熾，他突地長嘯一聲，王者之劍劍身一迴，左手猛地向大龍潭老人拍去！這一掌虯髯客已提起八成的功力，當世之中已絕對無人可以禁受，欲把大龍潭老人斃之於掌下！

　虯髯客突然內力出掌，他的內力之强，連大龍潭老人亦禁受不起，因為一來他的大龍潭神功以靈妙見長，內力已遜虯髯客一籌，二來他剛才迎戰王者之劍，平生第一次八脈氣劍盡施，內力大耗，他如何可以抵禦虯髯客以八成內力拍出的驚天神掌？

　此時就連達摩大師亦不由低聲念佛，因為他知道在虯髯客的掌力之下，當世之中，已無人可以救回大龍潭老人一命了！

　大龍潭老人亦自知絕難倖免，因為虯髯客的左掌雖仍距三尺，但威猛之極的掌力已把他的護體真氣壓破，他此時已是强弩之末，如何可以內力相抗？他不由把眼一閉，歎道：「龍潭老怪今日終能回返大龍潭了！」

　豈料就在此時，忽地一條人影電閃而至，其身法的神妙，便連虯髯客亦自歎不如，因此他很難分身阻截，那身影一閃而至，竟攔腰擋在大龍潭老人的身前，喝道：「請勿傷我師傅！」

　此人正是李靖！他見大龍潭老人搖搖欲倒，情急之下，便猛然走出禿龍步，電閃而至，擋在大龍潭老人身前，竟對虯髯客拍來的一掌視同兒戲！

　大龍潭老人突見李靖閃身上前，竟欲以死相救，不由心膽俱裂，痛徹肺腑，可惜他內力消耗太多，已根本不可能逼開李靖，不由跌足痛呼道：「你這臭小子！師傅我死便死了，但還有你這小子承接老子衣砵，大龍潭神功不致灰飛煙滅，但若你死了，老子也快完了，大龍潭神功從此便完之大吉了！」

　「找死麼？」虯髯客的目中亦閃過一絲驚疑，他委實估料不到李靖這名不見經傳的娃娃，竟敢以肉體與他的

八成內力相抗！而且尚敢出言斥責，這等護師之情，竟比父子情份更覺熾烈。虬髯客不由掠過一絲憐惜之念，掌下的內力不由減了二成，但仍以六成的眞力，砰的拍在李靖的胸前。

虬髯客的出掌委實太快了，就算李靖當世無雙的禿龍步，亦僅可趕得及橫在大龍潭老人的身前，但拍來的掌力，卻無法閃避。

只聽砰的一聲响過，接而又响起另一聲反撞的聲音，同時是兩聲悶哼。李靖和虬髯客均倒退三步，身子亦同樣搖晃不定！

李靖情急飛身上前，替大龍潭老人挨了一掌，到虬髯客被反撞回三步，不過是電光火閃霎間的事。

但已足令在場中人大駭一驚了。不但達摩大師等人如此，就連虬髯客部下的阿貓阿虎十大將軍，亦不由又驚又奇又佩的「咦」了一聲，均估料不着，當世之中，竟有如此不知死活的娃兒，亦竟有如此師徒的情深，更驚疑的是，憑虬髯客當世無雙的內力，竟不能立斃這娃兒，反而被他反彈倒退三尺！

「你！你是誰？竟有如此威猛的功力？嘿！」

「……臭……小子！你，你如何了？你若死了，龍潭老怪豈肯獨存世上之理了？但你何時竟練成這等見鬼的步法內力？」

幾乎是同一時間，虬髯客、大龍潭老人均失聲叫道。

李靖此時但感胸口沉悶，一口眞氣竟無法呼出，身子搖晃得越來越厲害，哪還有力開口回話？

達摩大師、水先生一見，立刻飛掠上前，各出一掌，抵在李靖的背上，當世兩大高手，達摩的洗髓眞氣，水先生的雪浿神功，兩道渾厚之極的內力，從李靖背部的肺俞、心俞注入，沿膈俞穴一轉而向膏肓、神堂，直透胸背，注入天突、璇璣、紫宮、玉堂、膻中諸穴，急轉而下，直抵鳩尾、下脘、神闕、關元、中極，終於滙入氣海，此時兩人均感心頭一震，神色不由一變！

原來兩人運氣，欲助李靖打通任、督二脈，以利他運氣療傷，不致一命嗚呼，但當兩道眞氣緣任脈直抵氣海時，卻突感一股强大之極的內力聚於氣海，稍遇衝擊，即猛然反撞而出，就連達摩和水先生兩道眞氣聯手，竟亦搖搖欲退，欲進更決不能！兩人均感驚駭不已，因爲但凡向人輸入眞氣，若遇阻力，那就兇險非常，若遇對方內力更强反撞，那就更加倍兇險，一旦輸出的眞氣被反撞而回，輸氣之人必然立刻氣閉而亡！而且集二人之力，當世之中，決無人可以抵禦，連虬髯客亦不能，更何況是反撞？這就如李靖一人的內力，竟比達摩大師和水先生聯手的內力更强，當世根本無人達此境界，兩人因此怎不大感駭然？

＊　＊　＊

原來李靖所練的「后羿乾陽神功」，與當世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大相逕庭，其運氣法門，一反各派視之爲畏途的任、督二脈，把任、督二脈的通關視爲起首的入門心法。

當今武林各派苦練數十載方能打通的任、督二脈，李靖依「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在短短數月便豁然而通，其餘冲脈、帶脈、陽蹻脈、陰蹻脈、陽維脈、陰維脈等六脈，在半年時光，亦一一貫通。

督脈乃奇經八脈之首，爲人體六陽的統率，任脈則爲三陰經脈的總滙，任、督二脈先行暢通，其餘六脈自是水到渠成。

因此李靖體內的「后羿乾陽眞氣」已達驚人的境界，但因爲他是反當世各派內功心法，因此除非是后羿本人，方可從容運用，李靖雖叠遭奇遇，亦不可能達到后羿當年的境界，因此他的內力固然驚人，但用於當世的攻防招式中，便根本無法貫通。

「這小子的內力强極，也古怪極了！老夫的雪浿眞氣竟無法抵其任脈！」水先生口直心快，立刻便吃驚的失聲叫道。

達摩大師乃不世的武學奇材，他乍遇驚變，卻心緒略一搖動便安穩下來，他一面運洗髓眞氣，緩緩而進，試圖再次闖關，但甫觸之下，便發覺李靖的內力積蓄於氣海穴中，堅硬如鋼，其威力的强大，一旦釋放出來，決無人可以抵擋！

達摩大師心念電轉，已明白大半，他悄聲向李靖詢道：「小施主且屏息靜氣，切莫驚慌！你當日練功時，是否先從任、督二脈入門？」

李靖此時被當世兩大高手的內力輪番撞擊之下，再加上剛才挨了虬髯客一記扶餘神掌，體內的后羿眞氣已被激蕩，此時再加兩大高手內力的連番撞激，體內的后羿眞氣已被激發到幾達爆炸的地步！幸而達摩大師及時出言提醒，他才拚命收攝心神，安靜了點，否則不消片刻，他必然經脈爆裂一命嗚呼！

李靖茫然的點點頭，道：「是呵！大師！多謝大師出手相救！」

達摩大師苦笑道：「小施主不必相謝，因爲老衲出手，也不知是救了你還是害了你！你要保命，便全憑你自己努力了！」

李靖迷惑道：「此時我只感經脈欲裂，哪還能運氣療傷呵？」

達摩大師沉聲道：「小施主切勿刻意運氣！否則勢將一發不可收拾！你試試心意合一，隨老衲的導引，緩緩提氣運行！」

達摩大師道罷，向水先生略一示意，兩人心意互通，便運氣緩緩而退。李靖對於生死並不着緊，因此倒也不甚驚慌，他依言心念合一，緩緩

運氣，在洗髓眞氣和雪浿眞氣引導之下，后羿眞氣從氣海中緩緩釋出，跟隨洗髓、雪浿眞氣，從氣海運行至中極，關元、神闕、下脘……終抵肺俞、心俞兩穴，亦即達摩和水先生輸入眞氣的起始之處。

達摩大師已知李靖的眞氣終於納入正門，心中大感欣慰，忙沉聲道：「小施主可運氣速行，緣剛才路線再入氣海！老衲與水先生當全力助你！」

李靖點點頭，當下依言運氣，后羿眞氣鼓激而進，後面又有達摩和水先生的兩股强大眞氣護送，直如江河奔騰，輕舟直下萬重山，穩然直進，勢不可擋，眨眼已重新抵達氣海。

立刻又從氣海激射而出，再抵心俞、肺俞，如此反復運行三周天，李靖被虬髯客掌力震傷的心脈已然盡愈，不但如此，他因而把后羿眞氣的奇門心法，與達摩水先生的正門心法融滙貫通，合二爲一，頓成一種曠古鑠今的奇而正的內功心法，任何奇門及正門武學，均可容納，直如汪洋大海，廣納百川，坦坦蕩蕩，再無圈點阻滯！

李靖心性聰明絕頂，他一經領會，便立可舉一反三，當下試行運氣於指脈，但覺中冲、關冲、少商、少冲諸穴，一貫即通，不可抑止，不由右指一抬，中冲、關冲、少商、少冲四穴，四道激蕩氣流疾射而出，嗤嗤嗤嗤的四聲破空尖嘯，竟向虬髯客激射而去！

虬髯客此時怔怔的立在原地，他既震驚李靖這年輕娃兒竟有這股强勁之極的內力，又被李靖拚死救師的眞情所動，暗道枉我虬髯客屬下衆多，但要尋一位如此精忠之士，卻是萬萬不能，到底爲了甚麼？

虬髯客心念電轉間，竟任由達摩大師和水先生出手救護，不加阻攔，心中竟有一種憐惜之心，眞心希望李靖不致因他一掌而喪命。

就在此時，「嗤嗤嗤嗤」四道破空尖嘯劍氣已疾如電閃，一劃而至！此時若換了當世任何高手，必然猝不及防，被李靖誤發的劍氣所傷，但虬髯客到底不愧爲一代梟雄，臨危絲毫不亂，仗持手中的王者之劍，立刻迴劍，化作一片刀幕，把周身護住！

但聽「鏘！鏘！鏘！鏘！」四聲脆响，虬髯客的刀幕騰起四道金屬被電殛般的藍光，虬髯客功力蓋世，亦感心脈一震，噔噔噔的後退三步，方才勉强定住身形，手中的王者之劍亦把握不住，脫手而飛！

虬髯客不由臉色大變，他心高氣傲之極，假如王者之劍被一名年輕娃兒劍氣震飛落地，那便猶如他的腦袋落地了！

此時王者之劍疾如電閃的在半空迴飛，任何高手均無法亦不敢伸手去接，因爲速度太快，劍氣太過凌厲，肉手決不可攖其鋒銳，但若用兵器迎擊，卻又對虬髯客大大不敬，因此連阿貓將軍亦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就在此時，卻見李靖一聲清嘯，禿龍步突施而起，身化禿龍，騰旋半空，把王者之劍飛速捲住！禿龍又立刻一沉而下，在虬髯客身邊略一閃，即旋間近丈，李靖依然穩穩站在虬髯客面前。

虬髯客心神受創之時，突覺李靖在身邊一閃而過，快如閃電，到他略一回神時，他手中一沉，原來已多了一物，竟是片刻前被震飛的王者之劍！

這不過是電光火閃瞬間的事，但這瞬間，已猶如把虬髯客失去的腦袋捧回來了！他不由又驚又奇又佩，暗道就憑這娃兒這一手形如龍飛的身法，已足以傲視天下了！何況……

虬髯客心念電轉未畢，李靖卻已向他俯身一揖，道：「小子方才誤發氣劍，若非前輩神功蓋世，應變奇速，小子的罪孽就太重了！萬望虬髯前輩原諒小子的魯莽之罪！」李靖坦然認錯，意態甚爲眞誠。

李靖一言一動，及出自他的誠意，但卻不但捧回虬髯客猶如掉了的腦袋，更細心撫平他的傷痕，他剛才失去的面子不但盡復，而且更令人覺得他的神功絕頂，臨危不懼，應變奇速！這對虬髯客來說，簡直比賦於他第二次生命更爲感佩！

虬髯客目注李靖，半晌不言不語，似在沉思，又似憤恨難平。

此時大龍潭老人耗去的內力已復大半，見狀忙一躍上前，破天荒的向虬髯客拱手求道：「龍某這徒弟不知天高地厚，開罪了島主，島主若有氣，衝龍某來好了！求你切勿傷他生命！剛才兵器一戰，只當龍某輸了！」

大龍潭老人居然肯開口向人求情，知他脾性的人均大感震動，他居然甘願認輸，那更令人駭然。達摩大師不由暗暗點頭，心道龍老施主愛徒心切，竟比自己的老命更爲珍惜！

李靖亦知大龍潭老人的一片心意，他心中感動，正欲開口說話，但卻被虬髯客的發問打斷。

虬髯客並不理會大龍潭老人的求情，反而向李靖沉聲道：「小兄弟方才所用的是甚麼輕功身法？」

李靖苦笑道：「晚輩也不知道，那是爲了逃命走出的步法，晚輩胡亂稱之爲禿龍步。」

虬髯客目中神光一現，點點頭又道：「剛才誤發的是甚麼功夫？」

李靖又苦笑道：「那是師傅他的龍潭氣劍招式，晚輩得而不懂施用，剛才運氣療傷，反而激發而出，小子魯莽之極，望島主恕罪！」

虬髯客微一點頭，目注李靖，沉吟不語，半晌又忽然道：「小兄弟所練的是甚麼內功心法？這與你師傅的龍潭內功心法截然不同呵！」

達摩與大龍潭老人一聽，均不由

暗佩道：「虬髯客果然聰明絕頂，任何武功，他一觸之下，便知其獨特要旨，當眞不愧一代武學奇材！

李靖卻想也沒想，便坦然道：「這是晚輩在艱困之際，偶爾從古人處偸練的內功心法，練成了三分之一，雖然保住生命，卻無法運用於攻防的招式，因此並無多大作用。」

李靖說的是眞心話，因爲「后羿乾陽神功」心法，乃先古的練功心法，自然無法施用於當世的攻防招式中了。至於剛才在危急之際，達摩與水先生聯手助他療傷，卻誤打誤撞，導他的內力由奇入正，又由正返奇，令他身兼奇正混合的內力心法，那是片刻間的事，直至此時，李靖尚茫然不解。

虬髯客目中精光大熾，他目注李靖，不容反駁的沉聲道：「武功如你境界之高，尚如渾金璞玉，絕無半點江湖味道，猶如汪洋大海，樂容百河千川，就憑此點，已足以令天下武林歎服！」

虬髯客一頓，又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所言的古人內功心法，有名號麼？」

李靖坦然道：「那是先古一位叫后羿的勇士所創，因此取名爲后羿神功。」

虬髯客一聽，呵呵一笑，道：「好一個后羿勇士！小兄弟僅學其三分之一，內力已舉世無雙，果然不愧爲后羿神功！」他又一頓，目注李靖，眞心實意道：「虬髯某欲一試后羿神功的威力，小兄弟能成全麼？」

李靖一怔，道：「如何一試？」

虬髯客道：「小兄弟打我三掌，本座再還小兄弟三掌，若小兄弟安然無恙，扶餘島比試，本座便算輸了！」

李靖搖頭道：「不對呵！剛才兵器、招式，師傅和達摩大師均輸了，這一場內力之戰大可免了，因爲輸贏已無法扭轉我方敗局了！」

虬髯客不由點頭道：「小兄弟勝不驕敗不餒，當眞教人歎服！但也不必太謙，剛才兵器一戰，連本座的王者之劍亦被小兄弟的龍潭氣劍震飛，這勝負當不言而喻，乃小兄弟的龍潭氣劍勝出了！」虬髯客一頓，又微微一笑，不容分辯道：「若小兄弟再接得住本座的三掌，那內力比試，本座便心甘服輸！你方二勝一負，大可安然離去！」

李靖不知如何是好，大龍潭老人一聽大驚，暗道：李靖這小子雖然有點門路，但也斷非虬髯客內力的對手！這三掌拍下，他豈有命在？正欲出言阻擋，達摩大師卻忽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對他道：「龍老施主只管放心，此時你徒弟內力之强，就算老衲與你聯手，他亦足以一戰，你擔心甚麼？」

大龍潭老人齜牙咧嘴，亦以傳音道：「大和尚當眞麼？可切莫走了眼，傷了他一根汗毛，不怕龍老怪找你拚老命麼？」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道：「龍老施主放心，李施主若有不測，老衲這條老命還你便是！」

達摩大師這般確然，大龍潭老人才大爲放心，他哈哈的怪笑一聲，道：「好徒弟，你就捨命陪君子罷！這一戰無論勝負，你均足以令天下武林側目了！」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在下也不願甚麼名震江湖，但既然島主定要在下接你三掌，才允我等離去，在下無奈，只好勉力接下便了！島主請發招罷！」

虬髯客一怔道：「小兄弟不先向我出掌麼？我已說先讓你打本座三掌了！」

李靖苦笑道：「晚輩並無其他招式可使，唯一會用的是師傅的龍潭氣劍，但剛才已誤發冒犯，豈敢再次妄爲施展？島主若堅要在下挨三掌，在下便挨三掌便是。」

虬髯客一聽，心中不由又動，他對剛才李靖以「后羿神功」發施的龍潭氣劍尚心有餘悸，連他也委實不知是否足以抵禦，但李靖竟捨此霸招不用，甘願挨他三掌以作了斷，這等仁者俠風，虬髯客不得不誠服大半了。

虬髯客心有憐惜仰慕之意，令他幾乎不想出手了，但到底抵受不住一試后羿神功威力的誘惑，便決然道：「那好，小兄弟，本座便出掌了！第一掌本座只用五成眞力，若小兄弟發覺不敵，千萬不可硬抗，只須速退一丈，本座的掌力當可消解！」

虬髯客出手之前，竟如此婆媽仁讓，這簡直是令人不可置信的怪事。但衆人均知他言出必行，他若說只用五成眞力，便決不會多出半分，如此比試，那簡直並非一場事關重大的比拚，而是一場師徒、父子、兄弟之間的印證！

李靖亦心領虬髯客的好意，當下點點頭，道：「晚輩知道了！島主請發招！」

虬髯客目中精光一閃，也不客氣，右掌一揚，運起扶餘神功的五成功力，閃電般的向李靖胸口拍去！

李靖剛才吃了大虧，此時便不敢怠慢，身形一轉，腳走禿龍步，避開胸口正面，左掌斜穿而出，後發先至，啪的一聲，抵住了虬髯客拍來的右掌！

兩人均感心頭一震，但均無恙，身形亦堅穩如柱，巍然不動。

虬髯客不由讚了一聲：「好內力！留心，虬髯某這一掌是七成功力了！」

虬髯客話音甫落，也不必換氣，右掌一翻，第二掌又向李靖拍到。

這一掌已涵虬髯客的七成內力，力度之强，當今武林已極爲罕有，就連達摩、大龍潭老人等若不反擊平接，亦僅可勉强扯平。

虬髯客這一掌尚未拍到，李靖便已感一陣威猛的掌力洶湧而來，胸口

的氣息亦爲之一滯，但他的后羿眞氣卻是一種敵弱它弱，敵强它更强的奇門內功，它一旦被外來强力激發，便澎湃磅礴而出，大有壓倒一切，而決不被任何强敵壓倒的超凡氣派，再加李靖此時已與正宗內功心法融滙貫通，威力更爲强大。

李靖想也沒想，左掌亦與禿龍步法相配，反迎而上，與虬髯客一碰即分。

這一碰之下，李靖但感胸口一悶，身不由己後退半步，連忙運起正宗心法，導氣入肺俞、心俞兩穴，胸口氣悶便當即散去。

虬髯客卻噔噔噔的連退三步！他的臉色一陣蒼白，腳步竟然微微搖晃！

但虬髯客到底是一代武學奇材，他的內力收發亦已達隨心所欲的地步，剛才一觸之下，暗覺不妙，便即把內力一縮，這才不致受傷！

若換了任何高手，此時此地已知對方的內力之强，已達不可思議的地步，當不再糾纏下去，來個急流勇退了，但虬髯客卻猛一咬牙，目中精光暴熾，竟然不作聲，雙掌齊出，運起扶餘神功的九成絕頂功力，已不留餘地的向李靖狠狠拍去！

任何內力均無法達至十足頂點，能夠隨意催發到九成功力亦絕無僅有，因爲若內力催發到九成，那是一種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或者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了。

虬髯客這雙掌齊出的威力厲害，當世之中，已絕對無人可以平接抵禦了！但亦不能反擊而接，因爲反擊之下，兩大掌力相碰，必然是石破天驚的兩敗俱傷。

大龍潭老人一見，心頭大駭，情急之下，不由便大叫道：「徒弟！走乾位，虛坤位，以乾正坤虛氣劍擊其命門！」

達摩大師卻較大龍潭老人沉着，但亦吃驚道：「李施主！速以正入奇，再由奇返正運氣反擊！擊其腎俞！」腎俞穴較命門穴雖同處後腰，相距不足二寸，但後果卻大有分別。腎俞被擊，只會暫時氣悶，無傷生命，但命門受襲，則非死即傷，決無倖免，達摩大師佛心佛腸，自然便留有餘地。

李靖此時雖已被虬髯客强大之極的掌力所逼，幾乎難以運氣，但他依然心智清醒，大龍潭老人與達摩之言，均清晰入耳，他若依言施爲狠狠反擊，那後果必然石破天驚！李靖卻絕對不想傷虬髯客的生命，又深知虬髯客視面子如第二生命，他自己輸了，倒沒甚麼相干，頂多只是淪爲囚徒便了，但若虬髯客輸了，或者更不幸被傷，那憑他的性子如何可以忍受？他只須一聲令下，扶餘島的重兵齊出，立刻便是一場慘酷的大火併！

李靖心存容讓之念，便暗地猛吐口氣，硬生生把已催激至八成的后羿乾陽眞氣逼回二成，這樣一來，便變成李靖以六成功力，去迎接虬髯客的九成絕頂功力了！

虬髯客雙掌齊出，以九成功力向李靖拍去，果然已心存一死之念，因爲他堂堂扶餘島主，胸懷逐鹿中原，一統天下的大志，若連一位無名年輕小輩亦戰勝不了，那如何向他的屬下立威？如何競逐中原？

虬髯客雙掌挾入的扶餘神功向李靖拍去，威力之猛，當世已絕無僅有，雙掌尚未及體，掌力便已把李靖的護體眞氣逼壓得啪啪有聲，但此時李靖的護體眞氣卻越發强大，猶如一個堅厚如鋼的金鐘罩，任虬髯客的掌力多猛，亦難以攻破！而且虬髯客的掌力越逼近，威力越大，金鐘罩就越發堅剛，不但如此，甚至已開始蓄積，尋機反撞而出！

虬髯客已感受到金鐘罩不但無法攻破，而且正迅速積蓄力度，眼見當他的掌力正式抵達時，便會藉勢反撞而出！這種所施力度越强，反擊力越大的內功心法，虬髯客平生第一次碰上了，此時他已有預感，李靖的內力竟然比他還强了一截，而且神奇無比，所受的壓逼力越大，反擊力便越强，如此曠古鑠今的內功心法，虬髯客自知難以抵禦。

虬髯客的雙掌卻仍然全力向李靖拍到！因爲他決心不能輸，而且也輸不起，他若一輸，他在扶餘島屬下眼中的霸主形象便會立刻灰飛煙滅，以後根本無法駕馭，他賴於稱王的根基也就立刻失去！他寧肯立刻一死，亦不願見到這個慘酷的後果！

虬髯客自知已難逃一死，因爲他自知無法抵禦李靖石破天驚的最後一擊！他已存必死的念頭，因此出手已絕不容情。

豈料就在此時，當虬髯客的雙掌堪堪拍上李靖的胸口，李靖石破天驚的內力反擊欲發之際，虬髯客突感李靖堅硬如鋼的金鐘罩向後猛縮，虬髯客的雙掌終於猛地拍在李靖的胸口上！

李靖的后羿神功，此時已疾速減爲六成功力，以六成的功力去迎受虬髯客的九成絕頂功力，其後果可想而知。

李靖的禿龍步故意一慢，露出胸口空門，虬髯客是何等人物，這一點空門，便足令他的右掌破空而入，正中的印在李靖的空門。幸而李靖的禿龍步餘勢未盡，他略旋之下，便避開了虬髯客的左掌，實際上是虬髯客的左掌猛地擊偏，因爲這一掌他已自感拍不下去。

李靖的禿龍步法驀地加速，就如一個陀螺，被猛抽了一鞭，急旋着向掌力的方向疾退三丈！李靖的身形終於停住，他面如金紙，搖晃不定，隨時有不支倒地的可能。

虬髯客見狀，立刻一掠上前，猛

吸一口眞氣，以扶餘神功的九成功力，雙掌齊出，抵住李靖背部的心俞、肺俞兩穴。

大龍潭老人一見，情急之下，也沒細看，怒喝一聲：「虬髯老怪！我徒弟已然容讓，你尚要傷他！老子跟你拚了……」他猛地拚出剛恢復不久的七成功力，疾地向虬髯客的背部拍去，他明知虬髯客必以護體眞氣反擊，他這下出手，是拚着同歸於盡的打法了！

虬髯客卻之不理，依然雙掌抵在李靖的背上，沉聲低叫道：「小兄弟！隨其意，順其然，千萬莫再運功相抗！」

眼看大龍潭老人這一掌拍下，必然是三人同歸於盡的慘酷收場。

達摩大師猛吃一驚，欲制止大龍潭老人的出手已然不及，逼於無奈，亦只好沉喝一聲，出掌抵在虬髯客的背上，以他的洗髓眞氣，助虬髯客抵禦大龍潭老人拚命的掌力。

大龍潭老人這一掌擊下，剛抵在虬髯客的背部，便猛地發覺自己的掌力被一股强大的掌力導偏，斜衝而出，受掌的並非虬髯客，倒成了達摩大師了！

大龍潭老人與達摩大師，身形均猛地一晃。

大龍潭老人怒道：「大和尚！你不助老子，反助殺我徒弟的兇手麼！」

達摩大師苦笑道：「龍施主差矣！虬髯施主正全力助你徒弟，逼出他自己的扶餘掌力，你這一掌拍下，不但誤傷虬髯施主，連李施主亦必定難免，你自己亦難免被兩人强大反力所擊，如此慘酷結局，老衲豈能袖手不顧？」

大龍潭老人猛地一怔，隨亦醒悟：「大和尚！當眞麼？哎呀，是極！是極！老子幾乎成了錯殺徒弟、好人的兇手了！」話音未落，便猛地撤掌，也不待達摩大師回話了。

虬髯客此時渾然忘我，對背後的兇險置諸不理，他此時的念頭只有一個，就是決不能讓李靖在他掌下命喪。剛才他以絕頂的功力打了李靖一掌，此時卻又以絕頂功力，把他自己打入李靖體內的內力逼出來，因爲他知道當世決沒有任何人會挨得住他全力的一掌，雖然逼出自己的掌力，比打人一掌更艱難百倍，但虬髯客却絕不會知難而退。

終於，李靖哇的一聲吐了口氣，一股瘀血亦隨聲噴出，他悶脹欲裂的心胸登時一鬆，這就如跌打醫師，終於逼出病傷者體內的積瘀，積瘀嘔除，雖然傷患未癒，但傷病者的感覺便舒服多了。

李靖掙扎着轉過身來，他是「無名大聖手」的高足，自然深明傷患決不能盡消的道理，不欲虬髯客爲他過耗眞氣，他强忍傷痛，向虬髯客俯身一揖，眞誠的道：「多謝島主手下留情，更出手替晚輩療傷！這場內力比試，晚輩輸了！只好任憑島主處置！」

李靖話未說完，又哇的噴出一口鮮血，他所受的內傷顯然不輕，雖無生命之虞，但要復原，卻也斷非片刻間的事。

虬髯客怔怔的目注李靖，臉上根本沒有勝利者的喜悅，只有一種面對仁者俠風的感佩，以及被眞正强者懾服的哀傷。他的雙目中甚至有點點晶亮的東西閃動，這不知是內力强大的精光，還是感佩哀傷的淚水？

「小兄弟，你眞的任憑本座處置麼？」虬髯客忽然沉聲道。

李靖點點頭，道：「是呵，我等三場比試均輸了，自然無話可說，任憑處置。」

虬髯客微微一笑，他略一沉吟，終於下了決心似的斷然道：「那好，本座就依規矩處置了！」

徐茂公、陳玉鳳、小菊等均心中一凉，絕望的暗道完了，此行一敗塗地，目的不達不說，今生今世只怕亦須困在扶餘島作囚徒了！

小菊在絕望中卻不禁又有點竊喜，暗道雖然失去自由，卻也不必再去參與甚麼爭逐帝皇的驚天陰謀！而且……而且能與那傻蛋同囚一島，他既絕了與梅花教那小妖女重逢的希望，說不定可與他……哎喲，想到哪兒去了？

少女的心事微妙之極，但一代梟雄的扶餘島主虬髯客，他的心意亦大大出乎衆人所料。

虬髯客微微一笑，續道：「本座的處置辦法有三，第一是小兄弟傷勢未癒，決不允離開扶餘島半步！」

衆人一聽，均暗道是了，他既把我等囚於島上，但也不會傷我等生命，李靖的傷勢三幾十年後，自然也不治而癒了！但是否治好也沒多大關係，因爲健康的囚徒比半死不活也好不了多少！

豈料虬髯客的第二個處置辦法，卻更令衆人出乎意料。

虬髯客也不理衆人的驚疑，續道：「第二，本座欲與你們其中一人，結拜爲兄弟，未知是否答允？」

虬髯客說罷，目注達摩大師等衆人，微笑等待。達摩、大龍潭老人、水先生、徐茂公等一聽，均心中一動，暗道能與扶餘島主結拜，這是武林中人的天大榮耀，因爲虬髯客心高氣傲，眼高於頂，能被他如此看重的，當世武林中簡直絕無僅有！

達摩大師似已猜中虬髯客的心意，因此微笑不語。水先生卻喃喃道：「他相中的人決非老夫，否則，十年來也不必打上三次了！」

大龍潭老人心中暗道：「虬髯客莫非相中老子麼？老子年紀比他大了一截，要他屈居老子爲弟，他如何肯降格屈從？看來又斷非我等三位老不死了！」

大龍潭老人越想越奇，不由便開口問道：「虬髯島主欲與誰結拜兄弟？」

虬髯客微微一笑，目光繞衆人一掃，最後停注在李靖身上，決然道：「就是這位小兄弟！未知小兄弟可願意麼？」

衆人一聽，均大感詫異，除達摩大師微笑點頭外，其餘均迷惑不解。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虬髯島主連這小子的姓名來歷也不知道，便欲與他結拜兄弟麼？」

達摩大師一聽，微笑道：「龍施主當日强逼李施主爲徒，難道是先查他祖宗三代，再行定奪的麼！」

大龍潭老人神氣活現的得意道：「這自然不是！老子一眼便看出，這小子資質極高，日後必定是一位不世的武學奇材！今日豈非果然如此麼！」

達摩大師微笑道：「然則虬髯施主，便沒有龍老施主一般的目力超卓麼？」

大龍潭老人一聽，登時大樂道：「果然！果然！虬髯島主的目光果然超卓極了！」他一頓，轉向虬髯客，鄭而重之的道：「好敎虬髯島主知悉，我這徒弟姓李名靖，能與虬髯島主結拜，他當然樂之極了！但他是龍某人的寶貝徒弟，虬髯島主若與他結拜，論輩份便低了老子一截，虬髯島主肯紆尊降貴麼？」

虬髯客大笑道：「本座佩服的是李兄弟的武德，並非甚麼武林輩份，他是否你的徒弟，與本座有何關係？但你年紀既比我大，本座尊你一聲龍大哥，自然也不爲過！」

大龍潭老人一聽，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好之極了！虬髯老弟，龍某這龍大哥願之極了！」

小菊此時忽然道：「好個屁！如此一來，師傅成了大哥，徒弟變了義弟，這豈非亂了套麼？」原來小菊眼見彼此大有化敵爲友之勢，她芳心的竊喜便落空了，幽怨之下，不由失聲嚷道。

大龍潭老人卻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這又有甚麼大不了的？娃兒，你年紀小小，偏有這許多見鬼俗套！」

李靖心道若眞能與虬髯客結拜，彼此便可化敵爲友，徐茂公之事便或可善決了。他這般轉念，便道：「能拜島主你爲兄長，在下亦覺榮耀，但不知島主餘下的第三個處置辦法又是甚麼？」他恐怕虬髯客與他結拜另有目的，例如趁機逼他替其爭帝皇大業效勞，那就決非他所願。

虬髯客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本座既與李兄弟結拜金蘭之好，豈能再與之兵戎相見？這第三個處置辦法麼，便是任由兄弟你把龍晶珠和少年人帶走，安然出島，回返中原便了！而且本座誓言，日後但有兄弟你參與的大業，虬髯某決不再插足爲敵！」

虬髯客此時目中晶光閃動，意態眞誠，顯然他對李靖拚死維護他的面子的大德，已感佩之極。

徐茂公一聽，不由大喜，暗道：「此實乃最妙不過的結果了！不但此行目的已達，而且日後中原競逐帝業，只須打動李兄弟相助，就天幸少了扶餘島主這一大强敵對手了！徐茂公恨不得李靖立刻便點頭答應，只因他知道李靖的脾性，若非他眞心所願，便決不能强逼，因此才不敢作聲而已。

李靖眼見虬髯客意出眞誠，又忽然憶起自已被師門所逐，武林名門正派，皆視自己爲罪惡的叛逆，江湖之大，幾無自己立足之地，心中不由一酸，又不禁有點賭氣道，既你等名門正派視我爲叛逆，我就叛逆給你等名門正派瞧瞧，與當今世上最大的叛逆者結拜便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決然的點點頭，道：「既蒙島主這般錯愛，在下便尊島主一聲大哥便了！小弟有何開罪之處，務請大哥包容提點！」

虬髯客見李靖答應，登時大喜道：「既兄弟你答應了，便是肯原諒大哥的誤傷之罪，兄弟便有任何得罪大哥之處，也當扯平，何罪之有？好，好極了！本座這就立刻吩咐下去，安排與兄弟結拜的儀式！」

此時，阿貓將軍立刻接口，向虬髯客稟報道：「稟島主！屬下早就傳令下去，在聚義殿中安排妥當了！」

大龍潭老人奇道：「島主尚未下令，阿貓將軍便未卜先知了？」

阿貓將軍呵呵一笑，道：「末將乃島主的近衛大將軍，豈有不明島主心意？況且島主他老人家英明神武，眼力超卓，他既認爲李兄弟夠格與他結拜，李兄弟亦必定是空前絕後的武林奇材，末將等歡喜極了，還敢怠慢麼？」

大龍潭老人見阿貓將軍盛讚李靖，便比向他扣高帽更高興，呵呵大笑道：「好！好！他果然是空前絕後的武林奇材，阿貓將軍你的眼力亦很好，簡直好之極了！」

阿貓將軍被大龍潭老人一讚，登時眉開眼笑。大龍潭老人一怔，水先生不由咬牙道：「你這阿貓將軍，怎的見新忘舊，在這龍老怪面前奉迎，卻忘了我這大水怪了？」

阿貓將軍笑道：「水先生乃島主的舊客人，阿貓將軍我自然就不客氣了！而且這位龍老前輩的甚麼『龍氣』兵器，當眞曠古鑠今的天下奇器，阿貓將軍若能討得老人家歡心，略爲傳授一二，豈非有幸之極？」

水先生冷笑道：「你以爲龍老怪這一手見鬼龍氣，肯輕易授人的麼？普天下能蒙他垂青的，亦僅姓李的那小子一人而矣！你這拍馬屁的，可是拍錯對象白費力氣！」

阿貓將軍卻大笑道：「若馬屁受人喜歡，末將怕甚費力？樂得亂拍一

他如何半路碰上虬髯客，蒙他救了一命，卻又把他帶上龍山，奪珠之後，更連他亦一併帶上扶餘島的事，一一說了。

眾人這才知道其中的大概，但均不明白，為何虬髯客千不帶萬不帶，卻把一位絕非江湖人士的少年公子劫走？

眾人中唯徐茂公和李靖明白其中的大概原因，但李靖見徐茂公沉默不語，便也不去理會。

大龍潭老人目注李世民，半晌不語，忽然呵呵一笑，道：「你要多謝救你的人，便多謝我這位李大英雄好了！」他把手朝李靖一指，又道：「扶餘島一戰，已足令他名震江湖！」

李世民當下又向李靖拜謝，此時他才知道這位謙和少俠姓李名靖，扶餘島一役，令虬髯客真心折服的，竟非神功蓋世的武林名宿，而是這位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子。

李靖苦笑道：「李公子不必謝我，在下委實是適逢其會罷了！李公子要謝，就多謝徐大哥吧，上扶餘島救人索珠，由頭至尾均是他的主意，況且若非他的『尋龍大真經』絕學，我等只怕早就『知難而退』了！」

大龍潭老人此時才知道，他與達摩大師之所以能順利穿過那古怪的石壘大陣，潛抵扶餘島，並非他二人的運氣特別好，而是徐茂公早一刻已用「聚地脈之龍」的大法，把虬髯客的奇形八卦大陣破了，若非如此，他二人只怕亦不得不「知難而退」！

大龍潭老人不由嘿嘿怪笑道：「好呵！一個大傻蛋，一個臭道士，二名不知死活的女娃兒，竟把三位見鬼的老江湖均比下去了！」

小菊格格一笑，道：「龍老爺子，你妒忌他們麼？」

大龍潭老人眼力厲害，他自與李靖等重逢，便發覺小菊這位女扮男裝的少女，視線不離李靖，心中便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小子三年不見，不但內力奇高，且連哄女娃的本領也了不得了！此時他不由故意扳起臉來，道：「你這女扮男裝的女娃，甚麼他們？不如說是他吧了！」說罷目光向李靖斜斜一瞟。

小菊登時紅了臉，不敢作聲。陳玉鳳心中一動，暗道菊妹果然已對李靖這小子動了真情！她眼珠一轉，便故意笑道：「李靖一役成名，還是堂堂扶餘島主的結拜兄弟，龍老爺子必定是心中酸溜溜的，滿不是味了！」

大龍潭老人微笑道：「你這娃兒胡說八道，你說老子為甚麼酸溜溜的？」

陳玉鳳格格笑道：「徒弟的名頭賽過了大師傅麼！」

大龍潭老人大笑道：「老子高興極了！」

陳玉鳳道：「龍老前輩有甚麼值得高興？」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你聽說過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話麼？李靖是老子的寶貝徒弟，虬髯老怪與他結拜兄弟，論資排輩，老子豈非是虬髯老怪的乾爹？虬髯老怪豈非是老子的乖兒子麼？這不值得高興？簡直高興極了！」大龍潭老人眉飛色舞，並不掩飾自己喜佔小便宜的毛病，倒也樂也融融。

此時海船已駛入深海，風浪漸高，海船顛得越來越厲害了。陳玉鳳和小菊早已悶悶欲吐，哪還有心思說笑？她兩人的身份已被揭穿，便不好意思在眾男士面前躺下，幸而虬髯客配備的這艘海船甚大，除正艙外尚有供女眷居調的內艙，船上的水手，把二人引入內艙去了。

李世民初歷風浪，也抵受不住，便也躲入內艙避浪。

外艙剩下的數人，均內力精湛之輩，連內力稍弱的徐茂公亦安然無恙，其餘達摩大師、大龍潭老人、水先生、李靖等人，內力之強，就算風浪再大，亦照樣談笑自若。

此時大龍潭老人才一本正經的問起李靖的近況。李靖把他如何被逐師門，內力盡廢，連「大龍潭真氣」亦難於倖免，如何絕望之中巧遇「無名大聖手」的真傳，本欲行醫濟世了此一生，但不幸又被陳家莊人百般折磨，逼入絕谷，身陷絕境時天幸諸般奇遇，更巧遇后羿宮中的「后羿乾陽神功」刻石文字，內力大成後，才設法推開堵洞口的巨石，逃了出來。至於他赤身裸體與陳玉鳳、小菊兩女週旋之事，李靖想起來就面紅耳熱，那是決不說的了。

李靖道：「後來遇上徐大哥他，便一道上扶餘島來了！」

徐茂公亦點點頭道：「果然如此，但若非得風塵八俠水老前輩之助，這一段『潛龍迷踪』是無法揭破的了！說起來，還是水老前輩居功至上。」

水先生呵呵一笑，道：「你這道士娃娃也不必向老夫扣高帽子！實不相瞞，若非老夫受那老少怪物之托，不得不照應李靖這小子一二，這扶餘島便殺了老夫，也決不去的！」水先生此時才瞪了大龍潭老人一眼，道：「老夫令你終與寶貝徒弟相逢，你便連一聲多謝也沒有麼？」

大龍潭老人深知水先生的脾氣，便微微一笑道：「我為甚麼要多謝你？說起來，若非我這寶貝徒弟，水老兄能有這般榮耀，被虬髯老怪風光大送出島麼！」

水先生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是極！是極！說起來，倒是我等老不死叨了這小子的風光了！長江後浪推前浪，日後的武林，該是這小子的天下了！大和尚，你說是麼？」

達摩大師神色不動的微笑，道：「古為今用，水老前輩的經驗，還是值得年輕後輩仔細參詳的。」

李靖一聽，點頭道：「多謝達摩大

氣！」

水先生一聽，作聲不得，暗道扶餘島除了武功蓋世，這拍馬屁的功夫原來也是超卓絕頂！

此時眾人在阿貓將軍的引領下，向聚義殿走去。那是一座比「真龍殿」略小的偏殿，但也甚有氣派，單是殿前匾額上的「聚義殿」三字，便是用黃金鑄成，阿貓將軍向大龍潭老人介紹說，這是取義聚扶餘，一諾千金之意。

結拜的儀式照足中原武林人士的規矩，殿上神案香燭高燃，唯一不同之處，是神案供奉的並非中原人士的天地之神，而是一座獨一無二的海龍王雕像。

阿虎將軍被虬髯客指定為唱儀的人選，取其龍虎交滙之意。替李靖主持的自然是大龍潭老人了，大龍潭老人此時亦樂得眉開眼笑，哪有不願意之理？

眾人走到海龍王的神像前，阿虎將軍和大龍潭老人各引虬髯客和李靖上前。

阿虎將軍和大龍潭老人高聲唱道：「一參拜天地！二參拜海龍王神！三依序先向兄長參拜！」

虬髯客和李靖依言，雙雙跪在神案前面，先依中原的規矩參拜了天地，再依扶餘島規矩參拜了海龍王神。

兩人叙了年庚，虬髯客年長李靖二十多年，自然是兄長無疑。李靖便向虬髯客跪下參拜道：「小弟拜見虬髯大哥！日後當永視虬髯大哥為兄，天地海神為證，決不反悔！」

虬髯客喜得目中晶光再次閃動，他仰天歎道：「虬髯某人一生縱橫無敵，卻恨無一位兄弟知己，今日天降李賢弟於我，虬髯某這才明白，兄弟朋友之情義，竟重於帝皇大業！」

虬髯客連忙伸雙手，扶起李靖，微一沉吟，便慨然道：「愚兄知李兄弟的武功，實已達天下無敵的境界，再無上佳禮物相贈，那龍晶珠和少年人，便權當愚兄的禮物，贈與賢弟，任憑賢弟處置便了！」

＊　＊　＊

半個月後，李靖的傷勢已然盡復。這半個月來，當李靖的傷勢稍復，虬髯客便堅執要李靖搬去他的寢宮同住。虬髯客聰明絕頂，對於武林中各門各派的武功訣要竟瞭如指掌，李靖便趁機向他請教，因此對武林的各種閱歷便大為增長了。

虬髯客待李靖果然情同手足，他坦然承認自己的內力稍遜於他，但卻點出李靖內功心法中的幾處破綻，例如「后羿內功心法」偏於剛勇，法走奇門，若不以剛柔並重的正宗內功心法融滙，日久內功不但不能精進，而且極易走火入魔，陷於魔邪一道。

虬髯客見解，恰與達摩大師等異曲同工，李靖不由大為佩服。

李靖等在扶餘島過了一月有餘，虬髯客見眾人均極欲離去，只是不便開口告辭，便不再強留，特地派了三艘海船，一艘載客，二艘由阿虎、阿羊兩將統率五千水軍，沿途護送。

虬髯客又依諾把龍晶珠和少年人帶出，向李靖慨然道：「此兩物據說乃帝皇之本，愚兄今日交回賢弟手上，賢弟一切好自為之！愚兄日後將與賢弟你參與的大業絕跡，望賢弟善自處之！」言下間，竟有唏噓醒悟之意。

李靖亦有點臨別依依之情，他握着虬髯客的手，決然道：「但日後扶餘島有甚災危，只須大哥一聲相傳，小弟將誓與大哥及扶餘島共存亡！」

虬髯客呵呵大笑道：「賢弟放心，當今世上，決無人敢動扶餘島一根汗毛，賢弟若在中原難以立足，扶餘島將永遠為你大開中門！」

李靖欲走，但又道：「那小弟告辭了！大哥你善自珍重！」

虬髯客目中晶光閃動，大有依依之意，但隨即又呵呵一笑，道：「你去吧！虬髯某人的兄弟，豈會如此婆婆媽媽！」

達摩大師、大龍潭老人、水先生、徐茂公等又向虬髯客告辭，虬髯客只微一點頭，略一拱手，道一聲「不送了！」便轉身返回扶餘宮去了。

眾人在阿虎、阿羊兩將軍的引領下，向扶餘宮的西面走去，這並非徐茂公等來時的舊路，但卻便捷許多，走出扶餘宮不遠，便見一個隱蔽的港口，並排泊了三艘巨大的海船。

眾人上了海船，阿虎、阿羊兩將各率水軍，登上另外兩艘。不一會，三艘海船便駛離扶魚島餘遠去。

船上設備齊全，艄公、水手全是精通水性的好手，因此水先生也樂得躺在艙中享福。

眾人的注意力，此時倒大半落在那位少年人身上。但見此人年方二十，長相奇特，前庭寬廣，乃普通人的一倍有餘，更特別的是雙耳甚長，雙手垂下，亦過了膝蓋。他雖然在扶餘島過了多日囚徒的歲月，但神色泰然，光彩依舊，無半點囚徒的憔悴。

「多謝各位前輩兄弟相救，在下李世民，深感各位大恩！」

少年人向眾人拱手謝道，他的意態誠懇，但卻不落俗套，並未跪下拜謝。原來此人果然是姓李名世民。

水先生不明就裏，當下忙向少年人道：「你並非江湖中人，也不懂甚麼驚人的武功，那虬髯客把你擄去扶餘島，為甚麼既沒殺你，也沒虐待，好不教人迷惑！」

李世民大概亦知道，他眼前的老少，均是武林中人，而且還是頂尖的角色，不然，亦決不能把他從虬髯客手上要走，便不敢輕慢，忙回道：「在下也不知，扶餘島主為何把在下擄到島上，天幸他倒並非有何惡意，把在下囚在島上，衣食不缺，甚至連話也未問過在下一句！」當下，李世民又把

師提點，李靖豈敢違了前輩的訓導？李靖的內功心法終能由奇入正，由正返奇，不致走火入魔，誤陷魔邪之道，全靠各位前輩鼎力之助！」

水先生瞪了大龍潭老人一眼，道：「如何？倒是你這寶貝徒弟比你謙虛多了！」

大龍潭老人見李靖心胸寬宏，勝不驕、敗不餒，形如汪洋大海，不吝廣納百川，心中欣喜，竟怔怔的不語，連向水先生反唇相駁亦忘記了。

此時達摩大師忽然目注徐茂公和李靖二人，微微一笑，道：「徐施主打算如何處置這人和珠？」

徐茂公一聽，略一沉吟，便肅然道：「此時人珠終能合體，天機之兆看來已然應驗，在下豈敢有違？當遵順天意，傾力扶持，冀能一舉除去當今暴政，上應天心，下順民意，決不敢妄存一己私念！請大師明鑑！」

達摩大師一聽，大喜合什道：「善哉！善哉！世事但能秉公而處，不以一己私慾榮耀爲念，那便如滔滔江水，一往無前，勢不可擋了！徐施主大可放膽施爲便了！」

達摩大師一頓，又目注李靖，微笑道：「李少俠扶餘島一役成名，此番重出江湖，必令萬人矚目，妒忌吹捧奉承必不可免，施主有何打算？」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扶餘島一役，乃集天下高手之戰，若非大師等三位前輩在場，在下只怕已長埋扶餘島了！又有何聲名可成！在下身背師門叛逆之罪，爲天下名門正派不容，江湖雖大，只怕亦無在下立足之地，豈敢妄存萬人矚目之念麼？大師說笑了！」

李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李靖別無所長，幸蒙聖手眞傳，日後當身背藥囊，行醫濟世，不再理會江湖中事了！」

達摩大師一聽，大感欣慰，微笑道：「李施主淡薄於名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寵辱皆忘，武德兼備，已成大器！」

大龍潭老人一聽，卻瞪了達摩大師一眼，道：「大和尚！你欲渡他入空門麼？你若令他萬念皆空，不問世事，你以爲老子會很喜歡麼！」大龍潭老人不待達摩大師回應，又連忙瞪了李靖一眼，道：「江湖中事，千不理，萬不理，但有一事你不能不理！」

李靖見大龍潭老人一臉正經，絕非說笑，一反常態，便忙道：「師……傅！有何吩咐？」這是李靖自重逢後，第一次正面以師傅稱呼。

大龍潭老人唯恐李靖當眞萬念俱灰，甚至避入空門，心中大急之下，竟連當師傅的喜悅也忘了，急道：「你這小子知道麼？梅花教黑鬚龍王那小子，爲了你，幾乎把武林鬧得天翻地覆了！」

李靖一聽，奇道：「這三年李靖並未見過黑鬚龍王，他如何爲了我大鬧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你這小子，當日在龍山之上，不幸以死相救姓梅的小妖女，黑鬚龍王當日已揚言，誰敢動你一根汗毛，他黑鬚龍王決不會袖手不理！就因爲你失踪三年，黑鬚龍王爲了尋你，先鬧峨嵋，再闖崆峒，近日據聞又欲上玄天劍門，找你那位見鬼的三腳貓師傅算賬！你說，憑黑鬚龍王的功力，那班見鬼的名門正派會很好過麼？這一場血鬥，目下唯有你小子才能化解了！」

水先生一聽冷笑道：「豈料堂堂大龍潭老人，亦害怕與名門正派結怨了！豈非怪也奇哉麼？」

大龍潭老人狠狠的瞪了水先生一眼，道：「老子怕甚麼？老子只是不欲這小子成了武林火併的導火線罷了！因爲但凡出頭的鳥，均是先挨彈子對象，你知道麼！」

李靖此時亦大急道：「若黑鬚龍王因李靖之故，令梅花教與武林正派的仇怨加深，這場慘酷火併便勢將一發不可收拾了！」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好呵！你這小子，今日總算嘗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滋味了！大和尚欲渡你入空門，只怕是白費力氣的痴心妄想了！而且說到底，你這小子雖然心性淡薄，但卻兒女情長，聽說梅花教危機四伏，便因姓梅的小妖女之故，愛屋及烏，恨不得身插雙翼，橫飛滄海，立刻去出手化解這一場慘酷火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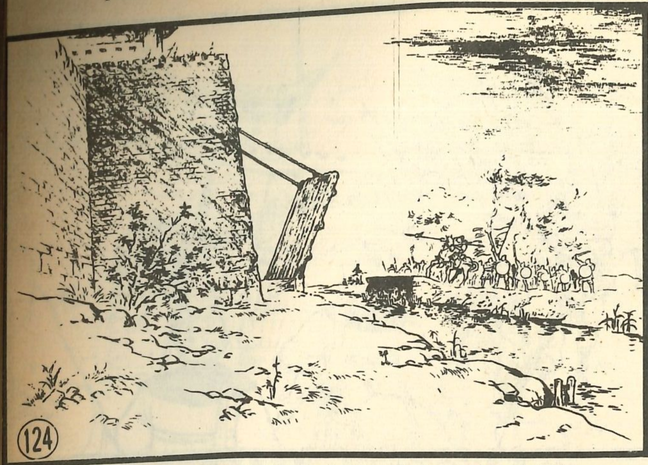
李靖的心事果然被大龍潭老人一言揭破，臉上不由一紅，怔怔的作聲不得，心中只恨海船走得太慢，不能及時趕抵雲嶺玄天劍門，化解一場因他而起的武林浩劫，而且，他心中自然還有一個久積的心事：那嬌野的梅花女現下到底如何了？

徐茂公卻悶聲不語，似乎想扯李靖加入他扶持潛龍出世的大業，但又知李靖的脾性，若他不願意，只怕眼前是光幕灼灼的天虹大道，亦決不會踏上！因此萬般無奈，唯有默然不語，等待機會再作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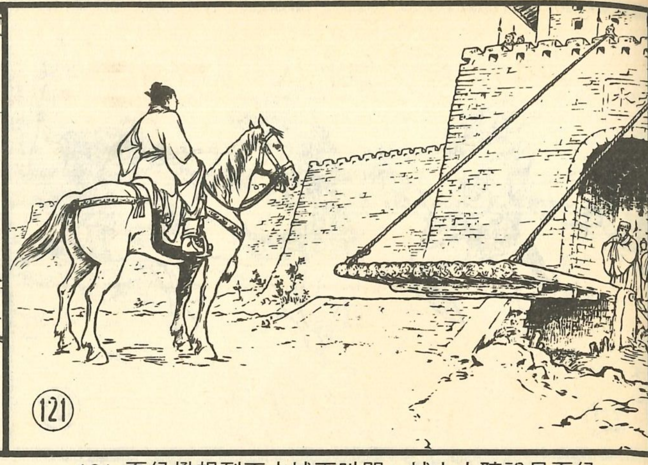
達摩大師見狀，不由呵呵一笑，道：「一爲天下蒼生，二爲武林安危，只須意出眞誠，又何分高下先後！日後的天下、武林，果然是兩位小施主的肩頭重任了！善哉，善哉，當眞可喜可賀！」

此時，海船正在茫茫的滄海中飛馳，把扶餘島拋得越來越遠，最後終於消失不見，唯剩下一個唯一的目標，向中原大地挺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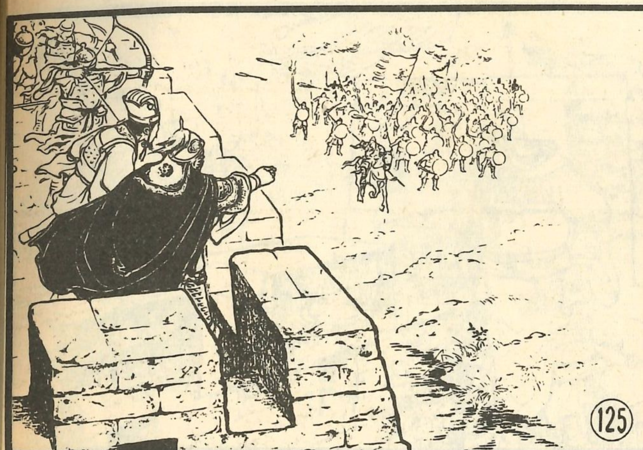
此篇完，請看下篇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五『龍遊滄海』看看徐茂公如何助李世民完成霸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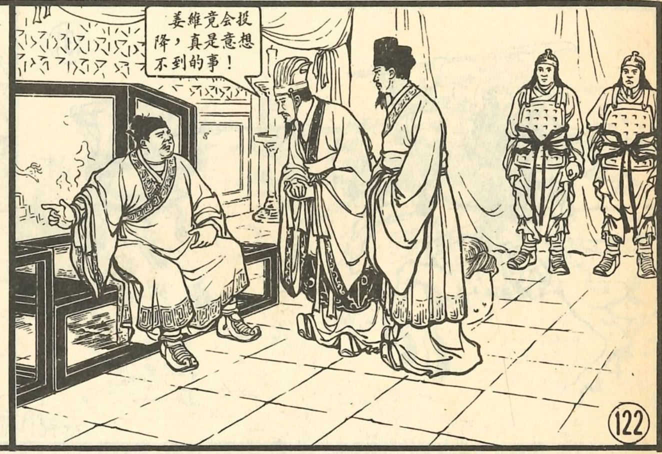
124 當夜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只見姜維挺槍勒馬，在城下大叫：「請夏侯都督答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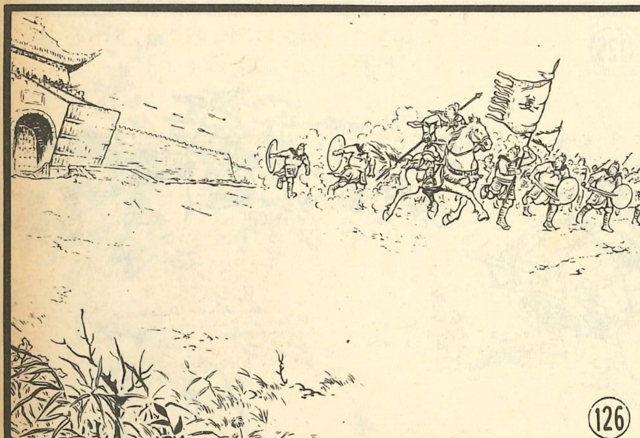
121 夏侯楙趕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聽說是夏侯都督，飛馬去報知馬遵。馬遵得訊，慌忙出城來迎接。



125 夏侯楙和馬遵慌忙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便責問他爲何降蜀。姜維大罵：「你只管脫身，寫信敎我降蜀，如今却來怪我！我如今封了上將，怎肯回來！」



122 到了馬遵府中，夏侯楙就把諸葛亮叫他去招降姜維，途中聽百姓說姜維已降情形，細說了一遍。馬遵聽說姜維降了諸葛亮，又是驚慌，又是惋惜。



126 姜維罵罷，就下令攻城，直到天亮方才退去。城裡只道姜維眞個降了，哪知攻城的是蜀軍喬裝的假姜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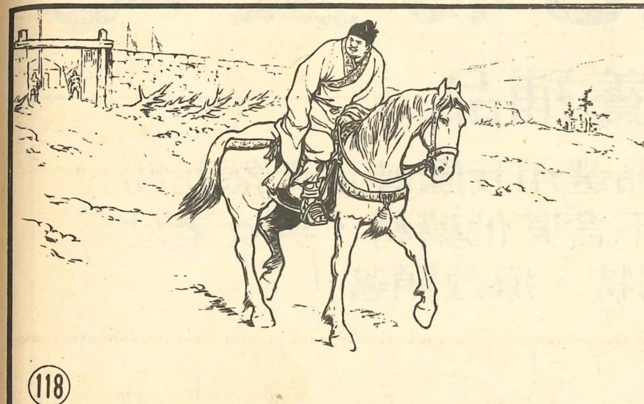


123 功曹梁緒和姜維交情甚厚，深知姜維爲人，不信姜維會無故投降，再三爲姜維分辯。夏侯楙哪肯聽他，反把他駁斥了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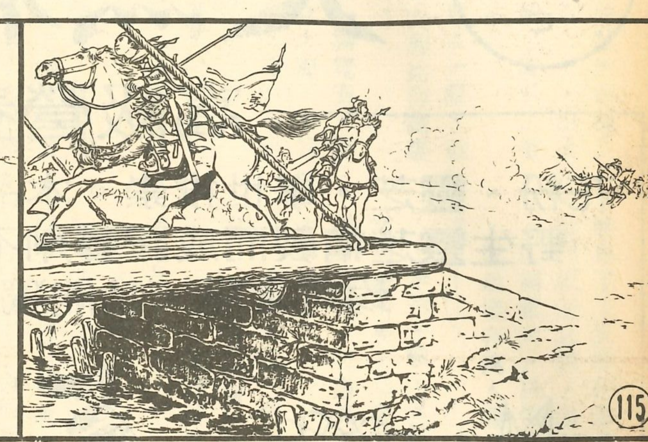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五

天水關（四）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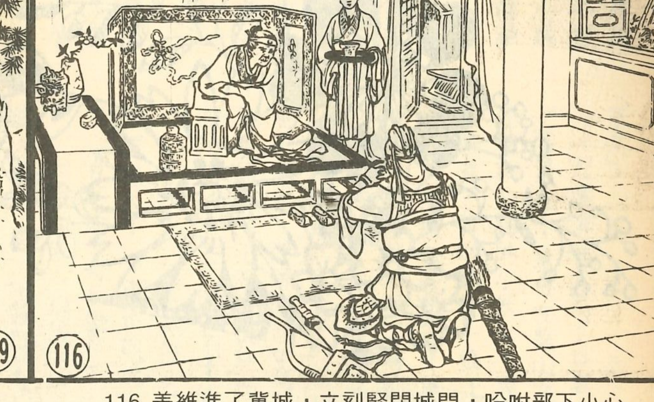
118 諸葛亮就給他衣服鞍馬，也不派人跟隨他，放他獨自到冀城去招降姜維。



115 魏延迎住姜維，大戰了幾個回合，就詐敗退走。姜維也不追趕，就勢奪路奔進城去。



119 夏侯楙離了大寨，一路向前走去，因爲不認得路徑，想找個人問路。忽然，有幾個百姓氣急敗壞地趕來，夏侯楙連忙向他們打聽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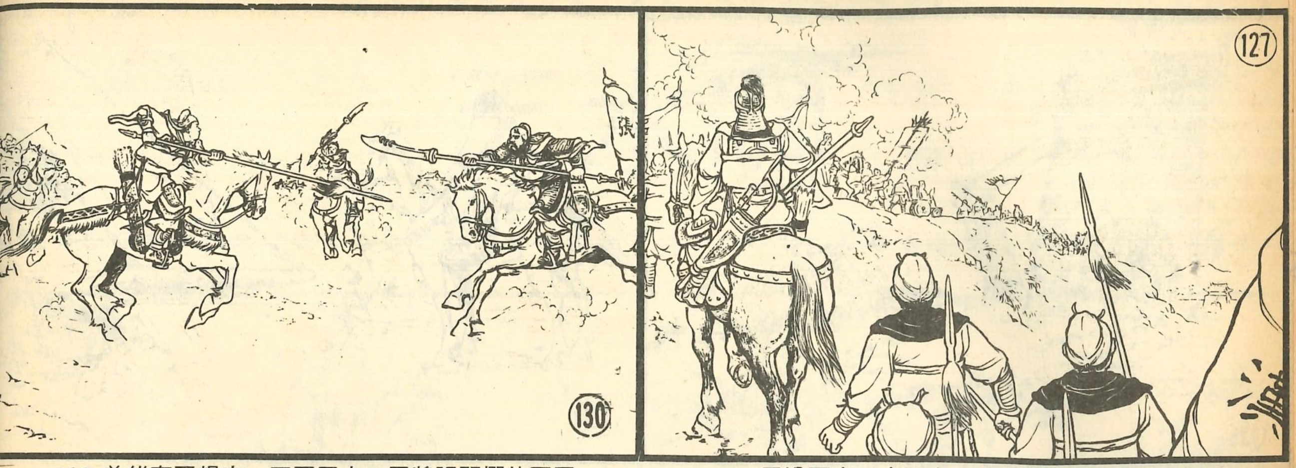
116 姜維進了冀城，立刻緊閉城門，吩咐部下小心守城，佈置妥當，才奔回家去拜見老母。



120 他聽說姜維已經投降，不由得吃了一驚，忙問目前天水守將是誰。百姓七嘴八舌地告訴他天水太守是馬遵。他聽了大喜，就催馬向天水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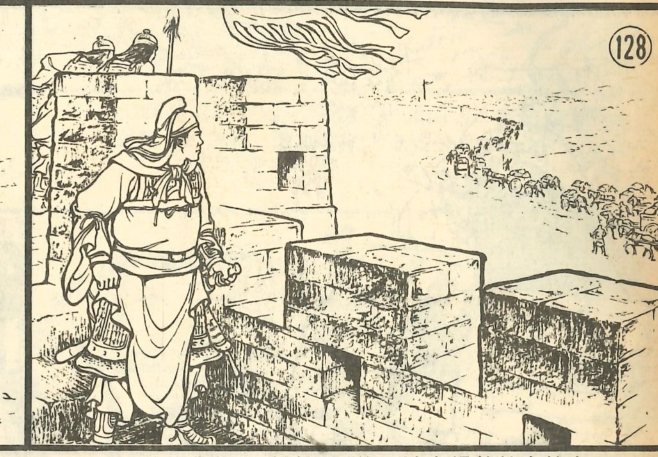


117 這邊姜維進了冀城，那邊趙雲也故意讓梁虔進了上邽。消息傳來，諸葛亮大喜，差人連夜到南安去把夏侯楙解了來，答應饒他性命，要他去招降姜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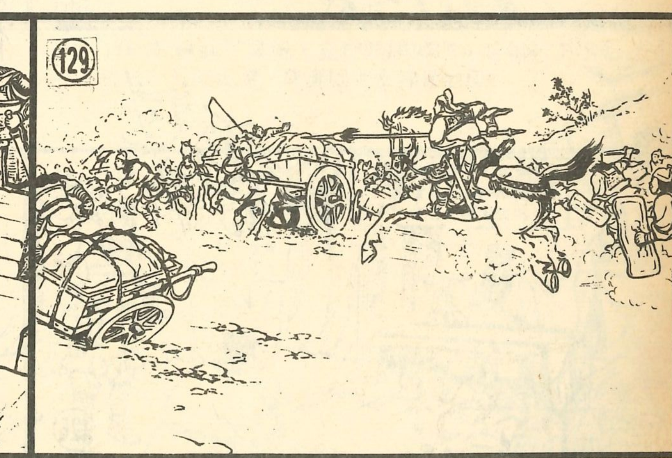


127 馬遵死守天水不出，諸葛亮乘機只留少數軍馬圍城，把大部兵力調到冀城，並且安排計策，一心想降服姜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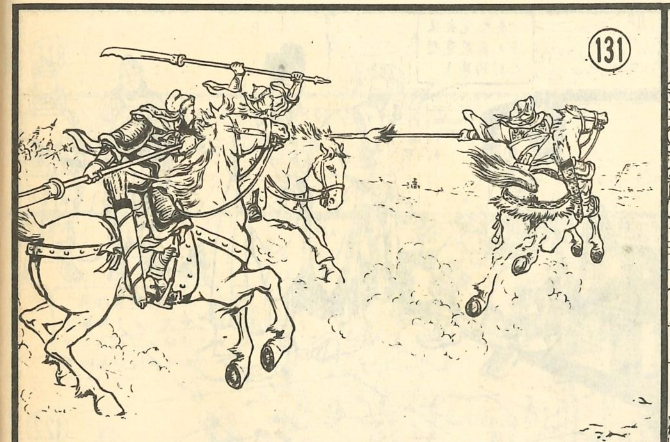
130 姜維奪了糧車，正要回去，蜀將張翼攔住了回城去路。剛戰了不幾合，王平也引兵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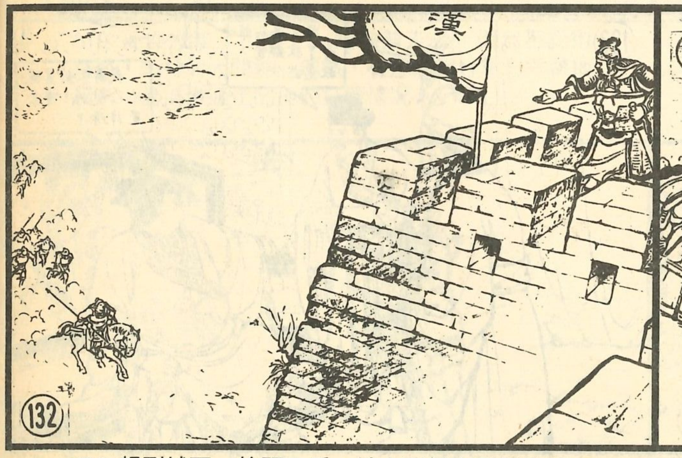
128 姜維自從冀城被圍以後，城中糧草越來越少，很是憂慮。一天，他在城上見蜀軍大小車輛，搬運來了糧草，不由得動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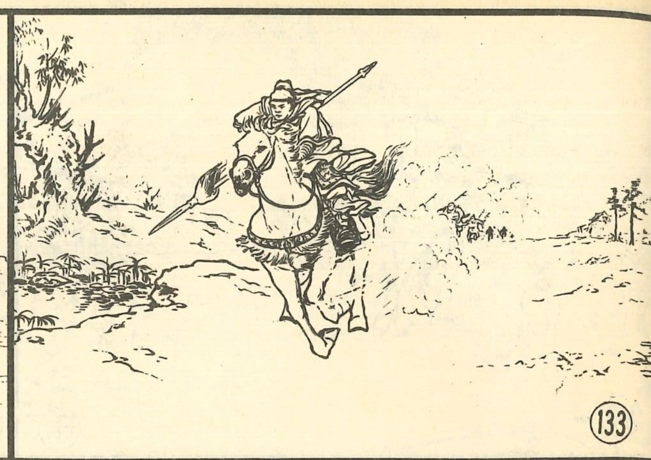
129 他立刻帶了三千人馬，突然衝出城來劫糧。蜀兵見姜維殺來，慌忙丟下糧車，奪路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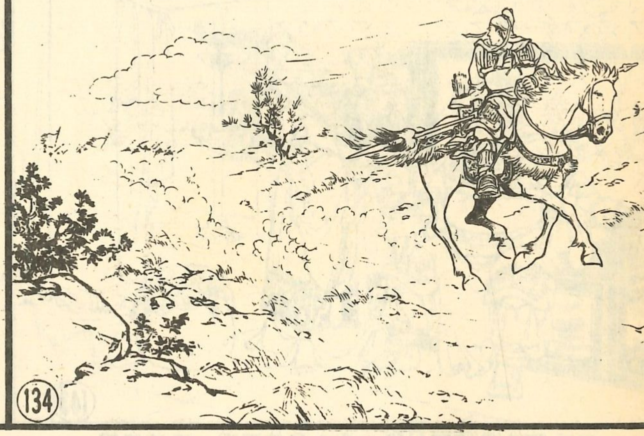
131 張翼和王平前後夾攻，姜維心慌，不敢久戰，喊一聲：「看槍！」虛刺一槍，奪路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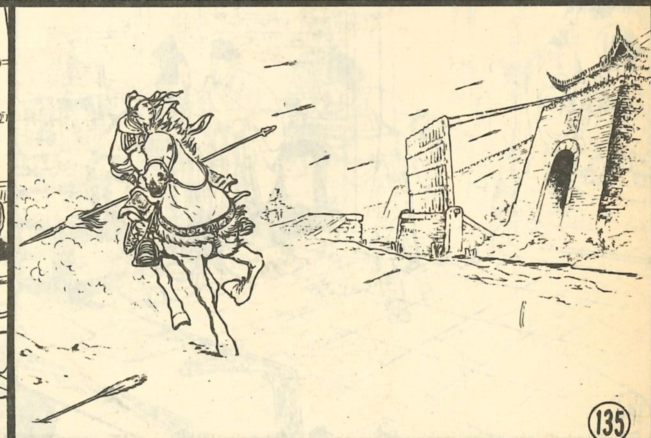
132 趕到城下，抬頭一看，城上已插上蜀軍旗號。魏延站在城樓上哈哈大笑：「姜維呀姜維，你中了諸葛亮丞相的妙計了，還是乘早投降！」



133 姜維又驚又怒，正要攻城，後面張翼、王平追到。姜維不敢再戰，帶着身邊數百名殘兵，望天水奔去。



134 路上又遇着了張苞伏兵，姜維拚全力殺出一條路來，脫身逃走。等到回身看時，才發覺只剩下自己單槍匹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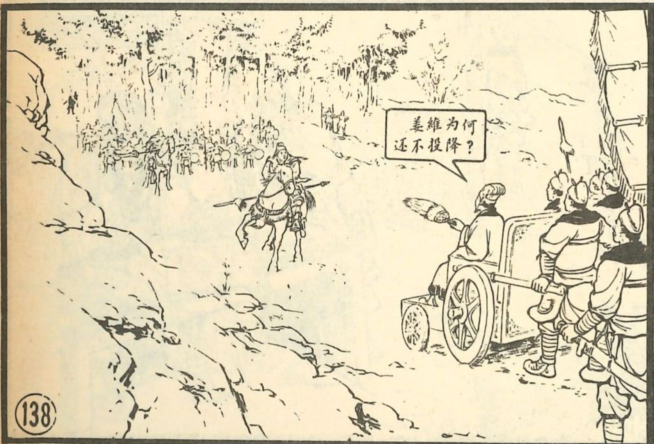


135 好容易趕到天水城下，已經又饑又乏。馬遵在城上見是姜維，以爲他想來騙開城門，吩咐軍士亂箭射下。姜維見前不能進城，後面追兵已近，連忙拍馬往上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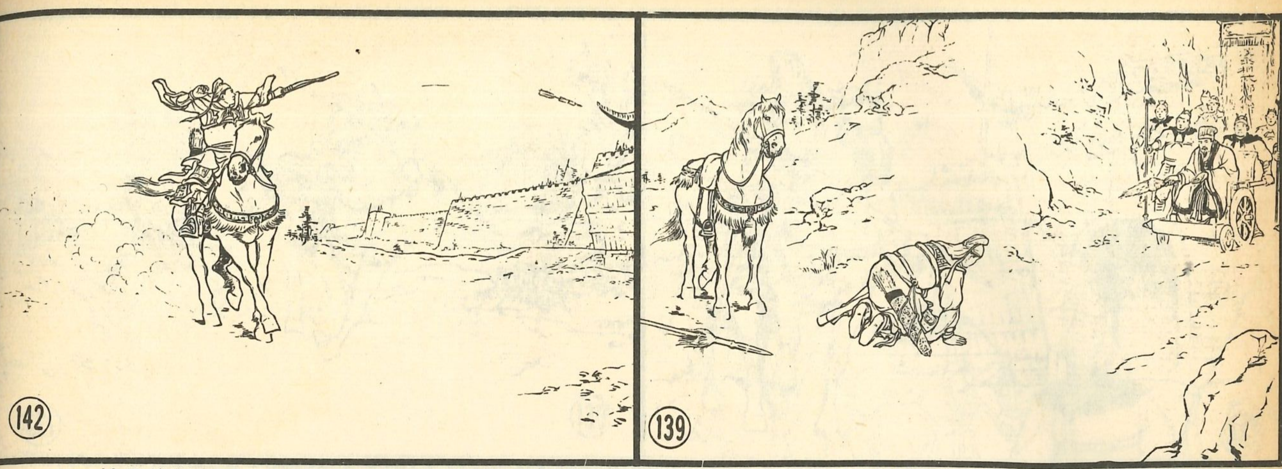
136 奔到上邽城，梁虔在城上大罵道：「反賊，你降了諸葛亮，竟還敢來賺我城池！」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嘆一聲，勒馬向長安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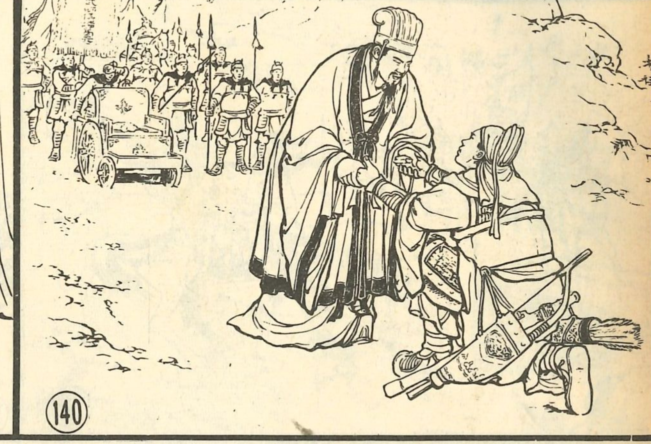
137 姜維垂頭喪氣，緩緩向前走去。走不數里，只聽得一聲吶喊，前面大樹林裡擁出一支人馬，爲首蜀將關興，跨馬橫刀，攔住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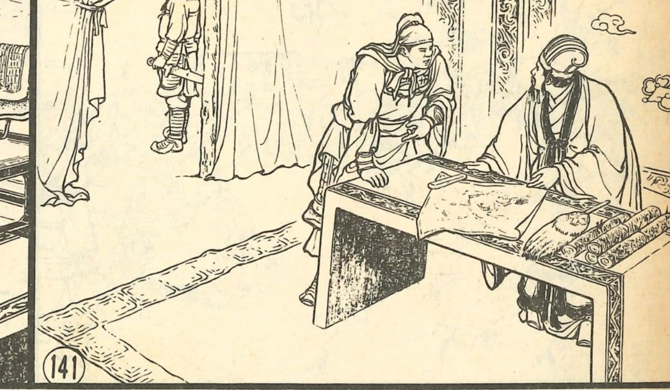
138 這時姜維人困馬乏，哪敢應戰，回馬想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車上一人正是諸葛亮。



139 姜維見前有諸葛亮，後有關興；又想自己竭盡心力，馬遵却不識好歹，久聞諸葛亮用兵如神，愛才如命，不如降了他，於是就下馬投降。



140 諸葛亮見姜維願意投降，慌忙下車，握住他的手說：「我從出茅廬以來，一直在尋訪賢士，想把平生所學傳授給他，現在遇見你，我的心願達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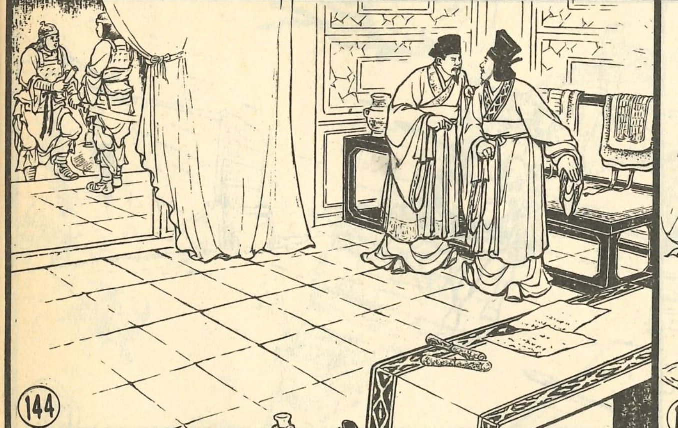


141 姜維和諸葛亮回到寨內，就一同商議攻打天水。姜維說他和尹賞、梁緒交情很好，只要寫封密信射入城內，使他們引起內亂，便可破城，諸葛亮連稱「妙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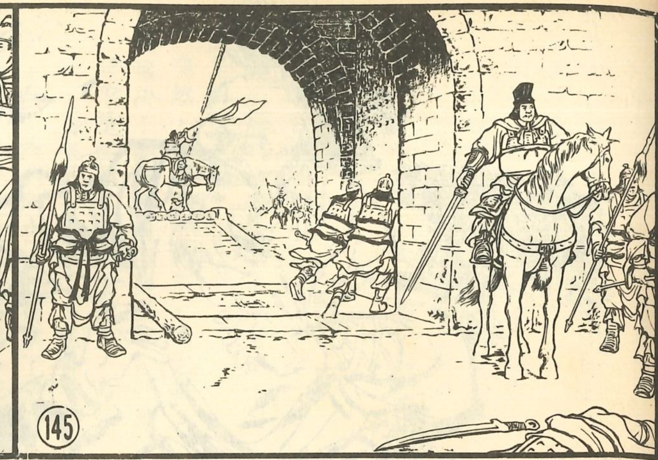
142 於是姜維寫了一封信，拴在箭上，縱馬趕到城下，「颼」的一箭，射進城去。



143 軍士拾了那封信，拿來獻給馬遵。馬遵拆開一看，見是姜維要尹賞、梁緒作內應，心中大疑，就和夏侯楙商議，決定殺掉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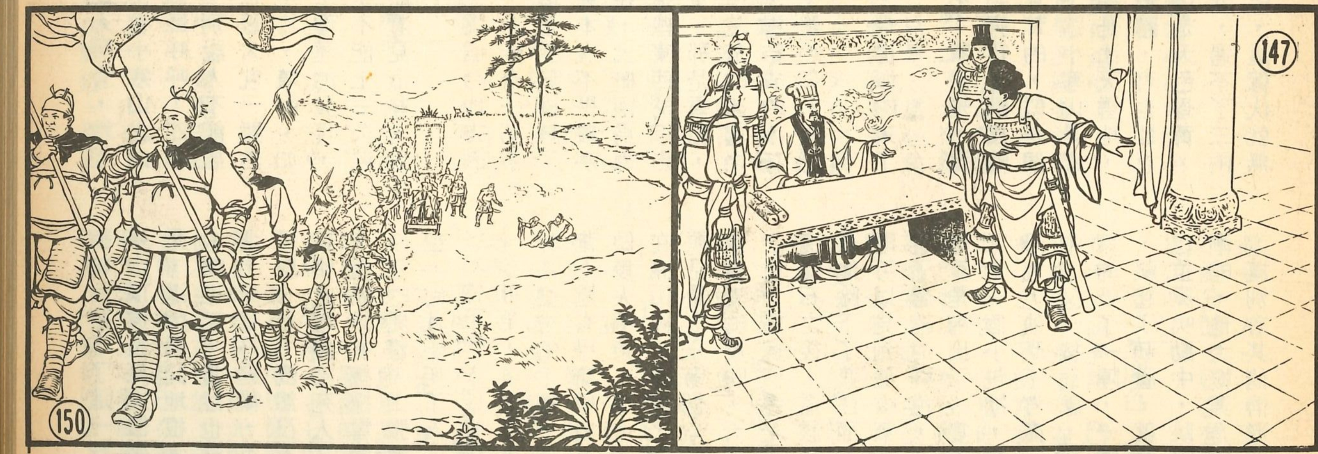
144 當夜，夏侯楙幾次差人請尹賞、梁緒到府中去議事，兩人已得到風聲，商議了一下，決定獻城降蜀。



145 尹賞和梁緒全身披掛，帶着數十名親信，衝到城邊，打開城門，放蜀兵進城。



146 夏侯楙、馬遵發覺事情不妙，慌忙引着數百騎出西門，棄了天水，向羌中逃去。



147 梁緒、尹賞迎接諸葛亮入城。諸葛亮又問如何能取上邽，梁緒答道：「上邽守將是我親弟梁虔，我願去招降。」諸葛亮大喜，當即派梁緒前去。

148 梁緒當天趕到上邽，喚出梁虔，勸他投降。梁虔答應，跟梁緒同來見諸葛亮。諸葛亮重加勞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



149 衆將見諸葛亮不去追擊夏侯楙，都問：「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諸葛亮笑道：「我放走夏侯楙，不過像放走一隻鴨；現在得了姜維，却是得了一隻鳳凰啊！」

150 諸葛亮得了三郡，聲威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他整頓了軍馬，便向祁山進發了。（本段完）

鐵中錚·文
可飛·圖

江湖恩怨錄

天魔七煞

魔煞寒山賣人頭　老鬼九嶷襲六俠

四外罡風凜烈，砭人肌骨，地下冰雪如鏡，照人毛髮，在小寒山之山巔，終年彤雲密佈，朔風呼呼，四季冰結不解，奇冷無比，別說人不能居住，就是飛禽走獸，也難久航，雖然，有幾種天賦異稟的生物、植物、如雪熊、雪貂、冰樹、玉瓊蓮的發現，可也少之又少，反正是不能上去久航了，當然，就沒有人能看見這些，代這些作個宣傳張揚的……

是十一月的初旬，這個冷地方因天時關係，顯得更冷，冷能令一切事物更靜止，這小寒山頂是極靜極靜了，靜得有些怕人，這裏本有不畏嚴寒的雪熊出沒遊玩，現在，大概因爲太夜的原故吧？也不見這些東西的踪影，偶或飛過一二點白星，那是雪貂，卻是一晃即沒，沒入白茫茫的冰雪之中，一陣陣罡風吹來，雪結成的冰花給吹起來了，有些美，雖然令人有着肅煞寂寥之感。

突然，只見左邊，飛也似的來了個毛茸茸的東西……

毛茸茸的東西！不！看清楚，這是個人，他因爲由頭到脚穿了獸皮的衣服，因此，看來毛茸茸的，似是個怪物，這人來幹甚麼？這小寒山是出了名的冷，四面八方都是冰天雪地，就算有了這毛皮衣服裹體，可也難忍這子夜的寒露，目下已是天色昏黃，該算是申末酉初的時分，過不了三兩個時辰，就是子夜來臨，這傢伙就無論如何避不了這一股寒潮，雖說在小寒山頂還沒見過僵斃的死屍骸骨，但是，這因爲此地根本沒有人來過——人跡不至，當然也沒有死人發現——這十分合符邏輯，不過，你或可以問這麼一句，既然沒有人來此，那怎能証明此地能冷死人？朋友，在半山腰，就偶然有些採雪蓮的藥夫子，發現冷死的屍體，山腰還可有個背風的所在，尚且能死了人，這山頂，也就可以不言可喻，你說是不是？

可是，這傢伙來到了山頂，不知幹甚麼來的！嗨！這人穿了雪滑子，背上還有弓箭標槍之類的東西，穿得像隻火毛猿一樣，還是佝僂着身子，在滿山亂走亂竄，看此人行動神色，顯見是十分焦急，天色早已夜了，就仗雪光的反映，天際有了這麼些昏黃之色，這傢伙還是走啊走的，來到一塊怪石之後，這該是背風之所在，就是他除下了遮住面目的風鏡帽兜，立即可以見到他噴氣如烟，這表示他也有了瑟縮的神色，在懷中一陣掏摸，總算是掏出了一隻不大的砂紅葫蘆，又是一個小包袱，包中有三個紅色的丹丸，他毫不考慮，取了一丸放入口中，又一按葫蘆，拔去葫蘆栓，嘴對嘴的吸了一陣，一陣忙亂，收了布包，藏起了葫蘆，就見他戰戰抖抖的，在罡風吹動中，跳呀蹦的打拳脚，漸漸的，他大概還是支持不住吧。或者大概別有其他情形的，他坐下了，坐

在雪地之上，背對那孤零零的怪石，低頭埋胸的端坐不動。

從此以後，就不見那傢伙起立，也不見這傢伙有甚麼動靜，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僵了，罡風還在吹着，吹得這四週陰森森的，眞靜，靜到了極點，靜得怕人……

* * *

總算是天亮了，也有些陽光，四週還是沉靜，這傢伙還是沒有動，看來眞是給冰凍壞了。

突然，忽覺風中傳來一陣尖嘯，這尖嘯決不能是罡風所發出，也就是說，絕不是風聲，遠處又傳來一陣長笑，嘿！看來是有人來了，怪事，這本是罕有人跡的所在，昨夜來了個毛茸茸的怪人，已是奇怪，不料今天又來了這些人，奇上加奇，難道他們是約定來的！不過！到這個鬼地方，有甚麼正經！

一陣血光也似的長虹，落在東北角上，看看清楚，乃是個頭大，身矮，青面獠牙的怪人，白髮如雪，頷下無鬚，背插雙旗，旗捲如槍，腰跨革囊，大得奇怪，一身紅衣，却綴了點點金星，脚才落地，就見他身形如風團團一轉，雪地堅冰之上，就如一個直徑七尺的大圓圈，又一動，人已端立在圓圈之中，而他眼前，却已見一個長身玉立，虬髯繞頰的老人，也已站在一個圈圈之中，青面獠牙的怪人仰天一聲長嘯，虬髯老人也是長笑相應。

「老魔頭！你好！」

「老煞星，你也不錯！」

「咱們準時赴約，誰也不賴！」

「誰也不賴！」

「交貨吧！」

「好！」

青面獠牙怪人手一提革囊，不知甚麼手法，就見他一掏一抖，「吧」的一聲，一顆人頭投入虬髯老人的圈中。

「老魔頭，你看，這是誰？」

「青龍幫主洪天揚！」虬髯老人立即手一彈，也是一顆人頭擲在青面獠牙怪人圈中，怪人一見人頭，哼哼一笑道：「青風掌門西門才！」

這一開頭，虬髯老人再連擲了八個人頭，青面獠牙怪人也是八個，一共十八個，而這十八顆人頭，由他們口中報名所示，不由使人汗毛皆豎，你道爲何？

原來這十八顆人頭，竟是目下中原領袖一幫一派之主者，計開七星門的張春輝、鐵掌幫的夏道、南山派的天靈樵子、華山派的長春眞人、黑虎盟主易法善、九盤山的戚子卿。白雁門的惡主母胡天雁、天鷹派的時淳、獨身教主馮玉瑛、紅旗手狄村夫、神行門郝承、靈光派郭均、三才門無忌仙師、九幽門陸易風、商山翁信、衡山木天師，一共十八個主者。

「老煞星，咱們三次約會，均是和過了！」

「和過了？」

「我飛天神魔王昭然與你七煞神徐戢看來難分軒輊的了！」

「是呀，誰也不能對付誰的了！可惜，這一部百截通令是無法能合併爲一的了！」

「老徐，常言道：『天無二日』又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本來你我以殺人爲取決約定，只是，這些武林中自認不法之徒，均非你我對手，而且，不堪一擊，三年來，死在你我手中武林知名之士，沒有一百，也有九十，也算是他們的晦氣，作了我倆決鬥的犧牲，目下，總該算個段落，你看該如何處決此事？」

「老王！依你看，該如何處置？」

虬髯老人王昭然沉默了一陣，青面獠牙怪人徐戢則注視了遠處一眼，雙方不約而同的說道：「最好死了一個！」

「誰死？」兩人又糾纏住了，看來兩人誰也不想死！

王昭然又沉默了一陣道：「這樣吧，平分！」

徐戢冷冷的說道：「誰取這一份神靈訣？」

「一人一半！」

徐戢冷冷的笑了笑道：「還是老法子！不太高明！」

「依你之見？」

「神靈訣歸我，天心劍歸你，百截通令一人一半，玉蟾雙矛，對不起，不能分開，好在有寒玄盾讓給你，你看如何？」

王昭然面色一變道：「老七煞，你在痴人說夢話，門還未進，就這樣穩定把住，羞也不羞？老實說，若無老夫之子午對宮訣，勘探地形，指示門戶所在，借重你那前古玉斧，劈去封門神泥，仗我所持玄玉鎖匙開門，甚麼寒玄盾，甚麼天心劍，就是神靈訣，也是由我一人所有，還好意思把持雙矛？你既然如此，好，這就吹……」

徐戢一聲陰惻惻的冷笑道：「老魔頭，你是不答應了？」

「我爲甚麼要答應？」

「打！」徐戢怒喝一聲，身形暴起，手一揚，一陣勁風捲起，平排在王昭然面前九顆人頭，竟然爲其一掌之力，滴溜溜的轉了起來，向王昭然環身飛到。

王昭然長笑一聲道：「好個七煞神炁。」就見白影一晃，王昭然大袖擺動，這九顆人頭爲其神力一盪，又是一陣爆响，一團團的青烟飛起，王昭然怒嘯一聲道：「老七煞，你好……」

徐戢桀桀的怪笑，身形疾進，只見王昭然全身燐光閃閃，手忙脚亂，他不由心花怒放，這一招毒着，都是克奏膚功，自己在死人頭顱之內，暗藏玄燐毒砂，趁機暴起發難，將這江湖第一位魔星惡宿，陷入其內，這毒

砂是有名的陰毒，只要爲其沾上一點，就能腐骨蝕肌，雖然王昭然魔頭有百毒玉辟邪可治理，但是，目下還得對付自己的殺手神招呢，叫他兩面難兼顧，這一來，只要將這老魔頭制住，挑去了手脚主筋，逼其赴九嶷山，尋到藏珍古洞，開門取寶，這一來，天下武林，唯我獨尊，豈不快哉，因此，徐戡的身法展開，他也由半部百截通令所悟化，夾雜本身大天罡七煞神手之內，向王昭然連擊七掌！

王昭然雖說是爲人孤高自賞，性格怪癖，却是光明正大，而且自詡爲一代宗匠，再說他本身技藝，也實具玄妙不可思議之功，可就發夢也想不到，對面的江湖能手，有名的七煞神，竟然也能使出這種妖魔小道，邪手毒計，玄燐毒砂一現，老魔頭就算是具有無上神通，却也在這禍生肘腋，百密一疏，又加一念托大之下，爲其乘虛而入，雖仗其大天魔神勁拂出不少，可是，也站上多少，一陣劇疼，再加上七煞神的出手，老魔頭眞的是四面楚歌，而心神交瘁，徐戡之七煞掌向其連擊七掌，王昭然拚耗一點眞元，「天殘地傷」，誅滅戳神掌發出，又來了一下輕易不肯使用的幺魔金梭，徐戡也是自以爲勝劵必操，穩能得手，心花大開之下，疏於防範，何況，老魔頭出手發掌，勁力大減，他更加放心，那料到眼前一花，耳聞轟然一聲巨响，一道金虹，挾了霹靂之聲，向其面門打到。

徐戡一見，心中一震，這是老魔頭的成名暗器「幺魔金梭」，深知此物矯若遊龍，能發能收，而且環敵飛馳，不得不休，他是一聲怪嘯，陡地身形疾退，預先避開來物襲擊。

不料就在此時，左腰際一陣劇疼，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身子就此向右一側，而幺魔金梭却如影附形，一聲霹靂，循踪飛到，徐戡不由暴怒，就知此次又是成空，身負重傷，再讓這金梭所中，自己非但無法尅制老魔，反而有讓其乘自己傷重，立即吸去毒砂，再打出三枚金梭，這時自己焉能留得命在，一咬牙，厲嘯一聲道：「老魔頭，想不到你竟伏有能手，使我上當，後會有期，我去也……」

徐戡不愧是江湖能手的頂尖兒，一聲我去也，身上還負有重傷，却還是在嘯聲搖曳之下，人已一晃無踪，而王昭然却在此時趺坐在地上，金梭也已一聲嘯响飛回自己身邊，他是看得明白，自己的金梭並無把握將其擊退，就是在老七煞閃避金梭，却不知在左邊飛來一支全紅色，直泛異光的長箭，一則是射得巧，二則山風本來極大，這箭又是無聲無息，其實聲音極小，小得爲罡風所掩而已，却是極勁，三則是徐戡正在閃避自己的暗器，在這三般凑巧之下，爲其射中軟檔，虧的就是吃了個比自己更狠的，目下，王昭然無法理會這命是何人所救，他一面盤坐運功，一面取出一枚形如半月形的玉辟邪，環身移動，就見一陣陣青烟起處，而王昭然本來混身有抖顫之象，雪地罡風，本來就憑仗了無比內功修爲，才可支持，身中毒砂，功力已窒，尚幸一點眞元未息，否則，實是無法能在這小寒山頂上硬挨，現在，也較爲好些，漸漸的有白烟冒起，宛如剛揭開熱蒸籠一樣，使人看不清楚王昭然之全身！

王昭然默默運功，身邊又聞得「颼」的一聲微响，突的，一陣熊吼，王老魔不由一怔，好在功已運完，睜眼一看，只見一隻碩大無比的白熊，倒在一邊，血色鮮紅，映在雪地，看來份外刺眼，王老魔起身探視，只見一條毛茸茸人影，如飛馳來，一到熊屍身邊，他出手一探，拔去熊屍咽喉長箭，立即一用力，將熊屍推了個翻身，然後用身上匕首，只一劃將熊屍齊胸割開，略一整理，取出一隻熊膽，然後，對熊屍拜了四拜，一長身，向山下滑馳而去。

王昭然是看得分明，他是一個盤旋，四外探視一週，然後，順着這雪撬滑行痕跡，飛馳而下，想他身懷絕技，而且又是名震江湖武林的魔頭煞星，輕功之佳，舉世無匹，雖然有了些躭擱，但是，這毛茸茸人物，輕功並不佳妙，祇看其滑行而來，還須雪撬相助，就知一斑，因此是毫不費力的爲其跟上，只見白茫茫一片雪山，一條人影向前急奔，王老魔看得眞切，跟得也就更爲緊迫，須知王昭然一生爲人，所謂睚眥之怨必報，也是滴水之恩難受，自己看得明白，若無此人一箭，自己勢必爲徐戡所擒，這一來，也就不用再打算活命之念，就算徐戡是看上自己身藏之物，及自己精心所悟之子午對宮訣，須代其覓取門戶，以自己爲人，那能受得住這些，即使死不吐實，這徐戡既能對自己用上了這樣陰狠手法，當然難保其爲了藏珍，而用更殘酷手段，到時求生既難，求死也是不易，此人對自己有了這麼大的恩典，自己一定要有個交代。

因此，他再也不能放鬆此人，務須對他摸得一清二楚，好好的報答此人。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只見此人在前一路急馳，除了有一陣小小的躭擱外，並無其他特別擧動，想王老魔是身懷絕技，這飲食睡眠本就隨便，說實在，一天二天，不食不休，也是沒有甚麼大不了，他却是在奇怪，這毛茸茸的人物，一路上祇有小小的躭擱，這小小一段時間，也不見他有甚麼乾糧食物掏出來，此人輕功不佳，難道有這好的忍飢耐餓之功力？尤其是在這小寒山中，風雪彌天，雖說有獸皮衣服的禦寒，但也非平常人能抵抗得了，自己與徐老煞約會來此，方圓十里之內，如有人聲响動，斷無不知之理，証明此人來此山頂，至少也是在昨日，說不定潛伏已有一二日，他到底憑甚麼能抗得了小寒山子夜寒潮？再說射熊取膽，說明他是爲此而來，不過，助我傷敵，連問也不問一聲，掉頭就走，表示並無索酬討好之意，此人看來樂得交一交……

可是一段時間過去了，前面還是一片白茫茫，山勢越來越險要，而前面的毛人，却有了些遲鈍的形跡，有幾次看來，簡直是搖搖欲倒，王老魔一見，心中一動，突然前面的人一個倒栽葱，一跤摔倒，由於山形險峻，又加斜勢甚銳，這一摔，他是再也不能支持，雪滑路險，但見一片雪花飛舞中，人已向山下直瀉而下，王老魔不由暗叫一聲不好，身形疾動，宛如長箭脫弦，其疾無比，只一竄一晃，人已循跡而落，眼前已見這毛茸茸的人正在死命掙扎，王老魔剛欲出手相援，就見此人在此萬分危急之時，左脚一伸，右脚一撑，奮力制住瀉勢，而雙手前撲，戴有皮手套十指狠狠的扣住了山石，又聞得一聲悶哼，就如一隻大壁虎相似，掛在山腰，然後，他是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王偉，你不能半途死去。」這一句話，令王昭然聽了滿懷愀然之感，王老魔是不動聲息，果見這個名爲王偉的人，很吃力的再支持起身軀，在懷中一陣掏摸，取出一個小布包，包中有一顆色澤鮮紅的丹丸，他取了帽兜風鏡，塞在口中，又取了一個小紅葫蘆，去了塞子仰飲，吸了幾口，慢慢的，他又是不顧命般的，向前疾馳而去。

王昭然看得清楚，心中更是疑問，此人爲了甚麼？來到小寒山頂，難道這一個熊膽有甚麼大關鍵不成？雖然，雪熊乃是罕見之物，雪熊的膽也是有名療毒之物，但也不必爲此鄭重其事的了！誰不知小寒山絕頂人踪少見，罡風凜冽，上得山的，除了苦修行，及有無比內功之能人異士，否則極少人活了上山了，更不必說是活着下山，此人不畏風雪嚴寒，巴巴的忍受了這砭骨割體的罡風，爲的只是一枚熊膽，這……實在難以想通，爲了這個人的原故，王老魔更是要弄個明白清楚。

* * *

「王偉，這名字不見經傳，想來不是甚麼武林知名之士吧！」老魔嘀咕了一聲，事實上，武林知名之士，死在他倆手下的，也難以伸算，說實話，王偉若是略有名聲，看來也難逃他倆魔掌之下，王老魔想到這裡，他微微一笑，前面的王偉是毫不理會身後有無人跟隨，一口氣的向前疾馳，小寒山山徑不甚分明，何況王偉是拚死而來，憑其特製雪撬，又加本身深湛武功，爲了身負重責，不顧危難，因此也能來到小寒山頂。

但是，在下山之時，他却是走一步，就留心第二步，口中只是在自言自語，說的無非是勉勵自己的話，要硬挺硬捱的捱到目的地。已是傍晚時分，在山那邊，微見有火光映掩，王偉於是精神一振，他不禁仰天大叫一聲：「三弟，王偉來也！」語聲才畢，他風也似的向那火光之處撲去。

王昭然也已看清楚，這地方乃是個山峽谷，谷中有一個帳幕，好在是個背風的所在，而且山下較山上好得多，這帳幕還是用了極好的貂皮所縫，當可擋得嚴寒，而火光乃是在帳外一個火堆中發出，王偉身形一動，人已向那帳幕中滑去。

「六妹！快來接一接，我……」王偉目下是再也難能支持下去，他說了這句話，人已搖搖欲倒，雖然還仗餘勢，向前竄滑而行，事實上，精疲力盡，眞須要有一個人來接一接力。可是，他眼前人影一閃，只見兩條又長又瘦的人影突然撲出，就聞得陰惻惻兩聲冷笑，道：「老大，久違了？」

王偉一見兩人，陡然一震，手一動，已揭下帽兜風鏡，這一來，他却看得眞切，當其一看清面前兩人，不由一聲怒嘯，就見一口鮮血，如箭般噴出，人也就癱然而倒下去。

這兩人一見如此情形，就老實不客氣，相互對視一笑，身形疾動，手一抖，一條極長的白影，向王偉當頭捲到，一搭一捲，好手法，就將王偉的左右雙臂，連肩裹住，兩人又互相的一聲喝，王偉這毛茸茸的身軀，立即爲兩人抖起，兩人又一亮掌，各疾伸中指，只一指，將王偉之「太乙穴」點住，然後一放手，只見兩人各在一邊將其扶起，向這帳幕中走去。

王昭然本想立時出手，又見兩人一身邪氣，出手極快，心中一動，立下主意，也就順其自然。

且說這兩人，將王偉點穴挾上帳幕，而幕中有個長髮垂地，面目瘦削，宛似骷髏的老人，一對深眼，發出比小寒山罡風還冷還嚴的光芒，身後站立兩個面目醜陋，身材臃腫的少年壯漢，長髮老人一見兩人扶住王偉入來，他桀桀一笑道：「不愧爲我門下，後起之秀，此人一得，我們該發揚光大了！桀……」長髮老人又一眼向左邊望去，只見一個年約十八歲的少女，鳳目含淚，守伺在一個被窩邊，一見王偉被擒，她一聲苦笑道：「大哥，恕小妹祇能先走一步。」手一動，長劍抖動，就往頸子上抹去，不料錚的一聲，一粒五角芒珠，直打劍身，「噹」的一聲，少女劍身被震，手也突感一陣酸麻，耳邊又聞怪聲連連道：「田姑娘，這世界上還有可貴之事，古語云：『好死不如惡活！』本敎主也並非要爾等三人性命，祇要答應我一事，雙方皆有好處，姑娘又何必出此下策？」

田姓少女鳳目怒睜，怒斥一聲道：「惡鬼休狂，姓田的今日落在你手，有死而已，花言巧語，奪取重寶秘笈，都是休想……」

長髮老人陰惻惻的說了一句：「難道田姑娘就捨得了李三俠……」

長髮老人一提李三俠，少女面色更轉淒厲，她本能的回過頭去，望了一眼被褥，一張蒼白無色的面容，映入眼簾，少女心頭宛如被重物椎了一下，但是，想到這人，因一個疏忽，中了這老妖的碧血陰魂刺，雖仗老大王偉拚重力，用了射陽神弩將老妖之三惡眚擊退，可是，自己心上人也就無法行動，尚幸老大的故佈疑陣，老四、老五捨命堵截，脫出重圍，走避來此，心上人為這陰毒暗器，折磨得死去活來了十多次，不是自己說出心中話，老大又不畏萬難，竟用白信丸這種劇烈藥物護體，上小寒山頂割取雪熊膽，以助心上人解除病毒的話，他是老早自栽的了，好不容易來到此地，卻不料依然為這老妖綴上，自己關中六俠，為了與此人奪寶成仇，弄得傾家蕩產，又喪了三個盟友性命，轉輾來此，滿以為能得療治傷毒，再靠遺笈秘籙，習成神功，以雪此仇，不想落了個如此下場。

自己一心關注在心上人身上，不妨老妖親自現身，又帶了他兩個寶貝兒子趕來，一到就說明，此來冰釋前怨，已過去的，不再提起，不過，要自己嫁給老妖作填房(繼室)。

少女那肯順從，卻不料老妖還說出，要王偉與心上人交出「太白神解」，並投入他的門下為徒，這就令她更為憤恨，明知大哥為人方正端直，為朋友捨身急義，無所不能，要其在邪惡面前低頭，卻是一萬個不成，本就想王偉一到，由己出口示警，來個一鬧，趁忙亂之中，帶了心上人奪圍而走，憑老大本領，再加上其絕技機智，即使不成，也可圖個一時太平，那料到，王偉一到便被擒，這個想法落空。她是再無法可以忍耐，就此來個橫劍自刎，老妖一提起心上人，少女心中一震，這！不得不有個思忖考慮……

就在此時，聞得一聲怒吼，王偉已悠悠醒來，他本是神疲力乏，一見老妖手下，心中就知出事，急怒攻心，氣血不寧，昏了過去，目下，太乙穴被制，並非啞穴受阻，故而尚能出口發聲，身子卻是無法轉動，他睜眼一看，見是老妖及其兩個兒子，擒住自己的雙弔客，則在其身後照料。

王偉心中一疼，又一眼見結義六妹，護住三弟，尚未死去，他是微微一定，頭腦一清，他立即籌思脫身之策，就算十死無生，也得鎮靜從事，因此，他怒叫了聲：「鬼靈靈，算你鬼計多端，俺是輸了。」

「好說，好說……王大俠！想你神弓斃三眚，鐵掌震六鬼，我那九疑山老巢，差些為你一把火毀了個乾乾淨淨，若不是我老鬼神通廣大，老早就為你那英俊的三弟毒計損了，祇是我武功精湛，妙參造化，並且足智多謀，就算為我略施鬼計吧！桀……你那三弟中了我的陰魂刺，臥地不起，你吶，也為我擒住！不過，桀……王偉，上天有好生之德，我老鬼一生作事，就有個公平之處，你交出你的太白秘笈，我放你與三弟，或者，投在我的門下，代我厲鬼門行道，老夫也是歡迎，不知你意下如何？」

「太白秘笈早已為我二弟帶走，此事不能應命。」

「那你代我作個媒，將你那六妹嫁我為繼室如何？」

「放屁！」王偉劈口就是一句怒斥。

長髮老人桀桀的笑道：「到此地步，你還敢如此的對我，想我武功蓋世，那像爾等後生小子，自以為奪得『太白秘笈』就可以橫行天下，雖然我也志在得此，亦僅是供我參閱，將此神功秘笈，更為發揚光大而已，若不是我有意思看上你那六妹，依我脾性，就得押往九疑山，陰風洞中，受我門中酷刑，到那時，我還怕迫不出你視為拱璧的太白秘笈？王偉，老夫再來問你一句，若是一念顧及你那受傷三弟，更應速速詳細考慮！」

* * *

王偉平時饒是智計過人，到此地步，方寸也是大亂，而田姓少女卻是一聲飲泣，看來她是難以決定，含辱應承，當然可以救得老大和心上人之生命，顧惜名節，落了個大家死亡，這又是何苦如此？王偉何常不如此想？自己不畏困難，上得山去，取來熊膽，滿以為可以將老三性命救回，不料遇到這一件棘手之事，為此一死，太是不值，但是，要三弟之未婚妻下嫁老妖，這不知該從那裡說起？再說，太白秘笈在自己身上，祇是老妖無法能搜出而已，萬一自己一死，這本前人遺著，就得失傳，這……

「肚子好餓……」外面傳來一聲叫喊，帳中人全是一震，可是帳帘一揚，鑽進來一個虬髯老人，一到帳內，他是微微一笑，對王偉看了一眼，道：「大爺，能不能借些食用？」

王偉一怔，看此人，依稀見過面，卻又記不清，剛想開口，這老人已面色一變，一把抓住王偉，怒聲說道：「甚麼？發大爺脾氣？大剌剌的，理也不理，算那門子的事！」說畢一推一放，王偉本是依在一邊，祇一抓一放，就此令他摔了一跤，略一運氣，分明穴道已解，不由心中一動，而虬髯老人卻對田姓少女看了一眼道：「這位姑娘能不能給個方便？咦，為甚麼哭啦！小家子氣！」

雖說老人來得巧，而且一照面，就是口花花一大套，但是，長髮老人已看出不對勁，他眼角示意，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已是身形疾動，欺身來到老人左右一站，陰惻惻的說了聲：「老頭兒，你來幹甚麼？」

「來找吃的！甚麼？犯了你倆的忌啦？」

想那鬼靈靈乃是江湖的一個邪派人物，一向在九疑山中，極少在外惹事，因此，與武林道也無勾結，當然也不能在江湖道上揚名，豎招牌，就是為了爭奪太白秘笈，及十三支射陽神弩，與關中六俠起了糾紛，鬼靈靈一向自視甚高，那想到六俠中老大鐵面后羿王偉，老二鴻雁客路慶，老三玉面溫侯李三原，老四墨龍綾丘素素，老五無形手簡奎，老六妙手龍女田瑤玲，個個身懷絕技，尤其是李三原，本已將太白秘笈上卷神訣參透，功力尤其不同凡响，王偉得了十三支射陽神弩之後，他的神箭絕技，更是有聲有色，六俠鬧鬼門，鬼靈靈若不是精熟九幽神經，就能在王偉的聲東擊西，火焚鬼宮的兩面夾攻下，為李三原一戟過門，可是，在此後，六俠也就因為震驚了這凶眚，弄得迭中鬼計，毀了個支離破碎。

在怨仇糾結，互相報復之下，到底李三原中了鬼靈靈的陰魂刺，雖仗王偉的奪命金丹護住，可是，這陰毒無法拔出，為了這原故，來到小寒山下，獵取雪熊，取其熊膽救治李三原，不料鬼靈靈乘機來犯，本來，王偉尚可以仗其神弩絕技，闖入救人，可惜為了抗禦山頂寒飆，他是不惜用白信這一味至毒亢陽之藥，雖然可以靠此禦寒，但這本身之元氣也是戕蝕極多，天幸取得熊膽，為了心急救人，一路急馳，結果是幾面虧損，又加猝然見到强敵，一個氣急攻心，就此吐血昏倒而遭人生擒。

鬼靈靈滿以為可憑此一來，克成大功，他又看中了田瑤玲，想這老妖眞是人老心不老，兒子也已三十開外，他還有這份老興，欲娶田瑤玲作填房，可料不到卻來了這個虬髯客，鬼靈靈老眼不花，就知此老是個勁敵，並吃準他是有為而來，這可不行，因此暗示兩子出馬，那料到虬髯老人是如此的閒散倨傲！

非但閒散，而且虬髯老人下面的話更加難聽：「嘿。也算了我走了厄運，嘿！見了不吃飯的鬼孫子，鬼可不能吃飯的！我眞的犯了他們的忌……」

鬼靈靈兩子陰地闕、陰地閣，一生在老鬼調教之下，九幽神經中的武功可說十通七八，又加上不常出山，也沒有走過下風，自視比他老頭子更高，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老傢伙，如此口讕損人，兩人那能忍得下這口鳥氣，各各陰惻惻的冷笑一聲，手臂突伸，祇一搭，好快的出手，虬髯老人已乖乖的為其一把抓住了肩頭。

兩人一聲獰笑，正待施展他那戳魂手法，將那老人活生生卸下雙肩，倏的手指一鬆一滑，突有重力向兩人當胸襲到，兩陰的玄陰神炁剛吐，不克收招，就此悶哼一聲，人已直彈出老遠。虬髯老人面色大變。

本來老魔是一張白面，雖說虬髯纔頰，這面色卻是俊得很，突轉紅色，又一變，紅光一現即隱，轉為微黃，一剎那間，黃色一褪，轉為白色，他是冷冷一笑：「好狂的鬼孫子，」身形已動，他足祇一滑，已向陰地閣撲到，陰老二剛才吃了一下虧，一見那老人撲到，他已領略過此老的厲害，不敢托大，一聲厲嘯，手一抖，一條黑光向老人迎頭圈下。

老人只是一笑，左手一抬，右手一平，陰老二立覺自己的勾魂索出力被分，無法能隨意捲動，心中已震，可是老人之右手勁力已挾雷霆萬鈞之力而臨，這個鬼門之能手，武林道上一等好手，卻是連聲也未出，就為老人一招擊翻倒地，七竅流血而亡。

這一下，震驚了所有帳中裡面的人，鬼靈靈舐犢情深，更是暴怒，厲嘯一聲，而眼前已見人影晃動。

虬髯老人是嘿嘿連聲冷笑道：「老夫殺人無數，從未不教而誅，這個鬼孫子算是第一個，目下，你們就是要送死，也有個準主兒，免得閻老五問了起來，沒法交帳，你們記住了，老夫飛天神魔王昭然，記住了可有個好處。」

飛天神魔，就算鬼門子弟與世少往來，但是，他們也有外出機會，王昭然在這三年來，威震黑白兩道，知名有姓之士，喪生在其手下的，不知其數，而且一直獨來獨往，據傳聞，越是有名有姓，越是易為其看上，除少林、武當兩門不知何故未受波及外，連峨嵋派中，人稱第一長老的梁山人，亦為王昭然所毀，尤其是他與七煞神，在終南山巔，大戰十三位前輩能手，五方門主者，神行居士瞿子貞，擺下七正六反無形劍陣，這一對兇星，一個祇仗了一對肉掌，而七煞神是展開兩面黑風旗，將號稱江湖七子六貞的十三位前輩能手，解決在終南山巔，這一仗算是天下聞名，鬼靈靈就算伏處九疑山鬼宮之內，這些事跡也當有些耳聞，一聞此老就是飛天神魔，這一驚不由心膽俱裂，再見其出手用招，那裡是打拳踢腿，簡直是招招能致死命的煞手神招，鬼靈靈的得意弟子邢志相，邢志和本來守伺王偉身邊，也因老人一招毀了陰老二而吃一驚，一齊搶先出手，九幽籐抖出，與陰老大勾魂掌合鬥一人，當老人一報姓名，邢氏兄弟首先驚得手軟腳顫，恨不能抽身一溜。

須知邢氏兄弟本是勾漏山老妖姬南鴻之孽徒，老妖作惡多端，為武當清光仙長所誅，他們下弟子差不多全為這位大俠所誅殺殆盡，邢氏兄弟也是一時機緣巧合，不在山中，得以漏網，故此投入老鬼門下，因其帶藝來投，又將老妖飛星圖解獻上，代老鬼重新修建鬼宮，故而老鬼對兩人也算別具隻眼，鬼宮門下，陰老鬼兩子外，就數其為最强，兩人經常出山，一切江湖事聞，當然較其他人豐富，對

老魔之聲名，眞可說是如雷貫耳，那知在這小寒山下，七湊八合的會碰上了他！

陰老大也已大感狼狽，手法展開，拚命將玄陰炁護住全身，一面是將他得意手法「戳魂神招」將長索抖成一股黑影，向老魔頭投到，可是，飛天神魔實具不可思議的神功，祇見他手法不變，身形疾動，一抖一洒，大袖捲起一股難可比擬之神力，邢志相剛巧一招「陰魂纏身」，籐隨人進，却也來得巧，他祇是覺得一股旋力捲來，邢志相竟然會不由自主的，隨了這股旋力亂轉，背後一陣劇疼，口中發甜，一口鮮血噴出，再也不能支持，「吧」的一跤，摔翻在地，顯然又是一疼，連哼也沒哼，就此一命嗚呼！

老魔哈哈一笑道：「這有個名堂，叫做『鬼打鬼』？」

這是甚麼意思，原來，老魔一股天旋勁，將邢志相帶在一邊，陰老大是惡狠狠的一索抖下，可憐邢志相就此作了個替死鬼，老魔剛施巧勁，毀了邢志相，耳聞一聲厲嘯，又是幾道藍瑩瑩的光芒，向四外亂射，老魔一聲長笑，好身法，就見他一個大旋轉，又聞兩聲厲吼，老魔也是怒喝一聲，身形疾動，眼前已見一點紅光，向帳外射出，老魔身子一出帳外，眼前已見一支長箭，落在帳幕前火堆之中，遠處一條黑影，其疾如箭，向前急馳而去，他是心中明白，正是那個長髮老鬼，他不由冷笑一聲道：「老鬼，看你跑到那裡去？」語聲搖曳之中，這一條白影，已緊緊扣住這個老鬼。

帳幕中，多了四條屍身，正是陰氏兄弟和邢氏兄弟，原來鬼靈靈一見老魔出手，心中就在打鼓，常言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老鬼就是狂，可也不能狂得不知自量，這老魔的出手，可說招招妙到毫巔，並且無懈可擊，簡直難明其玄秘，如此人物，自己那能夠抵擋，老鬼眞是忍心，他不惜放棄了救援兒子徒弟之命，竟打下了脫身之計，一走了之，因此，一揚手，陰魂刺打出了十三支之多，趁此時機，身形向帳外直竄而去，王偉早爲老魔解開穴道，他也已想起，自己偶然一個機緣，巧救了這個老人，不想救人自救，一見老鬼想走，他就此一探神弓，抽出一支射陽弩，覷空放了一支送客箭……

田瑤玲是欣喜萬分，王偉本身尚有餘毒未清，好在解毒及用熊膽方法，田女也能運用，因此，他交出熊膽，又萬分委頓的，踱出帳外，一見射陽弩插在火堆中，他是微微嘆了口氣：「不想倚仗了你，退此大敵……唉！已失了一支，尚餘之箭，該好好的保存了……」語還未畢，王偉突感腿穴一窒，全身一軟，本來疲乏不堪。那能再受此一擊，王偉心中明白，又中了人家的偸擊，可是自己武功也具火候，耳音極佳，此人那來這好輕功，無聲無息的將自己一擊倒下，睜眼一看，祇見一個頭大身矮的紅衣老人，戰巍巍的走到自己面前，一伸手，將所備的長弓摘下地來，又將箭壺取來，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他是桀桀的怪笑道：「小子，你都是好本領，竟敢偸偸射我一箭，害老夫傷了個疼痛難忍，我且問你，你與老王究竟有何干連，爲何射我一箭？壞我大事？」

王偉這才明白，此人竟是與老魔對手用巧計害人的那個矮老人，可就不知此人又是何方高人？看官須當一問，想老魔及七煞神在小寒山頂也曾相互招呼，難道王偉聽不見？是啦，王偉實是聽不見，此是何因？須知小寒山頂，罡風凜冽，王偉站得又遠，再加風鏡帽兜將耳掩住，這一番問答，他眞的毫無所聞，祇見老七煞用巧計，激發毒砂，他看了不順眼，順手就是一箭，當時，他也沒想有成功之望，至於爲何發箭，到現在，王偉還是說不出理由，這或者是緣的關係吧，總之，他是發了一箭！

老七煞中了這一射陽弩，確實令他急疼攻心，雖說靠其無比功力，拔箭療傷，在這小寒山中，他也是受苦不少，何況，又壞了他的大事，那能不恨之切骨，如果王偉不發一箭追射老鬼，徐戡或者一個疏忽略了過走，就是這一箭，將個老七煞引來了。

到此地步，王偉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老七煞恨極王偉，正欲出手點斷王偉主筋大脈，將其凌遲處死洩憤，突然一聲霹靂，一道金虹向他射來，又聞一聲長嘯，徐戡面色突變，一聲怪笑，身形已動，怒叫一聲：「老魔頭，明年中秋，咱們在九嶷山見！」

王偉又見一道人影飛到，竟是那王昭然，祇聞他大笑一聲道：「老七煞，你放心去吧，老夫不來打落水狗，八月中準時赴會，再帶三顆人頭如何？」

「一言爲定，」語聲搖曳中，老七煞已消失在小寒山境。

王昭然救了王偉入帳幕，這才認識了李三原及田瑤玲，當然，他們在王昭然照顧之下，能安然而返回關中老家去，因爲鬼靈靈已被王昭然解決了，他們以後再也沒有甚麼寃家對頭來了。

至於王昭然，則在準備明年八月十五的九嶷山之會了。總之，這祇是一件事的開端而已……

（全文完）



風雪下蔡州

唐宮軼史／凌魂·文　可飛·圖

中興帝皇多壯志　平亂信心不動搖

大唐，憲忠皇帝的元和十年，歲次乙卯，六月的時候，天氣很熱，京師重地看來有些紊亂，使者的出入，文書的往來，意味着這些事故，十分緊張，這是個心腹大患，當時，在朝的執政者如武元衡，官拜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這裡得說明一點，同平章事就是現在一般人口中的丞相。

裴度——當時爲行營宣慰使，將也入中書省，同平章事，更出外爲節度使，爵拜晉國公，一代人傑——等人，全都看到了這藩鎭跋扈之威脅着朝廷，所以，對目下的詳文情報，十分注意。

吳元濟已反了，淮西之地，就算爲姓吳的割據，當時的藩鎭，大都是不服朝廷的指示，不貢稅賦，自發號令，將個朝廷就沒放在眼內，非但吳元濟反了，還有個鄭州的李師道，這個傢伙見到吳元濟在蠢然而動，他竟然代吳上表，要求朝廷赦免吳元濟之罪。

憲宗皇帝可不像他的父祖那樣隨便，他是確確實實的要恢復唐家的威令，對於臣屬的跋扈弄權，是萬分痛恨，何況當他接位的第一年，四川的劉闢，就曾經爲了要求兼領三川節度使（按：三川就是東川、西川與漢川，西川是蜀地的西部，東川乃是四川的東部治梓州，漢川則是陝西的漢中府），朝廷沒有答應，劉闢心中不樂意，就發兵圍東川，與吳元濟一樣的反抗朝廷，結果，在當時的執政大臣杜黃裳薦了大將高崇文，將劉闢剿平了。

到了元和七年，魏博軍亦曾出過了一些亂子，尚幸田興的果斷明決，憲宗手下大臣李絳的料事如神，在裴度宣慰之下，魏博也歸順了朝廷，田興更因此事與裴度結識了，唐朝的威令，開始有了復甦的時機，如是，到了第十年，吳元濟反了，而李師道又有助紂爲虐的企圖，作皇帝的那肯就這樣的算了，故而一定發兵討平。

李師道再三上表，憲宗當然是置之不理，李師道怕自己的權益被侵，或者，也是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他是名義上出兵助官軍，其實，却在暗中爲吳元濟作聲援，竟然聽信了他手下的提議，出兵壽春，舉兵突入河陰轉運阮——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將屯積在彼之兵糧布帛全部燒毀，計這一次的損失，竟達錢帛三十萬餘貫，匹穀共二萬餘斛。

常言道：「糧爲軍中之寶，帛作軍中之衣」，這一次猝然事發，使得朝廷大軍有了制肘的感受，對於討平吳元濟，實在發生了阻滯的作用，朝廷內外，人情洶湧，有幾個大臣，他們全全有一種不安的想法，紛紛上表，要求皇帝對吳元濟罷兵，憲宗皇帝不肯，而且看出利害關係，認爲一定要堅決的支持作戰計劃的，還是有人，上面提起的武元衡與裴度，就是竭力支

持朝廷用兵的兩人，也只有這兩個人，在互相策劃之下，調度用兵事宜，裴度並且還奉皇帝命令，赴各行營宣慰，察看用兵形勢，裴度不愧有知人知兵之度。

他看中了一個外族將領，此人就是阿趺光顏，曾受皇帝賜姓爲李，因此，我們就把他稱作李光顏了。

李光顏爲裴度所知，並且，裴度在皇帝面前，保薦其爲方面大將，專門牽制了淮西的主力，各位讀友須知，這一着棋子，實在是厲害，因爲，如果沒有李光顏阻住了淮西大軍的前鋒，屢戰屢勝，使吳元濟大軍，無法越出淮西一步，那麼，本故事的雪夜下蔡州，也就無法成功了，大凡成功一件事，如果不是用人得當，戰略的可靠，而且調動得宜的話，實在是不能成立的，僥倖成事，總是成事少而敗事多，下蔡州是唐朝中興的大關目，沒有憲宗，大唐是無法中興，無裴度也是難克大功，所托非人，斷而不斷，唐朝的歷史是否改寫，大有影响……因此，裴度用李光顏，先在這裡落一註脚，說明了藩鎮之禍被敉平，是如何的困難，以及用兵之道的可貴。

說起了藩鎮之亂，不得不上推到唐玄宗，事實上，唐明皇是種下了這個禍根，自從這個少年有爲，老來糊塗的昏君，釀成了安祿山、史思明的大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了個雛型，以後，部下的殺上將，自爲留後等等事件，層出不窮，更有厲害的，是老子死了，兒子秘不發喪，自表襲封，將國家的土地，當作了自己私人財產一般，肅宗、代宗、德宗這幾個皇帝，因爲朝廷兵力的不足制遠，明知這樣的作法，與朝廷之法律有所抵觸，其奈是太阿倒持，尾大不掉，藩鎮擁兵自重，沒奈其何，再說已經兵災禍亂，國弱民困，再動干戈的話，一個不好，如朱泚之亂一起，皇帝又得逃難，豈不是求榮反辱，故而，姑且容忍下來了。

時至如今，已歷經數十年的割據，對朝廷來說，就像周末時代，作皇帝的反得仰那些藩鎮的鼻息，這對於當時作皇帝的來說，乃是個極大的屈辱。

憲宗皇帝爲了要發奮自强，再恢復大唐的威令，對於藩鎮的自相承襲，動輒要脅，賦稅不至，擁兵自重的情形，是萬分的不滿，要改革，要限制，這一來，劉闢的被討平，魏博的反正，大唐的威令已能行於西河、三川，淮西的吳元濟又反了，李師道在中間打岔，還有那個韓弘呢？這一個三角關係，極有可能的形成一場極大的干戈……貪圖安逸的朝臣，他們不顧大局，萬事苟且偷安，事實上，這樣的作法，只是對藩鎮的一種妥協，於大事有害無益，皇帝是看得到，武元衡也見得準，裴度更是料得穩，李光顏被安排好了，而皇帝也看到了裴度的能幹，更放心了用兵之道。

所以，就將一切兵機大事，委交了武元衡，要他全權處理。

武元衡與裴度成了主戰的重心。

吳元濟、李師道等人，對兩人恨之刺骨，六月的天氣很熱，京師的來往，全是十分辛苦，這幾天，總是可以看到有飛馬而來的官人，背了文書，或者帶了詔令出入。

這一天，來了幾騎馬，馬上全是關西的大漢，不像是當官的人，不過，個個帶有兵刃，而面色也是顯得陰譎非常，入了城門，他們不往客棧中走，却向寺廟中走，當這幾人入了一個佛廟之中，就不見再出來了。

天氣依然很熱，而武元衡與裴度正在策劃着一切，裴度則對武元衡道：「素聞李師道手下，有不少是嘯聚山林的强人，出了名的陰狠毒辣，一個不巧，可能有甚麼陰謀毒計，吾公關係天下安危，還得小心在意，嚴加防範……」

「嗯！這件事，我一直在考慮，只是，諒李師道這批人，還沒有這個膽子，敢謀害朝廷命官……元衡肩擔大事，也不能這樣的死了，不過……剛才，那個尹少卿，却是得提防，我已命人將他監視，他們如有甚麼擧動，我這裡立即可以得到消息，不足爲慮，至於你，也得小心在意，元衡一死，並不足惜，受國重恩，齎志以歿，人生自古誰無死？而你……智勇俱備，將來能承我志的，只有你一人而已，却得好自爲之，如我一死，這以後大事，就得由你負起來，昨日，我已向聖上提起過你了……」

「吾公，我只是請你提防，並不是要你囑咐後事呀，你既已有了防範，爲何說出這番話來，下官未免失言了……」

「不！中立(裴度字)，元衡身負將、相重任，以身許國，由於今日尹少卿的說詞，令我有了不祥的預兆，常言道：『唯聞作賊千日，焉有防賊千宵』。目下，我是看事而行，以防變化，不過，偶然有了疏漏，那怕是一個小小的疏漏，也有喪命的可能，身死事小，國事爲大，我無咐托，死難瞑目，中立，你得留意了！」

裴度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想到了尹少卿，他的面色有些變，他不是怕陰謀暗算，他是怕恒州的王承宗，如果他與吳元濟呼應，那麼趙地與淮西相結，加上了李師道、韓弘，勢必成燎原之勢，太危險了……而尹少卿，這個「承宗牙將」出言談吐，雖說事事有關天下，不過，還是在代吳元濟洗刷罪名，希望武元衡不可爲了太急於削平藩鎮，引起大規模戰禍，武元衡以理直斥，說話的語氣大大的對他不留情面，尤其是說藩鎮擁兵自重，互相勾結，漠視朝廷，與反逆亡徒，無甚分別，這些話，理是眞理，可惜，太率直了些，武元衡派人監視尹少卿，當然是重要，不過，如果尹少卿一回，王承宗老羞成怒，戰場一擴大，那麼，朝廷可用之兵不多，忠戰之將也太少，這實在是個極大的問題，故而，他反而將陰謀暗算忽略了，爲了大事，他不得不有個計劃，有個部署，所以，他又想到了凉國公李晟的兒子李愬來，他要將他引出，以分淮西的兵勢……

* * *

夜，天上沒有星星，武元衡入朝憲宗，他須要將一切有關兵機大事，與皇帝參議，裴度與元衡一起進入，馬後，有四名帶刀侍衛侍候，此時，有夜風吹來，武、裴兩人並馬而進，在馬上，他們還在商討着分兵的計劃，突然，有一陣勁風掠來，裴度一聲驚叱，就聞得馬嘶中，武元衡的馬突的一個人立，裴度心中一動，發覺不妙，好在他腰腿靈活，連忙一鬆韁繩，身形帶側，眼前又見一條黑影，其疾如箭的，像隻大鳥一般的飛來，一道白光如虹，在黑暗中吐出駭人的光芒，裴度一聲慘哼，一斜目光，看出一條長大黑影，手起一刀，向武元衡的頭部砍下，裴度大吃一驚，身後已有人竄上，刀光如虹中，向這黑影砍下，就在這時，一聲弓弦响，一支長箭向這侍衛飛到，侍衛手起一刀，格開長箭，這黑影是哈哈一笑，手中兵刃，一劃一掠，這侍衛一刀剛格過一支長箭，未免是慢了一慢，見長劍到，他只能夠向後一退……

因爲此人是一心在武元衡身上，想謀殺那位大臣，不注意身後尚有一人一騎，這一退，就將裴度的馬一撞，本來，裴度已放了韁繩，預備翻下馬，對付刺客，爲了這情勢快得出奇，刹那間，已是倒了一人，看來武元衡輕則帶傷，重則難有活命之望，饒是裴度臨事鎮靜，到底艮友關心，再說此乃身負極大重任，那能就這樣的死了，這略一顧盼猶疑之間，侍衛將他的馬一撞一驚，四蹄一動，向前直竄，裴度聞得身後有人驚呼叫：「不好！來遲了……」

裴度也沒有聽出是誰，面前已有勁風襲來，裴度就在千鈞一髮之間，他是雙脚脫了踏鐙，身子一側一斜，只覺得頂門一陣劇痛，差些令他眼前發黑，可是這一陣勁風，實是厲害，將他就此直帶下了馬背……

裴度已發覺眼前有水下滴，差些封了他的眼睛，意料之中，他已爲人擊破了頭，好個裴度，身一着地，用朝衣一封其首，順勢一個翻身，發覺全身一脫空，就此滾下了一個水溝之中，耳邊聞得有水聲，這溝中還有些水泥甚麼似的，目下是性命要緊，他不敢出聲，而自己一隻手已爲人抓住，「寸關尺」脈門爲人按住，耳邊聞得說話聲，很低，只是四個字：「還好！還好。」

上面又有人在談話，兵刃交擊中，一聲慘叫傳來，裴度不由一陣心震，不一會，風聲傳來一聲弓弦响聲，還有一聲吆喝，看來，這幾個侍衛還在拚命支持，但是，裴度的心中明白，這是賊徒們的有計劃行刺，目下京城中的巡城士卒，全已歸了隊，無人能發現，照這些刺客身法看來，分明有極好的身手，這幾個侍衛，雖說是驍勇善戰，但是，與這些人交手，未免落了下風，何況，他們還有弓箭的配備，暗中可以傷人，令他們防不勝防……裴度心想：「他們應該脫身，去召喚護城河的將校才是正經，這樣支持下去，結果，誰也不能討得了好……」

果然，幾聲慘叫傳來，大概這幾個侍衛全都完旦了，而溝上，又傳來了幾聲粗暴的笑聲道：「老許，你已將那個武老頭毀了，就憑了這一片骨頭，可作爲證明，只是韓老三，你的鐵椎甚麼啦……打中了這個傢伙沒有。」

「有血爲証，這一椎打得他墮下馬背，滾下了溝中，不死，也只半條人命，嘿……」

「還是看一看……」

「不看也沒有甚麼關係，主戰的只是這個老傢伙武元衡，他送了終，朝中還有誰再敢主張發兵的？誰要再發兵，咱們再來幹掉他……」

「好狠的心腸。」這是一聲微微的嘆息，發自裴度身邊，裴度心中又是一動，剛才牽動身子，將袍袖下移，看一看此人的面目，上面又傳來幾聲說話：「看一看好，見到了這傢伙的身軀，煩韋老大再送他三支長箭，不死的，也得死了是不是？」

「對……」

裴度聞得上面這一番對話，心中不由一驚，也暗暗叫道：「好狠毒的賊徒……」他還未出聲，只覺得有人移動他的身體，由這一邊移到了那一邊，裴度又覺得有人在水泥之中，他不禁心中奇怪，而上面却已聞得一聲叫聲：「在這裡……」

隨後，就有勁箭下射，裴度微感背後有三處地方微微一動……不過，他好像感到這三下，有三陣微風掠過，現在，他是不明白，這又是爲了甚麼。

「我不是說，這一下定能要了他的命，不是嗎？三箭射下，這傢伙是動也不動一下，這不是可以証明嗎？走吧！趁天還未明，出城而去，也得報告老頭子，此後，我看是再也不能出兵來痲煩淮西的了……」

「韓老三，這樣是愼重些，好吧！大功告成……不……讓我下去把他的腦袋摘了下來……」

「老許，眞多嚕嘛，算了，你看，那邊有人聲，別多逗留了，走吧……」

一陣勁風掠過，刹那間，變成靜寂，裴度這才呼了一口氣，想起剛才的情景，他是還有一陣心驚膽戰的感

覺，如果這傢伙下來，要了自己的腦袋……這却是大大的不妙……不過，奇怪，他們射了自己三箭？這……那能自己一些也不感到痛？他剛才起身，一陣輕响，自己已爲人抱住，這一來，裴度這才算能睜開眼睛，看清了這人的模樣。

裴度的眼中，看到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虬鬚大漢，面容瘦削，而且十分黑，一見裴度張開眼睛，他不禁一呆，裴度也顧不得頭上的創痛，開口就道：「多謝壯士救命之恩。」

這漢子「嗯」了一聲，濃眉皺得很緊，手一動，已取下三支長箭，只一拋，拋入了這水溝之中，裴度一手就抓住了此人的手臂，沉聲說道：「壯士且慢走。」

裴度不愧是個有眼光的人，他早已看出，此君定有難言之隱，雖說他救了自己之命，看來，他可不想使自己知道他的來歷，這不太好……看此人的面相，不像壞人，說不定還是風塵中的異士，以後……他自己已是聽得清清楚楚，這批人絕不能就此罷休，這有關天下生靈大事，元衡已死了，對於朝廷的威信，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也可以說給了妥協主意人物的一個好藉口，本來，已是一片厭戰聲，請求罷兵的，當然是得借了這個事實，或者要脅，或者是危言聳聽的，來阻止出兵削平淮西的建議，武元衡一死……唉！一言成讖，多可怕，以後，就得仗自己來料理了，這種陰謀暗算，果然是防不勝防，這傢伙得留住他……否則……更有不便。

裴度對甚麼事，全都能想得極遠，那怕在危急之時分，也能運用頭腦來思索，推敲整個事件的起因與結果，這一件行刺的事件，起因是藩鎮的不滿朝廷，爲了一己的利益，漠視了綱紀律例，才派遣出這些人來，用這樣卑鄙的方法，而目的是鋤除了主戰者，讓他們能爲所欲爲，鞏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是主戰的，武元衡也是主戰的，結果，就來謀殺自己，這一次不死，難保以後，終有這樣的一天，爲他們鋤除了的，這因爲是勢不兩立的局面，等於水與火是沒法在一起的那樣，這一次總算大幸，又加上此人的出手相助，才算沒遭了毒手，爲了要作大事，性命是重要的，看此人既然肯出了這次手，當然應該將他挽留住，就算沒大用，總比較好得多，因此，他要將這虬髯漢子留住，詳細與他談談。

虬髯漢子想不到裴度有這麼好的腕力，並且一出手就抓住了自己的要脈，面色一變，又是長嘆了一聲道：「裴相公，我也是無能爲力的……」

裴度也是淡淡一笑道：「裴某人也是明白，壯士有難言之處，不過，希望你是救人救到底，目下，我是身負重傷，這幾個刺客，又是不得不休，發覺我負傷未死，這——未免有一些爲德不卒的了，壯士能護持我，唉！我也是在爲民請命呢，壯士……」

「我明白，不過！眞的，目下，我實在無能爲力……」

「可否容我與尊駕相叙一番？」

這壯士看了裴度一眼，又微微嘆了一口氣道：「這未嘗不可，今天……嗯，就是今晚吧，我能來看你一次……」

說畢此語，虬髯壯士沿着這水溝走了，走得極快，刹那間，就沒了踪跡，天，漸漸的明亮了。

＊　＊　＊

武元衡被刺的消息傳來，京城大駭，憲宗皇帝得知了一這件事，是大爲光火，而朝臣當然又有了一番說詞，可是，憲宗一概不理，當下就下了詔書命令，命裴度入閣，同平章事，就是拜了相。因爲武元衡老早有了這樣的提議，再說，裴度是主戰的，他對於淮西之反，由開始到現在，就認定，勝利是屬於朝廷的，他的調度，他的計劃，差不多是武元衡的靈魂，並且，裴度比武元衡是更有力，更沉着，武元衡是死了，現在的朝廷，只有裴度可以繼承他的遺志，所以，裴度被委以重任。

當然，裴度是受到了排擠的，有些大臣就曾上表，要求皇帝罷了裴度的同平章事的官銜，將他外放出去，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一來，可以安定恒鄆兩鎮之心，因爲，這一次的行刺，外間的傳言飛來，有的是說：王承宗（即恒川的成德鎮節度使）派來的人，有的則說：乃李師道（即平盧鎮節度使）遣來的刺客，這兩鎮全是手握重兵，並且同情吳元濟，他倆的作法，希望朝廷罷兵赦免吳元濟之罪，武元衡爲了主戰，他們行刺了武元衡，裴度也是主戰，這兩鎮是不會放過裴度的，對於行刺這一件事，在京城是無法能防範的，大臣被刺殺，也更容易的受藩鎮看不起，那麼，罷免了裴度，主戰沒了實力，使王承宗、李師道少了一種猜忌，這一來，此後的事，一定是可以簡單得多……

可是，皇帝是不相信這些話，他始終認爲二藩鎮跋扈，到了現在，竟然變本加厲，於情於理更是不可容忍，如果將裴度罷免，可以說是怕了這些藩鎮的奸謀，以後他們更加會目無朝廷，因此，他下詔就說：「朕有裴度一人，是可以有把握的將兩賊平定。」

也就是說：裴度的官不可免，相是拜定了……吳元濟已是被削去官爵之人，就當他叛逆來辦理，自從裴度爲相，對淮西的用兵，更加的緊急了。

裴度自從頭傷之後，也休養了一個極短的時期，就在他被刺的當天夜晚，書房中來了一個虬髯大漢，正是救他的那個壯士，此人面色依然有些黑瘦。

裴度首先謝了他的救命之恩，這

虬髯大漢淡淡的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老早就跟隨他們身後，可是，我半路上得了病，有些餘毒未清，到現在，我的眞氣還不能吞吐自如，再說，他們人多，我與他們單打獨鬥，都是不怕，但是，其中有一個乃是我的不肖師兄，他是深知我的能耐，還有，我的一柄天鐵劍，也給他盜去了，所以，我明知他們作的壞事，也沒有辦法出面與他們照面，只得在暗中相助……

「那個小后羿韓天奎，出了名的弓强箭勁，本來，他這前後三箭，就能要了你的命，我不得不用了三分天星勁，卸去了他的力，如果我師兄在一邊相伺，就能發覺我在下面用了手脚，不知是你命不該絕，還是我的命大，他們全都沒有發覺，否則，他們一下水溝，我當時已用了三分天星勁，病後乏力，勢必爲他們所殺，而你……也難保全性命了。」

裴度聞言，不由大吃一驚，當下，就請問了他的姓名來歷，此人概然說出，他本姓史名用誠，裴度不免又問了他以後的出處。

虬髯壯士史用誠淡淡的一笑道：「我想入李將軍的部下，因爲，李愬與我有一面之緣。」

裴度心中一動，看了他一眼，道：「史君有心爲國效勞……」

「不！我有自己的事，從軍，只是我的計劃中的一部份而已……」

裴度點點頭，對史用誠十分的誠懇道：「憑尊駕與李愬的交往，還加上你的本身武藝，我認爲是定當重用，也用不到我來多事介紹，不過，爲了李愬方面重寄，我對他的期望甚殷，就勞煩君駕帶一封密札前去，待機而動，我還有別的計較在內，希望你能代我帶到。」

史用誠笑了笑道：「裴相公……你可明白我的苦心，不能留下保護你……」

裴度點點頭道：「現在，京城戒嚴，再說我又有兵衛相護出入，刺客也難下手，全是爲了國事奔走，你此去乃是投奔李愬，李將軍有你相助，成功可卜，裴度那肯以自身安危而躭誤國家大事，壯士好自爲之……」

史用誠一走，裴度用心策劃着對削平藩鎮方面用兵，而李愬已開始了他的部署，看來，裴度看準了史用誠，至於史用誠也並沒有負了裴度的囑咐。

十一年之十二月，李愬代袁滋爲鄧唐節度使。在以前，李光顏的大軍，已屢敗吳元濟的前鋒軍，而李愬自從接任鄧唐節度使後，就有了襲吳元濟根本重地——蔡州——的計劃，當時，淮西的吳元濟也對李愬有了畏懼，故而，發遣勇將丁士良，引兵阻住了李的前鋒，而在文城柵有大將吳秀琳爲主帥，勇將陳光洽爲謀士，這三員淮西名將，時時侵擾東邊，以分李愬的兵勢，爲了這個牽制，李愬請朝廷增加他的軍馬數目，裴度立即撥下步騎兵二千。

李愬是智勇雙全的名將，也是忠心國事的人傑，他曾經與丁士良會過面，知道此人驍勇善戰，自己軍中大將，如馬少良，李進誠，還有新來的好手史用誠等，雖說不一定輸給他，不過，在戰略的運用上，丁士良比較靈活，並能以少敵衆，爲了這個緣故，他不得不運用腦筋，希望先將這一個阻礙的敵人除去。

今年已是元和的十二年，時間是春三月，裴度派來的二千步騎兵校已到，李愬連夜召諸將入內室議事。

「淮西有一丁士良，已令我軍頭疼，此人非但驍勇善戰，並且狡猾靈活，令人防不勝防，唉，如果我軍中也有這樣一員勇將，看來淮西的吳元濟早已被擒，也不必煩勞各位，苦守在此……」李愬說來，萬分的感嘆，這一番說話，使在座的幾員將校全是低下了頭，出聲不得，李愬看了一眼，緩緩的說道：「常言道：『邪不勝正』，我們是奉了天子明詔，擒討反叛，不想爲了一人……阻住我們去路，這是一頭猛虎不成？明天，我想自己出馬，圍捕此人，設或有甚麼差錯……那麼！諸位……」

「元帥何必如此，諒這丁士良沒有甚麼了不起，以前，我們是太過疏忽而已，想上次，丁士良如不是馬行得快，末將早已將他擒了……明日，我只要帶本營騎士，出營巡邏，丁士良一定會出來挑戰，末將一定要將他擒來，以釋主帥心中之憂……」

李愬一看，正是大將馬少良，他是面色微變道：「馬將軍有心國事，當然是好，只是……」

馬少良怒目大呼道：「不擒此人，末將誓不與主帥相見……」

天色微明，李愬營門大開，一片馬蹄聲，只見十幾騎奮勇馳出，正是馬少良率領他的部下驍卒，進行他的例行巡邏，這一次，馬少良是有意的尋事，竟然不顧一切，馳馬直入文城柵外，呼嘯而進，團團轉了一圈，又故意的站在高阜，看視一切，果然文城柵中，這些賊軍看到了這個行動，立即報入寨，吳秀琳、陳光洽，得知這件事，心中就是一動，陳光洽對吳秀琳道：「據探子報告，李愬已得朝廷發下大兵，莫非有攻奪此柵的企圖……」

丁士良聞言，走上前對二人道：「待某家前去看視一下，以作定奪。」

丁士良出得大寨，一聲招呼，帶了十幾人出寨追踪，馬少良見寨中有了動靜，立即回馬，丁士良那敢放鬆，驅馬追出，向馬少良的隊伍竄入。

在丁士良的意思，他是想生擒一二個部卒，回去拷問，不料，這一次馬少良是存下了心意，要擒捉丁士良，因此，他所挑選的部卒，都是軍中

驍卒，擅長技擊，丁士良一馬飛到，手起鐵槍，快如閃電的刺到，眼前突見隊形一分，這最後的幾騎馬，一聲呼嘯，向四外散開，好像是爲他撞亂了陣脚一般，向兩側疾馳而去，丁士良一槍刺出，爲一柄鐵鎚抵住，看清楚，正是那個馬少良，但是，馬少良架過了這一槍之後，他是一聲不出，一回身，縱馬直馳而去，向前面一個叢林中突進。

* * *

丁士良自恃後面是自己大寨，而且陳光洽與吳秀琳也不能坐視自己的失陷，大軍早已出現，那裡放在心上，發一聲喊，飛馬而進，不料，他一入林中，馬少良已回馬迎上，手起雙鎚，怒喝一聲：「賊子，還不下馬受擒……」一抖一動，兩團黑光，竟然上打戰將，下打馬前，狠狠的困住了丁士良，打了起來。

丁士良雙臂一運勁，鐵槍抖起，果然好槍法，只見點點銀光，瞬息萬變，快、疾、狠、辣，一面招架馬少良的雙鎚，一面却尋隙進招，殺得天昏地黑，沙塵滾滾，背後，隱聞戰鼓雷鳴，噪聲震地，丁士良心中不由一定，一聲冷笑道：「馬少良，你自入陷阱，我大軍已到，看你往那裡走。」

這一來，他的槍法使展得更加有力，想將馬少良挑下馬背，但是，馬少良的雙鎚，却是毫不鬆懈，門戶最密，饒你丁士良槍法如神，也不能佔半點便宜，丁士良自恃有後援，故而毫不在意，抖開神槍，與馬少良厮殺。

不料，幾聲號砲，又聞得兩旁有人聲鼓噪，一隊隊的盔甲鮮明的唐軍，列隊而進，左側大將，旗號上清清楚楚一個斗大的「李」字，而右側的大將旗號也是「李」字，分明是李愬親統大軍出營。

丁士良一見這樣的陣勢，不由暗叫一聲不好，剛想虛晃一槍回馬就走，聞得又是一陣馬蹄踏地之聲，幾騎人馬宛如旋風一般飛到，馬未到，一聲聲弓弦响，勁箭飛來，射得準，丁士良就算驍勇，也不免有了手忙脚亂的感覺，他是槍法一動，舞起一團槍影，將長箭擊落，可是，馬少良一騎飛到，雙鎚如雨點般向他當頭擊下，丁士良起手一槍架過這一下。

後面，勁風如潮般的壓來，白光如虹，在他身後揮動，丁士良大吃一驚，手起鐵槍，困獸猶鬥，挑，刺、翻、絞，一騎人馬在中間直打圈子，但是，他的手下已被李愬的大軍擋回，還有吳秀琳與陳光洽的大隊也爲李愬阻止，只剩個人，那能久持，在一個措手不及之下，爲馬少良輕舒猿臂，直搶入中門，只一下，抓住了丁士良之勒甲韁，一聲怒吼，丁士良就此爲馬少良劈手奪住，拖離馬背，丁士良還想掙扎，馬少良力大無窮，只此一擲，已將他擲在平地。

丁士良還想翻身滾避，眼前一黑，一條長大人影，已如大鳥一般撲下，只一下，將丁士良狠狠的扣住。

丁士良拚命掙扎，翻翻滾滾，但是，這傢伙的氣力却是不少，任丁士良奮力翻身，也是沒法脫出此人的糾纏，剎那間，又聞得脚步聲响，分明又是來了不少人，將丁士良七手八脚的扣了個密密實實。丁士良是吳元濟手下一個有名勇將，依然無法能脫身而出，讓馬少良生擒活捉。

丁士良被扣上了大營，李愬一見丁士良，不由面色一變，道：「大膽的賊徒，竟敢助紂爲虐，抗拒天兵，今日成擒，尚有甚麼話可說……」

丁士良長眉高挑，雙目怒睜，口閉得緊緊的，雖說一言不發，却是怒氣勃勃，李愬營中的軍將，對丁士良全有一份恨意，這因爲丁士良專門在外圍搗亂，令他們不勝其煩，人多的時候，他是來個溜之大吉，人少的時候，却讓他殺個落花流水，簡直是個大對頭，今日成擒，這些將校全是齊口同聲，要將丁士良割腹取心，方洩其憤。

李愬實在對丁士良有幾分愛才之念，因爲，這是具有頭腦的虎將，就是這一人，使李愬無法取得文城柵，與李光顏會師偃城，此人可算是一頭當道猛虎，他有心收爲已用，訓以忠義，可是，目下衆怒難平，爲主將的不能爲一己之念，令全營的將士離心，既然他們要將此人剖腹取心，却也難以解釋，故而，他是答允了衆將的要求，衆將不由一湧而上，不料，丁士良看了衆人一眼，冷冷一笑道：「我已成了階下之囚，剮殺任你，何必這樣喧喧嘩嘩，也不怕人笑話……」說話時，聲色俱厲，面色不變，視死如歸，這一來，使李愬之手下全有了一份遲疑。

李愬見了這樣情形，心中更是不忍，想不到賊將之中，還有這等人才存在，不免對衆將看了一眼，道：「此人有膽有勇……可惜爲賊所用……」

馬少良聽出李愬言中有意，他首先勸開同袍，看了看丁士良一眼道：「看你也像一條漢子，可惜，爲賊所用……」

丁士良聞馬少良的說話，不由面色微變，一雙强而有力的手，已扶住了他的肩頭，正是馬少良，又聞李愬大聲說道：「解開了他的繩索，讓他走，唉，可惜這樣一個人，却是如此沒頭腦，與天作對……」

馬少良早已動手，將丁士良的繩索解開了，拍了拍他的肩頭道：「走吧！咱們不來難爲你，只是以後，我得把你一鎚結果了……」

丁士良一回頭，看到李愬對他是滿面惋惜之意，不由大爲感動，突然，他走上幾步，對李愬仆倒就拜道：「丁某有眼無珠，屢與虎駕爲難……今聽明訓，心中不勝悲憤，如若將軍不

以小人曾爲賊徒，請收歸幕下，末將敢不肝膽塗地，以死相報……願將軍垂鑒。」

李愬聞言心中大喜，立即下座，親手扶起丁士良，雙目含淚道：「將軍能棄暗投明，本帥歡迎不暇，以前之事，希望大家不必記在心中，爲國效勞，乃是吾輩好男兒之應作應爲……將軍……你請放心……李某負你……皇天不容……」

李愬的個性就是這樣的坦誠，當然，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知人之明，當丁士良被擒，李愬已經有了招其歸順之念頭，因爲丁士良的才勇，他是非常的欣賞，如果，此人能幡然來歸，在當時是能夠起極大的作用，果然，在他的坦誠、懇切的言談風度下，將丁士良勸降過來，李愬對人是眞誠的，毫不虛僞，一無芥蒂，因此，丁士良受了他的精神感召，死心塌地代李愬策劃。

有一夜，丁士良專程的拜訪了李愬。

李愬是十分歡迎接待丁士良，並且極虛心的問詢，丁士良浩然一聲的長嘆道：「末將是因受吳少誠的大恩，因此，不得不對吳元濟竭盡棉力，現在經過李公的指導，這才知道，我走的路是錯的，目下，我是知道李公爲了文城柵的不易破取，有了煩惱，我不得不出賣故主，唉……」

李愬面色一整道：「丁將軍，這不是出賣故主，這是爲國效力，爲民除害，吳元濟擁兵自重，以下犯上，目無君父，須知，這是天下之大惡，一也，我與將軍乃是爲民伐罪……看來，將軍定有可以敎導我的地方……」

丁士良沉吟了一會，才慨然道：「文城柵中，雖說是由吳秀琳爲主，其實，他所憑仗的只是我，還有一個陳光洽，如果，擒着陳光洽，那麼，吳秀琳是一定無法堅守，更可能就這樣的歸降於主將，文城柵一破……那麼，文城就不足爲介意的了。」

李愬聞言不由大喜，而丁士良却又繼續說道：「陳光洽有勇又有謀，不過，此人如親自出戰，他的本領不及我，如果主將不疑我，請派一支兵與我率領，將他擒之來歸，不知主將可否相信？」

李愬由座上跳了起來，萬分興奮的說道：「李某靜待將軍的佳音……」

李將軍是毫無所疑，丁士良看了不禁大爲感動。

翌日，李愬果然派了一支兵，全是甲兵鋒利的敢戰之士，交由丁士良率領，丁士良帶了將令，出營而去，有不少將領，對丁士良終有些不放心，紛紛的請問李愬，提出意見，可是，李愬微笑不答，總之，他是相信了丁士良，對諸將的善意勸說，他一概置諸不理，就在天色傍晚的時分，聞得有號砲的响聲，探事官已傳來流星報，果然，丁士良已擒住了陳光洽歸來，當下，不由將全營軍兵，全部震住，半晌，轟然的傳出了一陣萬歲的呼聲。

丁士良押了陳光洽進來，李愬親自迎接，丁士良面無驕色，只是推說：「大唐鴻福，主將的威望，末將何功之有。」

李愬對丁士良，還是勉慰有加。

陳光洽之被擒，果然不出丁士良之所料，吳秀琳在無法堅守之下，便率衆降了李愬，這一來不打緊，將大唐的士氣着實大大的提高，何況當吳秀琳一降，李愬立即傳下將令，引兵突入文城，將守城主將李憲擒住，這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李憲也是淮西有名的智勇雙全將才，但是，相持了二年之久，並且，鄧唐兩州，已換了幾個節度使，但是，每個帶兵的將軍，沒有一個不受到淮西的侵擾，可是，這一個李愬在短短的歲月中，就這樣的將吳元濟手下的猛將驍卒解決了，並且，將這些軍將全收歸爲已用，爲他出力，他是連個思考部署的機會也沒有，就這樣的爲李愬突入，成了李愬的階下囚犯。

李憲馬上爲李愬所感悟，投在李愬的部下，爲了這個原故，李愬不再稱他李憲，却叫他忠義將軍，而李憲就這樣改了姓名，以後就叫李忠義了。

看官，別小看這一城一柵，乃是這一次削平藩鎮，打擊淮西的一個極重大的關鍵，李愬不是得了一城一柵，事實上，他振奮了大唐軍將的士氣，也建成了威脅淮西的重要基地。

文城被毀，李愬的隊部立即很快的與另一將領李光顏會師於偃城之下。

偃城本來已受到李光顏的嚴重壓力，李愬大軍一到，這一個城市無法再能支持下去，終於，守將董昌齡在無可奈何之下，投降了李光顏，就這樣，李光顏的大軍得以入據偃城，淮西便開始了他的惡運了。

* * *

李光顏大軍已反客爲主，扼守住淮西的咽喉要塞，吳元濟大爲震驚，爲了要保持他的地盤，不得不加派大軍守住洄曲，當時，守洄曲的是董重質，也是吳元濟主要的謀士，心腹的大將，這一來，李光顏是牽住了淮西的主力。

李愬是看清了這個形勢，他襲蔡州的計劃也就準備就緒，他首先用極誠懇的心情，對待了吳元濟的降將，如：吳秀琳等人，吳秀琳爲了要報答李愬的誠意款待，他就獻呈計劃，如要襲蔡州，必須先擒住了李裕，因爲，李裕有勇有謀，而且守住的，又是入蔡州的要道與橋柵，這件事，李愬是同意的，但是，派誰去擒捉這個李裕，這却須要有個部署的。

結果，廂虞侯史用誠被委下了這個重任，史用誠是十分踴躍的接受了

這次任務，在五月的下半旬，史用誠率領三百騎，埋伏在張柴村，當李裕引軍割麥的時候，他是飛騎突出，而且用了他的輕身功夫，飛身撲下，李裕是習慣了在馬上交鋒的，講究的是長槍大戟，往來砍殺，想不到史用誠會用上了這一手，當其發覺不對之時，全身已為史之勁風罩住。還想拚命的出手發招，眼前花得一花，長刀已為史用誠劈手奪去，而左肩一酸，半身立感一陣酸痲，無法轉動，而史用誠一個翻身，早已坐在他的身後，手一動，催馬前進。

李裕想反手撲擊，可是，半身不遂，左肩又中了史用誠的點穴法，全身被制，再也不能行動，眼光光的讓史用誠擒了去。

李裕的被擒，李愬對他更為看重，當時，衆將全有些擔心李裕的脫逃，可是，李愬對李裕就像對自己的好朋友一般，時時召李裕及李忠義入內室，屏退旁人交談，並且屢次至夜半之時才出來，所談何事？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就沒有其他人知了，這一來，李之手下未免有了不信的表示，日日有移文交到李愬手中，不外乎說李裕的壞話，說他是賊軍的奸細，說他將要為吳元濟作內應，有幾封移文更說得明白：「如果主將不殺此人，他們將會轉達朝廷。」

這是個難題，李愬十分困惱，終於，他怕這件事為朝廷得知，自己是無法能挽救，當下，他想到了一個辦法，先行寫了奏章，派人即速交與裴度，轉達憲宗，一面，他與李裕兩人叙談，最後，他哭着對李裕道：「看來……是天公不要我倆克建大功了……為何我倆如此的相知之深，而不能遮住衆人之口，唉……衆口爍金，我……也是無能為力……你……是朝廷欽犯，只能將你押送京師，不過，我已有奏章送上，諒裴相公能有個極好的處理，你放心去吧……」

李裕也是淡然一笑，很安詳的入了囚車，派兵護送入京城。

裴度得到了李愬的奏章，只見有一封密函，是李愬所寫，寫得很簡單：「殺李裕，則無法能成大功……」

裴度心中明白，他對憲宗皇帝開解，結果，有旨傳下，降將李裕發回李愬處理。

李愬得了詔書後，大喜過望，當李裕來見，他緊緊的抓住其手道：「你能活命，乃是國家之福……」當下就授李裕為兵馬使。

七月，裴度為淮西宣慰招討使，這是因為吳元濟作反，前後已達四年，軍糧的運送，財政的支出，實在耗費太多，主張妥協的大臣，未免更有了藉口，裴度為了要堅定信心，他是自動的請往督戰，故而，有了這項命令，裴度來到了李愬軍中，撫慰將士，要他們協力同心，先擒元兇，軍士不由勇氣百倍。

而李愬更是部署兵力，在九月，他先攻下了吳房，今之河南汝寧府的遂平縣。

十月的時分，路上有雪，天氣極冷，李愬的大軍在雪中進行，全軍不知所往，只是知道：「主將的命令是：一直向東行……」

部隊的排列是這樣的，李裕與李忠義率領三千人為前鋒。李愬自與監軍等，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為後勤……

天上彩雲密佈，大雪紛飛，大軍進了六十里，來到了張柴村，因為下雪，並且又有李裕等盡知虛實的將領在，當來到張柴村，守柵的吳元濟部隊在猝不及防之下，為李裕等率軍直入，將留守的賊將部隊殲滅，立即入據其柵，大軍一到，李愬命手下稍息……到夜裡，李愬又下令出發，命令又是：「一直東……」諸將一直摸不着頭腦，紛紛前來請問目的地，李愬這時才微笑道：「下蔡州，擒拿吳元濟……」

這一來，各將卒全是面面相覷，出聲不得，可是，他們素來知道，李愬對人寬厚，可是，軍法十分之嚴整，眞個是對他又敬又畏，既然如此，他們不敢回絕，只能引兵，奮勇的向蔡州進發……

大風雪，天氣是越來越冷，冷得人與馬全吃不消，在路上，時常有人馬凍死的事件發生，軍中的將卒，個個以為必死，也不敢考慮到其他，走到夜半，雪是更加大了，走一步，就有一步的困難，雪沒入膝，馬是迎風悲嘶，人也凍得發抖，雖然行軍萬分辛苦，誰也不敢出聲，事實上，李愬的這一次雪夜襲蔡州，乃是極有計劃的一次出軍，須知吳元濟軍兵强盛，手下有的是猛將悍卒，所以，能夠拒抗官軍四年之久，這一次，仗了裴度的調度，又加上竭盡全力的支持，李愬才能由唐州連破吳元濟的十餘關柵，由偃城分道出兵，這並不是他的冒險奮進，因為，李光顏的大軍已扼住了淮西的咽喉要塞。

吳元濟為了要應付面前的强敵，將蔡州城中的精兵全部抽調往洄曲，助董重質死守洄曲，也可以說，李光顏已牽制了吳元濟的大部份兵力，目下，在蔡州的兵將，全是老弱殘兵，在這大風雪中，李愬是抱了必死之心，與之一拚，而吳元濟的蔡州附近，可說已有三十餘年，未見有官軍來往，他們是沒理由相信，在這樣的大風雪天時，有李愬能不顧一切的驅兵深入……

李愬的軍隊是應了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一有阻礙，不得不付出全力，以爭取勝利，而吳元濟的手下，一則安逸慣了，二則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李愬大軍乘銳而入，抱必死而臨，兩相比較，這勝負就不用懷

疑，所以，蔡州的軍卒，誰也沒有提防，而李愬却已是率了大軍，深入其地的了。

自張柴村來到了蔡州，在風雪之中，大軍還得行走七十里，這才望見蔡州的城市。當李裕、李忠義等大將先行突上城牆之時，天色還未明，守城軍卒全在夢中，待到發覺，大軍業已進了外城，將守城的軍卒全部解決了，只留下打更擊柝的軍士，這是李裕的計劃，不殺死他們，還逼住他們繼續的打更、擊柝，這些敢死軍士，開了多城門，李愬是引軍深入，其時，天已亮了，鷄也啼了，而雪却是止了，蔡州已在李愬的掌握之中了。

李愬入了吳元濟的城外住宅，其時，吳元濟還在內城之中，却依然好睡，當從人將他喚醒，報告這個消息時，他還不相信哩，待聽到李愬的軍號命令，他才驚醒，跳了起來道：「……那能這樣快……那能這樣快……這是甚麼將軍……難道能飛……」一面叫，一面親自率領左右，湧上了內城與李愬相抗。

吳元濟所恃的，乃是城外的救兵，所以，他死命守住內城，因為在洄曲，還有董重質所統率的精兵萬餘人，可是，李愬老早已分析了這個局勢，也猜到了吳元濟的心意，因此，他一入外城，就將董重質的一家人，用極好的款待，安慰了他的家眷，並且，又命董的兒子轉道赴董重質那裡，董子帶了李愬的親筆信，希望董重質能明白大勢，分清順逆……

李愬是當代有名的「仁」將，而且也有案可稽，董重質目下也是走投無路，老實說，他如果統兵入援蔡州，那麼，李光顏在他的後面，勢必傾全力來壓迫他，使他背腹受敵，不能回救，李愬解決了蔡州，也就是斷了他的退路，兩方一會師，更是四面受敵，他是聰明人，不能這樣的看不到這一面，因此，他是立即單騎來見李愬，投降了！

吳元濟的救兵已絕，李愬立即將內城四面圍定，用火燒了內城南門，大軍一湧而入，吳元濟抗命數年，結果，為李愬所擒，淮西的心腹大患，就這樣的解決了。

李愬一路行來，從不濫殺一人，更因吳元濟被擒後，申州、光州——本來全是吳元濟號令的區域——全部率兵來降。

李愬全是毫無芥蔕，自官吏以下，在軍中執事之徒，全部各依原職，一些也沒有變動，並無疑心，也無戒備，這一來，淮西人士，無一人不對李將軍是敬崇備至。

裴度已得到了這個好消息，他飛馬來到了蔡州，李愬用最恭敬的禮節，迎接這位出將入相的大臣，裴度是十分欣賞李愬的用兵，對他萬分的推愛，就是對蔡州人士，裴度與李愬一樣，並無戒備，他說道：「本來，他們被吳元濟號令，這時候，只有吳元濟抗拒朝廷的命令，現在，吳元濟被擒了，蔡州是朝廷的地方，蔡州的人民，也就是朝廷的人民，我是朝廷命官，那可以這樣的岐視他們嗎？」

裴度的慨然，磊磊的說話，爽朗的風度，使蔡州人民個個感極而泣，而裴晉公，（以後，裴度受封晉公）的大名，聲震天下。

藩鎮之亂，自從淮西一平，也就成了尾聲，而李愬的用人不疑，得民死力，在中國歷史上，是佔了極光輝的一頁。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擂台比武繼續在進行中，第二場薛滿地力勝黑汗國什麼，第三場林雙木慘敗於拓拔齊天手中，第四場可說是漢夷較技勝敗關鍵，因漢族二勝一負，再贏一仗便可，眼看馮重山憑經驗逼得段學夏至擂台邊，倏地受一股煞氣逼來，一個踉蹌，再被一甩，跌落江中，羣雄被失望傷心之情籠罩，知此較技必敗無疑。至第五局再也選不出誰人應戰，突然一個年輕人飛身上台……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初生之犢闖江湖　好管閒事惹禍根

楊沐陽道：「潘大俠您弄錯啦，在下只是一時之間未曾想到辦法，絕對不是拖，請諸位莫再打擾！」言畢他亦閉起雙眼。這一閉便是半個時辰，岸上羣豪大都明白楊沐陽之用意，亦估計五招未滿之前，金砵法王不會食言，精神一鬆弛，肚子便餓得咕咕亂响。

翁皓忙與余顧南及不愁僧商量，俄頃，便高聲道：「姓潘的，此場印證暫停，待吃過飯再繼續吧！」

金砵法王睜開雙眼道：「不行，待分了勝負再吃！」

楊沐陽道：「印證之前，可沒立這種規矩！」

金砵法王道：「亦沒有說比武當中可以停下來吃飯！古往今來，可曾有在擂台上鬥起來時，各自休戰吃飯吧？此乃慣例，何須再立規矩？」

潘再艮也道：「不錯，若可以如此，任何人均可以在危急之時，高呼停戰吃飯！這對另一方面來說，公平麼？」這話合情合理，翁皓可不能學楊沐陽那樣耍小孩子脾氣，只能閉嘴。

楊沐陽亦不堅持，兩人便如兩尊石像般，不言不動，只見日頭已漸漸向西山降下，岸上羣豪此刻又開始替楊沐陽擔心了，蓋金砵法王功力深厚，幾天不飲食猶可支持，楊沐陽則肯定不能與他相比！

金砵法王心情已不再煩躁，因為他亦深明此理，心中暗道：「看你這小子還能支持多久，大不了老衲陪你不吃幾頓飯，看誰先垮下去！」

時間在此情況下，似乎過得特別慢，但太陽終於還是西山降落，大地開始罩上黑幕。余顧南輕叫一聲不好。「翁老，快提議擂台上插火把！」

翁皓提出之後，遭潘再艮反對，翁皓道：「難道印證武功之用意不是要讓雙方都能吸收對方之長處？包括觀戰的人！」

潘再艮未答，金砵法王已道：「快點上火把，越多越好！」他已有必勝之把握，因此不在乎對方提出甚麼要求。當下潘再艮點了十多根火把，插在擂台四周，把江心也映亮，擂台上兩個人任何一個動作，岸上之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翁皓這才稍為放心。

余顧南低聲道：「楊沐陽在這種情勢下，頂多可以再支持一天，卻不知該如何收場！」

翁皓嘆息道：「老夫亦不知該如何收場，恐怕連那小子也不知道！」他回頭又道：「諸位，此場比武看來不會立即解決，大家都先吃飯吧，不必陪他倆挨餓！」他這一提，羣豪都紛紛覓地而坐，取出乾糧食水吃喝。

擂台上之楊沐陽反而毫不焦慮，笑嘻嘻地問道：「大和尚，你肚子不餓？」

金砵法王道：「若你想吃飯者，剩下來的那三招，趁早施展，即能如願！」

楊沐陽長嘆道：「我是自作孽，無話可說，却拉你相陪，實在不好意思！」

金砵法王冷笑道：「小施主徒逞口舌之利，可不是福！你可知後果麼？」

「晚輩自然知道，若非餓死，就是被你打死，但你也得餓得七暈八素！我根本無力擊敗你，但能讓你陪我吃點苦，已甚滿足！」

金砵法王怒極反笑：「你倒十分知足，但願老衲不會失手將你打死！」

楊沐陽含笑道：「晚輩不會給你一絲機會的，除非你甘冒大不韙，敢在天下英雄之前食言毀約！」

金砵法王心頭倏地一懍，這才覺得這小夥子，絕對不簡單，聽其語氣似乎寧願餓死，當下不由對他產生好奇，忍不住道：「你風華正茂，何必言死？其實如今尚有機會……咳咳，老衲當然不會毀約，不知令師平日是如何教導你的！」

「家師教晚輩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又常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故事。」

金砵法王得知此子已「無藥可救」，遂閉口不言。岸上羣豪分批睡覺，只有余顧南等少數人徹夜不寐，漫漫之黑夜終於過去，陽光驅散了黑暗，好一個艷陽天！

第二天天氣特別晴朗，羣豪見擂台上兩人仍然不言不動，一顆心又懸起，蓋人不吃飯猶可，不喝水如何得了？何況在猛烈的陽光下！

日已至中天，今年天氣熱得早，正午時分直欲把樹木晒乾。金砵法王倏地睜開雙眼，見楊沐陽精神委頽，心中冷笑。忽見楊沐陽走至台邊，似欲舀江水洗臉，又將頭伸入江中「骨嘟嘟」地喝了幾口。岸上羣豪立即有人高聲叫好，把金砵法王氣得七竅生烟！

再一天又過去了，連在岸上的人也覺得難受，有些人明知沒那麼快結束，便悄悄溜回洛陽城，飽餐一番。擂台上之情況則不變。

日復一日，三日過去了。金砵法王尚不覺怎樣，但楊沐陽已十分憔悴，不管這場「印證」他是勝是敗，但人人對楊沐陽都刮目相看！他口齒伶俐、聰明機智，而意志力却比許多成名人物還堅强！

金砵法王又開腔了：「小施主，你還能支持多久？」

楊沐陽坦然道：「晚輩自己也不知道，但一定支持到不能再支持為止！大和尚，你後悔答應讓我五招麼？」

金砵法王此刻對他已由盛怒，而轉為憐惜，不忍罵他，却道：「讓三招跟讓五招，有甚麼分別？」

楊沐陽微微一笑。「總得做得像樣一點！」金砵法王又閉上嘴巴。楊沐陽每天都喝江水，金砵法王亦學他，雖然解決了喝的問題，但始終沒吃上飯。

七日過後，楊沐陽臉色亦明顯地青白，雙頰及雙眼都陷了下去，看來支持不了多久。金砵法王雖亦憔悴，但情況比楊沐陽好多了，他忍不住又勸道：「小施主，你意志力再强，也熬不了多久，正所謂人是鐵飯是鋼，索性放棄了吧！」

楊沐陽搖搖頭，「多謝大和尚關心，不過，晚輩心意已決，你不必再勸服！因為彼此立場不同，你不想夷人失敗，我不希望漢人丟臉，就各盡其力吧！」

金砵法王一聽，更生憐才之心。「小施生，老衲答應你，日後即使你再與我作對，老衲都會盡量讓你！」

楊沐陽道：「如此晚輩生受了。」

「令師到底是何方高人？為何老衲從未聽過？真有無極此人？」

「家師名諱，做弟子的，不敢胡謅，但他也確是隱世高人，年紀大概與你差不多！」

「令師武功比齊雲高如何？」

「家師從未與人比過武，且他倆更未見過面，誰高誰低，誰也不知道！」

岸上羣豪亦知道楊沐陽支持不了多久，而唯一希望是齊雲高突然出現，但直至日落之後，仍無齊雲高一點消息，羣豪至此對他已完全死心！

楊沐陽第八天晚上終於不支，首先發現的還是金砵法王，只見他抱起他向江中那艘小舟躍去，恰巧余顧南亦同時躍上小舟，金砵法王略一猶豫，將懷中之楊沐陽向余顧南送去，余顧南低聲謝了一聲，伸手接去。

楊沐陽只是暈倒！這時候恰好醒來，一知自己身處何方忙道：「快讓我再上擂台！」

金砵法王忍不住斥道：「你已敗了，還逞甚麼强！」

楊沐陽喘着氣問道：「勝負以何種形式決定？一是一方被打倒打傷，二是被迫退出擂台，晚輩是屬於那一種？」

金砵法王不由語塞。

楊沐陽再問：「是你抱晚輩離開擂台的？」

金砵法王遲疑地道：「不錯，老衲不忍你餓斃，見你暈倒，是以抱你過來！」

「就個人恩怨來說……晚輩十分感激你……但在印證上來說，晚輩未敗，而且你尚欠我三招……而咱們一齊離開擂台，最多只能說是鬥個平手！」

金砵法王一呆之下，又怒又氣又憐！半晌方嘆息道：「誰方勝誰方敗，大家心知肚明，老衲何等身份，豈與你一般見識？」言畢飛身躍回自己藏身之小舟。

余顧南見楊沐陽奄奄一息，忙道：「你別再說話！」遂抱他回岸上。

俄頃，只見潘再艮躍上擂台，高聲道：「是次漢夷印證武功，到底何方得勝，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金砵法王之意乃着在下宣佈，雙方鬥個平手，哈哈，如此倒不傷和氣，諸位服是不服？」

這是最好之「戰績」，而且得來全虧楊沐陽使詐，中原武林同道臉上無光，還有甚麼話好說！刹那間竟無一人應他。

潘再艮見無人反對，又打了個哈哈，道：「既然如此，是次印證武功便至此而止，漢夷雙方代表鬥個平手！」夷人代表們發出歡呼聲，岸上之中原武林同道則默不作聲，事實上人人均知己方是輸了！即使齊雲高趕至，打敗了金砵法王，但嚴格來說，另一位絕世高手剪仲台亦是夷人，若由薛滿地對付他，肯定要輸！

夷人們唱着歌，駕着小舟去了，岸上之羣豪則仍如石像般站立在原地！這次失敗，對衆人之打擊，實在太大了！漢人向來看不起夷人，朝廷對外作戰十戰九敗，還歸咎朝廷無力，奸臣當道，但武林中亦如此，夫復何言？

天色又漸明，新的一天又開始，有人覺得這才是黑暗之開始，但亦有人覺得武林從此走向一個新的境地，今日雖然失敗，却敲起了警鐘，說不定若干年後，武林可開創出一個新天地來！

余顧南爲楊沐陽輸送內家眞氣，楊沐陽悠悠醒來，即有人餵他喝牛奶。楊沐陽精神稍好，低聲道：「多謝余大俠，只恨在下力微，雖然盡了全力，仍沒法挽回面子……」

話未說畢，衆人已七嘴八舌地說起話來，有讚賞他的，有安慰他的，亦有勸解他的，無一人責怪他。

余顧南道：「楊兄弟，你已爲中原同道挽回不少面子，咱們都不知如何感謝你，你若再存自責之心，咱們就更難心安了！」

翁皓道：「好小子，你做得實在太好了，咱們不但感激你，還感激令師，爲武林培養出這樣的人材來！只可惜咱們不識令師，就請代咱們表達一下！」

不愁僧把余顧南拉到一邊，問道：「小余，你與方姑娘準備何時成親？」

「日子尚未決定，待回去之後，請師父定奪！」

「依老衲之意，不如請你如今便挑個日子，順便當衆宣佈，也好振奮一下人心！」

余顧南一呆，望了方菱一眼，方菱忙道：「大師，晚輩決定一切從簡，不想鋪張了，在此宣佈屆時必違心願！」

「是次情況特殊，請兩位爲大局着想，最好在中原一帶舉行一個宴會，讓天下英雄痛飲幾杯，相信令師知道之後，也會同意！不過日子可不能訂得太急！」

方菱與余顧南商量了一下，覺得不愁僧說得合情合理，當下余顧南道：「地點咱是找到了，就在洛陽，洛陽對我另有意義，晚輩曾在此生活過幾年！」

翁皓在旁聽見，插腔道：「不好不好，洛陽是羣豪傷心地，在此歡宴，豈能暢懷痛飲？須另擇一地。」

余顧南苦笑道：「如此便請兩位前輩代作主吧！」

不愁僧想了一下，道：「那就在南京應天府吧！婚禮讌席之事，全包在咱兩個身上，一切必定替你安排妥當，不必你夫婦及令師擔心！」

「只是日期難以決定！」

不愁僧問了他倆生辰八字之後，又道：「八月初五乃吉日，就決定該天吧！你們和令師提早幾天抵達便可！你倆先回去通知令師吧，其他細節則由咱們兩個安排！」

＊　＊　＊

余顧南遂携方菱到嶗山見乃師齊雲高，先把鬥鐵木上人，奪回方菱，漢夷印證武功之事告訴齊雲高，再把不愁僧之建議及決定說了一遍，徵求其師意見。

齊雲高含笑道：「不愁僧那和尚說得也有道理，爲師不反對，斯時咱們一起去應天府就是！只是此次漢夷比武輸了，你有何看法？」

「弟子能娶菱妹，心願已足，餘下來的是授徒及勤練武功！」

齊雲高更是贊成，七月中旬便携徒子徒孫一起去應天府。八月初五果然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表，但婚宴之後，歸隱江湖，閉關苦練武功的却有不少人。

＊　＊　＊

暮春三月，鶯飛草長，風光明媚。今年天氣暖得早，是以蕭懷南心情十分好，他來華五年，一直都只在京東東路活動，今次師父特准他出去見識一下，而他自小便自母親口中聽了許多有關江南美景的描述，因此他一離開嶗山，便一直往南行，大有不到江南，絕不罷休之勢。

他才走了幾天，便到達密州諸城，入城時，只見路上行人來往匆匆，一片慌亂之象，蕭懷南毫不在意，五年久困山中，一旦走到花花世界，有如出籠鳥般，事事都感到新奇，他先到客棧租了一間房，然後出外吃飯。

兵荒馬亂之際，酒家亦沒有什麼好菜，不過吃在蕭懷南口中，却無異是山珍海錯，他飽餐一番，借着兩分酒意，在城內閒逛。

其實此刻尚未夜深，但今日街上竟然無人，蕭懷南十分奇怪，亦索然無趣，正想返回客棧，忽聞一個女子的叫聲，自一棟屋內傳出來。

蕭懷南今年方十九歲，血氣方剛，正想幹幾件大事，一聞叫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標前，一腳便將木門踢開，人亦衝了進去。

天上之月光，自大門處照了進去，只見一個大漢，把一名少女强行按在地上，正伸手撕其衣服，蕭懷南喝道：「大膽淫賊，居然敢行凶！」

那大漢回頭一望，見是個青年，冷哼一聲，喝道：「快給大爺滾！」

蕭懷南「颼」地一聲，抽出刀來，大步走上前。「少爺看看你的頭硬，還是我的刀利！」那大漢不敢怠慢，連忙跳開，也抽出腰上之佩刀來，蕭懷南大叫一聲，揮刀向他砍去。

那少女也忙不迭滾開，拉着衣襟，跑進房內，蕭懷南展開余顧南親授的刀法，雖是初出茅廬之雛兒，仍然虎虎生威，七八刀之後，已把那漢子的刀勢完全封住。

那漢子又驚又怒，咬牙道：「小子，你敢破壞大爺的好事，有種的便報上名來。」

蕭懷南哈哈笑道：「淫賊，你聽清楚，少爺是大俠余顧南的大弟子蕭懷南，你今日死在少爺刀下，算你榮幸！」他一口氣又攻了六七招，把那漢子迫向墻角。

那漢子眼珠子一轉，突然叫道：「老趙，快來救我！」

蕭懷南到底是雛兒，聞聲不由自主地轉頭後望，那漢子正欲他如此，見他轉頭立即斜奔一步，由窗子跳出去，蕭懷南大怒，舉步疾追，却聞房內那少女悲喚一聲爹！他轉念一想：「莫非那廝尚有同黨？」救人要緊，蕭懷南改變主意，轉身跑進卧室。

黑暗中，依稀見那少女伏在床上呼叫，蕭懷南問道：「姑娘，發生什麼事？」

少女飲泣道：「爹……不知爲何不能動彈……」

蕭懷南點亮了火摺子，把几上油燈點燃，火光一起，少女連忙把衣襟拉好，蕭懷南倒沒留意她，走前注視床上的人，那人年紀約莫五十多歲，十分枯瘦，躺在床上一動不能動，他伸手摸摸脈膊，喜道：「令尊只是暈死過去，無礙！」他伸手在老頭身上推行過宮。俄頃，即見那老頭緩緩醒來。

少女驚喜地呼道：「爹，你沒事吧？」那老頭醒來，倏地發現一個滿面于思之青年，吃了一驚，忙不迭坐了起來，少女把剛才蕭懷南救她之情況，扼要地說了一下。

那老頭這才連忙下床跪在地上，叩頭拜謝：「多謝壯士相救，請受我一拜！」

蕭懷南未經歷過這種場面，連忙將他拉了起來，道：「有話起來再說。」那少女乃進自己房內更衣。詢問之下，方知這老頭其實年紀才四十四歲，他訝然道：「在下實看不出老丈這般年輕，啊，對不起，在下不該稱你爲老丈，對啦，你貴姓大名？」

「敝姓蔡，草名辰生，小女小名阿香，今年十七歲……唉，時逢戰亂，她娘又死得早，蔡某身子一直不好，怎能不老！」

蕭懷南又問：「大叔怎會暈倒在床上？」

「蔡某剛睡着，忽然外面有人拍門要討水喝，蔡某不虞有詐，開門讓他進來，也是我不該，呼喚女兒拿水出來。小女捧水出廳，又進房內，那廝喝了水之後，謝了一聲告辭，蔡某要送他，不料他回身一拳擊在蔡某太陽穴上，某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時候，那少女阿香整好了衣服，重新出來拜謝蕭懷南，接口道：「小妹聽不到關門的聲音，心生好奇，出來查看一下，恰好那廝要進房，他一見小妹便……」

蕭懷南道：「原來如此，以後須小心一點，你們可認識那廝？」蔡氏父女齊搖頭。

蔡辰生問道：「聽小哥口音，不是京東人氏，仙鄉何處？」

「在下自小到處流浪，有個時期在關外生活，最近幾年方隨師住在嶗山習武。」蕭懷南長身告辭，又道：「在下住在諸城客棧，有事可到那裡找我。」

蔡辰生忙道：「壯士再坐一會兒，香兒，快進灶房煮些東西請蕭壯士……」

蕭懷南忙道：「不必客氣，在下剛才已吃飽，明日還要趕路，就此別過！」

「金兵已攻破青州，此處亦不宜久住，蔡某亦準備搬去親戚處暫避，唉，那些金兵也眞不是人，咱們幫他們滅了遼國，今日他反而恩將仇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蕭懷南咬牙道：「在下見一個金兵便殺一個，見一雙便殺一對！」

那蔡辰生頗有點見識，忙道：「金國氣勢已盛，聽說金國頗有些能人，壯士可得小心！」

蕭懷南乃初生之犢，正恨不得找幾個金國的人殺之，怎會把話放在心上？嘴上却道：「多謝大叔提醒，在下會小心，後會有期！」

蔡辰生道：「香兒，快送壯士出門口。」

阿香送至門口，蕭懷南轉頭叫她回去，阿香却問道：「恩公，適才聽你說及令師大名，小妹聽不清楚……」

蕭懷南驕傲地道：「家師乃大俠余顧南，我師祖是『獨飛鐵雁』齊雲高。」

阿香輕啊一聲，「他倆的大名，小妹都聽過，難怪恩人有此本領，眞教人羨慕。」

蕭懷南到底是遼人，聽人稱讚師父，得意洋洋地道：「家師之武功，我還學不到十分一，不過一般宵小也不放在我眼中，蔡姑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應爲之事，請不必放在心上，請回去吧！」

阿香忽然紅着臉道：「恩公大恩大德，小妹沒齒難忘，若有機會報答大恩，願當牛當馬，當婢當奴，今生報答不了，來生也必結草銜環，恩公，你以後會再返嶗山麼？」

「當然會，家師讓我出來歷練一下，一年之後便得再回師門苦修武功！」

阿香似乎達到目的，點頭道：「恩公路上小心，請恕小妹不再送了！」

蕭懷南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十分愉快，哼着歌，大步返回客棧。他躺在床上，想起剛才的事，甚是興奮，再想起阿香的話，心頭有點怪怪的，自言自語地道：「她雖然蔴布粗衣，但難掩美色，難怪遭淫賊垂涎，可惜只是一名村姑。」

他在胡思亂想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次日吃過早點，買了些乾糧，又再上路，他在城內走了一匝，本欲買匹馬代步，不料竟然找不到一匹，只好作罷，經過蔡辰生家，見蔡阿香正在門外打掃，不知為何，竟拐進小胡同。

沿途見到許多走難的人潮，扶老攜幼，呼爹喚娘，一片淒慘氣氛，蕭懷南想起國仇家恨，熱血沸騰，恨不得立即轉身北上，到金國去殺個痛快，但想起臨下山前，師父之叮囑，又冷靜下來。

他心底也知道，憑他今時今日之武功，單槍匹馬實不足以去金國報仇。余顧南要他行走江湖一年，再返回師門苦修三年，一則他武功已有一定之成就，二則他弟弟蕭懷雁屆時年紀亦大了，兄弟合心其利斷金，斯時再到金國報仇未遲。

蕭懷南年紀較大，對父母之存亡比乃弟關心，而且已多年未曾見面，午夜夢迴，一思及此，每不能再寐。幸好余顧南視他兄弟如同親生子女，稍慰孺子之心。

他一連走了三天，舉目所見全是走難的人，行程大受影响，幸好後來買到一匹馬，於是放馬而馳，這天終於來到淮南東路之楚州。

楚州地處江北，但因靠運河，物產豐富，商業甚是繁盛，與地處一隅之京東東路萊州密州，實難同日而語。

蕭懷南在城內走了一下，見店舖林立，因身上所穿的全是舊衣裳，有的甚至已太短，乃至一成衣店選購。他選了套成衣，又找了家客棧住下，決定在楚州住一兩天再放舟揚州。

次日，蕭懷南拉馬上集，準備將馬賣掉。他自幼長於關外，精於騎射，那匹瘦馬實看不上眼，楚州不愧是富庶之地，頗有些好馬，未幾即成交。

蕭懷南正想找家像樣的店子，好好吃一頓，忽然兩個健壯的漢子走上來，把手一伸，道：「拿來！」

蕭懷南微微一怔，問道：「兩位找我拿什麼？」

左首那漢子怒道：「好小子，別裝蒜，你在咱們地頭上做生意，難道不用交錢？」

蕭懷南聞所未聞，不由失笑道：「這地方是你倆的？是宋國的還是金國的？」

那漢子沉聲道：「好小子，你眞是『鹹魚放生』不知死活，告訴你，這裡不是宋國的，也不是金國的，而是咱們孟大哥的，就算是王親國戚，到此做生意，也得放下地稅！」

蕭懷南怒極反笑。「叫你們孟大哥來見我！」

「好小子！你也太狂了！」那漢子揮動着一對拳頭。「先會會這一對朋友再說。」

蕭懷南笑道：「無所謂，少爺是多多益善，叫你那兩位朋友一併來吧！」

話聲剛落，那漢子已一拳往蕭懷南擊去，蕭懷南吃了一驚，他雖然沒有準備，但受名師精心訓練，反應比常人快得多，電光石火之間，一躍避開。

那漢子一拳落空，第二拳又至。

蕭懷南怒道：「連招呼也不打，便施突襲，算那門子好漢！」

「放你娘的屁！是你自己要見這一對朋友的！」那漢子武功不行，只勝在力猛拳頭大，打了三拳，蕭懷南覷得眞切，左脚輕輕一絆，大漢已跌了個狗吃屎。

這個無賴平日仗勢欺壓善良，人人敢怒而不敢言，此際見他跌倒，忍不住哄笑起來，那大漢拉不下臉來，自地上跳上來，揮拳就打，全無章法可言，十足是市井之徒，旁邊那個也加入戰圈，且邊打邊破口大罵！

蕭懷南自小即長於王府中，母親是郡主，父親是將軍，來華之後，又跟齊雲高及余顧南在一起，幾曾聽過這種辱罵？他被罵得火起，心想不使點霹靂手段，只怕脫不了身，當下見左邊大漢一拳打來，他右臂一舉，似欲擋架，不料對方拳頭將至時，突然變招振腕施爪，緊緊抓住對方的腕脈。

那漢子一條手臂登時酸軟無力，恰右邊那個大漢揮拳擊至，蕭懷南臂上用力，左邊那漢子被他扯開數尺，右邊的那個一拳正好擊在其後背上，痛得他怪叫起來：「老李，你小心一點！」

那姓李的尚未作聲，蕭懷南已飛起一腿，將他倆踢翻。「看你們還敢作惡否？」蕭懷南拍拍雙掌，道：「快給少爺滾，下次再敢犯惡，必打斷你們一對狗腿！」

那兩個漢子狼狽爬了起來，跑了兩步，又回頭罵道：「臭小子，你有種的便別跑，孟大哥一到，必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蕭懷南雙脚一頓，雙手往腰間一叉，道：「少爺便在此等他，他不來的是龜孫子。」

那兩個大漢走後，旁邊有位小販低聲勸道：「小英雄，你快走吧，那姓孟的可不好惹！」

蕭懷南道：「不必擔心，少爺正要為善良出一口氣！」

「可是他們人多，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而且他們動刀動棒的，全沒人性。」

蕭懷南微微一笑，問道：「這位大哥，請問那姓孟的叫什麼名？到底是什麼厲害的人物？」

「他名喚孟石根，他妹夫是通判，官府內的人都賣他幾分面子，他就更加沒有顧忌了，這廝自小便練力習武，許多人都敗在他棒下……啊，他來了！」那小販急道：「小英雄，你若不敵，請先拐左，再往東跑！」

蕭懷南回頭一望，果見適才那兩個漢子帶着一羣如狼似虎的大漢來，提刀攜棒，殺氣騰騰奔過來。為首那條大漢十分高大，出乎意料的也長了于思，且相貌堂堂！

蕭懷南嘴上雖然說得滿不在乎，但此際見此陣勢，心裡也有點嘀咕，俄頃，那羣人已至，適才被打翻的大漢指着蕭懷南，道：「孟大哥，便是這小子不把大哥的規矩放在眼內。」

孟石根見蕭懷南這般年輕，微感意外，走上兩步，看了他幾眼才問道：「小子，你可曾聽過一句話，強龍不壓地頭蟲？」

蕭懷南笑道：「少爺也有一句話贈你！」

孟石根只冷冷地望着他，蕭懷南只好接答道：「不是猛龍不過江，少爺既然敢來，便不怕會你。」

「有種！」孟石根怪笑一聲：「報上名來！」

蕭懷南這次有意不報上師承：「蕭懷南。」

孟石根轉頭望一望手下，見他們都沒有表示，乃道：「無名小卒，未聽過。」

蕭懷南道：「正想拿你揚名立萬，望你多多栽培。」

孟石根怒極反笑。「好小子，待孟某來領教一下。」言畢立下門戶，揮手道：「讓你先發招！」蕭懷南道了聲有僭，便揮拳向對方面門擊去。

孟石根見他如此放肆，心中有怒，斜閃一步，立即回了一記，蕭懷南一躍閃開，兩人拳來脚往，鬥了二十多回合，不分勝負，孟石根這才對他另眼相看。

論經驗火候，孟石根的確稍勝一籌，但若論招式之變化、拳路氣勢，則蕭懷南勝對方又不止一籌，是以各有千秋。孟石根憑經驗，幾番都差點得手，不料對方反應快，都能及時化險為夷，甚至他偶爾之幾招精妙招式，又僅僅能扳回劣勢。

鬥了七八十招，依然是平分春色之局，旁邊那些小商小販一顆心方稍稍定下來，心中都希望蕭懷南能取勝，但又恐孟石根惱羞成怒，以多取勝。

忽然孟石根大喝一聲，躍開幾步，道：「且慢！你敢跟孟某比比兵器麼？」

蕭懷南見對方也不過如是，信心大增，哈哈大笑：「有何不敢？只怕刀槍無眼，你要吃大虧！」

「小子，你好狂妄！」孟石根回頭喝道：「棒來！」他一名手下立即捧上一根長棒，蕭懷南則「刷」地一聲將刀抽了出來。孟石根道：「還是讓你先發招！」

「這一次，少爺先讓你！」蕭懷南道：「咱們先說清楚，若傷了對方又如何？可是生死不論？」

孟石根臉色一變，心想你這不是自尋死路？當下冷冷地道：「既然知道刀槍無眼，當然是生死不論。」他回頭又對着旁邊圍觀的觀眾道：「諸位鄉親都聽見了，生死不論，屆時官府若追究起來，請大家說句公道話。」

蕭懷南沒有江湖經驗，怎知他包藏禍心？當下道：「廢話少說，先發招吧！」

孟石根見他年紀雖輕，但執刀而立，嶽峙淵停，竟有名家之風範，心頭一驚，不再「客套」，棒尾一沉，棒頭豎起，打了個棒花，直向蕭懷南戳去。

這一招稍有經驗的都知道是虛招，蕭懷南則翻刀向長棒格去，不料刀鋒尚未觸及長棒，孟石根手腕一沉一抖，長棒改掃蕭懷南之腰際。

蕭懷南吃了一驚，連忙向後跳開，孟石根大喝一聲，踏前一步，長棒步步進迫，一口氣攻了八九棒！蕭懷南失了先機，一時之間，手忙脚亂，只有招架之份兒。

孟石根之手下都在旁高聲吶喊助威，蕭懷南形勢更劣，他空有一身本領，而無法施展，又驚又怒又急。

忽聞人叢中有人道：「長兵器利遠攻，短兵器宜近攻，這小伙子居然連這顯淺的道理也不曉，竟敢出來闖盪江湖。」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蕭懷南猛吸一口氣，聽得眞切，一刀將長棒格開，人即奔前，向對方懷內砍去。

那人暗中提醒，孟石根自然亦聽見，是以長棒被格開，他便料到蕭懷南會貼身進攻，是以立即抽棒後退，蕭懷南見一刀收效，如何肯放過，脚尖一點，再度掠前，寶刀去勢未盡。

他進得急，也犯了兵家大忌，疏於防守，孟石根進退間振腕翻棒，長棒仍擊向其腰側，待得蕭懷南發覺，要閃避已經來不及了，唯一辦法將刀横劈，把棒格開，但如此一來，他又將處於挨打之境地，萬般無奈，只好把左臂垂下。

「篤！」長棒擊在蕭懷南左臂上，發出一聲响！蕭懷南但覺一陣疼痛，但並無大礙，他那一刀却去得更快了。

孟石根一棒擊中，見對方仍如狼似虎撲至，那一刀更加懾人魂魄，大驚之餘，倉皇後退，「嗤」地一聲响，刀鋒過處，他衣襟已被割裂，胸前亦添了一道淺淺之傷口。

所幸孟石根江湖經驗老道，臨危不亂，知道此刻危機尚未過，長棒一

收一提，護住前身，同時再退一步，口中呼道：「停手！」

蕭懷南道：「你若認輸，少爺便住手。」

孟石根喝道：「飯桶，還不把他同黨找出來！」他那些手下便向人羣破口大罵，有幾個更用長棒亂打觀衆。

忽然一位青年喝道：「停手，是少爺出口提醒的，你們還不配與少爺交手。」

這青年一身藍衣，年紀大約二十來歲，手上也提着一條長棒，一位無賴不知天高地厚，揮刀便砍。「臭小子，敢口出大言，先露幾手再說！」

話音剛落，但見那青年垂於地上之長棒，突然彈高尺餘，棒頭正好戳在大漢之脛骨上，痛得他拋刀抱膝，藍衣青年踏前兩步，半轉身子，一棒刺出，剛好將蕭懷南及孟石根分開，道：「姓孟的，咱們都使長棒，正好較量一下，請蕭少俠對付那些嘍囉！」

蕭懷南道：「你認為在下不敵？」話未說畢，那十多個無賴已一湧而上，蕭懷南只好揮刀應戰。

孟石根喝道：「小子，你也報上名來。」

「少爺林三七！你不必擔心，少爺若輸給你，不會請師父出馬。」藍衣青年手腕一抖，翻起三朵棒花，向孟石根罩去，虛實莫測。孟石根吃了一驚，知道來了勁敵，連忙聚精會神，全力應付。

那邊之蕭懷南由於不敢殺生，空有一身武功，反而被那十來個大漢攻得手忙腳亂，甚是危殆。

林三七回頭看了一眼，忙道：「蕭少俠，你再存仁厚之心，今日可得濺血於此了！這些人平日魚肉鄉井，死有餘辜，不必顧忌！」

蕭懷南心頭一動，忖道：「說得有理，今日不施點霹靂手段，只怕回不了師門，我且不殺人，先傷他幾個再說。」當下覷得真切，寶刀一揮，一刀「龍躍於淵」過處，把一名大漢的手臂劈落塵埃。

那大漢眼看自己一條手臂跌落地上，掌中仍緊握着刀，心頭一慌，俯身拾起斷臂，此刻方劇痛攻心，痛得他殺猪似的怪叫起來。

這一叫，把其他大漢嚇了一跳，好幾個不期然地退開，蕭懷南這才能稍喘一口氣，喝道：「再不知死活，此人便是你們之榜樣。」他邊叫邊撲進人叢中，連攻十餘刀，一名大漢又被他殺傷。

適才被蕭懷南打倒的無賴叫道：「弟兄們，今日咱們若連這小子也擺平不了，日後還能在楚州混麼？恐怕大家都無好日子過。」

如此一來，衆大漢賈起餘勇又攻上來，蕭懷南武功雖高，奈何獨力難支，更兼缺乏臨場經驗，不多久便中了一棒，痛得他緊咬牙關，繼續撲鬥，心想不殺一個，勢難突圍，可是先機一失，在十餘件武器之下，僅能自保。

那林三七年紀只比蕭懷南稍大，但經驗明顯在蕭懷南之上，他精於棒法，以棒對棒，優劣易見，孟石根被打得連連後退，只好出言恫嚇。「臭小子，你們兩個眞是狗膽包天，也不打聽打聽大爺是什麼人，背後有什麼靠山，竟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林三七冷哂道：「打死了你，少爺們吃再多的苦，你也不知道！」他回頭一望，又對蕭懷南道：「蕭少俠，快想辦法脫出包圍圈，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蕭懷南心頭一動，猛吸一口氣，用力揮刀一盪，格開對方之兵器，同時雙脚用力一頓，躍起兩丈餘高，凌空向旁打了個沒頭觔斗，落在包圍圈外。

那些大漢都轉過身去，蕭懷南趁他們尚未形成新的包圍圈，猛地向一名持刀的漢子攻去，他直攻兩招，那大漢手忙脚亂，脅下露出空門，蕭懷南福至心靈，左拳猛地擊出。

「砰」地一聲，緊接着又傳來一個骨折之聲音，蕭懷南飛起一脚，將其踢飛，乘對方大亂之際，一閃身又揮刀攻向一名持棒的。

那大漢慌忙中胡亂一棒劈下，蕭懷南半側身，左臂將長棒挾住，右手寶刀落下，那大漢一隻手掌應聲落地。

蕭懷南得到甜頭，一招得手，便換了一個方位，乘虛而攻，此刻圍觀的人早已躲得遠遠的，恐殃及池魚。

那邊廂的林三七亦擊中孟石根一棒，這一棒亦打醒了他，急忙呼道：「風緊，扯乎！」他首先倒拽長棒，落荒而逃，其他人見頭兒尚且如此，也一哄而散。

蕭懷南喘了一口氣，上前向林三七行了一禮。「多謝這位大哥拔刀相助，否則小弟今日危矣，尚未請教大哥高姓大名！」

「在下林三七，因事路過此處……」林三七左右一望，改口道：「此處非說話之所，蕭少俠且跟我來！」他引蕭懷南至一小飯館，招呼他坐下，然後跟掌櫃低聲耳語一陣，那掌櫃又親自引他至內堂。

林三七道：「這掌櫃是我師弟之舅舅，自家人不必客氣，看蕭少俠之刀法，十分凌厲，分明是出自名師，為何屢失戎機？」

蕭懷南紅着臉道：「說來慚愧，小弟是剛藝滿下山，家師要小弟到江湖上闖盪一年，再回山苦修。」

「未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蕭懷南報上師承，反問：「林兄棒法高明，令師亦必是高人，尚未請教。」

林三七嘆了一口氣，道：「家師不如令師良多……他常提及令師乃當今第一人……家師諒你亦聽過其名，林

雙木，他既是在下師父，亦是家三叔父。」

蕭懷南「啊」了一聲，「家師常提及令師大名，還常說令師棒法精明，獨步武林，可惜運氣不好，唔，令師聲稱閉關十年，未知近來情況如何？」

「家師尚在閉關，絕不涉足江湖，在下行走江湖，從不透露師承，乃不想替他老人家添麻煩，請蕭少俠代保密。目前咱們共有五個師兄弟，至今也只在下一人出來走動。因敝師弟托我捎點禮給他舅舅，因此拐來此處。」

「原因如此，不知林兄知否孟石根之底細？」

林三七搖搖頭。「這種混混，在下怎會知道，稍候問劉掌櫃，他向在此做生意，料會知道。」

蕭懷南忙道：「小弟只是順便問問，請莫麻煩他老人家！」說着話，小二把酒菜捧了進來，蕭懷南斟了酒，舉杯道：「小弟借花獻佛，敬林兄一杯，多謝相救之情！」

林三七道：「蕭少俠這樣說，太過客套了，拔刀相救，乃吾輩應有之義，何況咱們師父素有交情。」話雖如此，他一仰脖，便將酒乾了，當下兩人便吃起菜來。

酒至三巡，那店小二突然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道：「不好啦！官府派人來查你倆啦，快請由後門走吧！」

蕭懷南霍地站了起來，道：「大丈夫敢作敢為，絕不能為難掌櫃，待在下去與他們理論。」

店小二急道：「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快走吧，免得劉掌櫃不好交代！」店小二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他倆推走，林三七也向蕭懷南打眼色，表示須離開。

兩人由後門悄悄溜掉，蕭懷南心中頗為忐忑，但走了一陣，林三七却向蕭懷南招招手。

蕭懷南訝然問道：「何事？」

林三七道：「咱們覓路回去，暗中監視官兵。」他不管蕭懷南答不答應，拉着他便由來的方向跑去，不過走的却是另一條路。

俄頃，已至那小飯館，老劉飯館附近，林三七向上一指，長棒輕輕在地上一點，身子輕如乳燕，飛上屋脊，蕭懷南雙腳一頓，提氣躍起，林三七弓着腰在屋頂疾走，未幾即到老劉飯館上面。

但聞下面傳來老劉的聲音，「爺，老漢早說過他倆到小店只是借條路逃走。」

一個粗啞的聲音道：「糟老頭，你說明白一點，萬一讓咱們查到你跟他倆有關係，小心你的狗頭，走！」

林三七探頭自屋脊後望去，只見一個捕快帶着衙差官兵，慢慢離開。他正想跳下去，却見那捕快至街角，悄悄跟那幾個衙差低語，他心頭一跳，連忙拉着蕭懷南之衣袖，道：「快走！」

兩人自屋後翻下去，往小巷裡跑去。「蕭少俠，老劉那裡是不能再去的了，你準備去何處？」

「小弟本無定處，只是久慕江南美景，因此準備去遊玩一下，你呢？」

林三七道：「在下要去揚州訪親，這一段路倒是可以同路而行。」

蕭懷南正愁沒伴，聞言大喜。「如此正好，咱們是走旱路，還是走水路？」

林三七道：「走水路比較舒服，而且可飽覽兩岸風光。」當下兩人便直接赴碼頭，上了一艘去揚州之客船，船上共有十個人，擠在一個小艙裡，有點氣悶，兩人便坐在船後篷邊。那船順流而下，黃昏時靠在一座小鎮上，讓乘客上岸瀏覽，之後又解纜航行了一段路，然後方停住，乘客們都靠着竹篷睡着了。

林三七忽然低聲問道：「蕭兄弟，你懂水性麼？」

蕭懷南是契丹人，性子耿直，毫不隱瞞。「小弟水性不錯，常在大海裡玩耍，你呢？」

「在下也可應付。」林三七輕輕閉上雙眼。「你小心一點，不要轉頭，岸上有人在窺探，未知是什麼來路，且看他們有何動靜再說。」

剛說畢，水面上傳來欸乃一聲，蕭懷南輕輕轉頭望向船頭，只見前面似有一艘船滑過來，緊接着岸上傳來一聲响，船便移動起來，估計船纜已被人斬斷。

林三七低聲道：「小心，那話兒來了。」蕭懷南的手掌立即搭在刀柄上。

剎那間，船頭一沉，隨即聞有人喝道：「這河是咱們弟兄之地頭，放下買路錢，饒你們一命。」這一喝，艙內的人都驚醒了。

林三七道：「你守住後艙。」他人自艙內標前，長棒如毒蛇出洞般戳出，直奔站在船頭那漢子的心窩，這一棒仗着人之去勢，力道更猛。

那漢子突見一條人影衝出，棒頭已至，倉猝間舉刀一格，「噹」地一聲响過後，拿不住樁，連退兩步，林三七手腕一翻，他連人帶刀已跌落河中。

只見前面那艘船上之幾位大漢，大喝一聲：「放船過去，咱們全都跳上去。」林三七棒長，不待對方船至，手臂連翻，又挑了一個落水。

船上一名虬髯客道：「臭小子，居然敢反抗，老李，不要上來，先把船鑿破，看他有多大能耐。」船艙內之乘客都知來了強盜，嚇作一團，無人敢吭一聲。

船主苦着臉道：「壯士，你如此豈不害了我？」言畢下面已傳來「篤篤」之聲。

林三七喝道：「放屁，難道咱們就該被劫不成，還不趕快把船撐退。」

（未完・十）

上文提要：程明山雖然將晏長江制服，挾持他帶路出地室，因機關消息太多，卒被他走脫，程、阮反被困在地室內，二人仔細觀察之後，下面似還有網罟陷阱，先將大石投入網中，誘敵人來取網時將人制服，再制服杜管事，帶去囚房中，先將荊一鳳王維能救出，囚房內還有祝南山、天鳴道長、竹逸先生、慧通大師、封掌門人等，因為都昏睡不醒，只好先離開石窟，上來又遭厲山君阻截……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瓦解雙環鏢局　救出昏睡英豪

程明山手中是一柄吹毛立斷的寶刀，厲山君不敢硬接，急忙吸口氣，身子離地數寸，倒飛出去數尺光景，沉聲笑道：「好小子，『神仙手』、『醉仙步』都使出來了，老夫在東門外好像見過你……」

「沒有見過。」程明山在他後退之時，身形一晃，又欺了過去，刀使「天龍噴霧」，身法有如「之」字，刀光幻起一片精芒，勢道極厲。「崑崙天龍大法！」

厲山君看得又是一呆，接着怒笑道：「好小子，你居然還是崑崙傳人！哈哈，老夫不管你是何人門下，今晚不把你擒下，你還以為學了黃矮子、游酒鬼一點皮毛，就沒有人可以奈何你了！」

這回他似是動了眞怒，身形如風，避開他刀勢，雙手突發，朝程明山抓來。

就在程明山和厲山君才一動上手，晏長江雙手一擊白金環，發出「錚」的一聲輕響，舉步朝阮清音面前逼了過來，說道：「阮姑娘……」他剛叫了二個字，阮清音已是柳眉倒豎，清叱一聲：「晏長江，吃我一劍！」

嬌軀晃動，抖手一劍，穿心射至。

這一招急如星火，去勢極快。

晏長江大笑道：「阮姑娘這是自己送上門來的了。」

他口中說得輕薄，身子向右一偏，左手白金環朝劍上撥來。

阮清音毫不放鬆，倏地跨前一步，劍招改為「秋水橫舟」，向左一封，趁晏長江右轉之際，長劍急疾揮出，削他左腕，劍招三變，劍尖一昂，又向對方左太陽穴點去。

這三招快得如同一氣呵成，晏長江因輕敵幾乎吃了大虧。口中大喝一聲，白金雙環又是「錚」的一聲交擊，雙環倏分，使了一招「雙懸日月」，同時擊出，風聲勁急，如挾雷霆般攻到。

阮清音同樣一聲清叱，施展出九華青蓮庵主的「準提劍法」，劍影紛披，霎時幻起七八道劍光，盤旋飛舞，矯若游龍。

晏長江展開雙環，風聲呼呼，渾身上下，一片白光，和阮清音搶攻，同樣威力驚人。

荊一鳳和王維能都是從地室撿來的單刀。此時荊一鳳眼看阮清音和晏長江動上了手，她豈甘寂寞，纖腰一扭，倏地欺身過去，手中鋼刀朝項崑一指，喝道：「你叫甚麼名字？看刀！」

她沒見過項崑，只是他站得離她比較近而已，衝到面前，一刀直向他胸腹劈去。

項崑紅毛刀被程明山奪去，他手中持的是一柄厚扑刀，一見荊一鳳欺近過來，口中怪笑一聲，揮刀迎擊。

荊一鳳冷笑一聲，揮手之間，把單刀當作了長劍使用，渾身上下，捲起幾道刀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疾攻而上。

項崑原以刀法擅長，刀劍雖同屬短兵刃，但用法各異，所謂「劍走青、刀走黑」，走青是說躲避敵鋒，毋須格擋，走黑是刀力尚猛，如迎面斫來，必用架攔，方能得勢回斫。

他眼看荊一鳳使的雖是單刀，使出來的却是劍法，口中不禁大笑一聲，就揮刀和她硬打硬拆。

瞬息之間，兩人已打了二十來招，先前荊一鳳因對方記記硬打，厚背扑刀勢沉力猛，單刀自然較為吃虧，但經過這二十招攻拒之後，荊一鳳漸漸發現了項崑的弱點。

這也可以說是使厚重扑刀的弱點，因為使刀須直來直取，其勢如虎，虎無迴首之勢，任前而難顧後，如要回轉，非用大掉身不可，項崑縱然刀上功力深厚，亦難單手過頭。

荊一鳳把單刀當劍法使，劍法以迅捷輕靈見長，立即身隨刀轉，展開精奇招數，乘暇蹈隙，專攻項崑兩脅(使刀的人其力全用兩膀)，這一來，就把項崑的攻勢無形中壓制了下去。

高手過招，不能有半點疏忽，只要你稍有退讓，消長之勢就因之形成，本來他稍佔的上風，就變成平手了。

另一個副總鏢頭伍奎，眼看對方一共只有四人，如今三個全動上手了，只剩下王維能一個，他豈肯讓他閒着，手中厚背金刀一掄，跟着欺身而上，喝道：「小子，你不放下兵刃，束手受縛，就和老子玩上幾刀試試。」

迎面一刀，斫了過來。

他外號伍一刀，這第一招上就顯出他的功夫來，刀光乍閃，一道刀風森寒逼人。

王維能是八卦門名宿居元仁的二弟子，八卦門的武功都以八卦為名，如八卦掌、八卦刀、八卦劍、八卦遊身步法等等，是以凡是八卦門的弟子都精通刀劍掌法。

王維能手中這柄扑刀也是從地室中取來的，他一見伍奎迎面發刀，口中喝了聲：「來得好！」

手中扑刀一緊，橫封而出。

「鏘！」一聲震耳狂鳴，兩刀相碰，飛濺出百數十點火星，兩人腕力相當，沒分出高低來。

伍奎目中精芒閃動，嘿然道：「好小子，瞧不出你還有一手。」

翻腕之間，風聲震耳，一刀又向王維能胸腹劈到。

王維能第一刀遞出，左脚跨出，人已隨刀而走，踩的是八卦方位，伍奎攻出的第二刀自然就落了空，但他揮刀落空之際，也正是人家攻他之時，王維能一記「玉帶圍腰」，耀目刀光已經攔腰橫掃過來。

伍奎本來沒把王維能放在眼裏，此刻自己一刀落空，人家一刀掃來，自然把他激怒了，口中怒吼一聲，揮刀封架。

又是一聲金鐵「鏘」然狂鳴，火星四濺。伍奎這回不但搶在前頭發招，而且一口氣攻出了四刀。

王維能當然不肯示弱，連封四刀之後，也還攻了對方三招。

兩柄刀刀光連閃，「鏘鏘」之聲不絕於耳，火星也連連迸濺。

伍奎刀上功力雖强，但王維能刀法純熟，尤其他踩的「八卦遊身步法」，時遠時近，繞着伍奎遊走。

伍奎不住的大掉身，但總沒有王維能的靈活，成了尾大不掉，雙方也差不多是平手。

這情形就顯得很糟糕。

因為程明山手中雖有寶刀，只要時間稍長，究竟不是厲山君的對手，阮清音、荊一鳳、王維能三人也只能和對方保持不敗，再無後援。

而雙環鏢局方面，除了鏢局中的十幾名鏢頭之外，還有徐蒓客、厲山二厲、黃河三鬼等人都是好手，如果一起圍了上來，程明山等四人一個也別想逃得出雙環鏢局去。

這形勢程明山心裏當然清楚，他在厲山君狂濤般的掌風之下，手中雖有紅毛寶刀，但已經一記也劈不出去了。

因為厲山君掌風之强，如挾雷霆，程明山如果遞出刀去，只要被他掌風掃上，不立時被震飛脫手才怪。

刀已經無法使了，那只有施展酒仙游一瓢的「醉仙步」了，但這時「醉仙步」也有些施展不開來了。

因為厲山君的掌風一記接一記掃來，他每一記掌風都有尋丈來長，勢若狂瀾，「醉仙步」只能躲閃對方使的刀刃，他可以從他空隙中鑽過去，掌風不比兵刃，他縱然避開了正面，還有餘勁，如果給他餘勁掃中，依然會站立不穩，飛摔出去。

程明山一個人就像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東躲西閃，而且要閃得快，就是這樣，還是被掌風餘勁震得搖搖擺擺，連跨步都已困難起來。

這一陣工夫，也不過只閃避了厲山君的七八記掌風而已。

程明山自知在他手下，最多也只能閃避上兩三掌，就非傷在對方掌下不可了。一時不由得橫上了心，暗道：「與其遲早傷在這老魔頭的掌下，不如捨命和他一拚！」

心念一動，豪氣頓生，五指一緊，舌綻春雷，發出一聲大喝，使出了師父再三叮囑，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使的一招劍法——天地一劍。

喝聲乍起，一道耀目的紺碧刀光突然暴長，化作一層透明的薄膜，擴及一、二丈方圓，一片凜烈森寒的劍氣，向四外瀰漫湧出。

厲山君强勁如山的掌風，遇上劍氣，發出嗤嗤之聲，如湯沃雪，剎那間消失於無形。

厲山君但覺眼前盡是森寒刀鋒，程明山的人影頓失所在，不由得駭然後退，總算他數十年修為，功力深厚，在迫切之間，吸氣後退得快，但頦下一把蒼鬚，已被刀光截去了一半，連一雙大袖也全被截落。

程明山也沒料到這一招劍法會有如此威力，他也只覺一發不可控制，一柄刀自然揮舞，如油然而雲，沛然而雨，一切純出自然一般。

等到劍招收歇，光芒消散，厲山君已躍出兩丈來遠，臉上猶有驚異之色，愕然道：「會是天地一劍？」

突聽一個尖細的聲音接口笑道：「你這老魔崽子還算有些眼光！」聲音極輕，但聽來十分清晰。

厲山君一怔，昂首問道：「甚麼人？」

那尖細聲音又道：「你連我老人家的聲音也聽不出來，我看你連厲都不用姓了。」

現在，程明山聽出來了，這說話的正是賣梨膏糖的張老實了，心頭不禁大喜過望，他知道張老實來了，荆雲台也一定和他一起來了。

厲山君抬目看去，只見東首一棵大樹的橫椏上，像騎馬似的騎坐着一個瘦小黑影，因相距太遠，還看不清人面，厲山君喝道：「爾是何人，還不給老夫下來？」

張老實聳着肩膀，縮縮頭笑道：「我不下來，我老人家還有幾個朋友沒有來，坐在這麼等人，蠻舒服的。」

在他說話之時，厲山二厲早已一左一右欺了過去，到得樹下，兩人同時發難，一下縱身躍起，十指如鈎，雙雙朝張老實撲到。

張老實叫道：「喂，厲老兒，你說，你這兩個寶貝徒弟，對我老人家大不敬，我要不要教訓他們？」

不知怎的，厲老大、厲老二兩個撲上去的人，會被他抓住了手腕，一手一個像抓癩蝦蟆一樣，把兩人懸空提着，厲山二厲連一點反抗之力也使不出來。

要知厲老大、厲老二兩人和厲山君名雖師徒，實則他姘婦所生的兒子，這是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秘密，因此二厲縱然武功不高，在江湖上大家都容讓他們幾分。

厲山君一見兩個徒弟被他一手一個懸空提着，看去似是被制住了穴道，一時不由大怒，暴喝一聲：「你還不把人放下？」

人隨聲發，身如大鵬凌空，呼的一聲，朝張老實飛撲過去。

張老實「啊」了一聲，雙腳一沉，一個人從橫柯上滑了下來，雙手提着二厲，像扁擔挑着擔子一般，飛也似掉頭就跑。

厲山君沒想到他會滑落地上，臨空撲來的人，足尖在橫柯上一點，跟着下撲，朝張老實身後追去。

張老實回頭望了一眼，看到厲山君銜尾追來，口中「嘩」了一聲，腳下加緊，飛奔而去。

厲山君自是不肯放過，只是跟踪追去，兩人一前一後，就在花園中追逐起來。

厲山君一走，程明山就空了下來。

這時晏長江雙環交擊，運轉如飛，阮清音施展開「準提劍法」，劍光如練，依然無法擋得住對方雙環，漸漸被逼落了下風。

程明山一下閃了上去，說道：「姐姐，還是由我來對付他吧！」

他口中說話，人已一下從阮清音身邊竄了出去，右手一揮，劃起一道紺碧的刀光，朝晏長江直劈過去。

晏長江眼看阮清音漸漸屈居下風，心頭正在暗自高興：「妳這小妞，還是逃不出我晏某的手掌心去！」此時忽然被程明山替了下去，自然大為憤怒，沉笑道：「姓成的小子，咱們放手一搏也好。」

白金雙環一招「金鼓齊鳴」，朝程明山反擊過來。

程明山大笑道：「晏長江，你放下雙環，束手就縛，還可留得活命的機會，若要頑抗，只怕你要落個死無葬身之地。」

晏長江聽得勃然大怒，雙環一緊，攻勢急驟如雨。

程明山舉刀連磕，和雙環發出一陣「噹噹」之聲，連響不絕。

他如今把這柄紅毛刀使順了，覺得比使劍還有勁，「天龍十八式」源源出手，刀勢有如長江大河般連綿攻去，直殺得晏長江只有招架之功。

晏長江氣怒交加，猛地大喝一聲，和程明山急拚幾招，逼住了刀勢，突然足尖一點，往後躍退，就在他後退之際，雙手一揚，一大一小兩隻白金環脫手打出。

這一招當然是他最後的殺着了，但見雙環流轉，在空中幻出無數圈影，一隻直奔前胸，一隻呼的一聲從程明山身邊掠過，又轉過頭來，打到後心。這兩隻金環挾着嘯聲，勁道甚大。

晏長江雙環出手，右手疾快從身邊取出一柄短劍，一退即進，飛身撲上，短劍電射刺到。

程明山和他正在激戰之中，他並未落敗，無故後退，心中早已有了防備，此時忽見一圈流轉的環影迎面飛來，急忙舉刀一揮，「噹」的一聲，將前面一隻金環劈成了兩半，那知就在金環劈開之際，從兩片斷環中飛洒出一蓬煙霧般的粉末，直向頭臉飛洒而下。

程明山急切之間，左手大袖飛快捲出，要待後退，忽聽腦後風生，第二隻白金環又已攻到後心。

這要是換了旁人，前後夾擊，絕難避開，但他在百忙之中，左腳斜跨一步，便已閃身而出。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晏長江正好及時欺上，短劍急攻過來，程明山既已閃出，他站立之處便已空了出來，那隻金環沒打着程明山的後心，就朝撲上來的主人胸口打到。

晏長江撲到之時，程明山人影已杳，金環反打自己，他是使環的能手，左手一抄，便將金環接在手中。

程明山閃出之際，依稀嗅到了一陣刺鼻的香味，身形閃出，感覺頭腦昏脹，一陣天旋地轉，再也支持不住，腳下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穩，心知不妙，自己很可能吸入了那蓬毒粉，再待支撐，但身不由己往地上撲跌下去。

晏長江覷狀大笑一聲：「姓成的小子，你拿命來吧！」

猛地跨上一步，上身一俯，左手白金環一舉，朝程明山腦袋砸下。

「噹」！一道勁風筆直飛來，一下貫環而過，那是一柄六尺長的鑌鐵禪杖，從環中穿過，奪的一聲，斜插到地上。

阮清音看得大吃一驚，急忙掠出，還是比禪杖慢了一步。

晏長江砸下的白金環被禪杖套住，插入地上，自然動不得了，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急忙直起腰來，自己面前已經多了一個灰衣老僧。

不，另有八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迅快朝自己圍了上來。

阮清音看得一急，奮身撲來，一劍朝晏長江左肩劈到。

這一段話，說來雖有前後，實則幾乎是同一時候發生的事。

等晏長江發現灰衣老僧竟然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心頭方自一愣，猛覺左肩一涼，劍光過處，一條左臂已被阮清音芙蓉劍削斷。

晏長江口中悶哼一聲，忍痛一個懶驢打滾，正待向旁滾出。

那八個灰衲僧人八支禪杖閃電般交叉落下，把他一個人釘在地上。

在這同時，和荊一鳳動手的項崑，也被凌空瀉落的荊雲台一指點在「靈台穴」上，撲倒地上。

荊一鳳看到父親，不由大喜過望，叫了聲：「爹！」

另一道人影撲向伍奎，人還未到，一片指影當頭洒落。

伍奎大吃一驚，急忙使了一招「三花蓋頂」，舉刀護頂，王維能趁勢一刀橫掃，伍奎大叫一聲，撲倒地上，左腳已被齊膝削斷，痛得昏了過去。

原來這凌空撲來之人正是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他俯下身去，先點了伍奎左腿穴道，閉穴止血，然後又點了他兩處穴道。

這時雙環鏢局的十幾名鏢頭，眼看晏總鏢頭和兩個副總鏢頭均已被來人制住，人心惶惶，正待四散逃走。

只聽徐蒓客朗聲道：「諸位鏢頭，不用慌張，大家不可妄動。」

大家經他一說，果然停下來，聚在一起。再說阮清音削斷晏長江左臂，只見程明山雙目緊閉，昏迷不醒，一時心頭大急，急忙棄去手中長劍，一下撲了上去，也顧不得旁人，雙手抱住了程明山，急叫道：「弟弟，弟弟，你快醒一醒，你怎麼了呢？」

荊一鳳也飛快的趕了過來，看她抱住程明山，心頭自然有些不大自在，但此時心念程明山安危，也無暇多心，急忙問道：「阮姐姐，大哥怎麼了？」

阮清音道：「我也不知道，他……他突然倒了下來，就不省人事了。」

荊雲台跟着走近，看到地上被劈斷的一隻白金環，不覺俯身拾起，看了一眼，說道：「此環中空，很可能裝了甚麼迷魂藥粉一類東西，好在晏長江已被擒下，他身上也一定會有解藥的了。」

荊一鳳道：「我去找。」

說着返身朝晏長江走去。此時八個灰衲僧人早已把晏長江點了穴道，收回禪杖。

荊一鳳走過去朝晏長江胸口一探，果然從他懷中摸出一個小指粗的瓷瓶來，急忙拏到爹回前，說道：「爹，你看這是不是解藥？」

荊雲台接過，細看瓷瓶上並沒有字，這就打開瓶塞，傾了少許在手指上，湊着鼻子嗅了嗅，覺得藥味辛辣，聞了使人想打噴嚏，心中一動，說道：「也許就是解藥了。」

一面俯下身去，把藥末抹在程明山的鼻孔口。

程明山嗅到藥味，果然鼻子掀動，接連打了兩個噴嚏，立時睜開眼睛。

荊雲台道：「這瓶果然是解藥了，鳳兒，你收着吧！」

把瓷瓶交給了荊一鳳。

阮清音看他果然醒了，心頭一喜，道：「弟弟，你還有那裏不舒服麼？」

她依然雙手抱着他沒放。

程明山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阮清音懷中，不覺臉上一紅，說道：「我沒甚麼了。」

荊一鳳看他還賴在阮姐姐懷中，說道：「你不會站起來試試，頭還昏不昏？」

這話，聽得程明山臉上一紅。

阮清音才發覺自己還緊緊的抱着他，更是羞紅了臉，急忙鬆開了手。

程明山站起身，問道：「晏長江呢？啊，姨爹也來了。」

荊一鳳道：「晏長江早就被制住了，不然，還找不到解藥呢，大哥就只好讓阮姐姐一直抱着了。」

阮清音悄悄拾起了芙蓉劍，只作不聞。

此時但聽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了過來，只見從一條花林石板路上，走出一行人來。為首的正是丐幫幫主簡叔平，他身後緊隨着兩個手持打狗棒

的老化子，和二十來名步履矯捷的丐幫弟子。

徐子桐迎着道：「簡老哥，前面情形如何？」

簡叔平道：「二十輛鏢車全是空的，兄弟搜索了前面兩進房屋，一無所獲，這裏呢？」

徐子桐笑道：「晏長江和兩個副總鏢頭全制住了。」

「如此就好。」簡叔平道：「據兄弟所知，這二十輛鏢車中，運來的是人，大概不會有錯？那就只有問問晏長江了。」

程明山道：「簡幫主、徐掌門人，在下和阮姐姐、表妹三人剛從假山下地窖中出來，裏面被囚禁了不少人，在下正擔心人手不夠，無法把人救出來呢！」

簡叔平問道：「地窖裏面囚禁的是些甚麼人？」

程明山道：「是少林慧通大師，白鶴觀的天鳴道長、九宮竹逸先生、八卦門封掌門人、形意門祝掌門人等人。」

壽通大師聽得一怔，駭然道：「敝寺方丈也被他們囚禁在地窖中麼？」

「是的。」程明山道：「不但被囚禁，而且還被他們用藥物進入『冬眠』之中，深睡不醒。」

「冬眠？」壽通大師驚異的道：「那是甚麼藥物？」

「不知道。」程明山道：「冬眠好像是他們的暗語。」

荊雲台道：「地窖入口在那裏，我們先去救人要緊。」

程明山道：「地底石室安有埋伏，而且也十分曲折，最好先取到了解藥，再進去救人，就可減少許多麻煩了。」

荊雲台點頭道：「賢侄說得極是，這『冬眠』的解藥大概要問晏長江的了。」

荊一鳳道：「我去問他。」轉身走到晏長江身邊，一掌拍開了他兩處穴道，喝道：「晏長江，你要死還是要活？」晏長江睜開雙目，望了他和衆人一眼，沒有作聲。

荊一鳳道：「你不說話，大概不想死吧？那好，你只要把『冬眠』的解藥交出來，就可免你一死。」

晏長江冷冷的道：「你也知道『冬眠』？」

「廢話少說。」荊一鳳道：「你把『冬眠』的解藥放在那裏，快說。」

晏長江沒有作聲，而且閉上了眼睛。

阮清音道：「姓晏的，你的陰謀已經敗露，交出解藥，還可免你一死，不說話，只怕不成呢，姑娘就要你嚐嚐五陰絕脈的滋味，看你受不受得住？」

晏長江依然沒作聲。

阮清音冷笑一聲道：「我倒不信你會是鐵打的五臟六腑。」

纖手一抬，玉筍般的十指，正待朝晏長江彈出。

「姑娘且慢！」徐蒓客忽然搶了上來，朝徐子桐拱拱手道：「大師兄當心他自絕。」

程明山聽得暗暗奇怪，忖道：「他居然叫徐子桐『大師兄』，那麼他是六合門的人了。」

徐子桐「哦」了一聲，急忙右手疾發，朝晏長江下顎端去，但已是遲了，晏長江一張口，從他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來。

徐子桐一呆道：「他果然服毒自殺了！」

徐蒓客道：「現在只有問項崑了，他是地底石室的負責人。」

荊一鳳看了他一眼，冷聲道：「這位徐兄，看風使舵，倒轉得很快啊！」

徐子桐含笑道：「荊姑娘，他是我師弟，投到雙環鏢局擔任文案已有數年之久了。」

徐蒓客朝程明山、荊一鳳二人拱拱手，含笑道：「今午九里山上，兄弟不好明說，但兄弟早已看出二位不是尋常人了。」

荊一鳳咭的笑道：「我大哥也早已看出你是個身懷武功之士了。」

徐蒓客笑了笑道：「成兄賢昆仲多多指教。」

程明山道：「在下程明山，她是在下表妹荊一鳳。」

徐子桐問道：「師弟在鏢局擔任文案，日常和晏長江極爲接近，難道也不知道『冬眠』的解藥麼？」

徐蒓客道：「小弟雖是鏢局中的文案，但晏長江的爲人甚是陰隼，疑心極重，小弟辦的只是鏢局中一般文書，凡是機密事情都是晏長江自己辦的，而且他的書房、臥室，不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進入一步，據小弟猜想，整個鏢局中，知道他通盤底細的人，只怕一個也沒有。」

荊雲台道：「既然項崑是地窖的負責人，那就只有問他了，不過這次咱們可得小心，別讓他再服毒自殺了。」

徐子桐伸手一指道：「假山右側就是一座敞軒，有現成的椅几，大師兄請諸位到敞軒中休息，再問話不遲。」

於是由他引路領着衆人走至敞軒，軒中果然有兩排椅几。

伍奎、項崑二人由八名少林僧人押着走入。

丐幫弟子則在四週佈下了哨崗。

徐蒓客拱拱手道：「諸位請坐，這項崑還是由兄弟來問吧！」

大家落座之後，兩名少林僧人挾持着項崑站停。

徐蒓客一掌拍開了項崑穴道，低低叫了聲：「項兄。」

項崑雙目乍睜，發現自己被兩名和尚左右挾持着身子，抬目看了徐蒓客一眼，問道：「徐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徐蒓客含笑道：「項兄，總鏢頭已經死了，雙環鏢局已破，目前這裏在座的有丐幫簡幫主、少林壽通大師、六合門徐掌門人，還有峨嵋荊大俠等人，都是各大門派的代表人物，識時務者爲俊傑，項兄如肯合作，自可無事，不然只怕很難說了。」

項崑道：「雙環鏢局犯了各大門派甚麼事？」

只要聽他這句話，他雖是地底石室的主持人，却並不知道底細了。

徐蒓客道：「項兄主持地底石室，難道不知道地底石室囚着的是甚麼人嗎？」

項崑道：「地底石室囚着人，不錯，但那是和咱們鏢局作對的人，幾次劫鏢的黑道中人，因他們頭兒尚未落網，故而把他們囚禁在石室之中，這也不算犯法。」

「哈哈！項兄錯了。」徐蒓客大笑道：「你這是甚麼人告訴你的？」

項崑道：「自然是總鏢頭說的。」

徐蒓客道：「這麼說項兄眞的不知道囚禁在地底石室的是甚麼人了？」

項崑道：「你說會是甚麼人？」

徐蒓客道：「被囚禁在地底石室的是少林方丈慧通大師、八卦門掌門人封道長、形意門掌門人祝南山、九宮竹逸先生和白鶴觀天鳴道長。」

項崑疑信參半的道：「這些都是江湖上的頂尖人物，怎麼會落到雙環鏢局來的呢？」

徐蒓客道：「這就是雙環鏢局的陰謀了。」

項崑搖着頭道：「兄弟也是鏢局中的副總鏢頭，怎麼會一無所知？」

徐蒓客道：「你老哥這就是給晏長江利用了，項兄身爲副總鏢頭，又是地底石室的負責人，他連囚禁了甚麼人都沒告訴你，再說，這是和武林各大門派作對的事兒，各大門派一旦知道了，豈肯和雙環鏢局甘休，如果找不到晏長江，這黑鍋豈不就揹在項兄肩上了。」

項崑道：「徐兄之意，該當如何呢？」

徐蒓客道：「項兄可知被囚禁地底石室的人，都被藥物所迷，進入『冬眠』，昏睡不醒麼？那是給他們服了甚麼藥物？」

項崑道：「兄弟聽說是一種叫做『冬眠散』的藥物，服後可以令人不需飲食，昏睡不醒。」

徐蒓客道：「是項兄餵他們服下的麼？」

「不！」項崑道：「這些人運入地窖之時，業已服下了『冬眠散』昏睡不醒，兄弟只是分配囚房而已。」

徐蒓客道：「項兄可知『冬眠散』的解藥麼？」

「兄弟眞的不知道。」項崑道：「解藥大概只有總鏢頭一人知道了。」

阮清音道：「姓項的，你若有一句虛言，那是不想活了。」

項崑道：「項某雖是粗人，但在齊魯一帶也薄有虛名，說話從無半句虛言。」

荊雲台道：「看來這位項兄眞的不知道，那麼依兄弟之見，不如由這位項兄引路，先把地底石室中的人救出來了再說。」

徐子桐道：「荊老哥說得極是，咱們應該分一半人手，進入地窖去救人才是。」

壽通大師道：「貧衲率領八個門下進入地窖去。」

程明山道：「被囚禁的約有十幾個人，一人揹一個，只怕也要十幾個人呢！」

丐幫幫主簡叔平道：「齊長老，你再派八個人跟大師去大概差不多了。」

擒龍丐齊大椿答應一聲，立即朝站在敞軒外的丐幫弟子招了招手，指派八名弟子。

程明山道：「在下和項副總鏢頭同去。」

阮清音道：「我也去。」

荊一鳳道：「我也去。」

程明山道：「姨父在此，妹子不用去了。」

荊雲台道：「程賢侄說得不錯，人去多了沒用。」

荊一鳳噘起小嘴，沒有作聲。

壽通大師道：「咱們走吧！」

程明山朝挾持着項崑的兩名少林弟子含笑道：「二位師父只管鬆手，有在下和他同行，項總鏢頭不會逃走的。」

兩名少林弟子依言鬆開了手。

阮清音眼看程明山手中執着紅毛寶刀，刀鞘還懸在項崑身上，不覺笑道：「項副總鏢頭，你這柄刀在我弟弟手上，你做個人情，把刀鞘解下來送給我弟弟吧！」

項崑無可奈何的解下刀鞘，隨手遞給程明山，說道：「這柄紅毛刀，據說是昔年波斯國進貢之物，後來是皇帝老子賜給一位大將軍，這將軍死後，作了殉葬之物，在下是從一個綠林人物手中得來的，鋒利無比，輕重適宜，遂成了在下的隨身兵刃，希望成少俠得到了它，善用此刀。」

程明山覺得不好意思，說道：「既是……」

阮清音從項崑手中接過，塞到程明山手中，說道：「弟弟，你就收下了，姐姐我這柄芙蓉劍也算得上鋒利之物，平常刀劍一削即斷，但方才我和晏長江動手，他一對白金環，我用芙蓉劍削過幾次，就是削不斷，你用刀一磕，就把它劈成兩半，這柄刀正有用呢，還有甚麼好客氣的？快佩上了。」

一行人由程明山、阮清音押着項崑，向假山行去。

徐蒓客朝徐子桐低聲道：「小弟押伍奎到晏長江的書房、臥房去搜搜看，也許可以找到『冬眠』的解藥。」

徐子桐點點頭道：「那你快去。」

徐鈍客走出敞軒，找了兩個鏢局中的鏢頭，揹起左足被刖的伍奎，匆匆朝前進行去。

荊雲台望望天空，說道：「張前輩把厲山君引開，怎麼還沒來呢？」

簡叔平問道：「荊老哥，這位張前輩究是何人？」

荊雲台笑道：「簡幫主怎麼忘了，他老人家就是昔年在呂梁絕頂，一舉殲滅異教五魔的……」

徐子桐驚啊一聲道：「張前輩原來就是……」

「賣梨膏糖的，嘻嘻！」

隨着話聲，張老實已經聳着肩跨進敞軒來了。

簡叔平和丐幫長老伏虎丐佟如海、徐子桐、荊雲台一起都站了起來。

「你們倒好，坐在這裏，在背後數落小老兒。」張老實笑嘻嘻的道：「今晚可眞把小老兒跑慘了，那厲老邪追在我後面，就是不捨，你們還不知道，我一手一個提着他兩個寶貝徒弟，足足跑了五十來里，最後快被他追上了，小老兒就祭起法寶，你們以爲小老兒的法寶是甚麼？」

他沒待大家回答，又嘻嘻一笑道：「就是他兩個寶貝徒弟，小老兒一急就把他們往天上拋，老魔頭看得大驚，飛身去接，小老兒就趁機溜回來了……」

話聲未落，只聽廳外響起厲山君的聲音，喝道：「老小子，你還不給老夫滾出來？」

張老實「咦」了一聲道：「他又追來了，好快，哼，滾出來就滾出來，小老兒兩腿都跑酸了，你要和我打架，乾脆就打一場算了。」

轉頭往外衝了出去。

荊一鳳道：「爹，我們快出去瞧瞧呢！」

搶先跟了出去。簡叔平、徐子桐、荊雲台等人也隨着跟出。

只見敞軒前面一片草坪中間，站着身材高大的厲山君，滿臉都是怒容，看去更覺得獰厲。

張老實站在他對面，他人本瘦小，又弓着身，縮着頭，就更矮了，看去只到厲山君的胸，簡直不成比例，大概厲山君只要伸出一隻手來，就可把張老實提了起來。

只聽張老實道：「姓厲的，你要我滾出來，我現在滾出來了，你待怎的？」

厲山君目射厲芒，問道：「你究是甚麼人？」

「小老兒是賣梨膏糖的。」張老實笑嘻嘻道：「你不相信，就隨便你算我甚麼人好了。」

「隨便甚麼人，就能逃得出老夫的追踪麼？」厲山君沉哼一聲道：「你不覺太小覷老夫麼？」

「嘻嘻，你以爲你是超人？」張老實聳聳肩道：「任何一個人都生了兩條腿，你跑一步，我也跑一步，有甚麼不一樣的？小老兒一向把自己看成最沒出息的人，嘻嘻，原來你老哥還是個自視甚高的人，照說自視甚高的人，總是眼高於頂，瞧不起別人的，怎麼你老哥把沒出息的小老兒，看得和你老哥一樣份量了吧？」

厲山君怒聲道：「好個老小子，你還在老夫面前反穿皮襖裝羊？老夫就斃了你。」

「你火氣大得很，」張老實搖搖頭，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紙包，說道：「要不要吃一塊梨膏糖，就可以降火潤肺，消氣化痰……」

原來他從懷中摸出來的是一大塊梨膏糖，一面用手剝着被糖黏住的紙，一面埋怨着道：「都是你跟在小老兒身後窮追不捨，時間跑長了，小老兒身上才會流汗，放在懷裏的梨膏糖遇上熱氣，才會化了，現在可好，把包糖的紙都黏住了，剝都剝不開呢！」

他渾似對厲山君毫不在意，只是自顧自低着頭細心的剝着梨膏糖外面被黏住的一層紙，口中還在嘮叨着沒完。

厲山君看得大怒，喝道：「剝你個皮！」

探手一爪朝他當胸抓去。

他出手一抓，何等凌厲，何等快速？就算江湖上一流的成名高手，也未必躲得開他這當胸一抓。

但就在他五指箕張如鉤，抓到張老實胸口之際。

張老實口中忽然「啊」了一聲，一個人嚇得往後跳了開去，又埋怨的說道：「問你要不要吃一塊？你又一聲不響，小老兒紙還沒有剝完，你就來不及的劈面搶了過去，嘻嘻，瞧你個子比小老兒還高還大，卻像小孩子一般搶糖吃，你說好不好笑？」

厲山君這一抓，形如閃電，自然覷得極準，但等五指抓落，只覺得抓得一手黏膩膩的，竟是化開了的梨膏糖。急忙甩了甩手，一團的梨膏糖黏在掌心，甩也甩不脫，心頭更是怒不可遏，身形跟踪而上，大喝一聲，揚手就是一掌劈了過來，他掌心這一吐力，就把一團梨膏糖也夾在掌風中擊出。

張老實「哈」的一聲輕笑，說道：「老哥這也用不着老羞成怒，把搶了過去的梨膏糖又丟了過來，要是跌落在地上，黏上泥沙，那就不能吃了，多可惜。」

隨着話聲，忽然點起脚尖，伸出手來，從厲山君劈去的一團奇猛無匹的掌風中，把捏成一團梨膏糖搶了過去，弓着身閃開。

他只閃出去兩三尺遠，就低着頭又自顧自的剝着梨膏糖上黏住的紙，一邊剝邊吃，一邊嘖嘖的吮着指頭，一邊還說着：「被你捏到糖裏面去了，教小老兒如何剝法？」

厲山君一掌出手，被他避開，口中又是一聲大喝，第二掌又勢如奔雷

，緊接着劈到。

張老實似是捨不得那塊梨膏糖，雙手捧住了，一邊剝着碎紙，一邊往嘴裏送，厲山君第二掌劈到，他只轉了個背，就避過去了。

這可看得在場衆人大感驚奇，厲山君這二記掌風，每一記掌勢出手，總有五六尺開闊，像一陣狂瀾般席捲過去；但張老實並沒閃到五六尺以外，他只轉了個背，掌風何以就會掃不到他了呢？

厲山君兩掌落空，自然更激起他的狂怒，雙手開闔，一口氣劈出了十三掌之多。

這回，當眞看出厲山君的威勢來了。

厲山君這「山君」二字，可不是他的名字，乃是他的外號，山君者，老虎也。這可有文縐縐的出典，駢雅釋獸，虎苑上說：「虎爲獸長，亦曰山君。」

江湖上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把他姓厲的看成猛虎，也就可以想見他的厲害了。

易經上說：「風從虎」，這可一點不假，厲山君板斧似的手掌，一記接一記擊出，拳風也一記比一記强勁，剎那之間，當眞風雲丕變，星月無光，呼嘯風聲盈耳如濤，兩丈方圓內就像刮起了龍捲風，吹得數丈以外觀戰的人衣袂狂飄，獵獵作聲。

這份聲勢，看得簡叔平、徐子桐、荊雲台等人莫不聳然動容。

再看張老實，在風勢强勁的掌力範圍之中，依然捨不得丟下梨膏糖，還在一邊剝紙，一邊啃着，但又要躲閃一記接一記劈擊過去的掌風，一個人不住的滴溜溜的亂轉，口中大聲叫道：「厲山君，你別再欺人太甚了，小老兒只不過是覺得這塊糖丟棄了太可惜，才把它吃下肚去，你就趁我沒時間還手，一連打了我十三掌，還不夠麼？你眞要和我打架，那就痛痛快快的打一架好了。」

原來他糖剛吃完，舔舔指頭，兩手叉腰，就站立厲山君面前，戟指着厲山君鼻子說話。

厲山君接連劈出了十三掌之多，那知劈出第十三掌，張老實忽然逼近到他面前，這下直把厲山君驚愕得不知所云，暗道：「這人竟然絲毫不畏自己掌風？掌風竟會擊不上他身子？他這是練的那一門功夫？」雙手一停，嘿然道：「閣下果然好功夫，老夫與人爲敵，一向有個規矩，只要有人接下老夫十三掌，老夫就終身不與此人爲敵。」

雙足一頓，一道人影突然破空直上，飛掠出去。

「喂喂！」張老實伸着脖子，大聲叫道：「老朋友，你下次到黃河底來，小老兒請你吃梨膏糖。」

荊一鳳「咭」的笑道：「老人家，厲山君已經走遠了呢，還聽得到麼？」

「聽不到沒關係。」張老實縮着頭，笑嘻嘻的道：「我老人家的意思到了就好了。」

只見徐鈍客和兩個丐幫弟子急匆匆奔了過來。

徐子桐問道：「師弟，找到解藥了麼？」

徐鈍客搖搖頭道：「沒有，反而伍奎給人暗算了。」

徐子桐道：「給甚麼人暗算的？」

「不知道。」徐鈍客道：「說來慚愧，小弟連人影都沒有看到，只聽伍奎口中低哼了一聲，一顆頭就垂了下去，他是後心被一支毒針打中送了性命，很可能是鏢局中還隱伏了晏長江的同黨，怕他洩漏了機密，才殺之滅口的。」

徐子桐重複的問道：「師弟仔細搜了晏長江的書房，沒看到甚麼藥瓶之類的東西？」

徐鈍客道：「小弟搜索得很仔細，所有抽屜都找遍了，就是沒找到解藥。」

簡叔平朝張老實恭敬的抬抬手道：「老前輩，請到敞軒裏坐吧！」

張老實嘻嘻一笑道：「你們不用和我客氣，小老兒這兩條腿站站還沒關係。」

荊一鳳道：「老人家，你方才閃避厲山君掌風的是甚麼身法呢？教給我好不好嘛？」

張老實聳聳肩笑道：「那有甚麼身法，我只是這樣擺動着肩膀罷了！」說話時，他雙肩左右擺動幾下。

荊一鳳道：「這樣就能避得開掌風麼？」

張老實朝她笑笑，才道：「這是避重就輕的挨打法而已，我這把老骨頭還算硬朗，只要避開正面，挨幾下還沒有關係，你女娃兒細皮嫩肉，骨頭還脆，就挨不起了。」

荊雲台道：「鳳兒，老人家練成護身眞氣，你還早着呢！」

荊一鳳不依道：「護身眞氣也是要慢慢的才練得成，老人家，你先教我練法就是了。」

「早得很呢！」張老實聳聳肩道：「你至少先得把你師父教的內功練好了才成。」

正說之間，只見從假山山腹，陸續走出一行人來。

徐子桐道：「是壽通大師他們出來了。」

大家急忙迎了上去，壽通大師、程明山、阮清音、項崑和地底石室的杜管事領着八個少林僧侶，八名丐幫弟子各自揹着一個人走來，進入敞軒，各人把揹着的人輕輕放下。

簡叔平朝壽通大師拱拱手道：「大師辛苦了。」

「阿彌陀佛。」壽通大師合什道：「眞想不到雙環鏢局地下還有偌大一座石室，可見晏長江早有陰謀野心，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了。」（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派到廢園的人接連失踪，使老爺子忿怒不已，張古丁與尹士全爲贖前罪，答應三日內解決湯氏母子及取回玉珮，但他們亦一去無回，死於十郎手中，而十郎母子爲清楚桂氏母女到廢園眞正目的，專誠到樓門下探望，發覺桂夫人脈象有異，不像是患氣喘病的人，而屬身懷絕技的高人。要湯十郎買人參治病，其目的難明，那送金的老人又出現，藉馭鳥逼十郎使用氣指功……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扮鬼殺人顯武功　神秘之謎被揭穿

湯十郎抬頭看那老者，只見一條影子在樹林中，他想喊，但老者走遠了！

湯十郎想着上一回老者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住在鬼地方，小心鬼上門！

湯十郎也想着：這老者曾提過他爹的名字，那麼，此老又是何許人也？

湯十郎迷惘的拾起銀子。

他掂掂那個銀包，足有百兩銀子，他實在想不通，即使老者眞有用不完的銀子，可也不是如此大方的隨便一賭而送人的！

湯十郎無可奈何的走了！

他往順天府城中走去，有許多東西要在一次趕辦，今天他打算用籮筐挑東西，因爲有幾樣東西是無法揹回去的，只不過他必須先去買人參，桂夫人要吃的東西，他是不會忘記的！

他不但買人參，而且買最好的，因爲他現在有的是花不完的銀子！即使那老者沒有再輸他一百兩銀子，他也夠買人參！

他不但買人參，也打算爲桂姑娘買幾件皮貨！

湯十郎已經把桂氏母女二人當成自家人了！

現在，他愉快的走進那家藥舖，藥舖的門半開着，當他剛一走進去，發覺大夫坐在一個鐵罩火盆邊！

大夫沒有玩鳥了，大夫直不楞的看着湯十郎，那樣子就好像他根本不認識湯十郎似的一片冷漠！

湯十郎向大夫打招呼！

「大夫，你好！」

大夫道：「怎麼又來了？」

怔了一下，湯十郎道：「來買人參！」

大夫道：「你以後別來，行嗎？我送你二兩人參！」

湯十郎道：「我要一斤上等人參！」

大夫吃驚的道：「那至少需二十兩銀子！」

湯十郎道：「我有！」

他取出四錠銀子擱在桌上，道：「大夫，你收下！」

大夫不看銀子，他看着湯十郎，道：「年輕人，我以後不希望再看到你！」

湯十郎道：「我還等着教你馭鳥的呀！」

大夫搖頭又搖手，道：「我不學馭鳥，我也不再玩鳥了，所以你以後別再來了！」

湯十郎楞然，道：「却是爲甚麼？」

大夫道：「不只我不學馭鳥，茶館的人都把鳥籠收起來了！」

湯十郎道：「他們都不再學鳥語了？」

大夫道：「年輕人，話到此處該打住了，你快走吧！」

湯十郎嘆口氣，道：「這是爲甚麼？」

他伸手拍拍二十兩銀子，又道：「大夫，一斤上等人參，我拿了便走！」

大夫往櫃枱揮揮手，站在那兒發楞的伙計，立刻自櫃中取出一盆上等老山人參，湯十郎一看便點點頭哈哈笑了。

「不錯，這是上等貨！」

別以爲他年紀輕，他乃家住遼東省，人參對他不陌生，他當年也常吃。

湯十郎把人參往袋子裡塞進去，正想同大夫聊幾句，因爲上一回大夫還請他吃了幾杯酒，今天怎麼全變了？

不料那大夫就像遇瘟神似的，沖着他直揮手，道：「你快快的走開別回來，我這裡求你！」

湯十郎眨眨睛睛未開口，那伙計已拉開門對他瞧！

那當然是下逐客令的表示，因爲店門半開着，何用再由人去拉門。

湯十郎道：「大夫，能告訴我這是爲甚麼？」

「你快走，我求你！」

大夫怕的樣子，令湯十郎也不舒服！

於是，湯十郎無奈的走了！

湯十郎剛剛走出門，身後面發出「砰」的一聲響，藥舖的大門關上了！

湯十郎回頭看，心酸酸，甚麼時候自己變成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了？

湯十郎決定要把事情弄明白，否則他會慪出病來！

他想着大夫說的，大伙都不再學鳥語了！

於是，湯十郎往城外走去。

城外的周家茶館有許多人學鳥語，他不相信在一場大雪下過之後，他們都不學了！

湯十郎不加思索的便往城外走來！

這是冬天雪剛過，茶館裡賣茶也賣酒，只不過酒是高粱，菜却是一樣，香酥的花生米而已！

周家茶館門已開，厚厚的布帘像是掛着一個老舊棉被似的，擋得十分嚴密！

湯十郎揹着個布袋，掀開帘子走進去，啊，裡面與外面不一樣，因爲裡面眞的很暖和，有幾個喝酒的還似乎冒着汗珠子！

湯十郎突然出現，茶館裡面的人齊瞪眼！

周掌櫃迎上來了！

「嗨，是你呀！」

「掌櫃的，你發財！」

「我本來生意還不錯，可是你一來就發不了財了！」

湯十郎心裡不舒服，但面皮還是輕鬆的一笑，道：「掌櫃眞會說笑，把在下當成喪門神了！」

他冲着幾個曾跟他學鳥叫的人舉手，又道：「嗨，各位好呀，學鳥語怎麼樣了？有進步嗎？」

不料他剛說完，衆人仍然直瞪眼，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就好像根本不認識湯十郎！

湯十郎再也笑不出來了！

他又犯了毛病，用力把面皮揉了幾下，乾乾一笑，道：「這……是怎麼啦？」

掌櫃的指着門外，道：「兩個山字疊一起，年輕人，你請出去吧。」

湯十郎一怔，道：「你趕我走？」

掌櫃的有些兒火，「難道你趕我走？」

湯十郎道：「好像我甚麼地方得罪各位了！」

猛古丁，有個中年大漢站起身，他似是八分醉的戟指着湯十郎，道：「滾，他媽的，囉嚕甚麼？」

湯十郎豈吃這套，他胸一挺，道：「你叫誰滾？」

大漢推開桌子，道：「王八蛋，當然叫你滾！」

湯十郎面皮一緊，道：「憑甚麼？我喝茶付茶錢，喝酒給銀子，我又不偷不搶，我是個大好人吶，你叫我滾。」

大漢果然腰圓腿粗，茶館裡他老兄約莫是老大，那麼偉岸的宛似鐵塔一般，兩三步已站在湯十郎的面前來了！

大伙這就等着看熱鬧！

掌櫃的也退到櫃枱邊，他不開口了。

湯十郎沒有動，他沈然的站在門內看着。

他不但看衆人，也看這大漢。

他發現這大漢比他高了大半個頭，手掌大，指頭粗，眼睛瞪起賽銅鈴，這要是膽小的，還眞被他這一股子氣勢唬得打哆嗦！

當然，湯十郎不會打哆嗦，他還冷冷的看着這大漢，他好像同老朋友初見面似的：「您這是……」

大漢指着門外，道：「小子，你是自動出去呢？抑是要你家宋大爺把你拋出去？」

湯十郎道：「你想拋我出去？」

大漢咬牙露一半，道：「只待你點頭了！」

湯十郎道：「你以爲我是被人嚇大的？」

大漢出手了！

他只出一隻手往湯十郎抓過去！

「轟！」

好一團人影平飛着被摔出門外去了，當那厚厚的門帘又闔起來的時候，外面帶進一股子冷風，反而令茶館裡的人清醒不少。

湯十郎仍然站在那裡，他好像根本未動過，就好像那大漢一下子會飛，打從湯十郎身邊飛出去似的。

茶館內突然一聲「唔……」

湯十郎十分友善的笑笑。

掌櫃的面色也變了！

掌櫃心想：「這小子能人呀！」

湯十郎走向掌櫃，他面上帶笑！

現在，他站在掌櫃面前了。

「掌櫃的，你姓周？」

「周家茶館五十多年了，老字號，誰人不知道！」

「周掌櫃，我問你，只不過落了一場大雪，爲甚麼大伙看到我，比看到瘟神還討厭？」

周掌櫃道：「你自己心裡該明白！」

湯十郎笑笑，道：「莫非我曾收取大伙幾兩銀子學鳥語？沒關係，如果你們有人不願意，我退銀子呀！」

說着，他一把抓出幾十兩銀子在手掌中。

他現在有的是銀子！

不料周掌櫃搖搖頭，道：「年輕人，你把銀子收起來，還是快走吧！」

湯十郎道：「如果不弄明白，我是不會走的！」

只不過，湯十郎的話說完，在場的人竟然無人開口，也沒人再看他，都低下了頭。

湯十郎又不能發火，他直直的看着周掌櫃：「周掌櫃，你告訴我，爲甚麼？告訴我後我會走人！」

周掌櫃道：「年輕人，我告訴你以後，你可別提是我說的！」

湯十郎道：「我答應你！」

周掌櫃道：「有人見你去了左家廢園，你……你就是住在那兒的，是嗎？」

湯十郎道：「那又怎樣？」

周掌櫃道：「五年前的大血案，震驚整個順天府，至今案子未破，官府的封條封着，你却去了那裡，年輕人，你不怕惹禍上身，咱們大夥可不願多事，所以……你……還是快走吧！」

湯十郎怔了一下，原來爲了是這件事，也難怪，半年多以來，就沒有發現有人往左家廢園附近走動。

更可以理解的，是躲在暗中的眞凶，他竟然也不大舉出動的找上左家廢園，只派幾個二流角色露露面！

湯十郎深深的嘆口氣，道：「打擾了！」

他只簡單的一句話，便無精打彩的往外走去。

湯十郎剛剛掀起厚門帘，一股銳風刮面而來！

湯十郎的反應是一流的，他橫肩錯步後退！

「咻！」

好利的一把尖刀平着他的胸口刺至。

湯十郎伸手捏拿刀身，用內力往屋內拉！

「轟！」

「轟」聲起處，只見原來那大漢，雙手舉刀又平飛進茶館裡面來了！

緊接着，一陣唏哩花啦聲，一張四方桌子被大漢撞得杯飛盤碎，差幸未把桌子撞翻來。

等到這大漢痛苦的站起身來，湯十郎已經走遠了！

大漢也走了！

他走的一瘸一瘸的，但周掌櫃却未上前攔住他。

茶館裡面的客人，仍然是目瞪口呆！

當湯十郎把大漢摔出門外的時候，他們就楞住了。

* * *

湯十郎對於這些事情，並不放在心上！

他母子二人已經在左家廢園住半年多了，直到他把玉珮交進「順天當舖」，這才慢慢的被人知道。

左家廢園自從五年多以前被人血洗之後，別說是廢園內，便方圓四里之內，也沒有人去過！

湯十郎與他老母前來，他們就是要找出兇手，因爲在地室下面的那堆枯骨中，就有他父親湯百里在內！

湯十郎本來就要人知道，他們住在左家廢園，這與他們當初的願望大爲不同！

當初，湯十郎母子二人是不想被人發覺的，因爲這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其一，那是湯十郎母子二人欲在左家廢園中發現些甚麼，也好利於找出兇手來！

其二，左家廢園已遭官家封查，那是等官家破案的！

但湯十郎漸漸的明白了，左家血案，官家永遠也無法子破了。

官家只把左家凶宅查封，因爲官家也以爲左家已經沒有人活在這個世上了。

湯十郎悟出箇中原因，便也改變作風，他由暗走向明的地方，他相信，他不久便會把兇手引出來的。

不是已經有人找上左家廢園了？

* * *

湯十郎心中唯一擔心事的，就是桂家母女二人！

如果兇手找上左家廢園，只怕要殃及她們了！

只有這件事湯十郎最傷腦筋，他不能更不願叫桂氏母女二人快走，却又怕害她母女受累，於是，湯十郎便也陷入痛苦了！

湯十郎最後下了個決定，那就是盡力保護她倆母女不受到傷害！

* * *

湯十郎懷中有銀子，除了一斤老山人參，他更辦了吃的用的，果然挑了一筐子回去了！

有了這些吃的用的，湯十郎琢磨，至少可以用上一個月之久！

他對於那位老人家，心中多少也透着感激，如果不是那老者大方的「輸」了他二百兩銀子，湯十郎想要四個人平安的過這個隆冬，怕是不太容易！

東西全部挑回左家廢園的後院小廂房中，却見桂姑娘正與湯大娘說笑着。

湯十郎也看到鍋子裡燉着肉，眞香，這種化雪的冷天，吃上一大碗肉湯，再來上幾杯高粱酒，那是令人暖洋洋的事情！

湯大娘見湯十郎買了許多東西，心裡也覺奇怪，當湯十郎把一斤老山人參當先取出來的時候，湯大娘一眼便看出那要不少銀子！

湯十郎把老山人參往姑娘的手中一塞，道：「姑娘，這是妳娘要的人參！」

姑娘也不客氣，立刻接在手上，道：「半斤就夠了！」

「拿去吧，妳娘需要！」

姑娘微點頭，便把人參提着，道：「鍋裡面燉的肉好了，我爲你盛一碗！」

湯十郎道：「還是盛了一齊拿去吧，這兒我自己來！」

桂姑娘也不多留一會兒，她果然裝了一大碗肉帶湯，便往前面走去！

湯大娘道：「十郎，你的銀子花得差不多了吧？」

笑笑，湯十郎自懷中取出一包銀子，道：「娘，銀子我花不完的！」

一怔，湯大娘面皮一緊，道：「從那裡來的？」

湯十郎道：「娘，湯家明訓我未曾忘懷，不偷不盜不撞騙，這銀子來的正當！」

湯大娘道：「莫非你又遇上那老人了？」

湯十郎笑道：「娘，妳猜對了！」

湯大娘道：「你不可欺他老呀！」

湯十郎道：「娘，我若不同他打賭，怕是會惹他老人家生氣，說不定他還會罵我！」

湯大娘一瞪眼，道：「十郎，這老人絕不簡單！」

湯十郎嘆了道：「是不簡單，他說他有花不完的銀子！」

湯大娘道：「這老人也許是……」

「是甚麼？」

「也許是與左家有關係的人吧！」

「那又怎樣？」

「我也說不上來，只不過我以爲這老人有問題！」

「簡單啦，娘，下一回遇上，我一定問問清楚！」

湯大娘改變話題了！

她先是往小廂門口看看，這才對湯十郎道：「十郎呀，那人參……」

湯十郎一笑，道：「娘如果喜歡，明天我再進城去買一斤，給娘補補身子！」

湯大娘道：「娘的身子需要補嗎？」

湯十郎道：「娘的意思是……」

湯大娘道：「我暗中摸過桂夫的脈象，她的身子好得很，不會比我差一點，她不需要那些老山人參！」

湯十郎道：「桂夫人有氣喘病呀！」

湯大娘道：「她沒有，她好得很！」

湯十郎怔了一下，便盛了肉湯端上，道：「娘，咱們吃吧，我早就餓了！」

湯十郎還伸頭往外面瞧，然後又回過身來把小廂門關起來！

他有些神秘的低聲道：「娘，打從今天起，咱們夜裡得要警覺點！」

湯大娘道：「打從頭一天到此，娘就提高警覺了！」

湯十郎道：「娘，外面已經有人知道咱們住在這左家廢園裡面了！」

湯大娘道：「當這左家附近忽然有了那家野店之後，娘就知道了！」

湯十郎道：「所以咱們要特別小心吶！」

湯大娘道：「咱們不就是等那批兇手出現嗎？」

湯十郎道：「不過，我最擔心的莫過於前面的桂氏母女二人了，她們……」

冷然一笑，湯大娘道：「爲你自己擔心吧，兒子，你還眞的太嫩了，也難怪你爹當年立下一條門規，你不滿二十，學藝不成，絕不許你涉足江湖，唉，你爹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湯大娘又嘆了一口氣，道：「唉，你的藝業成了，却仍然欠缺些甚麼！」

湯十郎道：「娘，難道我們不該爲桂氏母女二人擔心嗎？她們是女流呀！」

湯大娘道：「她們不需我們擔心，娘敢說，她們母女均非等閒人物……」

湯十郎並不驚訝，却淡淡的道：「希望她們有自保的能力。」

這母子二人相對的吃着東西，半晌，誰也不開口說出一句話。

但二人的心中却在嘀咕着甚麼。

終於，湯大娘推碗站起身來了。

「十郎，走，下去看看。」

湯十郎立刻起身取過油燈，道：「娘，我也買了許多香紙，要不要下去燒些冥紙？」

湯大娘道：「燒香就可以了。」

湯十郎舉着燈在前面走着。

湯大娘在他的後面道：「對於已死的人，探看與否，甚至祭奠叩拜，也許只是虛飾的表現，並無意義可言，形式上的做作，絕不能改變既發生的事實，死亡，本就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無奈……」

她走得似乎很吃力的樣子，間歇中，她乾澀的又道：「雖說是無奈，但對於造成死亡的因果却可以追朔與究討，十郎呀，這就是咱們的執着。」

湯十郎道：「是的，娘，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於是，湯十郎又把那道假墻推開了。

湯十郎把油燈照着地面，也照向

石階，侍候着他的娘，一步一步的往下面走去。

湯十郎把油燈擱在石階上，他取香燃上，恭敬的交在湯大娘手上。

湯大娘走到那一堆骷骨前面，她盈盈的下拜，雙目中似有淚的道：「百里呀，你赤膽忠心爲老友灑熱血拋頭顱，何豈壯烈，你可知我與十郎在過甚麼日子嗎？」

她把香插在地上，又道：「敵人似乎快出現了，百里呀，你天上有知，我沒有令你失望，十郎已有成了，剩下的便是爲你與老友們討回些甚麼，但願你能在暗中幫些甚麼。」

她叩頭，也示意湯十郎叩頭。

然後，湯大娘站起身來。

她圍着大堆枯骨走着，也彎腰把枯骨上面覆蓋的被單再加以整理，就好像她爲熟睡中的親人把被子拉整蓋嚴密似的。

* * *

冬夜，總是夜來得快，這時候外面好像又起風了。

寒天裡如果起風，不出三天便又是一場大雪要來。

湯大娘與湯十郎走出地下室的時候，外面寒意很濃，院子裡已是灰濛濛一片了。

母子二人走回小廂房裡，湯十郎把炭火燒起來，小廂中頓時暖和多少。

湯大娘對湯十郎道：「早早睡吧，不是有人知道我們住在這兒了？」

湯十郎道：「是的，娘，夜裡要驚醒些。」

他本想再往前面去的，他必須要去告訴桂家母女二人，萬一有風吹草動，也好叫他一聲。

然而，湯十郎也想到他娘的話。

湯大娘說，前面的母女二人是不需他去保護的。

湯十郎當然更相信他娘的話，因爲他娘絕非泛泛之輩，這些年的相處，有許多事情他娘只一眼便知道。

湯十郎有時候更佩服他娘。

有了這種想法，湯十郎眞想有機會加以証實。

於是，他把被子裹在身上睡了。

* * *

這夜的風特別大，大得幾乎要吹塌房子似的凶猛，左家廢園中，二道院中二樓簷上掛的八串風鈴，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幾處門窗難以承受風刮而碰撞得快要碎了。

左家廢園外面的大片竹林子，雪尚未完全融化，却又像是要折斷似的發出呼啦啦掃地聲。

冬天有這樣大風，想也知道，不出三兩天，一場更大的風雪就要降臨了。

約二更天剛過，左家廢園前面的竹林子裡，宛如五頭野狠似的冒出五個大漢。

五對鋒利嚇人的目芒，相互間眨動着。

有個大漢，頭上除了風帽之外，額頭上還纏着一塊包傷的布，這人，正是那個在茶館中被湯十郎摔傷的人。

只見他撲近一個大漢身側，低聲道：「杜爺，到了。」

姓杜的目光一閃，道：「我知道到了。」

他回過頭對另一大漢，道：「老蔡，這裡眞如你知道的，很邪？」

姓蔡的道：「你不信，問劉飛。」

只見另一黑漢彎腰接近姓杜的，道：「老杜，眞的邪得很，一開始是狄家兄弟，他二人本是安排守在附近的，兩個人不自量力，擅自夜探左家廢園，兩個人失踪了，這以後大總管奉老爺子命令，派出『大刀片子』包立人前來查看究竟，他媽的，連包立人也不見了。」

姓杜的冷冷道：「眞有這麼邪的事？」

姓蔡的道：「老朝奉張古丁與神偷尹士全都不見了，你該知道，這兩個人一流的，可是，操，全沒有了。」

姓杜的道：「白天來人找過沒有？」

姓蔡的道：「誰敢來？老爺子交代過，叫咱們大伙不許白天來，怕的是被發現送到官府去，案子還未了，老爺子不想惹是非。」

劉飛一邊道：「老爺子只想着左家的寶藏，所以老爺子在未發現寶藏之前，只有按兵不動。」

姓杜的道：「可是咱們已經有五個人失踪了，難道老爺子仍按兵不動？」

蔡成剛道：「老杜，老爺子原是發現甚麼了。」

劉飛道：「老爺子發現一塊玉佩，有了那玩意兒，也許能找到甚麼，老爺子才命人去找那小子，想不到……那小子眞有一手。」

在茶館挨摔的大漢接道：「那小子是個練家子，咱們今夜要小心吶。」

姓杜的似是這五人的頭目，他冷視着左家廢園，開始調度了。

「老蔡，老李……」

他頓了一下，又道：「李大壯，你聽着。」

在茶館挨摔的大漢叫李大壯，他立刻應道：「杜兄，你吩咐。」

姓杜的道：「你一個人過去。」

他話未完，李大壯發怔的道：「我一個人去？」

姓杜的道：「不是叫你去同那小子打架，你先別怕，行不行？」

李大壯拉拉一邊另一壯漢，道：「王老八，你怎麼不說話？」

姓王的冷冷道：「有甚麼好說的，出刀宰人就成了。」

姓杜的叱道：「嚇破膽了不是？」

李大壯道：「我一個人準定出不來。」

姓杜的道：「不用你出刀，我只是

叫你去把那小子引到竹林子裡面來，咱們在林子裡幹掉他。」

李大壯想一想，道：「可是左家廢園那麼大，我怎麼知道那小子住在甚麼地方？萬一我沒有遇到他碰上那東西，我不也失踪了？」

他老兄原來想到失踪那些人了。

姓杜的冷哼一聲，道：「一旦發現苗頭不對，你只管往竹林子裡跑來，我們四個接應你。」

這等於逼李大壯上梁山，這時候他只有硬着頭皮去幹了。

李大壯緊一緊手中砍刀，暗自咬牙，長身而起，他的模樣就好像壯士赴戰場，抱必死決心一般。

李大壯宛似淌着一池混水似的從廣場的草叢中直往左家廢園前面走過去。

竹林子裡面，姓杜的四個惡漢目不轉睛的直視着李大壯，灰蒼蒼的遠方，陰森森的左家圍牆內，可以聽到的便是那風鈴叮叮噹噹響，偶爾傳來一聲撞擊聲，李大壯人已到了門樓的右方了。

兩丈高下的圍牆，李大壯雙臂一張便站在牆頭上了。

他站的那段牆，正是門樓下面小房的後面，這裡原有花樹與石櫈，都被荒草蔓沒了。

李大壯不看小門樓內，他看向迎面大廳內，兩邊迴廊他也看，希望一下子就找到湯十郎。

他縱身落在草叢中，準備蛇行鶴步往正面大廳接近。

李大壯只是走了五七步，突然脖子上冷冰冰的好不自在，緊接着，他頭皮也炸開似的猛回頭。

嚄，只見牆頭上有一團黑影子。

初時還以爲姓杜的來了，但一想不對勁，那黑影的個頭不夠大。

「誰？」李大壯低沉的喝問，本能的砍刀橫胸前。

那黑團不動，也未開腔。

黑影更不稍動，但有一撮長髮被風刮得波浪式的飄盪不已。

李大壯再吼：「誰？」

他開始有些駭怕了，但手中刀却也爲他壯了膽子。

李大壯不往左家廢園裡面去了。

他怕再碰上另一團黑影。

他也想到了，那黑影絕不是去茶館的那個年輕人，因爲年輕人的身高也有快六尺高下。

李大壯想着包立人他們都已失踪，這一定就是面前黑影幹的。

李大壯不想失踪，因爲失踪與死亡，幾乎就是同一回事情。

猛古丁，李大壯發動了。

只見一掄刀芒起處，李大壯九刀合一刀，對着那黑影便撞上去了。

不料那黑影一彈三丈高下，李大壯却由黑影的足下往牆外飛去。

李大壯的動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那黑影也似一怔間，李大壯的人已踏着荒草往對面的竹林子衝去。

他就快衝進竹林子裡面了。

突然他的頭頂上一暗，李大壯吃驚的舉刀上砍。

「啊……」

他不該抬頭的，那樣，他的最弱的地方便暴露出來了。

李大壯那又粗又長的脖子上，被那團追來的黑影狠狠的切開來了。

「轟通！」

李大壯的身子又奔了七大步，重重的摔在竹林邊。

黑影剛剛站定，便發覺從三方面圍上來四個怒漢。

是的，杜十心、蔡成剛、劉飛與王老八四個人悄沒聲的圍上來了。

黑影仍然站着，對於地上死的李大壯，黑影連看也不看他。

姓杜的嘿嘿的怪叱道：「是個雌兒，扮鬼嚇人吶。」

黑影不開口，站得更穩當。

劉飛冷笑，道：「媽的，人不當，當鬼。」

蔡成剛道：「說，那條道上的？」

黑影連眼皮也不抬，雙袖垂着便雙手也看不見。

如果想看黑影的模樣，大概只有鼻子以上半片面孔，那一雙冷如冰的眸子，一眨也不眨的直視着夜色蒼茫的遠方，如果不是四個人而是一個人，這黑影一定嚇煞人。

王老八接道：「喂，妳既是人，又是女人，剛才出手那麼毒辣，不給人以活命的機會，太過份了吧？」

蔡成剛道：「快說，你到底是那條道上的，需知爺們不是找妳的，爺們是找一個年輕小子來的。」

他見黑影出刀怪異，多少有些膽怯，是以才把話扯到湯十郎的身上。

但黑影仍然不開口。

她看上去就好像夜幕中的一座石雕。

於是劉飛怒吼道：「裝神弄鬼的東西，吃老子一刀。」

他側着身子橫撞過去，右手的厚背砍刀直到他快與那黑影接上的剎那間突然劈出。

「咻」聲是窐人的，只不過劉飛的刀一劈而空，却傳來一聲怪叫。

「啊！」

是王老八的聲音，劉飛一聽便知道王老八完了。

原來那黑影錯身之間，雙袖疾揮，竟然掄中右前方的王老八。

王老八果然中刀了，他連出手的機會也沒有，就那麼一聲喊叫倒下了。

只見那團黑影飛在巨竹之間，宛似穿花蝴蝶，灰夜的蒼茫中，幾道冷電激盪在黑影的足下，只那麼一閃而逝間，又傳來幾聲淒厲的嗥叫。

杜十心與蔡成剛幾乎撞在一起倒下地的，地上的雪刹時被他二人流的

鮮血融化了面盆那麼一大片。

劉飛往竹林內逃，只不過他逃了五七丈遠，便被那黑影堵在竹林中。

劉飛橫刀，道：「我們不是找你來的，我們要找那個小子的。」

黑影仍然不開口。

她似乎很討厭開口說話。

劉飛退着步，又道：「妳想怎麼樣？」

黑影仍然不開口，她好像沒有移動似的，但實際上她距離劉飛更近了。

劉飛倏然出手了。

他再出手便是拚命殺法，旋刀，左右交叉出招，整個身子似乎是往黑影衝過去一樣。

「颯！」

「啊！」

眞快，快得不及眨眼之間，黑影已在三丈外了。

劉飛未喊叫，那是因爲他的脖子被抹了一刀。

他出氣發出啊聲是低沉而粗啞的，很不好聽。

那黑影只在竹林邊上站了一下，便拔身而去。

這人眞是神秘。

這人出刀殺人也夠辛辣，一個活口也不留。

非但如此，甚至也不多問些甚麼，就彷彿她只是爲了殺人，把人殺了也就完事了。

＊　＊　＊

夜風又冷又急，呼嘯着刮向東南方，天空的雲並不多，但雲如飛一般掠過。

那個黑影也在這時候落入前院的圍墻內，那黑影只一到了門樓下，便立刻「噫」了一聲。

「你……」

「桂姑娘，妳的身手……」

「湯公子，你來了多久？」

「看到你出刀，我放心，便來這裡等你了。」

那黑影正是桂姑娘。

桂姑娘本來是驚訝的，到了這時候，便淡然的道：「你的身手也不錯呀！」

湯十郎道：「好像比你差一點。」

再一次淡淡一笑，桂姑娘道：「你怎麼也來了？」

湯十郎道：「原來睡下了，但風聲中傳來一聲厲叫。」

桂姑娘道：「一共五個人。」

湯十郎道：「你把他們全殺了？」

桂姑娘道：「他們不該殺嗎？他們是來殺你的。」

湯十郎道：「到目前爲止，他們都還不知道，左家廢園中住着賢母女。」

突然，小屋內傳來桂夫人的聲音，道：「有話進來說吧，外面天冷啊！」

湯十郎道：「打擾伯母了，在下也要……」

他突然不說了。

他的動作也令桂姑娘吃一驚。

湯十郎低聲對桂姑娘道：「那些屍體……」

說着，湯十郎拔身而起，一躍而越過圍牆，拚命的趕到竹林邊。

桂姑娘也來了。

「你說甚麼屍體？」

湯十郎道：「你殺死的人呢？」

桂姑娘指着地上，她仔細看，口中也發出「噫」聲。

「怎麼屍體不見了？」

湯十郎道：「五具屍體全不見了。」

桂姑娘怔怔的道：「如此短暫工夫就把五具屍體運走？這會是何人？」

湯十郎道：「我想不通，爲甚麼屍體會消失得那麼快，屍體會放在甚麼地方呢？」

二人又找了一遍，竹林中甚麼也沒有。

湯十郎對桂姑娘道：「桂姑娘，我繞到後面去了，天太冷，你也早些歇着，至少今夜不會再有事了。」

桂姑娘看看湯十郎，道：「湯公子，我們彼此有許多話要說，可是我們又一句話也說不出口，還是各自回去多想想吧！」

湯十郎道：「也正是在下心中想說的。」

他揮揮手，拔身而去。

桂姑娘也走回去了，她對於湯家母子是有戒心的，就好像湯家母子一樣，他們對桂氏母女一樣的不放心。

＊　＊　＊

湯十郎回到小廂房中，心中十分激動。

湯大娘躺在被窩側着身子，道：「甚麼人？」

「娘，五個下三濫角色。」

「你都打發掉了？」

「不是我打發，是桂姑娘。」

不料湯大娘並不驚奇，也不以爲怪的道：「是我意料中的事。」

湯十郎道：「桂姑娘出刀很神奇，也很辛辣，我從未見過她那種刀法。」

湯大娘道：「她用的是甚麼刀？」

湯十郎道：「看不清楚，她的衣袖遮住了。」

湯大娘沉思了，她好像在思考着甚麼。

湯十郎也睡下了，他仍在激動，因爲他一直盡心想加以呵護的桂姑娘，却有一身奇高武功。

湯十郎有着被愚弄的感覺。

他實在想不通，桂家母女二人爲甚麼要這樣，難道她們也是同自己一樣目的？

湯十郎在激動中也有迷惘，這光景很容易造成他在心理上的衝動。

「砰！」湯十郎一掌拍在床上。

湯大娘淡淡的道：「十郎，別生氣，淡然處之。」

湯十郎道：「她們爲甚麼這樣？娘

，她們爲甚麼要這樣？我對她們是誠心的呀。」

湯大娘道：「這就是當初我勸你，別把感情用在一個你摸不清、猜不透的姑娘身上的原因。」

湯十郎重重的道：「我還是弄不懂。」

湯大娘道：「如果你的心中沒有桂姑娘，你便會豁然開朗多了。」

湯十郎不開口了。

是的，他心中一直存在着桂姑娘，對於桂姑娘當初的冷漠，適可而止的表態，湯十郎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因爲他早就愛上她了。

如果不是桂姑娘說明她已名花有主，而他也已有了從未謀面的對象，湯十郎早就要求桂姑娘嫁給他了。

湯十郎躺在床上，輾轉翻側心慌慌，如果這時候他能睡得着，他必是有道高人了。

他當然睡不着，因爲他不是有道高人。

他只是一個火般熱情的年輕人。

一側的湯大娘心中當然明白，但她又如何去勸說兒子呢？她只是暗暗嘆氣。

於是，湯十郎又起來了。

睡不着，在床上翻動，反而影響他娘安寧。

湯大娘當然知道兒子在苦惱，她却不開口。

她假裝睡着了。

湯十郎伸手取過一盞油燈，他把燈罩套在燈上面，開了廂門走出去。

湯十郎沒有去找桂姑娘，他獨自往後廳走去。

他是在苦惱中想訴說些甚麼。

推開假牆，他下了石階，燈籠放在石階上面，湯十郎回身站在那堆骸骨前面。

他站了一會兒，本來是喃喃自語的，漸漸的，他的聲音大了。

「爹，你給我訂的親是個甚麼樣的人？你要叫我母子驚喜，你連她的姓名也不告訴我，爹，你這個玩笑開大了，也把我弄慘了。」

湯十郎有些痛苦的雙手抱住頭，他咬着牙，又道：「難道這一輩子叫我活在幻想中嗎？」

就在湯十郎自怨自艾，又抱怨他爹的時候，那堆骸骨中忽然發出「轟」聲。

湯十郎聽得清楚，頭皮也發炸起來。

他自恃一身絕世武功而又膽子大，然而遇上這樣的邪門事情，也不由得冒出冷汗來了。

「轟！」

更清楚了，好像就在那一堆骸骨中發出來的一樣，湯十郎疾忙暴退。

他也喃喃的道：「爹，難道是你要對我說甚麼？或者……或者你以爲兒子不孝。」

「轟！」

又是一聲傳來，湯十郎幾乎心都快跳出來了。

他又禱告的道：「爹，各位叔叔伯伯，你們不要這樣，我是爲替你們報仇來的……我……爹湯百里，與左門主生死之交，他爲義而殉難，我湯十郎這是繼承父志，立意要找出元兇，望各位叔叔伯伯多多指示小子一條明路……」

「轟！」

這一聲更加清楚，湯十郎已抬起燈籠要上去了。

緊接着又是一聲「轟」！

湯十郎搖搖頭，稍稍清醒的站在石階前不動。

他要靜觀其變。

只不過，湯十郎站了一會兒，那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湯十郎眨動眼睛望過去，那一堆骸骨並未有絲毫的移動，那麼，這「轟」聲又是從甚麼地方傳來的？

湯十郎在想：「難道眞的有鬼？」

於是，他靜悄悄的登上石階，他出了假牆還往回望，他希望再聽到那種聲音，但他又怕聽到，一種反常的矛盾心理，令湯十郎迷惑的以爲這眞是鬼。

湯十郎着地無聲的回到小廂房，他只剛剛把燈吹熄，床上的湯大娘又開口了。

「十郎，你剛出去，桂姑娘便來了。」

湯十郎吃驚的道：「她來了？」

「是的，她沒有進來。」

「她不進來？」

「她也不說話，她只是站在小窗前一會兒，便又往前面走了。」

湯十郎道：「眞是她嗎？」

湯大娘道：「我裝作睡着，我沒有叫她。」

湯十郎道：「她默默的來，又悄悄的走？」

「是的，十郎。」

「她爲甚麼前來？」

「也許她想向你訴說些甚麼吧！」

湯十郎道：「我不想再看到她。」

湯大娘道：「如果這樣，你便錯了。」

湯十郎道：「我爲甚麼錯了？」

湯大娘道：「你爲甚麼不再理她呢？」

湯十郎沉聲道：「她不該欺騙我！」

湯大娘道：「她甚麼地方欺騙了你？」

「她會武功，而且她的武功奇高。」

「那就是欺騙你？你問過她會武功嗎？難道她們深藏不露便是欺騙你？這是說不過去的。」

湯十郎道：「我不想受人愚弄，娘，我一心在保護着她們呀！」

「那是你甘心情願的，十郎，桂姑娘如果長得很醜，你仍然會這樣嗎？

你還會愛她嗎？」

湯十郎怔住了，他低頭站着，忘記睡覺了。

湯大娘道：「別只是站在自己一邊想事情，十郎，江湖上有許多不幸事情的發生，便是有些人只想到自己，却忽略了對方，要知利益二字有時候分開來講才最適合。」

湯十郎仔細的聽着。

湯大娘又道：「利益是不可以獨佔的，你若得利，也要對別人有益，這樣，天下便太平了。」

湯十郎忽然又拉開門，匆匆的往前面走去。

他似是豁然想通了甚麼，一路往前面門樓走去。

就在前面大廳後廊柱邊，他發現一團人影靜靜的靠着那巨大的圓柱站着。

湯十郎道：「誰？」

那影子仍然不動。

當然，也沒有聲音回答。

湯十郎奔過去，他才看清楚。

「是你！桂姑娘？」

不錯，桂姑娘就站在那裡，直到湯十郎走到她面前，她仍然未動。

湯十郎也未再動，他看着她。

兩個人對望着，半晌，湯十郎伸出手來，因為他忽然發覺桂姑娘的雙目之中出現兩顆晶瑩的眼淚。

湯十郎以手去拭，淚是溫的。

「你怎麼不進去？」

「對不起，吵醒你們了。」

「我還沒睡，我不在……」

「對不起，那是驚醒湯大娘了。」

「她老人家也未睡着。」

桂姑娘讓湯十郎為她拭淚，她却仍是那麼孤傲的道：「你不在？你去……那兒了？」

湯十郎道：「姑娘，你不會知道吧，左家廢園裡就是一個大墳場。」

桂姑娘並不吃驚。

但她的表情令湯十郎吃驚，難道她已經……

湯十郎又道：「左家上百口的人都死了。」

桂姑娘的雙目似冒火。

湯十郎又接道：「五年多了，百口之衆屍體風化，只剩骸骨一堆在……」

他看看桂姑娘，道：「在一處地室中。」

桂姑娘只是咬咬牙，她仍然不開口。

湯十郎道：「姑娘，你去後面的時候，我就是往地下室中，我還聽到……」他再細看着桂姑娘，又道：「我聽到地室中有『轟』聲，就在一堆骸骨中。」

桂姑娘仍然不開口，就好像她又恢復到初來此地時候像個啞巴一樣。

湯十郎道：「我不只聽到一聲，我聽到四五聲之多，直到我吃驚的上來。」

桂姑娘仍然不吃驚，好像在等着湯十郎改變話題。

湯十郎又道：「桂姑娘，你不以為那是鬼嗎？我遇到了鬼呀！」

湯十郎正說着，不料桂姑娘發動了。

她忽地張開雙臂，緊緊的抱住湯十郎的腰。

湯十郎先是一怔，然後，湯十郎便雙臂用力，連肩帶頭一下子把她抱在懷中了。

桂姑娘把一張嫩臉貼緊湯十郎。

湯十郎却低聲道：「桂姑娘，我們都算是很不幸的人啊！」

桂姑娘開口了：「湯公子，也許我們生來就是為別人而活的人。」

湯十郎道：「生而為別人的人，是很痛苦的。」

桂姑娘道：「想想，誰又為我們呀？這些天以來，我母女跑東到西，奔波受累，受那風刮日晒之苦，忍饑挨餓的找來此地，為的是……只有一個字『殺』！」

湯十郎全身一震，道：「找來此地？」

「是的，我們找了很久。」

湯十郎道：「只為了一個『殺』字？」

「是的，只是一個殺字！」

湯十郎道：「我不一樣，我們是為了報仇。」

桂姑娘道：「報仇與殺戮，好像沒有甚麼分別。」

湯十郎道：「桂姑娘，今夜我們總算稍稍吐露出彼此的心聲了，如何更加坦白的相對，那就看以後了。」

桂姑娘道：「至少，我已被你看出來，你也被我看出來，我們都是江湖上的人。」

湯十郎道：「而且也算得高人。」

他立刻用唇吻上去了。

湯十郎緊緊的擁着桂姑娘，也盡情的吻着，桂姑娘的反應是強烈的，她磨蹭着櫻唇，這光景與從前是不盡相同的，因為她沒有從前那種靦覥。

只不過當兩人熱吻到一定的高潮時候，湯十郎欲將桂姑娘抱起來，却遭到桂姑娘的拒絕了。

「不……我不能。」

「妳……哦，妳心中有了男人……」

「我說過，我心中的男人不知是個甚麼樣的人，但我却必須為那個我從未見過的男人守住身子。」

「妳真的那麼固執？」

「不是固執，是守信。」

湯十郎欲再去抱桂姑娘，但桂姑娘轉過身去了。

「回去吧，夜來風又起，怕是又有一場大雪要下了。」

湯十郎突然上前拉住桂姑娘，道：「下雪並沒有甚麼，因為我不怕寒冷，妳這樣的拒我於千里之外，才令我的心寒冷呀！」

桂姑娘幽怨的瞥了湯十郎一眼，

道：「咱們乃江湖兒女，應該明白身不由己。」

湯十郎黯然的道：「真是可悲。」

他鬆開了抓住桂姑娘的手，恁由桂姑娘緩緩的走去。

湯十郎沒有動，直到桂姑娘消失在前廳廻廊，湯十郎仍然站着。

他似乎僵在那裏了。

＊　＊　＊

桂姑娘走回門樓下，她立刻怔住了。

她站在門外往裡面瞧，心中開始緊張起來。

她看得很清楚，因為門樓小房中，床上不見她的娘。

桂夫人不見了。

從床上的一切看來，好像桂夫人去得很倉促。

桂姑娘頭不轉動，她雙目四下裡巡視着，突然間，她拔身而起，猶似野貓子似的往外撲去。

她以為娘發現甚麼了。

當她落入一片雜草之中，隱隱約約的從風中聽到了細語聲，桂姑娘認準方位，她繞道過去了。

那是在大片竹林子的最左邊，而且她也似乎聽到有人在爭辯着甚麼。

從聲音中，她更知道其中就有她娘的聲音。

只不過當桂姑娘在暗中接近的時候，竹林中有了反應，而且也是冷厲的聲音。

「是月秀嗎？」

桂姑娘聞言，便不再隱藏了。

她緩緩的走近兩個黑影前面，突然對桂夫人叫了一聲：「娘。」

是的，桂夫人正站在一個稍瘦的半百灰髮漢子三丈遠外，她的神情是黯然的，就在這種黯然中帶有幾分無奈，便也顯出她的生澀痛苦樣子。

桂夫人見女兒也來了，便伸手拉住桂月秀。

「娘，他是誰？」

桂夫人未開口，但那人開口了。

「月秀，妳小時候戈大叔也曾抱過妳。」

桂月秀道：「戈……大叔！」

桂夫人道：「孩子，叫戈大叔。」

桂月秀對着那瘦漢點頭，道：「戈大叔。」

瘦漢却淡淡的一笑，道：「長得果然如其名，秀麗如月，月中嫦娥，好。」

便在這一聲「好」中，瘦漢立刻又換了一副冷冷的口吻，道：「一點眉目也未找出來？」

桂夫人道：「沒有。」

瘦漢又道：「那一雙母子是否按兵不動？」

桂夫人道：「他們似乎志不在寶藏。」

瘦漢道：「他們志在何方？」

桂夫人道：「報仇。」

瘦漢露齒一笑，道：「妳真的相信他母子兩人不是為寶藏嗎？」

桂夫人道：「很難確定，看來是的。」

瘦漢以叱責口吻，道：「這是甚麼話？」

桂夫人道：「他母子常去地室中上香拜祭。」

瘦漢道：「障眼手法，不足相信。」

桂夫人道：「如果真如你所言，他母子兩人也太過狡猾了。」

瘦漢道：「難道忘了，江湖上你永遠別去相信別人的話。」

他頓了一下，又道：「就算被妳發現，親眼看見，也不可以輕言確信。」

桂夫人道：「所以我說，很難確定。」

瘦漢看看桂月秀，冷然道：「今夜妳殺了我五名手下人，是嗎？」

桂月秀全身幾乎顫抖了。

她精芒連閃，直直的盯着瘦漢，口中喃喃的道：「戈……大叔……」

桂月秀驚訝的似是自語着：「我不只殺五人。」

瘦漢手撫短髭，道：「我知道，尹士全、張古丁、大刀片子包立人，再加上狄家兄弟，他們都死了。」

桂月秀道：「有些不是我殺的，我未曾殺那麼多的人，戈大叔。」

姓戈的淡淡的一笑，姓戈的道：「我並不責怪妳，月秀，他們都該死，該死的人被殺，我只有高興。」

桂夫人道：「你不怪罪月秀？」

姓戈的道：「當然不會，我還要嘉許她。」

桂夫人道：「留下敵人不殺，只殺了你的手下人，而你為甚麼反而要高興。」

姓戈的道：「妳怎麼想不通這一點？其實妳按照平常之心，便會自然的想通了。」

桂夫人道：「你還是明說吧！」

姓戈的道：「事情很簡單，他們的死，是因為他們欠缺用頭腦。」

他似乎稍加思索，又道：「狄家兄弟既好色，又魯莽，他們不應該自作聰明，冒然探莊，張古丁與尹士全却又犯了聰明過度的毛病，至於大刀片子與今夜死的五人，又犯了我最厭惡的不合作的行為，他們當然該死。」

桂夫人道：「他們却又是你的勇士。」

姓戈的淡淡一哂，道：「與其留着壞事，還是死了的好一些。」

桂月秀道：「你不為他們傷心？」

姓戈的走近桂月秀，道：「傷心？妳看看這莽莽江湖上，每天都會死上一些人，又有誰真的傷過心？」

他把一手按在桂月秀的香肩上，又道：「妳的戈大叔，是一位善於用人的人，那些死了的人，至死還為我的一切而全忠。」

桂月秀道：「你更應該為他們而傷心。」

（未完・八）

上文提要：鍾二先生等與商山四異之四場大戰，落個兩和兩負，商山四異敗於鍾二先生等手下後，準備四人聯手上陣，力拚鍾二先生等人，雙方正在劍拔弩張，何不凡却在兩名玄黃教徒陪同下出現，毛遂自薦，要求塡補天龍堂堂主空缺，待桑鷲着人帶他往見總壇主後，鍾二先生派出六人上陣，與商山四異以決高下，孰料商山四異一經聯手，竟然威力無窮……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 瑜・文
可 飛・圖



仗恃雪山神劍 擊斃商山四異

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四人在四面發動，四種不同的功夫不同的勁力，似乎相輔相成，在半空中結合，然後朝中間衝擊。

是以東南西北四方雖然各自有人接住，但位居中央戊土的神州一劍更感到壓力重重。

此時他使的只是「大羅天劍」的第一招，是他積了四十年精心參研的一招劍法，雖然只是一招，但也變化繁複，威力極强。

因爲他知道對方的四象陣越到後來，越是淩厲，自己從方玉琪手上學會了的十一招劍法，此時却不敢貿然施展，要留點餘力，應付更艱難的場面。

約莫過了一刻時光，商山四異已從原來的方位上，向中間逼進了三尺光景，他們的攻勢益見猖獗，而守勢却有衰退之象！

首先是正北方的廣明大師脚下淩亂，執杖右腕已在開始顫抖，滿頭大汗，滾滾直落！

白雲子、元眞子道髻披散、氣喘如牛！

皓首神龍龐士奇功力較爲深厚，但因接連施展「無形指」，眞氣耗損過甚，此時右手長劍拚命使出「終南劍法」，護住全身，「無形指」只是夾在劍法中點出，當然也在節節後退。

大家有多半還是靠着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的劍光掩護，才能緩緩朝中央後退，但饒是如此，每一個人還是身在險境，生死懸於一髮！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此時也面紅耳赤，渾身熱氣騰騰，一柄長劍更使得風起雲湧，縱橫劍影，密如天羅！

他已把一十二招「大羅天劍」儘情發揮，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凝於右臂，傳達劍身，直貫劍尖，發於劍外！

五丈方圓劍風嘶嘶，銀芒流動，交織成一片銀色劍網，不住的向四外往中央擠到的壓力反擊擴張！

「諸位道兄，努力支持，不能破陣，也當和他們同歸於盡！」神州一劍大聲疾呼，振腕發劍！

劍光陡然轉盛，森森劍氣暴漲如潮，硬把商山四異的無窮壓力逼退出去一尺來遠！

他這聲大喝，使大家精神爲之一振，皓首神龍接着吐氣開聲，左手「無形指」接連向空點出。

廣明大師、獨孤握、瓢浮子、白雲子、元眞子同時大喝一聲，奮力攻出！

果然，商山四異逐漸逼進的圈子，又被逼退了一尺！

趙矮突然仰天厲笑道：「瞧你們還能撐得住多少時光？」

話聲一落，振臂喝道：「金木水火。」

田駝接着喝道：「四象歸一！」

孫殘喝道：「入我陣來。」

李跛喝道：「衆生俱殪！」

喝聲驟落，四條人影突然流轉起來！

神州一劍瞧得大驚，急忙喝道：「諸位道兄留神！」

刹那之間，四象陣中突然捲起一道無比旋風，滾滾滔滔向中心捲去。

商山四異四條身子越轉越快，罡風狂飈也越裹越緊！

陣中諸人雖然聞聲驚覺，但這道旋捲的力道宛知鐵筒一般，任你如何衝擊，不但休想撐開半點，而且還愈縮愈小，四外的壓力却越發强大！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雙目盡赤，不住的提吸眞氣，劍發如風，向外急揮，劍勢如虹，還是擋不住直向中央層層緊裹而來的如潮罡氣。

四象陣合圍之勢已成，眼看陣中諸人誰也難逃厄運！

神州一劍知道商山四異當年吃了師尊大虧，這套陣法乃是針對十二招「大羅天劍」所練，可惜自己所學不全，更可惜方老弟不在，否則以「大羅天劍」的威力，只須使到二十招左右，足可破去此陣！

他心中想着，立即凝神集氣，正心澄慮，刹那之間把全身功力悉數提足，口中一聲長嘯，手上長劍從第八招開始，一口氣閃電攻出。

果然他情急拚命，這四招「大羅天劍」凝聚他畢生功力而發，劍光暴漲，劍氣迸發，一下又把往中間 來的力道撐大了一點！

不，嘯聲乍起，大家只覺眼前一亮！

商山四異的趙矮只覺一股勁急無儔的劍氣夾着嘶嘶銳嘯，劃到身前！

「劍氣！」商山四異昔年就是敗在神州劍客公冶玄的劍氣之下，當年若非見機得快，四人都得在劍下喪生。

他想不到神州一劍居然也已練成劍氣，心頭一驚，一時無暇多想，急忙往側退開一步！

要知四象歸一乃是各按方位，順序流動，向中間作螺旋形的捲裹，他這一退不打緊，身後三人却接踵而來，何等迅速，他連出聲叫喊都來不及。

田駝、孫殘、李跛却已吃了大虧，那田駝只覺嘶的一聲，自己駝背上已被森森劍鋒劃開了一尺來長的一道血溝。

孫殘也感到右肩一涼，同時被劍尖掃過，血流如注！

「噹」！最後的李跛只覺銅脚一震，也被削去了半邊脚背！

這一下說來話長，其實只是電光石火、劍鋒一掃之勢！

商山四異同時厲吼，他們的四象陣法只不過稍微一頓，突然瘋狂加緊！

但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這一劍運集畢生功力，捨命一搏之後，只覺眼前模糊，感到不支，連身形也無法穩住，搖搖欲倒！

他是步了他師傅神州劍客公冶玄的後塵！

雖然他練劍四十年，劍上造詣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但終究沒有練過最上乘的劍炁工夫，此時勉强從劍上逼出劍氣，却把一身功力在這一劍之上悉數耗盡！

只聽「噹」的一聲，神州一劍右手一鬆，一柄長劍墮落地上，人也跟着往後倒去！

要知合力對付商山四異的四象陣，原以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爲主，他這一突然倒下，劍光乍斂，四方壓力登時像旋轉的急流，迅速朝中間捲到！

皓首神龍龐士奇、廣明大師、獨孤握、瓢浮子、白雲子、元眞子六人原非商山四異對手，何況此時早已精力交瘁，那還抵擋得住這股來勢洶湧的洪流！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間山頂上出現四條白影，奇快無比的飛落四象陣外。

「嗆」「嗆」「嗆」銀虹連閃，分四方朝陣中撲入！

四象陣中央戊土位上，響起一聲嬌叱，同時銀虹暴漲，一片銀色光幕亮得幾乎令人無法睜眼！

這眞是快得像電光石火，四象陣中同時傳出幾聲淒厲長嘯，銀光、人影和洶湧電旋的罡風勁氣同時倏歸沉寂！

大家才看清楚四象陣外，站立着四個手執亮銀短劍的白衣姑娘，在她們一身潔白如雪的長裙上，此時斑斑點點，盡是鮮紅血跡！

地上倒着四個身穿綠袍的老頭，那不是「合則無敵天下」的商山四異趙矮、田駝、孫殘、李跛，還有誰來？

陣中央也倒着一個人，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他緊闔雙目，臉如金紙，口中只剩了只出不進的一絲殘氣！

神州一劍身邊多出了一位白衣飄忽，臉罩白紗的女郎，手提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

在她四圍，站着皓首神龍等六人，大難不死，也驚得身如木立，各人不住的喘着大氣。

一場驚心動魄，甚至連雙方的人都無法摸得清楚的四象大陣，至此已烟消雲散！

四個在四十年前就名噪江湖的商山四異，爲了助紂爲虐，終於付出他們最大的代價，伏屍五步！

各大門派的人固然目怵心驚；金楓令主桑鷲和他手下之人也莫不臉色灰敗，不知所措。

整個山頭，在這刹那之間變成一片死寂，聽不到聲息，只有在山風中吹出濃重的血腥氣味！

但在沉靜之中，突然傳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那聲音似乎十分蒼老，但又異常清晰，任何人都可分辨出那是一個奄

奄一息受了重創的人口中發出來的。

百十道目光不期全都朝這聲呻吟的來處投去。

趙矮，那是趙矮！

他一手掩住胸口，鮮血從他手指縫中不住流出，但人却突然坐了起來，兩道佈滿紅絲的眼神落到中間那個白衣女郎身上，咀皮動了兩動，才吃力的迸出聲音：「你……你……你……是甚麼人……」

白衣女郎長劍還鞘，冷冷的道：「黃山蓮花峯，你們商山四異殘殺了不少武林同道，這是你們應得報應，何用多問？」

趙矮喘息道：「老夫是問你……破四象陣的是……是甚麼劍……劍法？」

白衣女郎冷傲的道：「雪山神劍。」

趙矮臉上一陣痙攣，迷惘的道：「雪山……神劍……雪……山……神……」

他最後一個「劍」字還沒出口，陡然聽到一聲大喝：「惡賊，你們也有今日了！」

一道金光破空飛到，「噗」的一聲插入趙矮胸口！

那是一支八尺來長的金槍，金光閃爍，隨着趙矮在後倒下的身軀，顫巍巍插入地上，槍柄還在不住的晃動！

隨着喝聲，山頂上同時出現兩條人影，朝場中飛奔而來，前面一個是二十五六的勁裝青年，滿臉殺氣，敢情正是方才出手擲槍的人。

大家雖沒見過此人，但這柄金槍，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誰都認得是北方武林中威望極盛的金槍將呂史之物。

金槍將已死在黃山蓮花峯上，那麼這位繼承他金槍的，當然是金槍將呂史的後人。

和他一起奔來的是一位鬚髮斑白的藍衫老人，那是大家全都認得的八卦刀謝滄洲！

金楓令主桑鶩一張孩兒臉上，陰晴不定，鼻中重重哼了一聲。

目光一瞥，陡見山路上又有一批人走了上來！

最前面是兩個彪形大漢，手上執着兩面鳳頭旌旗，旌旗上四邊滾着鵝黃流蘇，中間金底黑字，赫然繡着「天地教」三個大字！

旗後爲首的是他們兩位副教主，道家裝束的是惡道人墨無爲，俗家裝束的是昔日排教總舵主黑潘追魂索煥堂。

接着是身穿儒服、手執羽扇、走路一搖三擺的軍師矮冬烘孔繼明，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最後是六位壇主和二十四名手執扑刀的黑衣大漢！

這一行人上了山頂，立即朝白衣女郎行下禮去。

當然！這白衣女郎正是天地教教主的雪山瓊宮公主，她微一抬手，由墨無爲首的天地教中人一齊躬身站到邊上。

這一陣工夫，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也早已由少林門下把他抬到邊上，百草仙翁葛長庚替他診了診脈，臉色凝重得直是皺眉。

鍾二先生等人圍在他身前，正待出口詢問。

只見瓊宮公主手下一名白衣使女，手上托着一顆雪白藥丸，俏生生的走來，朝百草仙翁含笑道：「咱們公主說，這位神州一劍眞氣耗損過鉅，沒有咱們雪山的『白金丹』，恐難保得住性命，你快替他服了。」

百草仙翁藥箱已失，各大門派雖有秘製的傷藥，也難以救治神州一劍垂危的性命，正感束手無策，聞言大喜過望，連忙接過藥丸，一手揑碎，送入神州一劍口中。

鍾二先生拱手道：「各大門派屢蒙公主援手，老朽敬致謝忱。」

白衣使女斂衽道：「鍾大俠言重！」

說着回身朝天地教陣中退去。

這原是瞬息之間的事，那邊金楓令主桑鶩也命手下把商山四異的屍體抬回壇去。

一面却朝瓊宮公主拱了拱手，陰笑道：「原來是天地教教主駕到，難怪有這般高明身手，兄弟失敬失迎。」

瓊宮公主輕哼一聲，道：「貴教主何在？」

金楓令主面露不豫的道：「敝教在尚未開壇之前，並無教主的名稱。」

瓊宮公主道：「那麼在開壇之前，由誰負責的？」

金楓令主道：「目前敝教由龍總壇主總理教內事務，兄弟負責對外。」

瓊宮公主冷冷的道：「尊駕負責對外，何以請柬上沒印上尊駕大名？」

金楓令主突然臉色一沉，大笑道：「敝教開壇大典，柬邀觀禮的，都是武林中聲望素隆的一派宗主和江湖上的知名之士，據兄弟記憶所及，好像並沒邀請貴教。」

瓊宮公主不屑的道：「九陰妖婦妄想假開壇之名，一舉消滅異己，天地教爲天地張正氣，爲武林除大害，何用甚麼邀請？」

金楓令主仰天狂笑道：「敝教在開壇大典之前，爲了防止不開眼的人前來滋事，早有萬全準備，貴教主不請自來，如果志在觀光，敝教自然竭誠歡迎，但如果妄想到玄黃教逞強，嘿嘿……」他說到這裡，兩道炯炯目光瞥過天地教所有之人，一陣嘿嘿冷笑，道：「只怕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鍾二先生朗笑一聲拱手道：「貴教開壇盛典，天地教教主遠來是客，令主如此說法，豈是待客之道？」

金楓令主也含笑拱手道：「鍾大俠說得極是，遠來九宮山的，都是敝教嘉賓，兄弟豈敢得罪，兄弟方才說的，只是指妄想逞強之輩！」

瓊宮公主冷冷一笑，兩道眼神從臉紗上隱隱射出，瞧着金楓令主，說道：「桑鶩，據本教主調查所得，不僅黃山蓮花峯一場殺孽是你一手造成，就是圍攻少林，妄想一舉消滅各大門派，也全由你作幕後主使。本教主原想當着九陰妖婦問個清楚，再作道理，不料你竟敢在本教主面前出言無狀，看來本教主只好先把你拿下，再向九陰妖婦問罪了。」

她說來不徐不疾，却另有一股懾人威儀。

各大門派的人聽得全都一怔！

桑鶩替九陰妖婦四出邀人，大家已有耳聞，因桑鶩乃是當年黑星君桑無天的後人，桑無天作惡如山，在五大門派圍剿中死在少林大悲禪師的「光明拳」下。

他助紂爲虐，和九陰妖婦沆瀣一氣，仇視五大門派，自是意料中事，但想不到黃山蓮花峯一場屠殺和圍攻少林，也全是他作幕後主持。尤其天地教教主這一番話，好像她的率衆而來，竟是完全爲了替五大門派復仇！

金楓令主一張孩兒臉上滿佈獰厲之色，想是怒惱已極！

瓊宮公主微微一頓，回頭道：「雲兒、霞兒，你們替我把這姓桑的拿下，聽候發落！」

「是！」雲兒、霞兒躬身領命。

金楓令主一聲長笑，衣袖一揮，飛出一片鮮紅奪目、四週有一條極細金邊的紅葉，輕飄飄的朝瓊宮公主當胸飛去！

瓊宮公主絲毫不以爲意，玉指輕舒，一下便把那片金邊紅葉拈在手上！

這片紅葉看去絲毫不着力道，但瓊宮公主一襲白衣却被吹得無風自動，拂拂飛揚！

「紅葉！」

「紅葉！」

五大門派中，一眼瞧到金邊紅葉，登時喝聲大起。

武當元眞子、峨嵋白雲子、少林廣明大師、樊太婆、靜因師太等人紛紛掣出長劍，朝金楓令主圍了上去。

雲兒、霞兒更是嬌叱一聲，白影閃動，一左一右，出手朝桑鶩撲去！

但就在此時，縱身撲起的雲兒、霞兒和紛紛仗劍圍上的元眞子、白雲子等人，同時感到有一陣無可倫比，也無法形容的無形潛力從天而瀉！

雲兒、霞兒身在半空，登時像斷線風箏，糊裡糊塗的一下撞出一丈來遠。

白雲子等人也被震得身不由主，向四外踉蹌後退。

場中，只有瓊宮公主站着不動，但一身白衣飛揚如雲，一頭秀髮也被吹得凌亂蓬鬆！

金楓令主桑鶩早已鞠躬如也的肅立一旁，狀極恭敬！

原來這瞬息之間，場中已多了一個身穿閃閃發光錦袍的紅鬚道人，他正是在少林寺廣場前現身，後來因瞧到祁連女妖七寶大士門下七個裸體女子圍着香爐而坐，才自行退去的天錦星許天君。

只見他臉如黃蠟，兩道電炬般眼神一下落到金楓令主桑鶩身上，擺手道：「桑令主可知老夫那記名弟子崔如風喪在何人手下？」

金楓令主那敢抬頭，依然躬身道：「晚輩也是剛才從投奔教下的何不凡送來屍體，才知崔堂主遭人殺害，所以要總壇主向老前輩面報請示。」

許天君唔了一聲，點頭道：「你替老夫查明了再說吧！」

話聲一落，正待要走，瓊宮公主冷冷的道：「崔如風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許天君驀然轉過頭來，兩道銳利目光瞧了瓊宮公主一眼，點頭道：「你就是雪山瓊宮傳人了？崔如風兩個月之前被你點殘五陰絕脈，那是在老夫收他爲徒之前，老夫不究往事，只要這次不是你殺的，與你無涉。」

瓊宮公主道：「要是就是我殺的呢？」

許天君大笑道：「老夫授他一袋『滅絕神砂』，除非身擅玄門罡氣之人才可無事，不會上乘劍炁功夫則無法破解，豈會喪在你女娃兒劍下？」

瓊宮公主冷哼道：「難道『雪山神劍』還破不了區區毒砂？」

許天君驀然一怔，厲笑道：「這麼說來，果然是你殺的？」

瓊宮公主依然冷冷的道：「不錯，我當日只點殘他五陰經絡，貸他一死，原是要他作個模樣，使江湖淫惡之徒知所凜戒。不想他仗着武功已復，依然怙惡不悛，妄以奇門陣法困我瓊宮侍婢雯兒、霞兒，妄使『滅絕毒砂』傷我雪山靈禽，這等武林敗類，豈能再留？」

她此話一出，聽得各大門派中人全都一楞。

要知崔如風雖然死在雪山靈禽鋼爪之下，但破他「滅絕神砂」的明明是方玉琪，而非瓊宮公主，她居然一下全攬了過去！

許天君黃蠟似的臉上隱現怒容，沉聲道：「你當時可知崔如風已投到老夫門下？」

敢情他不願開罪雪山瓊宮，是以仍然留有後步，只要瓊宮公主說出事先並不知道崔如風已拜在許天君門下的話，讓他有個下場機會，自可無事。

這樣口氣，在場之人當然全都聽得出來。

那知瓊宮公主是存心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聞言冷笑道：「崔如風積惡如山，恢復武功，即是恢復爲惡，本公主去惡務盡，管他是誰的門下！」

許天君哈哈大笑道：「老夫脫離崑崙，七十年來，一向就以邪惡自居，

還沒聽到有人敢在老夫面前說出除惡務盡的話來，你女娃兒的膽子不小！」

瓊宮公主道：「你待如何？」

許天君狂笑道：「老夫知道你仗着雪山瓊宮的招牌，才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今天說不得只好暫時把你留下，等瓊宮夫人親來領轉就是！」

瓊宮公主笑道：「你是想試試『雪山神劍』？」

皓腕一轉，抽出長劍，向後一擺。

她身後同時響起一陣嗆嗆之聲，雲、霞、雯、霓四個侍婢奇快無比的掣出短劍，倏然散開。

許天君微嘿一聲：「憑你還不配和老夫動手。」

他「手」字堪堪出口，只見銀霞流動，一片如山劍光已從場心湧起！

「哈哈！」許天君一聲長笑，身形突然從劍光中衝起！

不！壁立如山的劍光發得快，收得更快，劍光倏斂，雲、霞、雯、霓四婢四團白影，分作四個方向摔了出去！

瓊宮侍女身手果然高妙，四團白影才被摔出，又閃電般飛了回來，落到場中。

但場中的許天君和瓊宮公主兩人却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業已失去蹤影！

只聽許天君的聲音遠遠從半空飄來：「老夫決不難爲你們公主，只要瓊宮夫人隨便派上一頭雪山靈禽，給老夫一封書信，就可安然回去！」

這下瞧得全場高手莫不大驚失色。

方才瓊宮公主以「雪山神劍」破去商山四異的四象陣法，大家根本就沒瞧清楚。

但此刻許天君一下從「雪山神劍」的劍光之中擒去瓊宮公主，更快得出奇，大家連他如何飛走的都沒瞧清。其實許天君也知「雪山神劍」一主四從，一經施展，威力極强，他只是在她們劍法尚未完全展開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下擒住瓊宮公主騰身飛起。

因爲他的身法實在太快了，大家都沒瞧清而已，閑言表過，却說雪山四婢眼看公主被擒，不由心頭大急，四人不約而同的嬌叱一聲，朝金楓令主衝去。

四柄短劍寒光交織，一下把金楓令主桑鶩圍在中間！

雲兒急問道：「喂，那紅鬚老雜毛那裏去了？」

桑鶩自然深知厲害，他身形卓立，陰笑道：「許天君乃是敝教總護法，何等身份之人，他說過不難爲你們公主，就決不會難爲於她。」

霞兒道：「他就住在你們教裏？」

桑鶩道：「總護法自然在敝教總壇供奉。」

雲兒喝道：「那麼你快領我們去。」

桑鶩負着雙手，尖聲說道：「本座不願與你們動手，還不收劍站開？天地教既然到九宮山來了，總算是敝教開壇典禮上的佳賓，雖然總護法擒去你們公主，那只是私人恩怨，本座代表敝教迎迓賓客，各大門派和貴教之人，本座自會陪同前去總壇賓館休息。」

這原是幾句話的工夫，以墨無爲爲首的天地教一干高手紛紛走近。

鍾二先生等人也因瓊宮公主突然遭許天君擒走，也一起走了過來。

墨無爲瞧着雲兒她們把金楓令主圍在中間，連忙搖手道：「四位姑娘快請住手。」

霓兒搶着道：「副教主叫我們停手，難道咱們公主被老雜毛擒去，就罷了不成？」

墨無爲道：「教主被擒，咱們赴火蹈湯，萬難罷手，只是此事關係重大，四位姑娘先請冷靜一下，容大家從長計議才好。」

鍾二先生也道：「墨道長說得不錯，貴公主被擒之事，咱們各大門派屢蒙公主援手，在道義上，也不容坐視，四位姑娘請先住手再說。」

雲兒知道鍾二先生領袖各大門派，聲望極高，他說出不容坐視之言，心頭稍覺寬慰，一面答道：「鍾大俠和墨副教主都是這麼吩咐，小婢敢不遵命。」

口中說着，連忙和其他三人一起斂手站立。

金楓令主呵呵大笑道：「原來天地教還和各大門派聯了盟，好極，好極！」

皓首神龍龐士奇道：「武林之中，紅蓮白藕本是一家，何況目前魍魎魑魅，肆虐江湖，危害武林，大家無非爲天下蒼生伸張正義，掃蕩妖氛，有志一同，無所謂聯盟不聯盟。」

金楓令主一陣嘿嘿陰笑：「玄黃教不自詡名門正派，只是常言說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大掌門到時自知！」

兩人說話之際，雲兒早已朝鍾二先生和墨無爲襝衽道：「鍾大俠、副教主，這該如何是好？」

墨無爲只是皺着濃眉，沉吟的道：「依貧道之見，許天君武功高不可測，他既說過不難爲教主，而且只要瓊宮夫人一封書信，即可釋放，四位姑娘之中，最好那一位立即動身，趕去雪山報信，自是上策。」

霞兒愁眉哭臉的搖頭道：「那不成，這裏和雪山間關萬里，咱們的大白、小白都沒回來，往返要多少時間？」

她說話之時，目光瞧瞧墨無爲，又瞧瞧鍾二先生，顯得內心無比焦急。

鍾二先生撚鬚道：「老朽之意，也和墨道長相同，咱們這裏且等見過九陰夫人之後，再作營救打算，姑娘們

趕上雪山報信，也極是重要。」

黑旛追魂索煥堂在旁說道：「鍾前輩領袖羣倫，顧慮極是。」

雲兒想了一想道：「婢女自然遵命，只是婢女之意，想先到他們總壇瞧瞧情形，萬一非婢女們趕去雪山不可，再走不遲。」

霞兒、雯兒同聲道：「對，我們先到他們總壇去，鬥鬥那老雜毛再說。」

鍾二先生見她們救主情切，生怕到了玄黃教總壇，再惹出事來，連忙說道：「此去雪山，如無靈禽，確實路程太遠，貴公主身爲一教之主，遠來玄黃教觀禮，不論和他們總護法有甚麼過節，終究是客。

「九陰夫人創設玄黃教，她目的在於獨霸武林也好，消滅異己也好，總不能在她開壇典禮期間，這般對待遠道趕來的武林同道。因此老朽認爲咱們各大門派聯名向九陰夫人提出，她不得不請許天君釋放貴公主，如果許天君認爲貴公主有甚麼開罪之處，也不妨等玄黃教開壇之後，找到雪山去評理。是以四位姑娘要先到玄黃教總壇去瞧瞧情形，也未嘗不可，只是到了玄黃教總壇，四位不宜操之過急才好。」

雲兒點頭道：「婢女們悉聽鍾大俠和兩位副教主安排，決不輕易出手就是。」

金楓令主陰聲笑道：「姑娘們只要自己估量估量，要想出手，也是無妨！」

霞兒哼道：「誰還怕你們區區玄黃教不成？」

鍾二先生抬手道：「令主請先行吧！」

金楓令主陰陰一笑，抱拳道：「各位請隨兄弟來！」

話聲一落，轉身往一條小徑上走去！

鍾二先生在目前各大門派之中，已是聲望最高的人，是以不再和新來的八卦刀謝滄洲以及天地教兩位副教主客氣，跨步往前走去！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服下雪山瓊宮的「白金丹」之後，總算保住性命，但因他情急拚命，妄使劍炁，把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在最後一劍上悉數使出，眞氣耗損殆盡，此時人雖醒轉，却委頓不堪，只是閉目養神，由兩個少林門下抬着走路。

瓢浮子兩個月之前曾和方玉琪兩人到過玄黃教總壇，此時眼看金楓令主桑鶩不從山頂缺口往後山走去，却把自己一行往另一條小徑上引去，心頭不禁生疑，脫口問道：「桑令主捨近就遠，想把咱們領到甚麼地方去？」

鍾二先生聽得一怔，回頭問道：「道友前次和方老弟同來，走的不是這條路嗎？」

金楓令主目光閃爍，陰陰的道：「鍾大俠是否怕了？」

鍾二先生掀鬚敞笑道：「老夫數十年來見過多少陣仗，還不知道甚麼叫害怕，各大門派既敢應邀前來，就是龍潭虎穴，也要見識見識。」

桑鶩尖聲笑道：「這就是了，其實瓢浮道友也太多心，要知前次兩位前來九宮拜訪龍總壇主，去的地方乃是飛龍別墅，那是龍總壇主私人別府所在。敝教此次爲了迎接佳賓，特在西山闢了一座賓館，專門招待各大門派人士，路程自然不同。」

說話之時，腳下絲毫不停，依然朝前走去。

各大門派羣俠經瓢浮子這麼一說，大家全都留上了神。

金楓令主桑鶩在上路之後，金衫飄忽，腳下像行雲流水，越走越快，步履如飛，走得極快。

鍾二先生等一干高手雖能尾隨身後，亦步亦趨，並沒落後半步，但一干門人和天地教壇主以下的人却不得不施展輕功，放腿奔跑。

這一來，猶如競賽腳程，沿途的景物就無法瞧得清楚。

瓢浮子心中疑竇越來越重，趕上幾步，湊近百草仙翁葛長庚身邊，低聲說道：「大師兄，桑鶩這等走法，必有深意。」

百草仙翁點頭道：「也許他防我們記下所經之路。」

青師太道：「咱們不妨各自注意一個方向。」

邛崍哭廣居士見他們停身說話，也不由回過頭來。

大家依次傳告身後之人各自沿路留意，果然發覺這條崎嶇山道，一路上似乎平日很少有人經過。

一陣工夫，已走到一處峽谷口外。

這條峽谷，兩邊峭壁夾峙，似是天然，又經人工開鑿而成，中間一條通道僅容兩人並肩可行，谷口石壁上，離地一十來丈光景，鑿着「落魂崖」三個大字。

瓢浮子突然想起方才自己和神州一劍、皓首神龍等人走入商山四象陣之初，趙矮瞧到自己七人，曾有「你們（指各大門派所有的人）怎不一起下場？」和後來的「留上些人，讓他們（指沒有進入四象陣之人）去闖闖落魂大陣也是一樣」之言，不由心中更是一動。

但此時桑鶩早已進入狹谷，鍾二先生、蓑衣丈人、皓首神龍、廣明大師也挨次往裏走去，自己不好多說，就跟着大師兄百草仙翁身後走去。

這狹谷雖是僅容兩人並肩可行，但地下却十分平坦，看不出絲毫可疑之處！

甬道全長約有兩百丈左右，一行人腳下極快，不消片刻，便已走完甬道。

前面豁然開朗，一道小溪流水潺潺，上面架着木橋，小溪對面一片嫣紅姹紫的花林，繁花如錦，中間一條黃泥甬道平整寬闊，往林中穿去！

，大家走了一段山路，此時驟然走出狹谷，山風徐來，花香撲鼻，頓覺心胸為之一爽！

此時已是薄暮時光，此處地當山陰，照不到陽光，稍微顯得有點陰暗。

金楓令主腳下依然十分迅速，行雲流水般跨過木橋，走了一段路，忽然轉過身子，朝為首的鍾二先生抱拳笑道：「兄弟急於回報夫人，前面不遠另有接待之人，恕兄弟先走一步。」

話聲一落，不待回答，身形突然加快，往黃泥坦道上疾馳而去！

鍾二先生方自一怔，驀聽身後蓑衣丈人大聲喝道：「諸位快退，這林中有毒！」

此時後面的人全已走出狹谷，只聽身後谷中突然響起一陣震天動地的「轟隆隆」巨响，直震得四面羣山響應，峯巒動搖，聲勢大為驚人！

大家急急回頭瞧去，那狹谷中瀰漫石屑飛舞，「隆隆」之聲還是接連傳來，眼看歸路已斷！

百草仙翁皺皺眉道：「不錯，這是毒花林，香氣中含有劇毒，大家快屏住呼吸，衝過這段林去再說！」

鍾二先生腳下加緊，當先朝黃泥甬道上奔去，大家經蓑衣丈人和百草仙翁提醒，全都閉住呼吸，掩鼻急走！

這一片毒花林，漫山遍谷，佔地極廣，黃泥甬道迤邐往前，越走越入花林深處，濃馥花香也越來越盛。

一行人，除了幾位功力深厚的，屏息疾走還不感到怎樣，其餘門人弟子和天地教一干人在走出一段路之後，便漸漸忍耐不住，大家只好撕下衣襟，掩住口鼻，徐徐換氣。

鍾二先生當先疾走，他因自己身後還跟着許多人，是以奔行得極為快速！

正當他一路領先，放步向前奔跑之際，突然從前面林中響起一聲清脆嬌笑。

一個上身裸露、胸口以下緊裹着一條白布，直拖地面，週身曲線玲瓏的奇裝少女手仗長劍，擋住去路，一言不發，揮劍就朝鍾二先生刺來！

鍾二先生去勢極快，堪堪看清有人擋路，那女子的長劍已然襲到，心頭一怔，左手長袖一揮，捲出一陣勁風，硬把對方劍勢逼開。

這一瞬之間，才看清那女子白布裹身，胸口以上全都裸露在外。

兩條欺霜的玉臂上，左右各套着一排金鐲，右脅一個皮套上，也插着兩排十三支金色小刀。

鍾二先生心頭微微一楞，此女奇裝異服，莫非是苗疆之人？

女子出手一劍，就被鍾二先生大袖一揮，封了出去，不禁後退半步，冶笑道：「唷，瞧不出你這位老先生，連袖子都管用呢！」

鍾二先生修眉一緊，喝道：「你是何人？為何攔路偷襲老夫，還不讓開？」

那女子雙乳抖動，格格嬌笑，道：「我是一番好心咯，你們還是回頭的好，再過去只有死路一條！」

蓑衣丈人叫道：「鍾大俠，她是披麻教的天魔女！」

這幾句的工夫，隨後羣俠均已趕到。

鍾二先生心中立時明白，天魔女擋住去路，無非延宕時光，心中一怒，立即豎眉喝道：「你還不讓開？」

天魔女嬌笑道：「你勝得我，我就讓你們過去。」

口中說着，皓腕一揚，蛇樣嬌軀跟着欺進，手中長劍刷刷攻出。

別看她年紀輕輕，出手可着實毒辣，一片密如連珠的劍尖，着着指向鍾二先生要害大穴！

鍾二先生說話之間，鼻孔中聞到一陣濃馥花香，但他功力深厚，立即吁了口長氣，把吸入香氣悉數呼出。

口中朗笑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

要知他在各大門派中，已是碩果僅存的前輩高手，如果換在平時，以他的身份，對付一個披麻教門下，那肯拔出劍來，但此時情勢不同，大家身在毒花林中，時間一長，內功較差的門人就得吸入花毒。

天魔女的現身，自然是故意阻撓，藉以延宕時間，自己首當其衝，就非迅速把她解決不可！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天魔女攻出的劍勢雖然緊密凌厲，但鍾二先生一生練劍，造詣何等深厚，長劍出匣，龍吟般輕震，餘音未絕，從他手上揮出的銀光在伸縮之間，已把對方劍勢悉數破解！

天魔女只覺對方隨劍揮出的劍風潛力冷森逼人，心下大是驚凜，疾退三步，媚笑道：「眞是不識好歹，你們早走出花林就早死一步，倒不如在這片花林中多躭上一會，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鍾二先生大喝一聲：「妖女，你再不退去，莫怪老夫劍下無情！」

喝聲之中，大踏步往前逼去，手中長劍一揮，匹練似的銀光挾着嘶嘶輕嘯，朝前飛出！

天魔女自然識得厲害，那敢硬接，又朝後疾退了三步，口中叱道：「老不死，你當姑娘怕你！」

左手皓腕輕舒，春葱般玉指突然抓住圍胸白布，用力往下一撕。

只聽「嗤」的一聲，緊裹着她胴體的一幅白布立時被撕了下來。

這一撕不打緊，她一身凹凸玲瓏的玉體只剩了一件緋色肚兜，緊緊遮掩住她雙峯和小腹之間！

鍾二先生想不到她竟會如此大膽，心頭一怔，腳下不禁後退了半步，趕緊避開目光！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天魔女動作

奇快，玉臂一抖，一幅白布隨手朝鍾二先生劍上捲去！

不，隨着白布飛捲之勢，中間還夾雜着一大蓬極其輕微的絲絲細響！

鍾二先生目光雖然移開，但他內功精湛，耳目何等靈銳，白布還沒捲到，業已發覺這白布只是一個幌子，天魔女敢情就在伸手撕布的刹那之間，暗中射出一大蓬飛針。

鍾二先生不由朗笑一聲，劍光往上挑起，撥開捲來白布，同時長劍圈動，立時幻起如山劍影，白光繚繞，只聽一陣急雨般「叮」「叮」輕響，打來的一大蓬飛針全被劍光擊落！

天魔女的白布堪堪捲出，蠻腰一扭，揉身欺進，手上長劍也同時攻出，朝鍾二先生身側刺到！

這當眞三管齊下，惡毒已極！但她遇上的可不是等閑之輩，這點技倆，在鍾二先生面前，那能得逞？

僅僅支持了三個照面，已被鍾二先生一片强猛劍光罩住，只覺對方每一劍都重逾千鈞，震得她玉臂顫抖，再也招架不住！

「姊姊，我來幫你！」

天魔女身後一片花樹中，突然人影一閃，一條人影疾如飛燕，劃空一劍，朝鍾二先生當頭劈落！

要知這一條黃泥甬道，只有兩人並肩可行，天魔女堵在路上和鍾二先生一動上手，大家就無法越過。

因為兩邊都是毒木花樹，枝葉交接，種得極密，百草仙翁早已向大家提過警告，毒木花香氣之中蘊有劇毒的原因，就是花蕊之中含有大量毒粉，因風傳播所致，叮囑大家千萬不可碰上花樹，當然更不能穿林過去。

此時蓑衣丈人瞥見一條人影凌空發劍，朝鍾二先生撲來。

他站在身後，瞧得清楚，趕忙低喝一聲：「鍾大俠小心……」

喝聲堪堪出口，驀聽鍾二先生一聲大喝：「撒手！」

「鏘」、「鏘」！接連響起兩聲金鐵大震和兩聲尖銳驚呼！

凌空撲來的那條人影來勢極快，去得更快，連人帶劍像一顆殞星，被震得騰空飛起，朝前面一片花樹叢中摔出！

天魔女一柄長劍也被震得脫手，劃空飛去，只驚得她臉上汗水滚滚，嬌喘吁吁！

鍾二先生突然長劍一收，雙目精光暴射，厲聲喝道：「天魔妖女，老夫如要傷你，易如反掌，還不快滾？」

天魔女敢情被鍾二先生方才那一劍嚇得發呆，此時驟然驚覺，嬌軀一扭，慌忙不迭朝花林中閃去，接着傳出她嬌滴滴的聲音：「老不死，你們要走就快走吧，趕早一步，閻王不會拒收你們的。」

鍾二先生無暇多說，朝身後衆人揮了揮手，立即洒開大步，往前奔去！

黃泥甬道漸漸朝左彎去，好像是盤着山脚而行，此時天色業已昏黑，四週都是花樹，瞧不清實際情形，大家只有循路而行。

這一路上，不再有人攔襲，只是因風傳來一陣陣的弦管吹打之聲。

那正是披麻教用來唬人的喪樂，音調尖銳，十分刺耳。

處身在毒霧濃冽的毒花林之中，每個人心頭都不禁起了一層陰影，有寒伶伶的感覺，這樣約莫走了一盞熱茶光景，披麻教的喪樂似乎愈吹愈急，雙方距離也似乎愈來愈近。

一行人在花樹林中走了一段漫長的時間，即使功力再深，至少也換了幾口呼吸，毒花林的濃香也着實吸了不少。

天地教一干人和各大門派功力較淺的門人，已漸漸感到頭腦有些微昏暈。

黃泥山道敢情已到盡頭，前面路口搭着一座彩牌，幾盞慘綠燈光之下有兩行大字，那是：「歡迎各大門派蒞臨指教」和「麻衣教教主孟壽昌率徒恭迓」。

鍾二先生哈哈大笑道：「老夫還當玄黃教有甚麼厲害埋伏，原來只是苗疆披麻教在這裡作祟！」

他話聲出口，只聽喪樂大奏，一羣身穿麻衣，腰束麻繩，臉上塗着五顏六色，狀如鬼怪的人手捧樂器，吹吹打打的湧了出來。（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唐煌鍥而不捨第二次又闖不夜城探父，適遇母親亦在場，骨肉相聚一刻顧而無言，惟有淚千行。其父悄悄遺下紙條寄望唐煌戰勝托夢神魔以解脫父困。小潔與唐煌躲在一僻靜山洞研究五霸圖，當唐煌再次面對小潔赤裸胴體慾念激烈，小潔及時嚴詞忠告，唐煌驀然醒悟己任重大，遂以專心研究，小潔幫助演譯，終於悟出圖中之奧妙，將其各式圖解聯貫串通研成奇妙新招，雙雙齊赴畫面較技……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連環陰謀　孤立唐煌

夏侯山的心像被撕裂開般，因唐煌只是一隻手抓着杖端，態度又是那麼從容而自然。而他嘴角上那一絲微笑，是夏侯山眼前冒着金星的主要因素。

「夏侯山。」唐煌沉聲道：「假如因固執而背棄正義，死後亦將受人唾棄。」

然而，夏侯山這時的視覺和聽覺都被羞忿所淹沒，只是本能地向後扯。

現在他不抱任何希望，只要能穩住現勢，不使竹杖被對方奪去，一生俠名差堪可保。

他的雙眼越凸越大，眼角也愈裂愈大，一絲絲的鮮血隨着雪花所浴的水珠順頰淌下。

他的目光慘厲而狠毒，使唐煌剛剛產生的姑息和退讓之念，立告消失。

「夏侯山。」唐煌的聲調也像冷冰的寒風，厲聲道：「你眞要自尋死路？」

夏侯山的雙睛幾乎全部突出眶外，狠毒之色自那扭曲的面孔上泛現出來，作爲無言的答覆。

唐煌一橫心，沉聲道：「夏侯山你看。」

夏侯山那雙死魚般的眸子，呆滯地移到唐煌抓住杖端的手上，微微一震，面上肌肉痙攣了一下。

原來唐煌已經翹起小指，僅用大，食、中及無名指四個指頭握着杖端，却仍然保持不敗之地。

夏侯山全身顫慄着，雙手上的青筋像蜿蜒滾動的粗大蚯蚓，那些青筋，似要爆裂開來。

「夏侯山，你再看。」

唐煌卓然而立，而台上僅有兩個淺淺的足印他無名指又翹了起來，僅剩下三個指頭了。

夏侯山嗓中發出奇異的聲音，好像嗓中起了火，冒了煙，又好像嗓子被塞住，僅有一點縫隙，發出拉胡琴似的聲音。

終於，他的雙睛完全突出眶外，腳下「吱吱」直響，陷下一尺多深。

唐煌中指一翹，僅剩下兩個指頭揑着杖端，台下發出一陣嘆息之聲，那些嘆息中，包括驚奇、灰心、同情和悲忿。

夏侯山的臉色開始灰敗，雪花落在他的臉上，像落在沸水鍋中一樣，冒着騰騰的蒸氣。

「大風叟」激動的淌下淚水，振臂大呼：「天池騰蛟！」

「血手熊」和「無影參精」同聲大呼道：「蝦蟹低頭！」

唐煌厲聲道：「夏侯山，你還不回頭？」

夏侯山這時理智全失，大力搖着頭，表示至死不屈之意，唐煌厲喝一聲「去吧！」

兩指一鬆，夏侯山的身子像草稭似地飛落絕崖之下。

死寂吞噬了整個接天坪，沒有一聲驚呼，也沒有一聲嘆息，因爲這個後果，幾乎是在場諸人早就料到的。

唐煌向下掃視一匝，那冷厲的目光落在費小潔的身上，唯有她能使他心平氣和，能使他化暴戾爲祥和，他們四目互相糾結着，交換着愛的絮語。

然後，他移開目光，厲聲道：「『托夢神魔』，我知道召開這次大會，是你的陰謀，你也該現身了。」

四週一片死寂，沒有人出聲，也沒有人上台，他們是不是被唐煌的威風所懾？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唐煌冷笑一聲，掠下雪台，向費小潔奔去。

那知就在他剛剛掠下雪台時，一條人影疾掠而上伸手一指，竟是指着費小潔那個方向。

唐煌轉身回頭，已經發現台上的銀面人，是指着費小潔，他正要阻止費小潔上台，然而他又不能出聲呼叫她的名字。因爲她身上有「五霸圖」，而今日之會，很可能就是爲了這張圖。一旦費小潔的身份暴露，可能成爲衆矢之的。

就在他猶豫之間，費小潔已經掠上雪台。

唐煌內心的焦灼，眞是難以形容，費小潔已將內力十之六七給了他，現在她等於一個最普通的武林人物。

然而，爲了小潔的自尊心，爲了保密，他不能上台，只能站在台下戒備着。

那銀面人的身軀很高大，小潔的嬌軀和他比較起來，形成强烈的對比。

費小潔的臉上塗了兩種顏色，左邊是白，右邊是黑，因而很難看出她臉上的表情。

銀面人滑步欺身，伸手疾抓費小潔的面門，費小潔一偏頭，挫身閃出兩步。

那知銀面人好像算定她會向那邊閃，所以那隻手幾乎同時跟到，帶動着銳風，好像指縫間已經凝了一層薄冰，像五個銀鈎一樣。

唐煌沉喝一聲「小心！」正要上台，突感背後湧來一道暗勁，一式「吳牛喘月」，閃身回頭撩出一掌，將一個綠面人震出三步。

就在這時，費小潔已經陷入銀面人的掌勢之中，好像失去了自制，驚呼一聲，身子後仰，想以「金鯉穿波」之式，平掠下台。

那知銀面人獰笑一聲，幾乎比她還快，立掌如刀，「啪」地一聲，血花四濺，攔腰切斷。

唐煌嗓中發出非人類的厲嘯，若非勉强支持，他會昏倒過去，嘶吼着掠上雪台。

然而，銀面人似乎計劃得非常週密，將費小潔一切兩段，兩段屍體還未落地，他已將下身那一段抄在手中，陰笑一陣，像一頭大鳥掠下接天坪。

台下人影晃動，紛紛下峯，不一會僅剩下台上的唐煌，和台下的「大風叟」等三人。

寒風捲起空中的雪花和地上的積雪，在峯上旋轉呼嘯，似也爲這慘酷的現實作不平之鳴。

唐煌顫抖雙手，扭曲着面孔，淚水和血絲混合着淌下雙頰，他將費小潔的上半截身子抱起，發出巫峽猿啼似的哀號。

雖說人生如夢，但這個綺麗的夢破滅得太快，他抱着屍體，把那冰冷的面孔貼在他的臉上，仰天悲嘯，聲淚之尖銳壯烈，直可穿雲裂石，碎人肝膽。

風雪怒號飛旋着，似要湮沒一切！毀滅一切，「大風叟」等三人老淚縱橫，連連搓手，他們雖不知死者是誰，却已看出是個女的。

今天，他們的少主，以蓋世英雄之概，震懾羣雄，恢復了數十年前長白一派的威風，使他們振奮感動！甚至於要瘋狂。

但也事態變幻太快，太無情，也太殘酷，他們多麼希望能爲少主分擔全部悲慟！然而，那怕是分擔一點點都不可能。

唐煌喃喃自語着，誰也不知道他說了些甚麼，那些都是血淚的絮語，慘痛的低訴。

他瘋狂地吻着她那僵硬的面孔，似乎想將她吻活，也似乎想減輕內心的鑽心之痛。

那屍體中鮮血和五臟都濺在他的身上，不久就被冷風凝凍，在寒風怒號中，發出僵硬的「嘩啦嘩啦」之聲。

「少主！」「大風叟」終於顫抖着僵硬的嘴唇，肅然地說：「人死不能復生，你應該保重身體，爲本派，爲武林報此大仇。」

「是的！」「血手熊」和「無影參精」也同時虔誠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少主，您別這樣折磨自己……」

唐煌充耳不聞，他只感懷中的屍體越來越冷，他的心也越來越涼，血淚凝凍在臉上，皮膚已經暴裂。

終於，他悲呼一聲「小潔！」掠下雪台，跟蹌下了接天坪，將那悲壯的呼聲，遠遠地拋在後面。

「大風叟」等三人默默地跟着，奔出數里，終於一使眼色，加速疾奔，擋在唐煌面前。

唐煌兩眼發直，緊緊摟着屍體，十指指尖，已深深地陷入屍體背部肉中。

他對「大風叟」等三人視若未見，搖晃着身子跟蹌前進。

「少主！少主！」「大風叟」淚光閃閃，嗓音沙啞，說：「您淸醒一下！這位姑娘到底是誰？」

唐煌充耳不聞，像一個白痴往前硬闖，他的腦中充滿了費小潔的影子，他記得費小潔臨死前那一聲驚呼。

那一聲驚呼，使他一生難忘，無邊的內疚，才是使他泣血錐心的主要原因。

「無影參精」向兩人使眼色，低聲道：「老大，老二，這樣下去，少主悲怒攻心，很可能瘋狂！我們還是……」

「好！」「大風叟」和「血手熊」左右一邊一個，把唐煌夾在中央，同時出手，疾點他的麻軟穴。

唐煌渾渾沌沌，不要說點他的穴道，就是刀劍加頸，他也無動於衷。

「大風叟」首先點中，「血手熊」急忙收手，接住了唐煌搖搖倒下的身子，抱起來四下一打量，向一個山洞掠去。

洞中生了火，「大風叟」解了唐煌的穴道，和「無影參精」同時爲他推拏，並爲他擦去臉上的血漬。

「少主，少主。」

唐煌在呼喚中，悠悠醒來，「大風叟」伸手去扳他身上的屍體，唐煌厲吼一聲，掃出一掌。

「蓬！」「大風叟」接了一掌，竟被震到洞壁上，摔得頭昏眼黑。

「少主！少主！」「血手熊」大聲道：「您先清醒一下，把事情弄清楚再說，你總不能一輩子抱着屍體呀！」

唐煌獰視着三人，雙目中射出火樣的厲芒，駭得三人連連後退。

「少主，少主！」「無影參精」沉聲道：「黑水白山，一手擎天！」

唐煌震顫一下，悲痛略減，一臉迷惘之色。

「大風叟」暗暗點頭，大呼道：「天池騰蛟，蝦蟹低頭。」

唐煌搖搖頭，臉色一變，放開屍體，掩面悲號。

這悲號聲有感染作用，「大風叟」等三人再也忍不住，一個個像小孩子似地捶胸痛哭。

剎那間哭聲震野，動人肝膽，洞中充滿了愁雲慘霧。

當唐煌聲嘶力竭時，自他迷濛的視線中，看到三個人影跪在地上，偷偷地垂淚。

他震顫了一下，終於震動地把三人扶起，四人互相擁抱着。無邊的痛苦，暗暗地啃嚙着四顆心。

「少主。」「大風叟」終於肅然地揩眼淚，說：「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他慨然一嘆，說：「老漢雖不認識這位姑娘，却深信少主和她必有極深的情感，現在事已至此，悲傷也沒有用，應該節哀順變，計劃復仇才對，不知道這位姑娘是誰？」

唐煌蹲下身子，伸手輕輕地撫摸着屍體的面頰，道：「她就是『金玉雙仙』之女費小……」

他突然驚咦一聲，仔細端量屍體的面孔，非常激動地道：「她……她……不是費小潔！」

這短短的一句話中，充滿了興奮和意外的驚喜情緒，像一個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突被宣告無罪一樣的激動。

突來的興奮，幾乎使他無法負荷，他跑到洞口，捧着一堆雪，撒在屍體的面孔上，然後再用手洗擦，將顏色全部抹去。

其實不必再搓，只看輪廓，他就可以證明不是費小潔，因爲他只知道費小潔和他的臉色塗的一樣，一邊白，一邊黑，因此，此女一死，他在極端悲痛之下，竟未細看。

現在本來面目完全顯露出來了，唐煌驚呼一聲，認出此女正是六個神秘少女之一，也就是喬裝「秦淮六嫦娥」美女之一，却不是門玉華。

「奇怪！」唐煌茫然不解，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爲今天與會的數十高手之中，還沒有一個的臉色和他們一樣。

而且當唐煌上台時，還確實證明身邊之人是費小潔。

「少主！」「大風叟」等三人也弄糊塗了，同聲問道：「少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煌搖搖頭道：「這少女本應該是『金玉雙仙』之女費小潔，不知怎麼地，在我上台動手一會工夫，就變了一個人，使我空傷心一場。」

接着，他又大略說了一遍。

「少主，你看那是甚麼？」「無影參精」指着屍體衣襟中一段白絹說。

唐煌伸手一扯，竟是一條白羅帕，上面寫了數行娟秀的小字。

那羅帕上似乎斑斑點點，好像是淚水凝乾的痕跡。

唐煌顫抖着手，唸道：「唐煌夫君，你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稱呼你麼？在事情未明眞相以前，你也許會罵我是一個寡廉鮮耻的女人。

「這是門姊姊的安排，雖然賤妾知道高攀，却不願拂門姊姊之意，爲她代死，以報答她待我的姊妹之情。

「事情是這樣的，夫君與費姑娘商量赴會之事，被門姊姊暗中聽到，而門姊姊已知那個魔頭知道『五霸圖』刺在費姑娘下體之上，我們姊妹六人都是費姑娘的侍僕，承費姑娘以姊妹看待，無時或忘。」

唐煌暗暗點頭，心想，費小潔沒有騙我，六個神秘之女果然是她的侍女。

下面續寫道：「那魔頭勢在必得，而且已知費姑娘的內力已失去了十之三四，必定手到擒來，萬無一失，門姊姊情急之下，她自己準備喬裝費姑娘，以身相殉，一來報答費姑娘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想成全夫君與費姑娘的好事。

「賤妾聞知此事之後，自願代她身殉，最初她不肯，終被賤妾說服，但她竟擅作主張，使賤妾在名義上作爲吾君的妻子，那不過是聊慰賤妾地下

之靈而已。

「今天，當夫君上台動手之時，賤妾趁機到了費姑娘身邊，對她說明來意，她當時嚴詞拒絕，聲明不忍如此。

「門姊姊早知姑娘必定如此，立即趁她不備，點了她的穴道，挾着她離開接天坪，現在諒已安全脫險。

「賤妾自知薄命，不足爲君侍巾奉櫛，但賤妾以臨亡之身，向吾君略進數言，門大姐早已非君不嫁，君若能念她一片苦心，希能酌情收留，門姐姐當不會計較身份，別了！夫君，當你看到此帕時，賤妾之魂已遠去矣！情長帕短，不盡欲言，賤妾副香妙絕筆。」

看到末了，唐煌已經淚眼模糊，一串的淚水「叭達叭達」落在羅帕上，濕了一大片。

「大風叟」等三人不知帕上寫些甚麼，茫然地互視着，心想，少主也眞痴情，既然這女子不是你的愛人，怎地那般愛流淚？

唐煌知道他們的心意，長歎一聲，道：「你們自己看看吧！除非你們是鐵石心腸……」

「大風叟」接過羅帕，三人還沒看完，就抹着老淚。

「少主，你的意思是……」

「當然以妻子的名義埋葬她。」

「對！」三人異口同聲的說：「少主，你不愧爲一代俊傑，大丈丈理應如此。」

一聲冷哂來自洞口，道：「且慢高興，老夫要收回『五霸圖』。」

來人正是「花木羽士」，他世故的一笑，道：「費小潔一半內力都輸給你這小子，可見『五霸圖』必在你身上，若在她身上，她絕不敢如此，可笑『慾望神君』（無影手）那老賊竟輕易上當，搶走一半屍體，還以爲已經得手呢！」

唐煌冷冷一笑，大步走出洞外，道：「不錯！『五霸圖』確在我身上，可惜你和『無影手』差不多都是白忙一場。」

「爲甚麼？」「花木羽士」厲聲道：「你小子敢對我玩花樣？」

唐煌負手踱兩步，輕蔑的說：「『五霸圖』在我的腦海裏，你說說看是不是白忙一場。」

他面色一冷，突然轉過身來，低沉着嗓音道：「以前我還以爲你是一位正人君子，原來你也是一個徽污逐臭的敗類……」

「住口！」「花木羽士」面色一寒，已不像一個落魄的儒士，雙目中寒光炯炯，厲聲道：「老夫堂堂正正，爲本門的至寶而奔走，你敢侮辱老夫？」

「呸！」唐煌吐了一口唾味，不屑地道：「你這種人也敢自詡爲堂堂正正，眞叫人起雞皮疙瘩，試問『五霸圖』是你們貴門的東西嗎？」

「花木羽士」冷笑道：「雖不敢說全是本門的，但本門却有一份。」

「有一份？」唐煌聳聳肩，道：「難道一張圖是幾門共有的？」

「不錯。」「花木羽士」冷笑道：「小子，你長點見識吧！老夫是『鹿鶴同春』的門下，自然有一份。」

「那麼這圖有甚麼用途？」唐煌明知故問。

「嘿嘿！」「花木羽士」冷笑道：「你別裝糊塗！自然大有用途，不然的話，所有的高手，何必你搶我奪？」

唐煌不解地道：「難道『黑狐』鄭化和『無影手』也有份？」

「不錯！他們都是『喜上眉頭』的門下，當然也有一份，不過目前邪正不兩立，誰搶到就是誰的。」

唐煌哂然一笑，道：「我已經搶到了，那就是我的，你還嚕嗦甚麼？」

「你不行。」「花木羽士」厲聲道：「因爲你不是『鹿鶴同春』和『喜上眉梢』的門下。」

「可是我已經搶到手了，你有甚麼辦法？」

「老夫再搶回來。」

「恐怕……」唐煌撇撇嘴，不屑地道：「人嘴兩片皮，說起來容易，可是做起來……」

「花木羽士」沉聲道：「那麼老夫只有做給你看看了。」

「也好。」唐煌道：「不然的話，你還以爲我在唬你呢，據傳說『鹿鶴同春』是二正，『喜上眉頭』是三邪，由你的行爲看來……」

「花木羽士」欺身力劈一掌，唐煌不避不閃，接了下來，「啪」地一聲，兩人身形一搖，勢均力敵。

「花木羽士」欺身再上，一口氣劈出二十餘掌，唐煌連施兩式「鬼神同號」和「人鬼殊途」，又化解開去。

「花木羽士」沉聲道：「你說老夫有何不正之處。」「蓬蓬蓬」！兩人又接了三掌。

唐煌冷笑道：「以旁門左道之法，將五大門派掌門人藏在樹中，原來是私心自用，要他們爲你送死。」

「花木羽士」不敢大意，知道唐煌的功力又精進許多，連換七個方位，拍出十八掌，冷笑道：「井底之蛙，能見多大的天，告訴你吧！老夫救了他們之後，把他們藏在樹中，那不是旁門左道……」

「啪啪」兩聲，兩人各退一步，「花木羽士」續道：「由於他們被那魔頭服了『百步燈心草』，要像冬眠一樣睡上十年，而醒來之後，武功必失，老夫對花木植物深有研究，發現植物的液汁可以逐漸解去『百步燈心草』之毒，乃將他們以接木之法，藏於樹幹中，乃挽救了六條生命。」

「蓬」！他說話分神，竟被唐煌震退一步，唐煌冷笑道：「那魔頭是誰？」

「花木羽士」落了下風，撩衣撤出流星錘，抖手射出，帶着勁烈的風聲，疾取唐煌的面門和小腹。

唐煌也撤出長鞭，「刷」地一聲，像一條毒龍在空中一捲，「叭叭叭！」幻出十餘個鞭花，反比對方快了一步，纏向對方的頸部。

「花木羽士」收錘閃身，沉聲道：「那魔頭就是『托夢神魔』，也就是『喜上眉頭』三邪之一。」

唐煌抽出十一鞭，冷笑道：「你為甚麼要五個掌門人送死？」

「哼！」「花木羽士」輕蔑地一笑，道：「你以為他們都死了嗎？除了『雲烟教』教主莫浩被你震到大石碑上，腦殼撞碎之外，其餘幾人落下絕壁，都沒有死。」

「沒有死？」唐煌冷笑一聲，一式「羣魔亂舞」又將「花木羽士」迫退三步，道：「落下百丈絕崖會不死？」

「花木羽士」沉聲道：「那絕崖之下堆積着十餘丈高的白雪，當然不會摔死，以後你就知道了。」

「那麼，『赤脚大仙』呢？不是也被你藏在樹中？」

「那一次被你鋸下之後就失踪了。」

「又失踪了？」唐煌橫掃三鞭，厲聲道：「『赤脚大仙』身上有九大奇人合研的秘笈，分明是你獲得秘笈之後又害死了他……」

「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刷」！鞭錘纏在一起，兩人不但不用力後扯，反而互相欺近，「啪啪啪」對了三掌。

由於掌上功夫，唐煌功力仍差，不足與「花木羽士」為敵，竟被震退兩步。

「花木羽士」見拳掌方面佔勝，更不願撤回流星錘，乾脆以掌法招呼，迫得唐煌只能以「七步迷踪步法」團團轉。

「老賊，我早就想到你是一個壞人，快說，『赤脚大仙』的屍體在那裏？」

「啪！」「花木羽士」又把唐煌震出一步，冷峻地道：「小子，隨你怎麼汚蔑老夫，老夫也不在乎，因為老夫不是那種人，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件事，你爹爹確是『慾望神君』！」

唐煌大喝一聲，道：「兩個『慾望神君』的身份已明，一個是『黑狐』鄭化，另一個是『無影手』老賊，身正不怕影兒斜，隨你去胡謅好了。」

「你當然不信，問問你媽媽就知道了。」

唐煌的目光猝然冷厲起來，想起小潔和門玉華兩女，心急如焚，「嗆」地一聲，長劍已撤在手上。

一劍在手，使「花木羽士」進退兩難，因為他的流星錘仍和鞭纏在一起，以掌對劍毫無把握。

唐煌以劍尖指着「花木羽士」的心窩，厲聲道：「老賊，你說不說？」

「花木羽士」趁機撤回流星錘，銀芒打閃，眨眼工夫攻出二十餘錘，眞像蒼穹中的流星一樣。

唐煌一抖長鞭，二十餘個鞭花，響起一串炮竹似的巨音，烏光重重，將三丈內的空間佈成一個黑色圓幕。

右手長劍「嗡」地一聲，「羣魔亂舞」「力劃鴻溝」一連兩式，都是最近由九大奇人的武學精研的十餘招絕學。

劍光像冰山爆崩，又像烏雲中翻騰瀉掠的銀龍，快、狠、奇、詭！無法以肉眼去捕捉。

「花木羽士」也是當今數大高手之一，但不論用多大內力，總感對方鞭劍上的壓力太大，往往使兩個流星錘失去準頭。

唐煌沉聲道：「老賊，你還不滾……」

「魔手摘星」「吞雲嚼日」，又是兩式劍招，「花木羽士」雖佈成一道錘幕，仍然被劍芒戳破，退了兩步。

唐煌乾脆擲了長鞭，棄而不用，嘴角上掛着一絲厲笑，滑步之中點出二十三劍，這正是一式「一手遮天」。

四週好像佈滿了水銀之牆，綿密得不容蟲蟻飛掠，兩個流星錘硬生生地被劍幕擋了回去，又退了三步。

「小子！」「花木羽士」連連退後，老臉無光，厲聲道：「老夫也讓你見識一招絕學……」

語音未畢，兩個流星錘好像突然變為百十個，如狂飆中的奇大的冰雹，紛紛瀉下，又像天宮中的雷神，怒擊大地。

唐煌長嘯一聲，劍芒暴漲，劍身上的「嘶嘶」之聲，好像千百個汽球同時洩氣，數不清的劍氣，向錘幕上罩下。

這正是新研絕學第八式「力搥天鼓」，自研成之後，還是初次施用。

兩股無儔的力道一接，發出天崩地裂的巨震。

地上的積雪拚射暴捲，土石橫飛，人影乍分，「花木羽士」疾退五步，而唐煌也退了三大步。

驚凜和忿怒之色在「花木羽士」扭曲的老臉上勾出一副慘烈的畫面，然後神色一黯，沉聲道：「小子，『五霸圖』乃是五霸中人專有之物，關係着五霸極大的秘密，自有人來找你，咱們前途再見。」

「花木羽士」走了，帶着無邊的失望和惆悵黯然離去。

唐煌也是感慨萬千，江湖中的雲詭波譎，就以「花木羽士」來說，他到底是正是邪？他說爹爹是「慾望神君」是眞是假？

「大風叟」等三人又歡呼起來，他們都算得上一流高手，寵辱不驚之輩，但在少主的萬丈豪氣和蓋世絕技之下，也不禁興奮逾恒。

唐煌進入洞中，抱起那半截屍體，一顆心又沉重起來，姑且不論門玉華以前的行為是善是惡，她對自己的眞摯情意，實在令人感動。

他把屍體抱出洞外，「大風叟」和「血手熊」全力掘坑，「無影參精」則去找碑石。

唐煌望着血肉模糊的半截屍體，由悲而恨，終於切齒道：「魔鬼，終有一天，我唐煌要你死得更慘！」

突然，一條人影疾奔而來，唐煌悲呼一聲，投入來人懷抱之中。

來人正是唐煌之母潘蓉蓉，她摟着唐煌的頭，默默地流下悲喜交集的淚水。

她望着唐煌的面孔，為他抹去淚水，說：「吾兒！你知道為娘多麼高興啊！」

「我也是！」唐煌孺慕地道：「媽，當我知道妳安然無恙時，我……」他淚光閃閃興奮地無法說下去，為媽媽擦着淚水，這時「大風叟」等人也都來見禮，竟跪了下去，可見他們對唐家人是如何的尊敬。

「媽，孩兒近來遇見的事太多，妳能告訴我『無影手』為甚麼要困住爹爹嗎？」

「當然！」潘蓉蓉長嘆一聲，這些年來，她也是在苦愁憂慮中打發日子，雖然丈夫仍在人家掌握之中，但母子相逢，也是一大喜事，她激動地道：「你爹爹被困，也算是自願！說起來你也許不信，現在連為娘也不信。」

「怎麼？是爹爹自願？」

「是的，所謂自願，當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媽！是甚麼不得已的苦衷，爹爹竟甘心離開我們母子，而使俠名受損？」

「這個……」潘蓉蓉搖搖頭道：「連為娘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在不夜城中很自由，而眞正困他之人，不是『無影手』而是『托夢神魔』！因為『無影手』僅是『托夢神魔』的得力爪牙！」

唐煌當然相信這件事，因為唐一飛給他那張紙條上，已經說明了，眞正的大敵乃是「托夢神魔」。

「媽，九位奇人為甚麼甘為『無影手』驅使？」

「不是驅使，他們只是為了你爹爹作了人質，這份隆情厚意眞是難得。」

「怎麼？」唐煌驚異地道：「他們伴作死去，就是為了爹爹，而在不夜城中作人質？」

「是的！那是為了你爹爹的安全，也是『托夢神魔』的要求，雖然你爹爹不同意，但九位奇人甘願如此，唉！煌兒，這份大恩，我們必須加倍報答啊。」

唐煌楞楞地站着，心想，是的，這種大德，即使粉身碎骨也報不了，唐煌啊！你要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唐煌心中的疑團，只解開一兩層，仍然不甚明瞭，聽媽媽的口氣，爹爹的武功似未失去，而且在不夜城中很自由，只是為了不得已的苦衷，暫時無法脫離。

「那麼爹爹何時可以離開不夜城？」

潘蓉蓉道：「據說要待『托夢神魔』獲得幾件至寶之後，才能釋放你爹爹及九大奇人。」

「媽，是甚麼至寶？」

「第一是九位奇人合研的秘笈——『達摩武事眞銓』，第二是『五霸圖』，還有兩種，連我也不知道。」

「媽！」唐煌肅然地道：「『五霸圖』在孩兒身上，至於九位奇人合研的秘笈，雖然不知下落，但孩兒已獲得他們的武功，也研成十餘招絕學，即使不如『達摩武事眞銓』，也相去不遠了，我想……」

「不！煌兒，這些為娘都知道，我知道你的孝心，想以這兩種至寶去找『托夢神魔』交換你爹爹和九位奇人……」她肅然地搖搖頭道：「可是你別忘了，九位奇人當初傳你絕學之時，就知道今日之遭遇，如果要向那魔頭屈服，又何必傳技於你，再由你轉交那魔頭。」

「況且！」她鄭重地續說：「那魔頭知道你能九人的絕學精研十餘招，即使你說出來，也必定向你下手，到那時候，你一定會後悔的。」

「是的，媽！妳的意思是……」

「我想九位奇人必有深意，而你爹爹也叫你苦練武功，去對付『托夢神魔』，那魔頭不除，一切都是徒然。」

「媽，莫愁死在不夜城中，是誰下的毒手？」

「自絕的。」潘蓉蓉嘆道：「她近來很消極，聲言活夠了，我親眼看到她自絕身死。」

「還不是那『托夢神魔』的詭計，故意叫她死在妳面前，表示她確是厭世自殺，以證明他的托夢預言。」

「甚麼托夢預言？」

唐煌把那次奇異而恐怖的夢說了一遍。

潘蓉蓉面色大變，摟着唐煌，道：「煌兒，那魔鬼要向你下手了，你可不能大意。」

「我不怕。」唐煌大聲道：「那魔鬼若能現身，我敢和他殊死一搏。」

潘蓉蓉慨然嘆道：「煌兒，你不知道他的厲害，據說此魔已學成類似佛家的『他心通』，以心頭感應之術，可以左右一個人的情緒和思想，像幾個自殺的少女，就是慘痛的例子，再拏那些『鹽屍』來說吧！我現在才知道，那不是死人，而是活人……」

「活人？」唐煌吃了一驚，道：「活人為甚麼叫『鹽屍』？」

潘蓉蓉道：「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其實那是一些武林高手，學了『殭屍功』之後，除了一顆心之外，全身肌肉沒有半點痛癢，利用屍毒和玄奧的內功，能閉氣裝死，十天半月不飲不食！而且他們的靈智已經模糊，可任意驅使。」

「那麼這些鹽屍為甚麼也愛財逾命？記得在泰山五大松下，『嗇吝鬼』前輩曾以大元寶將他們誘走……」

潘蓉蓉道：「是的，他們靈智並未全失，僅能記得最重要的事，據說他

們以前都是武藝高强的海盜，在定海鹽運使官庫中搶劫，包括食鹽和金銀財寶，碰巧那位鹽運使正是『托夢神魔』的親戚，乃現身救了那鹽運使，將六十八個海盜一網成擒，使他們練成邪功，予以利用。」

「原來如此，媽！莫愁的屍體呢？」

「我已經代你埋了。」

唐煌深信母親已知他和幾個少女之間的事，立即命令「大風叟」，將石碑上再加上莫愁的名字。

唐煌道：「『慾海花』費小潔在不夜城中，據說和慾望神君有三年之約，那是甚麼約會？」

「這個媽媽也不知道，以後遇見她，她會告訴你的。」

遠處出現了數十條人影，在晨曦中向這邊走來，唐煌凝目望去，好像有一個痴肥之人頗像宮驚海。

「媽，『托夢神魔』在那裏？」

潘蓉蓉沉聲道：「煌兒，我知道你心裏在想甚麼，你若不聽媽媽的話，終有一天你會後悔。」

「媽媽，我……」

那些人影近了，唐煌大呼一聲「宮大哥！」

不錯，那數十個高手之中，果然有宮驚海和「小伽藍」李驊在內，而且蕭鳳至的表兄鄧佐和鄧佑也在人羣之中。

宮驚海冷淡地應了一聲，好像十分勉强，唐煌本來想迎上去，一見氣氛不對，不由怔在當地。

宮驚海後面是「金陵八友」，另外有五大門派的二流高手。

一個個都冷着面孔，嘴角上浮現着輕蔑的冷笑。

其中以丐幫和「雲烟教」中之人最多，其次是「排教」。藍衣幫由少幫主秦楓率領，「鐵騎會」由副會主「大羅手」金羽率領。

使唐煌驚疑的，不是宮大哥的冷笑，而是他竟和仇人在一起。

百十高手緩緩地將唐煌母子及「大風叟」等人圍在當中，沒有一個人講話，也沒有一個面孔上有一絲笑容。

「宮大哥，這是怎麼回事？」

宮驚海臉上的肥肉抖動了一陣，不自然地一笑，說：「老弟，老哥哥也弄不清楚，你還是問問他們吧！」

「問甚麼？」「無影參精」性烈如火，他認爲這些貨色在主人和少主面前如此無禮，早就光火了，指着宮驚海的鼻子，「嘎嘎」獰笑道：「宮老鬼，你發甚麼瘋？竟和這些雜碎搞在一起？」

鄧佐少年氣盛，大喝一聲，道：「金日東，你不過是一根高麗棒子，如今狗仗人勢，也敢吹鬍子瞪眼……」

「無影參精」人如其名，隨着冷峻的聲音，快得像一縷淡烟，已欺到鄧佐身旁，摟頭劈出一掌。

鄧佐是初生之犢，那知厲害，掄臂架去，而鄧佑也暴喝一聲，推出一掌。

只聞「克察」「叭噠」兩聲，鄧佐右臂已折，被震出一丈之外，鄧佑抱着右肋，踉蹌退了七八步。

金日東嘿嘿冷笑道：「小狗，你看高麗棒子這一手如何？是不是狗仗人勢……」

勢字未了，「金陵八友」暴喝聲中，撲上四個，掄拳、出掌、戳指、飛腿，幾乎是連人撲上，像雨點一般，罩向金日東。

論「金陵八友」的身手，較之金日東可差得太多，不要說四個，就是八個一塊上，也非敵手。

金日東雙目射出黃澄澄的厲芒，長笑一聲，疾拍十三掌，震退兩個，掃出七腿，把其中一個踢出三丈多遠。

「回來！」潘蓉蓉沉喝一聲，金日東不敢違抗，冷笑一聲，回到唐煌母子身後。

宮驚海癡肥的老臉上更加難看，這時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但他怎麼管呢？於是又向丐幫十餘個長老望去。

其中一個長老排衆而出，「啪」地一聲，把那紫竹杖插入土中，沉聲道：「潘當家的，據說唐一飛就是『慾望神君』，這件事不會錯吧？」

潘蓉蓉面色大變，吶吶地道：「此事與貴幫無關，何必多管閑事？」

此言一出，百十個高手互相看了一眼，同時發出一聲冷笑，像百十根銳刺，戳在唐煌心坎上。

他見媽媽受辱，忙大步走出，立被潘蓉蓉扯了回來。

那長老仰天悲嘯一聲，愴然地道：「潘當家的說得倒輕鬆，本丐幫十位長老，死在唐煌手下，屍骨無存，此事以前尚難判定誰是誰非，因那時幫主失踪，却換了個年輕女子爲幫主，這雖是幫主失踪前交代之事，老朽身爲長老，也不能不懷疑，所以對唐煌的行爲尚不便深責，然而，自王屋山畫面大會之後，證明長白派果然心懷叵測，排除異己……」

「胡說！」唐煌忍無可忍，厲聲道：「丐幫長老以大欺小，以衆勝孤，可謂死有餘辜，至於丐幫幫主夏侯山在王屋山畫面大會上，理智全失，自動向本人挑戰，當時情形有目共睹。」

那長老冷哂一聲，回過頭去沉聲道：「各位看到沒有？」

「沒有！」百十人異口同聲。

唐煌厲聲道：「你們沒有參加大會，當然看不到，告訴你們，當時五大門派掌門人陸續上台，顯然想以車輪戰術使在下力竭，然後那魔頭再上台向費小潔挑戰，以便使我無力援手，其用心之狠，可以概見，同時五派之主，顯然也被那魔頭利用，本人還沒有向你們興師問罪，你們反而……」

「哈哈哈……」那長老狂笑一陣，道：「好一張利嘴！我等雖未參加大會

，却深知當時情況，試問，那賤人費小潔死了沒有？」

「沒有，」唐煌冷笑道：「由於事情另有原因，那魔頭所殺之人並非費小潔，而是另一個少女！」

「這就是了！」那長老輕蔑地一笑，道：「你們唐家一門三毒，父不慈、母不賢，子也不教，殺人的方法也很奇絕，本幫幫主和其餘四位主兒，都受唐一飛所制，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就變個花樣叫他們送死！」

唐煌大吼一聲，正要掠上前去，又被潘蓉蓉拉了回來。

他有一肚子苦水無處發洩，而使他無法忍受的，是母親被無情的汚蔑。

「煌兒，冷靜點，現在不是動手的時候。」潘蓉蓉分明也在極力忍着屈辱，沉聲道：「長老措詞方面，最好客氣點，你也不怕失了身份嗎？試問，在畫面大會之前，貴幫也認爲唐一飛是『慾望神君』嗎？」

「不是！」

「那麼，那兩位長老爲何要對吾兒下手？請問那兩位長老押着一具水晶棺，意欲如何？」

「這……」那長老吶吶半天，冷笑道：「當時本幫兩位長老及少幫主並不知道棺中是何人，只是奉命行事！」

潘蓉蓉厲聲道：「奉何人之命？」

「本幫幫主。」

「他不是失踪了嗎？」

「不錯，那是失踪前留下的遺言。」

「呸！」潘蓉蓉厲聲道：「完全是一派胡言！告訴你們，棺中乃是『鬼仙』裴慶，吾兒爲了自衛，殺了你們四個長老和少幫主，跟踪到亂葬崗中，發現了十六位少女，你們應該知道，那些少女奉何人之命，陷害『鬼仙』裴慶？」

那長老似乎又抓到理由，哈哈狂笑道：「奉『慾望神君』之命，也就是奉唐一飛之命！」

潘蓉蓉冷峻地道：「告訴你們，她們是奉『托夢神魔』之命！」

「『托夢神魔』？」百十個高手同時一怔，他們沒聽說過「托夢神魔」之名，只有宮驚海略知此事，但仍沒有說話。

一個人的淺薄才是無知的主要原因，他們以爲潘蓉蓉信口胡扯，一個個冷笑連連。

「金陵八友」之一厲聲道：「此事暫且不談，試問蕭立兄爲人如何？」

潘蓉蓉道：「蕭立爲人正直，人所共知！」

「哼！」金陵八友之一沉聲道：「既然如此，唐煌爲何始亂終棄？此其一，『白貓仙子』蘇珊爲人如何？莫浩之女莫愁如何？難道都是她們天生卑賤，自願供人糟蹋？」

唐煌厲喝一聲，也顧不得母親反對，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掠到那人身邊，僅是一疊掌影，就傳來一聲慘呼，摔出五丈之外。

「回來！」潘蓉蓉厲聲道：「你給我跪下！」

她的聲調那麼顫慄，那麼悲痛，爲了大局，不得不忍痛責罰愛子。

唐煌怔了一下，叫聲「媽！」

潘蓉蓉厲聲道：「跪下！」

唐煌不敢違抗，跪在母親面前，氣得渾身直抖，他恨這些聽信虛言的窩囊廢，同時，也恨上了老哥哥宮驚海。

潘蓉蓉搖搖頭，道：「這都是中了一個魔頭的陰謀，你們不問青紅皂白……」

鄧佐「叭」地一聲，唾了一口唾沫，輕蔑地道：「潘蓉蓉，我只問你一句話，唐一飛是不是『慾望神君』？」

「血手熊」等三人再也無法忍耐，暴喝聲中，欺身出掌，推出六道狂飆，首當其衝的是鄧佑和藍衣幫七八個高手。

一陣肉碎骨折之聲，血肉橫飛，潘蓉蓉厲喝之聲未畢，「大風叟」等三人已經掠回，在唐煌身後，排成一行，跪了下去。

他們三人怒極全力施爲，鄧佑和七八個藍衣幫中之人，都死得極慘，那些殘肌敗肉，像餃子餡似的四下飛濺。

使那百十個高手，駭然後退了三步。

潘蓉蓉面色灰敗，但他們都已跪下了，又能怎麼樣？況且他們過去和唐一飛都是兄弟相稱。

「金陵八友」像失去了理性的瘋子，瞪着血紅的眼睛，撲了上來嘶聲道：「潘蓉蓉，你這賤婦，乾脆連我們也一塊打發了吧！」

他們怒極之下，口不擇言，却惱了唐煌，正要不顧一切起來收拾他們，那知「大風叟」等三人涵養更差，眼見主人受辱，拚着一死，也要發洩胸中的鬱氣，竟比唐煌快了一步。

三人就地跳了起來，只聞「叭叭叭」數聲，「金陵八友」之七，自鼻口之下，全被掌力震碎，僅剩後腦一皮相連，像朽腐的棺板似的，在風中顫了下去。

僅剩下一個，張着口，瞪着血紅的眼睛，在寒風中顫抖。

「大風叟」自知闖了大禍，掠回來正要跪下，潘蓉蓉冷峻地道：「各位既然敢自作主張，也不必跪下了，請吧！」

語氣那麼冷漠，那麼堅決，在「大風叟」等三人來說，比殺了他們還難受。他們忠心耿耿，視主人的榮譽比他們的榮譽還重要。現在主人要他們走，却並未責備他們。

他們面色一黯，互視一眼，仰天悲嘯一聲，舉手向天靈上拍去。

唐煌大喝一聲，凌空飛起，脚踢「無影參精」的手腕，左右手疾抓「大風

叟」和「血手熊」的右肋，「卜卜卜」三聲，三人同時倒地。

這一手非常俐落，而潘蓉蓉也吁了口氣，她剛才本是盛怒之下，話說重了一些，但爲了息事寧人，又不能收回，若非唐煌出手夠快，她將遺憾終生。

唐煌目光冷厲，沉聲道：「三位出此下策，難免目睹者痛仇者大快！有任何事，都由我一身承當，起來！」

三人以無比感激的目光望着唐煌，又緩緩站了起來。

剛才那一幕，對方本來很痛快，若這三人眞的自絕，他們不會再進一步爲難，然而，唐煌這幾句話，又勾起他們的忿怒。

「金陵八友」僅剩下一個，其餘的死狀之慘，不忍卒睹。宮驚海雖和唐家有極深的淵源，事到如今，也無法加以維護，肥臉上的肌肉不停地痙攣着。

「金陵八友」之末嘶聲道：「宮驚海，你這懦夫！你……你是啞巴嗎？」

宮驚海沉聲道：「這件事我管不了！」

「哈……」「金陵八友」之末狂笑，那裏是笑，簡直比哭還難聽，笑聲一停，力貫右掌，厲聲道：「長白派爲了殺人滅口，下手的部位也和別人不同，古人三緘其口，長白派却粉碎其口，哈……」他嘶號着，直到力竭，才切齒道：「甚麼是道義？甚麼是友情？統是騙人的狗屁！宮驚海，你……你對得起蕭立？還是對得起我們弟兄？」

「哈……」笑聲甫落，力拍其嘴，「噗嗤」一聲，像熟透的南瓜摔落，倒地不起。

他的死法和其餘七人一樣，也是將鼻口之下擊得粉碎。

太陽自東山昇起，有氣無力的，却將地上的殷紅鮮血，照得十分刺眼。

大地一片死寂，好像一切都已靜止。

宮驚海招呼「小伽藍」李驊，回頭就走。

丐幫長老振臂高呼，道：「面對武林敗類，我們不必作無謂的犧牲，應該唾棄之。」

「叭！」他吐了一口濃痰，落在「血手熊」的背上，「血手熊」震顫了一下，終於忍下。

「叭叭！」其餘之人，也都向唐煌母子等五人吐痰，有的落在他們身上，有的落在他們附近。

唐煌兩手抓着地上的白雪，發出「吱吱」之聲，他自己受辱事小，却不甘母親被人唾罵。

潘蓉蓉心中又何嘗不難過，然而一旦翻臉，這百十個高手必定血濺荒山，一個也不剩，她不忍如此，只有閉着眼睛忍受着。

百十個高手吐了就走，最後剩下「排教」副教主「陰司屠手」諸葛玉。

他上次被唐煌整得最慘，恨不得喝唐煌的血，食他的肉。

他抓起一把白雪，吐了一口濃痰在雪中，然後用力一握，握成一個十分堅硬的雪球，揚手向潘蓉蓉的面門擲去。

「叭！」雪漬四濺，那口濃痰却粘在潘蓉蓉的前額上。

「陰司屠手」諸葛玉帶着陣陣獰笑，轉身奔去。

唐煌一躍而起，氣得面色慘白，沉聲道：「媽，這是那個扔的？」

「算了，」潘蓉蓉揩去濃痰，道：「我們的麻煩才剛剛開始，如果爲娘沒有猜錯，今後所到之處，必成衆矢之的！」

「爲甚麼？」唐煌切齒道：「如果眞是如此，孩兒的涵養不會那麼好！」

潘蓉蓉歎道：「這可能是那魔頭的陰謀，挑撥離間，使我們衆叛親離而孤立，以宮大俠來說，尚且如此，試想，別人對我們不是敬鬼神而遠之？」

唐煌冷笑道：「他的最終目的何在？」

潘蓉蓉肅然道：「最終目的是爲了你，依我猜想，那魔頭已知『五霸圖』在費姑娘身上，但一時找不到她，同時也知道你和她之間的情感，他只要孤立了你，暗暗跟着你，就可以找到費姑娘。」

「嗯，孩兒也是這樣想，但孩兒深信，合我們兩人之力，鬥得過那個魔頭！」

「煌兒，」潘蓉蓉肅然道：「年輕人說話要謙虛些，你是否已經悟出『五霸圖』上一招絕學？」

「是的，媽！」唐煌道：「難道那一招擋不住那魔頭？」

「很難說，」潘蓉蓉慨然地道：「誰也不知道那魔頭到底有多深的功力。」

唐煌肅然道：「『喜上眉頭』共爲三邪，另外兩個呢？」

「爲娘也只知道一點點！」她微微一歎，道：「連『鹿鶴同春』兩位正派奇人也僅是耳聞，是否仍活在世上，也很難說。」

「媽，你不再離開煌兒了吧？」

「不行！」潘蓉蓉撫着他的肩頭，柔聲道：「我要去找『赤脚大仙』，因爲他一天不現身，你爹爹終要擔一天的嫌疑，有些人懷疑九位奇人合研的秘笈被你爹爹偷去，因爲他們昔年合研絕學是在長白山中，只要找到了他，也許所有的陰謀都可以揭開。」

「媽，你也要保重啊，孩兒幾時能再看到你？」

「孩子，我會找到你的，只要你在所到之處留下本派的梅花暗記就行了。」

潘蓉蓉黯然離去，剩下唐煌和「大風叟」等怔立在寒風中。

「少主，現在是不是要把這位姑娘埋葬？」

「當然……」唐煌突然轉身，五丈外站着一個面目陰沉的老人，此人正是不夜城中那個「慾望神君」，也就是「無影手」。

上次在不夜城中曾揭開他的珠冠，看到他的本來面目，因此，他現在根本不用再僞裝。

「無影手」神態冷漠，帶着一身死人氣息，藍森森的臉膛却生了一雙鬥雞眼。

他將一個半截屍體摔在地上。

唐煌先是切齒的忿恨，而現在，他又揶揄地一笑，道：「惡賊，想不到你也會上當！」

「桀桀……」「無影手」獰笑一陣，陣陣寒氣驅走朝陽的暖意，笑聲截然切斷，陰聲道：「憑老夫會上你們的當？」

唐煌輕蔑地掃他一眼，不屑地道：「老狗，你除了手段毒辣，殺了一個無辜之外，你還有甚麼收穫？」

「桀桀……」老魔獰笑一停，飄身退了一丈，指着地上那半截屍體，陰惻惻地道：「你過來看看是那個上當？」

唐煌的目光落在那半截屍體，突然吃了一驚，他記得費小潔是穿着青色的褲子和青鞋。

這半截屍體正是青褲青鞋，顯然和那上半截不同。

觸目驚心的怪事接連地發生，幾乎使他無法負荷，小潔是他的影子，是他的靈魂，他也是小潔的影子和靈魂，假如小潔眞的死了，他不知道自己怎樣活下去。

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下半截屍體，一顆心好像在喉嚨中狂跳，幾乎要跳出口腔。

他感到冷，無比的冷意來自心底，他顫抖着手，想去掀開那破碎的青褲，但他又縮了回來。

只要一掀，就可以決定小潔的命運，也可以決定他自己的命運，他失去了勇氣，不敢面對現實。

「無影手」陰森的笑聲像無數支薄刃，無情地戳着他的心扉。

他現在被自卑和慚愧所吞噬，簡直渺小得微不足道，連自己的妻子都無法保護。

「天呀！」他仰天默默地搶呼着，道：「你太殘酷了！假如你眞有天道，你應該以無邊的法力挽救這個悲局……」

唐煌像一個走向死刑台的犯人，幾乎是屏住氣息揭開了衣衫，露出了肚皮。

「啊！」唐煌跌坐在地上，兩眼發直，事實往往是殘酷的，偏偏都被遇上。

肚皮上有花紋，包括「鹿鶴同春」和「喜上眉頭」。

他曾爲這肚皮銷魂過，然而，現在他却爲這肚皮斷魂。

無邊的悲痛，使他那連連受創的心無法承擔，他眞想哭，但欲哭無淚。

「無影手」那一雙鬥雞眼中射出驚喜的光芒，像一個採參者，在長時間毫無所獲之下，突然發現了一棵參王。

他僅是一滑，就到了唐煌身後，就在這時，「大風叟」等人早已有備，同時以所有的力道連人帶掌撲上。

「無影手」人如其名，未見他抬手，三個高手背上各被按了一掌，口中噴着血箭，滾出三丈以外，同時尖呼一聲：「少主小心！」

幾乎在他們慘呼的同時，「無影手」的巨靈之掌，已經距唐煌的腦戶穴不足五寸。

而唐煌也在一陣尖銳的慘呼聲中警覺，他不能死，有太多的仇和太多的恨要他承擔，要他索還。

他深知這魔頭的厲害，上次和「黑狐」鄭化遇上，竟把那個魔頭嚇走。

這一瞬間可以決定生死，任何招式都沒有把握挽救此劫，本能地身形一弓，像那五霸圖上的梅花鹿一樣，作狀欲牴，衝上三步。

這時老魔嘴角上掛着勢在必得的陰笑，像附骨的蛆，已經跟到，唐煌右臂和左腿向後一伸，左手暗藏煞着於胸前，這正是那隻仙鶴的姿勢。

老魔突然驚咦一聲，像費小潔當時接這一招時的情形一樣，只得換個方位。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三小將刀客誘至四怪住的院落，然後一齊下手，將他們擊殺，生擒了紅帽子刀客，由老公主點穴逼供，供出他們的頭子是巴總，就是冒牌的神指唐威，至於是否化名林坤泰，綽號白衣秀士，入贅日月宮做過老宮主的女婿，刀客正想說下去，就被人擊殺而死，頭上有五個窟窿，老宮主懷疑是長白人魔郝立德，是林坤泰的師父，三小別過日月宮，追查人魔、白衣秀士的綫索……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父子師徒圍攻　人魔墮崖不死

神秘客揚刀攻上來道：「這不重要。」

「什麼重要？」

「砍下你吃飯的傢伙最重要。」

「你可是李闖王手下的那個黑肚腸？」

「是怎麼樣？不是又如何？」

「是就要你死，不是就要你的命。」

「媽的，老子不是嚇大的，看刀！」

「斬江斷流」、「劈山開碑」、「怒海狂濤」，刀聲呼呼，刀光閃閃，劈頭蓋面的猛砍猛劈。

「看刀！」

「看刀！」

其餘六人的動作也不慢，一齊轉身回撲，勢如飄風。

白髮老頭的確够厲害，在周身佈下一道强而有力的罡氣，七人七刀齊上，居然竟無一人能够突破氣牆，攻到他身邊去。

反而被他突施妙手，刷！刷！刷！的將七人的蒙面巾全部扯了下來。

果不其然，那神秘客正是黑道七十二舵的的總舵主黑煞神黑杜長。

左邊的是護法滿天星。

右邊的是護法一盞燈。

其餘四人則爲黑肚腸隨侍在側的鐵衛。

突聞阿恨的聲音道：「哈哈，黑肚腸，你終於現出了原形。」

虎妞的聲音道：「大概是看中了這兒風水好。」

小流浪的聲音道：「今天可能正是黃道吉日。」

阿恨、虎妞、小流浪應聲而現。

中州四怪也將七殺轎抬進曬穀場。

黑肚腸睹狀急忙將他們攔阻在鬥場之外，無限關切的道：「孩子，這個老魔頭不好惹，快離開。」

阿恨瞪了他一眼，邊向前衝邊說：「笑話，既來之，則安之，事情未完之前本教主還不想走。」

黑肚腸道：「老魔的白骨追魂爪十分了得，你我父子二人不能結伴而亡，不論如何要爲咱們黑家留一條根啊。」

阿恨聞言火冒三丈，吐字如刀：「放你的狗臭屁，小王與你風馬牛不相及，毫無瓜葛，不要亂拉關係，有的只是仇和恨。」

虎妞咬着銀牙道：「就算阿恨的生命是你給的，早在許昌時救了你的一條命，等於已經還給你了，再也不欠你一分一毫。」

小流浪道：「剩下來的是殺母之仇，今天就要你血債血還。」

恨天生道：「不急，你先歇一會兒，本教主跟這個老魔頭還有一些事情需要解決。」

白髮老頭耳聞目見，面籠寒霜，

搶先道：「那來的毛孩子，好利的一張嘴，滿口胡言亂語，快快報上名來，準備受死，老夫的白骨追魂爪下從來不殺無名小卒。」

阿恨道：「區區在下我恨天生，也叫阿恨，是七殺派的教主，也是武林小王爺，更是日月宮未來的乘龍快婿。」

虎妞道：「本使者虎妞，是七殺教的右使者，罵人最拿手，整人也不含糊。」

小流浪道：「本使者小流浪，也叫小流氓，是七殺教的左使者，殺人是我的專長，也是嗜好。」

阿恨最喜歡耍威風，擺派頭，對中州四怪道：「四位護法老兄，也自我介紹一下吧，好叫這個老混蛋死得清楚又明白。」

「是，小王爺！」

四怪齊聲一諾，分別吟出了那一首老掉了牙的打油詩。

張三元道：「偷張妙手摘星辰。」

李東雲道：「賭李袖中有乾坤。」

仙人跳道：「酒仙飲罷仙人跳。」

王不留道：「丐王吃飯不付錢。」

白髮老頭聽在耳中，報以一聲冷笑，道：「跳樑小丑，混世頑童，再加上四個江湖敗類，武林末流，有什麼好神氣的。」

阿恨聞言大怒道：「喂！老匹夫，你懂江湖規矩？」

白髮老頭道：「什麼江湖規矩？」

恨天生道：「本教打出了字號，你也應該投桃報李，亮出身份來。」

虎妞道：「遮遮掩掩的人不是好漢。」

小流浪道：「藏頭露尾的人亦非英雄。」

經三小這麼一激，白髮老頭總算說出了自己的姓：「老夫姓郝。」

阿恨一怔，道：「叫郝立德？」

白髮老頭頷首不語。

「人稱長白人魔？」

「有此一說。」

「也是清廷的國師？」

「嗯。」

「巴爾克是你的徒弟？」

「娃兒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

「小王還曉得林坤泰也是閣下的得意門生。」

「這是事實。」

小流浪道：「林坤泰現在何處？」

虎妞道：「他身邊是否有一個小女孩？」

長白人魔郝立德嘿嘿冷笑一聲，道：「你們的問題太多了。」

恨天生傲然道：「不多，答完就沒有了。」

虎妞道：「答完就請你吃大餐。」

小流浪道：「水煎包，外加紅燒排骨，滷猪耳朵。」

郝立德陰笑道：「老夫不想吃東西，也不準備再回答任何問題。」

阿恨咬着牙齒說：「你非回答不可。」

「假如老夫拒絕呢？」

「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好狂的臭小子，老夫現在就請你們吃白骨追魂爪！」

虎妞道：「本使者請你吃七殺指。」

小流浪道：「咱家請你吃七殺掌。」

恨天生道：「小王請你吃七殺刀。」

「殺了他！」

「斃了他！」

「宰了他！」

三小氣勢如虹，殺氣冲天，立與長白人魔郝立德幹上了。

黑煞神黑杜長也沒閑着，率衆而上，再度與他的寶貝兒子携手合作，兩面夾擊。

* * *

打得驚天動地！

打得日月無光！

打得鷄飛狗跳！

打得兎走鷹揚！

從未見過這麼慘烈、兇狠的惡鬥！

從未見過這樣殘酷、厲害的人物！

一剎那的工夫，又有兩名黑道高手死於白骨追魂爪，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人並未倒下，被郝立德五指插進頭殼，提起來，當作兵器來用，對付遍佈周身的刀林劍陣。

弄得阿恨、虎妞、小流浪等人沾滿了一身一臉的鮮血、腦漿、肉末、骨屑，不僅慘不忍睹，簡直狠狽至極。

轉眼之間，兩名黑道高手已血肉模糊，四肢不全，兩具屍體很快便變成了血淋淋的骨架子。

郝立德狠勁十足，八面威風，身如陀螺，不停的旋轉環攻，儘管阿恨等人卯足了勁，施出了渾身解數，却始終無法攻進他周身三尺之內。

換言之，七殺刀根本無用武之地。

氣得恨天生嗚哇大叫道：「你娘，小王跟你拚了！」

小流浪口沫四濺的吼道：「你奶奶，本使者跟你玩命。」

虎妞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亦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七殺刀「開天闢地」、「直搗黃龍」，猛砍猛劈。

七殺掌「八方風雨」、「旋乾倒坤」，左右開弓。

七殺指「雙龍搶珠」、「穿虹貫日」，奇招迭出。

再加上黑肚腸那一夥人的密切配合，展開了一輪銳不可當的攻勢。

衝！只有進，沒有退！

殺！不是死，便是生！

義無反顧！

勇往直前！

早將個人的死生拋到九霄雲外去。

一鼓作氣，一路猛衝，卒告衝破了氣牆，攻進了核心。

「殺！殺！殺！」

喊殺聲中，阿恨刀出如雨，一霎時便將長白人魔手中的屍骨砍光掃盡。

「老賊納命來。」

黑肚腸長驅直入，揚刀攔腰就砍。

「老魔上路吧。」

虎妞疾展七殺指，一口氣連攻七招。

「媽的，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小流浪掌指交揮，上取雙目，下取雙腿。

四方圍攻，四面楚歌，郝立德眼看處境大險，危在旦夕，萬萬沒想到，突然之間，來了一個大迴旋，幽靈鬼魅般在四人的眼前消失。

身法實在太玄太妙，就像是鬼魂。

速度簡直太快太疾，如電光一閃。

大家驚魂未定，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長白人魔竟神鬼不覺的出現在虎妞、黑肚腸的身後，十根鐵箸也似的白骨爪，老實不客氣的朝二人的頭頂攫去。

「看刀！」

「接掌！」

恨天生掄起七殺刀，猛砍郝立德的右手。

小流浪疾展七殺掌，攻向他的左手腕。

彼此近在咫尺，刀掌一閃即至，在這種情形之下，長白人魔如果不撤招，必然會失去雙手。

當然，虎妞與黑肚腸無可避免的也會命喪白骨追魂爪，血濺當場，是一個三敗俱傷的局面。

長白人魔不敢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輕敵冒險，乍然「一鶴冲天」而起，脫出鬥圈。

獵物尚未全部吞下肚去，還沒有離去的意思，輕飄飄的落在了七殺轎頂上。

馬上發現，轎頂上堆了不少骷髏，奇道：「娃兒收集這許多骷髏作甚？」

恨天生追上來道：「是紀念品，也是戰利品。」

郝立德冷聲道：「都是你們親手割下來的？」

虎妞道：「廢話，如非親手砍下，怎配稱作戰利品，也缺乏紀念的價值。」

小流浪趾高氣揚的道：「都是雄霸一方的名頭，要不要給你介紹介紹？」

長白人魔郝立德不假思索的道：「好啊。」

阿恨立道：「第一號是歐陽俊秀。」

虎妞接道：「第二號是及時雨盧安。」

小流浪道：「第三號是閃電手齊飛。」

「第四號是掌中雷雷吼。」

「第五號是黑豹子段青書。」

「第六號是降龍手龍九天。」

「第七號是銀劍趙無畏。」

「第八號你不陌生，是馮通。」

「另外還有一條手臂是歐陽春的。」

恨天生最後道：「老匹夫，你長白人魔郝立德排名第九。」

虎妞道：「恭喜你，不是名頭上不了七殺轎。」

小流浪道：「賀喜你，不是名頭也不配挨七殺刀。」

郝立德哈哈一笑，道：「謝了，老夫現在還不想挨刀，也沒有人能夠取得下本國師的項上人頭，倒看中了一樣東西。」

阿恨道：「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頂轎子。」

「就送給你做棺材吧。」

「老夫要四怪抬着本國師走。」

「辦不到。」

「不答應就毀掉七殺轎，殺死四怪，誰也坐不成。」

小流浪虎吼道：「媽的個巴子，少再耀武揚威，趕快留下腦袋上西天吧。」

虎妞道：「再晚了就要擠到十號以外去了，辜負了一顆上好的人頭。」

黑肚腸忽道：「娃兒們，別中了他的陰謀詭計，別給他喘息的機會，打鐵趁熱，時機稍縱即逝。」

「對！打鐵趁熱。」

「對！以多爲勝。」

「爲死人報一箭仇。」

「爲活人爭一口氣。」

立又羣起而攻，一擁而上，刀劍齊揮，暗器齊發。

郝立德身在轎頂，目標顯明，正是使用暗器的絕佳時機，只見數不清的飛鏢、飛刀、袖箭、鐵珠，暴雨飛蝗一般灑向七殺轎頂。

人也跟着彈身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壓迫過去。

孰料，事與願違，刀劍暗器到時，竟又沒了長白人魔的影兒。

不會飛上天。

而是入了地。

好可怕的足下功夫，將厚實的木板踩破，端端正正的坐進七殺轎裡去了。

長白人魔從容不迫的對中州四怪道：「走，跟着本國師，好處多多，保証叫你們升官發財，前途無量。」

張三元道：「你休想。」

李東雲道：「你做夢。」

仙人跳道：「你不配坐轎。」

王不留道：「你不够資格。」

阿恨眼見近旁不遠處有一道深不見底的山谷，靈機一動，妙計立生，使一個眼色道：「勉爲其難，就送他一程吧。」

「是，教主。」

四怪會意，抬起轎子來就走。

好急，三步併作兩步走，很快便到達懸崖邊上，四怪互換一道眼神，猛然用力一甩，連人帶轎全部扔下深不見底的山谷去。

可是，掉下去的是七殺轎，可惜了一頂精心設計的好轎子。

甚至於可以說是上了長白人魔的惡當，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郝立德已及時破轎而出。

而且，其快如電，其猛如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中州四怪解決掉。

「老狗！死吧。」

一掌將張三元劈下斷崖去。

「老猪，認命吧。」

揪住李東雲的屁股，扔進山谷。

「老渾球，回老家吧。」

「老混蛋，下地獄吧。」

仙人跳、王不留更慘，被他五指貫頂，死於白骨追魂爪不算，復廢物利用，將他二人的遺體擲出去，撞向前來馳援的阿恨、虎妞、黑肚腸等人。

阿恨的肺簡直要氣炸了，發瘋似的吼道：「本教主今天跟你沒完沒了，不死不散。」

七殺刀舞得呼呼生風，一馬當先攻上去。

左砍右劈，上斬下掃，瞬息之間便連攻二十四刀。

看得人眼花撩亂，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快到無以復加，任何人皆插不進手去。

黑肚腸道：「我兒小心。」

小流浪道：「阿恨留意。」

虎妞急得冷汗直冒道：「千萬不要輕敵大意。」

阿恨沒有小瞧他，始終兢兢業業，全力以赴。

奈何長白人魔的功力實在太高太深了，攻守自如，游刃有餘，二十四刀，刀刀不離他的致命要害之處，却刀刀均以毫釐之差，走歪走偏，阿恨施出了渾身解數，竟連人家的半片衣襟也沒傷到。

阿恨快要氣瘋了，乍然出其不意，突施奇襲，抽冷子矮了半截身子，七殺刀貼着地面尺許處橫掃一刀，欲斬斷郝立德的兩條小腿。

詎料，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出招之初，便被長白人魔識破了，猛一個縱躍，雙脚彈起，呈頭下脚上之式，右手疾探，陰森森的白骨爪抓向恨天生的頭顱。

「阿恨快躲。」

「老魔住手。」

「殺啊！」

「砍啊！」

虎妞、小流浪、黑肚腸等人睹狀嚇得魂不附體，一齊不要命的飛身撲救。

可是，來不及了，郝立德的白骨爪已觸及阿恨的頭皮，衆人却尚在三尺之外，鞭長莫及。

驀然，耳畔響起一聲沉喝，聲如春雷：「撒手！」

立見黑忽忽的一物飛掠而至，直奔長白人魔的右腕關節。

來物實在太快，攻擊的部位又是郝立德必救之處，說時遲，那時快，撤招同時，雙掌疾翻，攻向來人。

砰！砰！好幾股暗力全部撞在一起，激起一片强風一陣巨震，好像天崩地蹋一般，更似炸彈開花，所有的人齊被反彈之力震得倒飛出去。

由於各人所在的位置、高度不同，飛出去的方向、距離也不一樣。

虎妞橫飛三丈，在懸崖邊緣猛打「千斤墜」才落下來，頻呼：「好險！好險！」

小流浪與她方向相同，運氣奇佳，被一棵大樹擋下來，望望深谷，冒出一身冷汗來，雙掌合十的默禱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黑肚腸跌坐在地，面色蒼白。

其餘的四名黑道高手更糟，已作了倒地葫蘆，仰面躺下了。

阿恨承受的壓力甚大，就在原地坐下去，坐出一個五寸深的坑來。

長白人魔郝立德的位置最高，飛的也最遠，飄飄蕩蕩的墜入無底深谷中去了。

來人亦受波及，是唯一未倒的人，僅身子搖晃了幾下，便立足站穩了脚跟。

單腿、獨臂、一隻眼，手裡握着一根長可及地的旱煙袋。

這樣的註册商標，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阿恨、虎妞、小流浪馬上就認了出來，疼痛立消，情緒亢奮，忙不迭的飛撲過去。

「哇，是老頭。」

「糟老頭。」

「老煙槍。」

「新出爐的武林王。」

「七殺教的太上教主。」

「冷面魔君賀通天。」

一口氣把賀通天的字號全部喊了出來，直樂得老煙槍笑口大開合不攏了。

賀通天目注恨天生，慈祥可親的道：「阿恨，你沒有受傷吧？」

恨天生朗聲道：「沒有，只受了一些震盪，不礙事。」

冷面魔君又問虎妞道：「妳的情形怎樣？」

虎妞嬌笑道：「好得很。」

不待老煙槍開口詢問，小流浪自動報告道：「好啊，俺小流浪的命很硬，死不了。」

冷面魔君賀通天道：「剛才那個老

魔頭是誰？」

阿恨道：「是長白人魔郝立德。」

老煙槍聞言面露驚詫之色，惶聲道：「他就是號稱天下第一高手的大清國師郝立德？」

虎妞道：「沒有錯，此人已練成白骨追魂爪，如虎添翼，萬夫莫敵。」

小流浪道：「好幸運啊，老天幫忙，讓他掉進無底深谷餵狠去了，否則，必然會對咱們造成莫大的威脅。」

虎妞童心未泯的道：「死得好，死得妙，死得呱呱叫。」

阿恨則不以爲然：「我看未必，憑老魔頭的功力修爲，八成摔不死。」

老煙槍略一沉吟，道：「本王同意，姓郝的不會就這麼輕鬆自在的一命歸陰。」

話鋒一轉，小流浪忽道：「咦，老頭，你怎麼突然逃離了死亡谷？」

虎妞以教訓的語氣道：「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阿恨的態度也變得很惡劣：「本教主可不希望有一個言而無信，食言而肥的師父。」

賀通天正經八百的道：「笑話，老夫行事向來一言九鼎，豈是食言而肥的小人。」

小流浪毫不留情的道：「擅離死亡谷，就是無信。」

虎妞道：「出谷者死。」

老煙槍一點也不生氣，笑呵呵的道：「老夫自然有充足的理由。」

阿恨道：「什麼理由？」

「因爲他們犯規在前。」

「他們是誰？」

「一共是四個人。」

「那四個？」

「一個是鐵掌歐陽春。」

「另一人呢？」

「金刀趙無敵。」

「還有那兩人？」

「龍虎門的二當家的打虎將藍虎臣，與三當家的河東獅金三娘。」

虎妞一揚柳眉兒，道：「老頭，你的意思是說，這四個不要臉的傢伙，曾闖進死亡谷找你尋仇？」

賀通天道：「正是這樣。」

小流浪神采飛揚的道：「這好啊，求之不得，憑你老煙槍的本事，相信一定可以打得他們屁滾尿流，趴在地上喊爺爺，使尋仇變成請罪，了却你老頭的一樁心願。」

冷面魔君道：「老夫也是這樣想，事實却大謬不然。」

阿恨愕然道：「怎麼？他們不上路？」

老煙槍冷哼一聲，道：「這幾個混賬東西，都是回鍋的老油條，成了精的老狐狸，潛入武林王府，本來是想偷襲暗算，其實本王早有警覺，原打算甕中捉鱉，給他們來一個迎頭痛擊，那知甫一照面，交手未及百合，歐陽春、趙無敵等人便發覺苗頭不對，夾着尾巴溜了。」

小流浪道：「懦夫。」

恨天生道：「本教主爲他們感到羞恥。」

虎妞又道：「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來却便宜了你糟老頭。」

賀通天一怔神，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流浪詭笑道：「笨啊，連這個也不懂，當年的禁制從此自然解除，老頭又可以無拘無束的自在逍遙了。」

老煙槍舒展了一下腰肢，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道：「這倒是事實，外面的世界多采多姿，海闊天空，的確令人心曠神怡，但不知你們三個娃兒的任務執行到何種程度了。」

阿恨以最快的速度，簡單扼要的將離谷之後的經過說了一個大概，道：「師父，你老人家今後有何具體的打算？」

冷面魔君眸中射出了兩道懾人的寒芒，道：「當務之急自然是先向風塵俠客馬驥、鐵掌歐陽春、金刀趙無敵等人討回血債，叫他們付出應有的代價來。」

虎妞嫣然一笑，神秘兮兮的道：「老頭，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賀通天錯愕一下，道：「什麼好消息？」

小流浪道：「白衣秀士林坤泰早已跟明月宮主感情破裂，離家出走。」

虎妞道：「宮主未再改嫁，一直守寡至今。」

阿恨道：「他們僅僅生了一個女兒。」

老煙槍的臉色一變再變的道：「一個女兒？就是現在的少宮主吧？」

虎妞搶先道：「不，明媚只是一名養女，眞正的少宮主朱明珠被林坤泰抱走了。」

賀通天「哦」了一聲，不曾表示意見。

小流浪道：「換句話說，阿恨將來要娶的老婆應該是朱明珠，不是朱明媚。」

冷面魔君沉聲道：「可知明珠少宮主的行踪下落？」

虎妞道：「目前仍生死下落不明。」

阿恨嘻皮笑臉的道：「找不回朱明珠，就娶朱明媚。」

小流浪補充道：「找回來朱明珠，就兩個都要。」

老煙槍聽得一呆，盯着阿恨道：「小子，是這樣嗎？想左擁右抱？」

阿恨好厚的臉皮，直言無諱的道：「嘻嘻，男人嘛，愈多愈好。」

小流浪瞄了虎妞一眼，道：「不止左擁右抱，是三娘教子啊。」

恨天生胡言亂語道：「沒有關係，多多益善，本教主一定照單全收。」

虎妞啐道：「哼，貪心鬼，也不害臊。」

小流浪道：「不是貪心鬼，是多情種，阿恨若是左擁右抱，把妳排斥在

外，就災情慘重啦。」

阿恨故意嘔她，道：「這可不一定，人家朱明珠是大明朝的小公主，假如心胸狹窄，容不下別的女人，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虎妞只好獨守空闈，去害相思病了。」

虎妞的臉都氣紫了，都呶着小嘴，正欲大發雌威，老煙槍道：「阿恨，你說明珠是大明朝的小公主？」

恨天生點頭道：「是呀，大明皇室就剩下日月宮這一個最後的據點了。」

賀通天回想一下過去的往事，道：「奇怪，這麼重要的事，明月當年爲何不曾提及。」

小流浪道：「告訴你也沒有用，老宮主朱明英是個講究現實的人，誰叫你老頭當時匹馬單槍，不會招兵買馬，不會開宗立派，註定是個失敗者，當不成駙馬爺。」

阿恨道：「柳暗花明，敗部復活，現在似乎又有希望了。」

老煙槍神情激動而又興奮的反問道：「眞的還有希望嗎？」

虎妞嬌笑道：「當然有，朱明月對你對你舊情難忘，老頭自然希望無窮，唯一的障礙是那個老太婆。」

小流浪道：「這不要緊，老太婆已是風燭殘年之人，活不了多久啦。」

阿恨的話更毒：「萬不得已時，就略施小計，把她打入冷宮，甚至幹掉她。」

小流浪眉飛色舞的道：「拔掉眼中釘，咱們就可以通行無阻，爲所欲爲，假如一切順利，說不定老煙槍師徒二人，可將小公主母女同時娶進門哩。」

賀通天道：「這樣最好。」

恨天生道：「這樣最妙。」

小流浪道：「三喜四喜也無所謂。」

* * *

師徒二人沉浸在甜蜜的旋渦裡，有說有笑，談笑風生，似乎美夢將要成眞，幸福就在眼前。

黑肚腸、滿天星、一盞燈等五人却成强烈的對比，由於爭戰過久，大家皆全身是傷，精疲力竭，正自盤膝打坐，運氣行功。

行功三十六週天後，精神體力稍復，黑肚腸朝阿恨這邊瞥了一眼，一聲不吭的率衆離去。

「站住！」

「慢走！」

「不要跑！」

阿恨、虎妞、小流浪齊聲一喝，彈身疾掠而至，堵在他們前面。

黑煞神黑杜長睹狀神色一緊，半驚半喜的道：「孩子，你可是已經想通了，準備隨爲父的前往關中，認祖歸宗？」

滿天星堆下來一臉的諂笑道：「早該回心轉意了，七十二分舵，高手如雲，少說也有八百里的江山，總舵主就你這麼一個兒子，請即就少總舵主位。」

一盞燈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少總舵主年輕有爲，又有一身好本事，七殺教一旦和七十二分舵結合起來，定可無敵天下，獨霸江湖。」

阿恨咬着牙根道：「你們說完沒有？」

滿天星道：「言盡於此。」

阿恨道：「想不想知道本教主的答案？」

一盞燈恭恭敬敬的道：「屬下願洗耳恭聽。」

恨天生冷冰冰的道：「你放屁！」

虎妞幫腔道：「而且是放臭屁。」

小流浪解釋得更清楚：「也就是門也沒有的意思啦，可以死心啦。」

黑肚腸愕然一楞，道：「不是認祖歸宗，攔住去路作甚？」

阿恨惡狠狠的道：「討債。」

「討什麼債？」

「我娘的血債。」

「雪蓮的死是意外，也是迫於無奈。」

「哼，狡辯、詭辯、强詞奪理、無恥謊言。」

「老夫說的是實話。」

「小王要你血債血還。」

滿天星怒沖沖的道：「怎麼？兒子要殺老子？」

阿恨大吼一聲，道：「本教主不承認。」

一盞燈道：「事實如此，你否認也沒有用。」

虎妞道：「阿恨已經還給他一條命，毫無虧欠。」

一名鐵衛怒容滿面的道：「生身之恩，山高水深，一輩子也還不了，希望少總舵主……」

阿恨截口道：「閉上你的狗嘴，小王不是你們心目中的少總舵主。」

「既是我們總舵主的兒子，就是少總舵主。」

「本教主不接受。」

「拒絕就是不孝，大逆不道。」

「小王警告你，這樣的話最好不要再說第二次。」

「說第二次又怎樣？」

「當心你吃飯的傢伙。」

「你要殺人？」

「不是唬人。」

「哼，老子就不信邪，偏要說，除非即刻認祖歸宗，否則就是不孝，大逆不道，不孝、大逆不……」

最後一個道字說不出來了，再也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一道銀白色的，匹練也似的光影閃處，阿恨亮出了七殺刀。

神刀出鞘！

無血不歸！

阿恨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鐵衛出言無狀，惹來殺身之禍，黑肚腸、滿天星、一盞燈等人，連一口大氣都來不及喘，七殺刀刀光暴閃，血如噴泉，鐵衛已人頭落地，屍體被他

一脚踢下斷崖去。

滿天星看在眼裡，怒滿心田，恨聲道：「總舵主，這種兒子不要也吧。」

兔死狐悲，一盞燈同樣大爲惱怒，道：「父慈子不孝，你不殺他他也會殺你。」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何況是出身土匪，殺人不眨眼的黑肚腸，聞言心一橫，牙一咬，殺氣騰騰的道：「是該結束這個逆子性命的時候了，上，大家放手去幹，從此刻起，本舵主沒有他這個兒子。」

阿恨如瘋狂似的道：「這樣最好，咱們刀口見生死！」

虎妞道：「殺了黑肚腸，免得他再爲非作歹。」

小流浪道：「滅了七十二分舵，江湖道上就會平靜許多。」

話已說絕，惡戰一觸即發，老煙槍乍然彈跳而至，插言道：「阿恨，此乃人倫大事，盼能三思。」

恨天生斷然道：「老頭，你別管，五思也還是一個樣兒。」

「最好再考慮考慮。」

「不！」

「你不再想一下？」

「不！」

「放過今天，下次再說。」

「不！」

「惡有惡報，你不殺他，將來也會得到報應的。」

「不！我要他現在就得到報應，要親手宰了他！」

「死者已矣，阿恨，你又何必太固執。」

一句話惹惱了恨天生，暴怒道：「老煙槍，別的事做徒兒的可以依你，唯獨此事不可以，我永遠忘不了我娘死時的慘狀，更忘不了她老人家死前的遺言，此仇必報，此恨必消，天王老子也阻擋不了，你要是再橫加阻撓，就跟你脫離師徒關係，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說至最後，已是熱淚盈眶，激動不已，也悲憤不已。

老煙槍深受感動，聲若洪鐘般道：「好，老夫生平別無長處，殺人最拿手，且助徒兒一臂力，解決掉這個老混蛋！」

賀通天眞絕，勸架不成，居然親自披褂上陣，領着阿恨、虎妞、小流浪跟黑肚腸、滿天星、一盞燈他們大打出手。

許是黑肚腸時辰未到，命不該絕，交手未久，驀見斷崖之上神乎其技的冒上來一個人。

是長白人魔郝立德。

見此情狀，先是一怔，繼而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大笑，道：「赫！諸位不甘寂寞，窩裡反自己幹上了，這樣也好，省下了本國師不少力氣，你們慢慢打吧，老夫先走一步。」

步字出口，人已縱起，一陣風似的去了。

不論是阿恨、老煙槍，或是黑肚腸、滿天星，均將郝立德視作心腹大患，甚至是第一號仇敵，他這一走，大家也無心再戰，不約而同的尾隨在後追下去。

* * *

追追趕趕。

尋尋覓覓。

追趕了大半天，大夥早已追散，並未追到長白人魔郝立德。

阿恨、虎妞、小流浪却在一座山神廟裡另有發現。

山神廟建築在一道山崗上，不大，僅有一座正殿，兩排配廂。

多年失修，已破爛不堪，神像也歪歪斜斜的搖搖欲墜。

沒見廟祝，有人，是死人。

就橫七豎八的倒在廟內各處，粗略估計，少說也有三十人。

或坐、或卧、或俯、或仰，死狀雖然不一，致死的傷痕却完全一致，清一色都是死於白骨追魂爪。

「老賊，你死出來！」

「老魔，你滾出來！」

「是英雄就站到明處來！」

三小喊破喉嚨，並未得到半聲迴響。

搜遍正殿配廂，亦未尋得郝立德的魔踪。

人都死了，不會留下半個活口。

死者都是那些人？

郝立德魔踪何處？

遂成爲一個解不開的謎。

同時，巴爾克現在那裡？

林坤泰下落如何？

朱明珠是生是死？

也給三小帶來莫大的困擾。

小流浪愁眉苦臉的道：「奶奶的，姓郝的簡直是一隻老狐狸，要來便來，要去便去，此魔一日不除，咱們就甭想過好日子。」

虎妞道：「巴爾克正在調兵遣將，一旦被他集結完成，開始行動，大內高手傾巢而來，咱們準會吃不了兜着走。」

恨天生道：「眼前最重要的事是盡快找到他們的巢穴，搶先下手，不然後果就嚴重了，其他的事都可以暫時擱下來。」

虎妞、小流浪互望一眼，同聲道：「好啊，咱們走！」

走？來不及了，行沒三步，門外已湧來一羣人。

都是熟透了的熟人，爲首者一共四個。

一個是鐵掌歐陽春。

一個是金刀趙無敵。

一個是打虎將藍虎臣。

一個是河東獅金三娘。

歐陽春的兒子歐陽俊德，女兒歐陽俊美，趙無敵的兒子趙志遠，以及十幾名三派的一流高手緊隨在後。

（未完・二十）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
“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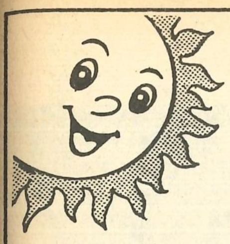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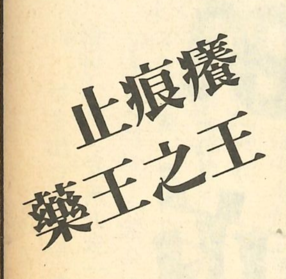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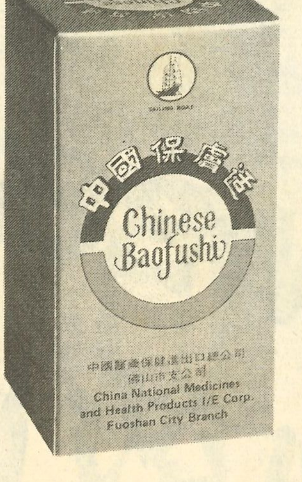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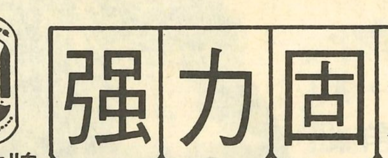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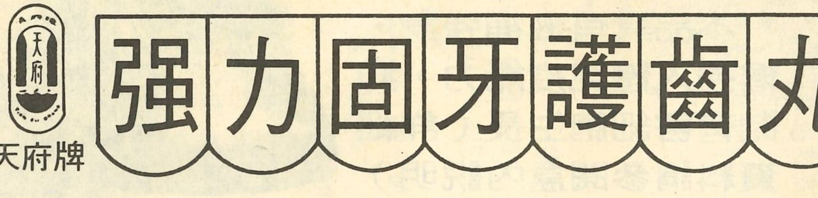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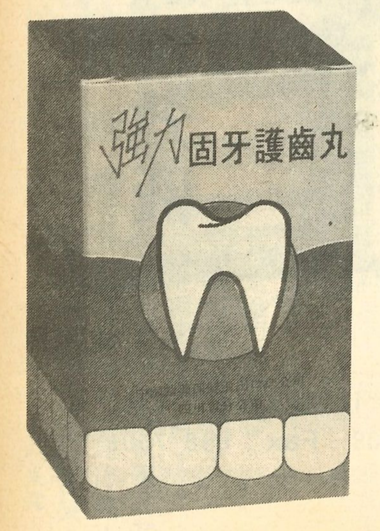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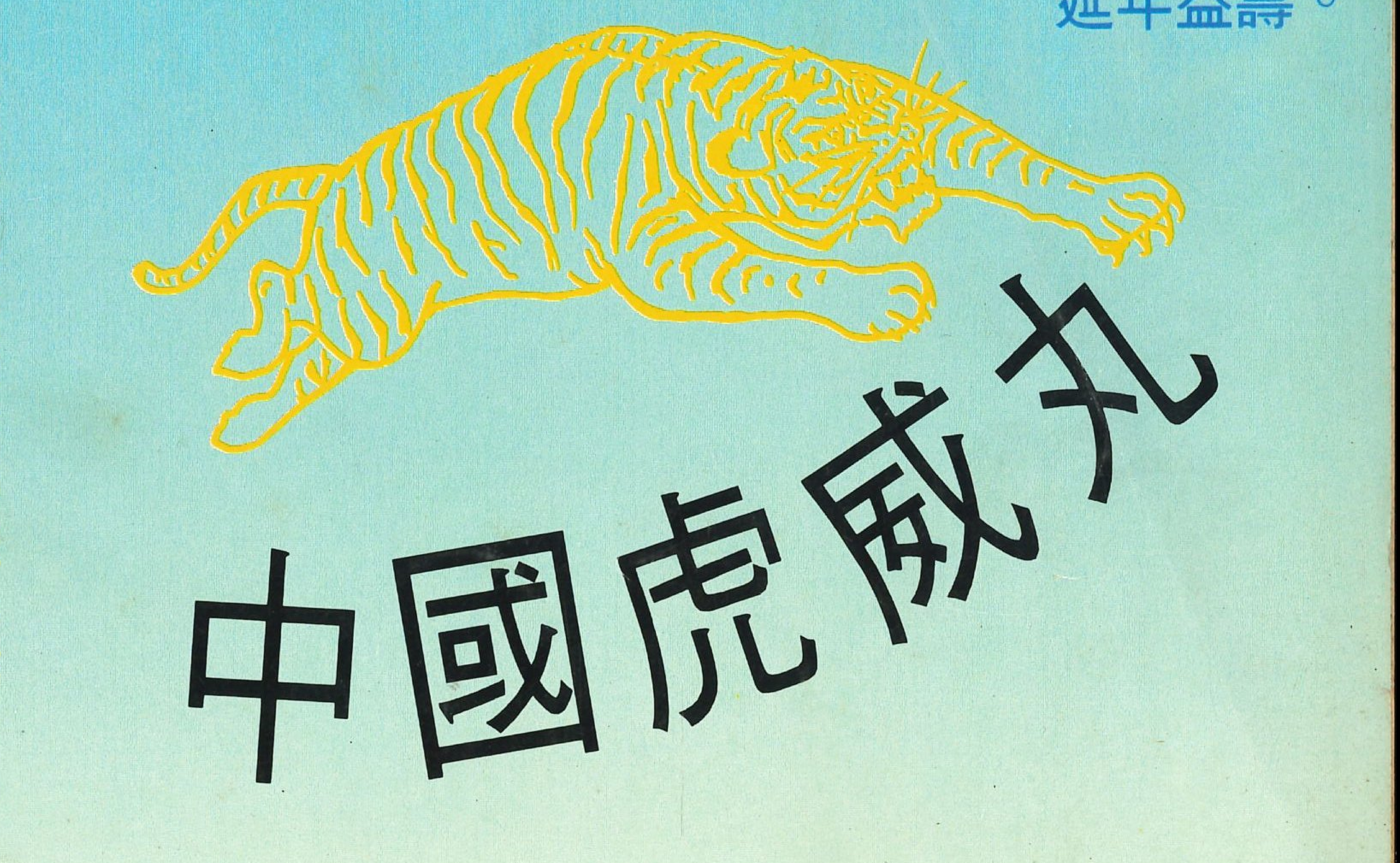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功效獨到，藥學專家悉心研製。

御用古方，歷代帝皇秘藏專用，

功能：

生精活血、
强壯機能、
健腦强身、
延年益壽。



適用範圍：精虧血短、氣弱神虛、腰酸脚軟、步履艱難、體力衰減、痿弱無力、下元虛損、夜尿頻多。



24粒膠囊庄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